

黃念祖居士講授

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黃念老法音流通工作室整理

二〇一八年四月

目錄

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寫在前面

第一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棒頭死去方能活 詐死佯活最不堪

二、磨出秦時舊鏡子 借人照己膽先寒

三、《無量壽經》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四、念頭死事一心 法身活理一心

五、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第二會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 引言：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二、一則誠 二則偽

伍

一

一

一〇

一七

二八

三八

五一

五一

五六

三、引證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	六二
四、南能北秀未容偏	七四
五、大勢至法門與觀音法門	七七
第三會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九一
一、續談「一則誠 二則偽」	九一
二、從般若談淨土與九乘次第	一〇一
三、從般若談大手印與禪宗	一〇九
四、修行與出生死	一一七
第四會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二三
一、「觀自在」	一二三
二、引證《心賦註》——般若是諸佛之母	一三一
三、引證《禪源集》——空寂之心 靈知不昧	一四三
四、「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	一五四
五、「信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	一六五

第五會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七九
一、念佛處事	皆當用第一念		一七九
二、念佛當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一九〇
三、散亂固成病	分別引魔軍		二〇三
四、處事當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二一一
五、第一念是理	第二念是欲		二一八
第六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講於蓮公故居歡喜念佛齋	二二三
一、依蓮公之開示	談心經		二二三
二、云何般若	曰觀自在		二三二
三、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			二四四
四、淺釋心經			二五三
五、依蓮公之開示	談念佛		二七〇
六、堅持正念	相續不斷	常寂光中	二七八
		時時相見	二八九
蓮公大士開示筆記原稿一			二八九

蓮公大士開示筆記原稿二
..... 二九七

寫在前面

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系列共含六會。其中第一會至第五會，為黃念老於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間，在北京蓮舍參照蓮公弟子陳居士當年所記之筆記（見筆記原稿一）所作之開示。第六會【心經筆記】為黃念老依其本人所記蓮公開示心經之筆記，於一九八九年在蓮公北京故居所作之開示（見筆記原稿二）。

此一系列文稿最初是以錄音稿的形式，並伴隨音頻檔在「黃念老法音網站」發佈（www.huangnianlao.net）。後有發心讀者意欲留通，希望能印刷成書。我們即將錄音稿在保持黃念老原意的精神上，略加修改而成此書。若有錯繆疏漏之處，還請諸位大德不吝賜教。

黃念老法音流通工作室 整理

寫在前面

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第一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棒頭死去方能活 詐死佯活最不堪

那麼這一次呢，也是從夏老師的開示，陳大師兄的一段筆記，另外結合著《自警錄》，也配合這一段。這一次呢，筆記上頭都已經說了，這是六一年的五月，陳大師兄在這一天上午，自己反覆地把《心經》一遍一遍念了多少遍之後，底下是他自己寫的這一段，讀了多少次經之後寫了這一段：

辛丑三月十八日，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

反復誦《心經》，觀照觀照，最要最要。認為得力，錯了錯了。趕快回頭，打碎再造。

這就是陳大師兄他總結了一下，所以他讀經之後首先提醒自己：

「觀照觀照」。「觀」字呢，就是「觀自在」的「觀」，「照」就是「照見五蘊皆空」的「照」。般若有三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一切經典是文字般若，從文字般若自個兒的體會，在日用中是這麼看，就叫做觀照，這是粗淺的說。觀照是很重要，就是把從佛經所體會的道理，把它實現在日用裏頭，就是

觀照。觀照就是這樣去觀照。

「最要最要」。他的體會就是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了。「認爲得力，錯了錯了」。這是他對於上次說過的那個問題說的。因爲陳大師兄他自己很有涵養，待人接物、處事，很能容讓，很謙遜，大家都是稱讚的，他自己也認爲很是他自己的得力之處。那麼偏偏碰見我這麼個人呢，就把他這個得力之處，做了一個他難以接受的批評。我說他這是「德之賊」呀，是「鄉愿」哪！他是讀古書的人，所以他當時很生氣呀，他說：「這個『鄉愿』我懂啊，你這個話我懂啊！」所以一直不很服啊。後來居然他認識過來啦。所以這兒他認識過來，他自己來說了：「認爲得力」，我過去認爲我那個得力的東西，是「錯了錯了」。

所以這一點哪，陳大師兄他把諾那祖師的頭髮供在家裡，後來長出很大的舍利，最後也得到了吉祥，一直在佛上，一直這樣往生啊，和這個是很有密切的關係。因爲他能把他得力之處也否定了，那麼其它呢，那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肯定的了。因此，夏老師後頭就說了：「要從打碎另造，真下工夫，可躍進一步啊！」後頭還說：「這是一個開始的東西呀。」回頭我們再把夏老師的話再結合進去。這一段跟他過去很有關係，所以他後來認識到這個問題，替我們兩人念咒，給我們回向，他是感激的意思。

「趕快回頭，打碎再造」。這個不能再耽擱了，我趕快要回頭了，不能按過去那個得力之處，欣賞自己那一套。他難就難在自己認爲最拿手、最好的地方：我的經驗、我的哲學，我這麼做的話，一切都是又保持了

自個兒的清白，又不得罪人，怎麼著都還是不錯啊！這樣啊，所以好人也說好，壞人也說好嘛。那麼好人也說好，壞人也說好，你這個不好不壞；事實上還不是個不好不壞，這裏就有假呀！這裏頭就是「德之賊」呀！一有一點假，你這個東西就不是真東西啦，所以他就「趕快回頭，打碎再造」，夏老師的話，「打碎再造」。這就是這一天他自己的一个總結。那麼帶著這樣的思想，就到夏老師那兒去了，下午就到了夏府。這是在夏府的開示。

下午赴夏宅（帽兒胡同），在座：黃、齊、劉。

那一天呢，大師兄在座，我在座，還有那個劉，所以就是說在座的人大家現在很多都是熟的。劉某嘛，現在是廣播學院的一位教授，在無線電上很有造詣。

【夏老開示，問李，諸大祖師開悟後，為什麼念經？】

那麼頭一句話是夏老師說的，就跟大家說了一下，這時候李老並沒有在座，看這個意思並沒有在座。因為陳大師兄談這些問題，所以夏老師就是給大家說了說這個事兒，說曾經問過李老：「那麼諸大祖師都開悟了，開悟之後為什麼還念經呢？」他不都解決問題了嗎？幹嘛還念經呢？問了李老。當然李老有回答，回答

沒有記。看來呢，這個回答就不圓滿，因為後頭有「李老念佛不得力。」這一段的後頭有很長一大段都談李老的問題。

這個事兒，將來哪次專門談一次，擱在後頭一點兒。李老真正是一個很廉潔、很剛直，在現在來說，就是一個行爲很稀有的一個人，讀經之多是目前沒有第二個。現在咱們目前找，再找這麼一個人，沒有。人也好極了，讀經也是非常深入，讀得非常之廣。但是，最後幾分鐘沒上去，他就是這一類。這裏頭還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就有這些事，所以我們值得專題的再研究一次。這個問題沒有答；沒有答，夏老師有答案在後頭。

現在我們按照這個說下去。那麼李老呢，爲什麼連起在這兒說呢？也就是打不碎，打不碎的話，你再有怎麼怎麼樣的一種行動都正確，你再懂得很多很多經論，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呀！你打不碎。打不碎，問題是在哪兒？「我相」不淨！既然有了「我」了，什麼問題都不好談了。就這個問題上，我的體會是這樣。

【棒頭死去方能活 詐死佯活最不堪】（生歡喜心，生報恩心，如起反擊心，為什麼有能受不能受，自己不碎。）

底下夏老師就舉了一些事兒，舉這個所謂「打棒子」了。首先兩句是「棒頭死去方能活，詐死佯活最不堪。」

堪。」這一棒打下來，真把你打得你死掉了，這個你才能夠真的活；就是在這個棒子底下沒有把你打死，你也就不能真的活。我們總覺得是，打不死我才能活呢，打死了我怎麼活呀？所以宗門就說「大死大活」。沒有個大死就絕沒有大活；沒有個小死也就沒有小活；你不死一回，就活不了！

再說一句呢，「詐死佯活」就「最不堪」了。你這個死不是真死，詐死！詐死有自覺的、有不自覺的；佯活，我又說我活了，這個就最不堪了。「不堪」呢，我們說不堪造就、不堪救藥、不堪設想，就用這個「不堪」，用這兩個字。有時候我們說到某一個人，就說這個人簡直是不堪了，就不再往下說了。一個是不忍再往下說了，這個不好出口了；而再要說嘛，好像也就要髒了我的嘴，髒了我的牙了。說到這個人不堪哪，那就是到頭了，這樣的人是最不堪了，這是古德的話。所以「棒頭死去方能活」，「詐死佯活」就「最不堪」。

那麼一個就是說這個「棒」呢，那就是超出了所謂給你提個意見那樣的「棒」。所以禪宗就是「棒喝」。那德山祖師，這個人進了門之後，沒有話說，當頭就是棒，就是打呀，這個「棒」；這個「棒」字底下那個「喝」，大喝一聲把你喝出去。北京話說「哈」出去，就是這個「喝」字，「喝」字大家念變了音了。高聲的呵斥，沒有什麼商量。在這個「棒」跟「喝」之下，你如果真的死去了，才能夠活呀。

那麼，這個咱們可以提兩個小的例子，怎麼死？怎麼活呀？大家也都知道這個事兒，在我二十二歲的時侯，我畢業得比較早，就到開灤工作嘛。我一直是在家裏走讀的學生，在家裏頭一直是跟母親、跟兄弟姊妹

非常好，所以一個人住在那個地方就很思家，晚上就做夢，夢見回家。我母親住這間房子，我就到了這間屋子，屋子裏的人比今天還多，人都扒拉不動，但是我就是看不見我母親。我就說：「我母親在哪兒？我母親在哪兒？」所有屋子裏的人都沒有人回答我的話。大家都是姊妹呀、同學呀什麼的，都在這個屋子裏擠滿了，一個個扒拉著我也找不到。虛空說話了：「你母親到你家裡看你去了。」奇怪了！我說，我從唐山回到我家看我母親，我母親到我家去看我去了！哪兒是我的家呀？

剛那麼一想，所以那個緊就是要這麼緊哪，它不給你留縫兒，上次說的那個「箭鋒相拄」，它不給你留縫兒；一留縫兒，你這個思想一來就全完了。「我問你，哪裡是你的家？」這句我就沒法想。我到了這兒，到我家看我母親，我母親到我家去了！那哪兒是我的家？這個思想就沒有路走了，這時候這個思路就死了，死了之後那就是活了；那不但我做夢的那個夢醒了，就連現在咱們這個夢我也醒了。

這麼很長一段時間，在這個時間之後，不覺就慢慢開始了，就開始在領略，很微妙啊，這個念就開始一點一點動，很微妙，嗯，先就感覺，先就這個都沒有，先只是覺得這個空和樂，底下就覺得很妙……，這一下就全有了；「我」也出來了，房子也出來，床也出來了。哈哈……！所以就是說，這裏是舉一個例，怎麼叫死，怎麼叫活。就因為有這麼一個經過，所以再讀經，看禪宗的東西，就比較能夠體會，不是那麼胡猜胡想。都是這麼一條路子，你得死！它不過就是叫你死，死了之後也不是就一定活；死去「方能」活，你才能

活，不是你死去一定活，你死去還要能活。當然我那算是小死小活，但我總之體驗過一次，就是在這間屋子裏，夢中的事。

再有，咱們再說近的一個例子。有一次，李某啊，他當然也就是說咱們親切一點兒嘛，我們在談論問題，那麼我開始用一點禪宗的路數，就不是講情面了，我就大拍一下桌子，他嚇壞啦！他這個人是很循規蹈矩的，他在那兒談話；那天還有其他的人在座，他沒有想到我居然是出現這樣的態度，他就大吃了一驚。大吃了一驚之後，待會兒，他就一定要給我磕頭，他就要給我磕頭。我說你怎麼磕頭，沒有這個事呀。他第二次來還要給我磕頭，第三次來還是磕了。磕了，我就回他頭嘛。我向來是不管是誰，我都回嘛。他就說：「我當時渾身的汗都出來啦！」那麼彷彿啊，他就好像這是《壇經》啊什麼這樣子一種味道啦。同時呢，他是走他的熟路，他眼睛能看，有一次綠度母陪著他，給他治病一個多禮拜，他還是那個熟路，所以又看見什麼了。

那麼他也不能說是悟啊。但是，總是說在這個思維跟不上的時候，有個突然的變化。你想呀，一個人在普通這種天氣，能渾身汗出來了。所以，為什麼說禪宗一言之下能悟啊。他比這個再進一步呢，再進兩步呢，再進三步呢，那可能就悟了。這個呢，就是屬於有這個氣氛，總之給你自己一個很大的變化。為什麼有這個變化呢？他那個念頭也是驚訝得下不去了。完全沒想到，很驚愕，不是那個循規蹈矩，一步步想，一步步思維這樣的這些東西，這一套使不上了。出現了新局面，要真用宗門的話，大死呀，所以「絕後更生」啊！你

真是絕了，死絕了之後再活啊，那就真正是禪宗所謂的悟了。你得死去了之後才有活的希望，這個是一個真的事情。

有的人呢，他就是彷彿知道這個公案，就往上湊得數，所謂「詐死佯活」，自己以為是死了，自己以為又領略了，以為是活了；還有的人根本是造假，那就更不堪啦。「詐死佯活」就「最不堪」啦。所以聯繫到這呢，旁邊的小注也是結合這個問題說的。

所以對於這個批評呢，人家來打，這個共同學道的人指出自己的一些錯誤、一些什麼，應當是生歡喜心哪，進一步就應該生報恩的心，所以你心裡頭生歡喜心、生報恩的心，這都是正確的。那麼如果你還要反擊，你就討厭他、恨他。有的人他就是喜歡往旁邊想，最初一個想法很容易這樣：「哎！我不了解我。」哈哈……；最初一個想法，「他不了解我，他程度低，他不懂。」或者「他不了解。」或者「他錯會，這個朋友他低，他低。」這個你就沒辦法了。那比這再嚴重一點，就是生反擊的心了，「噢！你這麼掃我的面子，哪天我得掃你一回」，種種的。

為什麼有能接受跟不能接受啊？分別就在對於你自己這個「我」，你這個「我」啊，你到底碎了沒有？所以我們老說「打破！打破！」，就好像成了口頭的、一種普通的這種俗套子的話了。結合經典說，就是你那個「我見」它破了沒有？你這老有一個「我」呀，老有一個「我」，所以聽見不順耳的，一批評這個「我」就不

高興。

你自己有個「我見」，一見到說黃念祖不好，這一批評黃念祖，黃念祖就是「我」，「我」就是批評不得的，是不是？這就不高興了嘛。所以，前頭一次我們同學聚會，在這個聚會裏，我們一個老同學學習某，他說，他聽見我們郵電學院告訴他我好些好些在運動中的事兒，他們當笑話說。他說，我有一天在那兒看大字報，看那批我的大字報，看了之後在那欣賞，說：「啊，這一篇寫得不錯。」哈哈……，寫得不錯！他在那兒罵我呢，我說他這一篇兒寫得不錯。哈哈……。啊，就是這一些。就是說，你這個跟「我」黏得太緊哪，你就會難受啊！

所以在住牛棚的時候，多少人睡不著覺，就聽見我打呼嚕。起先我不知道，他們說：「唉呀，你把我們都氣壞了。大家都睡不著覺，我們越睡不著覺，你呼嚕打得越響。」一般不讓回家嘛，大家還無所謂。到了禮拜六不讓回家，大家就睡不著覺。先就說是想家，想來想去，後來想睡覺了，就聽見我的呼嚕。我是一粘枕頭，大家都知道，一粘枕頭我就打呼了。等到他們想睡覺的時候，我這個打呼就妨礙他們睡覺。

所以就是說，你這個「我」放得下放不下。這個影響也很大。因此有的人在運動中過不來，有的人在運動中得後遺症等等的。你「打不碎」有什麼好處呢？那我並不是說我打碎了；不過，就是我這個「打」，都是通過歷屆運動就打了，作檢查裏頭就都打了。我並不要另外閉個什麼關打一打自己，就是這歷次的運動，什

麼教師思想改造啦，什麼各大思想總結啦。

二、磨出秦時舊鏡子 借人照己膽先寒

接下來兩句不太好懂啊：

【磨出秦時舊鏡子 借人照己膽先寒】

這個舊鏡子說的是什麼呢？說的是咱們的自心哪。這個鏡子相當舊了，舊到什麼程度？是秦朝的舊鏡子。這個打個比方，秦朝當然說是古代，就是說你從無始以來的那個你自個兒啊，你的本來啊，你把這個鏡子給它磨出來了。怎麼叫磨出來呢？比如一個念佛珠，你使出來了，就是我這個使熟、使亮了。那鏡子怎麼叫磨出來呢？鏡子亮了，能照東西了，叫磨出來了。你把秦代的這個舊鏡子給磨出來了。那麼這是說什麼呢？就是說見到了自己本來面目，明心見性啊！這句話是這個意思。所以那個睦州也說「秦時鞞轆鑽」打了個比方。比方什麼呢？秦時那個鑽，都用秦代代表一個上古，比較老啊。這就代表無始，無始以來這個鏡子磨出來了。

底下一句話怎麼講呢？怎麼叫「借人照己膽先寒」呢？當把這個鏡子磨了以後，通過旁人，啊！通過旁人就反照了自己啦。因為你磨出了鏡子，你就看出別人的鏡子沒磨出來，就在這種顛倒妄想之中啊，也很想

學道啊，就碰過來碰過去，撞過來撞過去沒有辦法。借這些人一照，哎呀，我多少劫以前，我鏡子沒磨出來以前，也這樣！不然不認識這問題。

我還是最後才慢慢認識。我從天津回來，我不認識這問題，覺得這事兒很容易，個個都是這樣，這有什麼奇怪，都可以開悟。經過這麼多年，看見一個個就是這麼困難哪，這個時候才痛定思痛，膽寒哪！膽寒哪！所以今生要「不了」就不得了啊，還得這麼轉哪！所以「借人照己」，看見一個一個這麼嘛，就是沒有辦法，也是很誠懇，也是很努力，就碰來碰去，鼻青臉腫啊，沒有轍啊！就看到自己了，那我過去一定也是這樣。再要恢復這樣就不得了了，就是「膽先寒」哪，「借人照己膽先寒」哪。

【臨機豈得避刀槍 不是兒童戲一場】

所以修行這個事兒，底下就寫了，「臨機豈得避刀槍」，你哪裏能怕刀怕槍啊。「不是兒童戲一場」，修行這個是大丈夫事，這明心見性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不是大家這個小孩兒過家家兒，所以不能夠怕這個……。所以我最近打個比方，有很多人很著急，我說你不能像小孩兒玩積木。玩積木很快樓就搭起來了，有的時候手指頭一點，這樓就塌了；有時候你不點，一晃它也倒啦。所以這個基礎很要緊，基礎要鞏固，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基礎打好啊。

【我有願王做法鎧 饒他棒折愈生光】

當然不見得每個「打棒子」的都是大德嘛，也不一定啊，但是你不要管他嘛。「我有願王做法鎧」，是法的鎧甲，我有我的願王做我的鎧甲。你是不是善意的、種種的；你看像通願法師，她那兒說著法呢，來人就罵她，罵完她就摸她臉，說：「你這個人，你這臉皮多厚啊，你看看。」摸通願法師的臉，「你看看這個人，她這臉皮多厚啊。」那就不是善意的了。你看圓瑛法師也是呀，他在那講著經，底下就散傳單，罵他，還給他一份兒。

這兩位大德都表現得不錯。通願法師無動於衷；圓瑛法師就是停了，待了那麼十多分鐘，接著講，一句話不說，這個很不錯，大家要知道。他為什麼要停十幾分鐘啊？這很自然，你這兒來這些東西，這個心不能再沈定下去講經了。這很自然。但是不久就定下來，他不做任何解釋，就跟沒有發生這件事情一樣，剛才說到哪兒接著再說，這個是水平。我們這個也是看，有的時候是假的呀，有時候「詐死佯活」，表現我很高，那個他不定是在想什麼。他許是那麼想：「你看，我這兒說法，我要不做點兒樣子給大家夥兒看看，人家說我多不好啊，因此我毫不在乎，我接著往下講。」這是假的，他的動機是什麼？他是表演。這是真實的，所以我們就要看真看假，你不能只看現象，很不容易。

所以這一段是關於什麼呢，也是聯繫了禪宗的「大死大活」，也結合了所謂「打碎另造」。那麼底下關於「死活」呢，還有一個「死活」，是淨土宗的「死活」，「念頭死，法身活」啊，回頭我們再說。另外，關於這個「打碎另造」底下也有，《自警錄》還有，所以這兩個問題咱們都保留下去，再發展。這就把這裏提的一個禪宗的「大死大活」，「磨出鏡子」的問題，也提出了一個「打碎另造」的問題，這個是今天這裏的主要內容。

【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根器不同，因緣不同，佛應機說法。】

底下內容就回到上頭了。上頭不是問李某嗎，「諸大祖師為什麼念經啊？」所以夏老師雖然是這麼談哪，他自然的這個體系、脈絡很分明的。「為什麼念經呢？」他底下就要回答這些問題了，就再用提問題的方式提出來：那麼你念佛、念咒和念經有什麼分別呢？是不是一樣？這個地方筆記，夏老師是不是作了正式的回答，或者還是筆記沒記清，我們都不要管了，總之，這個還是很清楚。

是不是一樣呢？那本體當然是一樣嘛。但是由於聽的人的根器不一樣，因緣不一樣，那麼佛就應機給他說。你說了密，你就要去念咒；說了淨土宗就要去念佛嘛；記載佛所說的這些內容那就是經典，有種種的根器、種種的因緣，所以出現了種種的經典，也出現了種種的法門。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爲各經原則】

總之呢，這一切經典都是什麼呢，都是爲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哪。這是《法華經》上的話，一切如來只是爲了一件大事因緣故，爲了一個大的事情，爲了這麼一個大的事情、因緣的緣故，所以才出興於世，才在世間出現。不然，佛幹嘛跑到這世間上出現呢？爲什麼跑到印度中來降生呢？佛都在那個兜率內院嘛，那都跟佛相等了，到人世間來這麼示現做什麼呢？是爲了一個大事情、大的因緣啊！什麼大的事情呀？就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把佛的知見開出來，示現出來，顯示出來；讓聽的人來「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都是爲了這麼一個大事情，而佛出現於世，而說經。

【智者大師念《法華經》得辯才無礙、法華三昧（藥王本事品）】

那麼這是一切經的原則。但是各個經呢，由於根器不同，由於因緣的不同，而有種種的內容。因此讀經的功德就很殊勝啊。舉了一個例，隋朝的智者大師讀《法華經》，讀到《藥王菩薩本事品》，這個藥王菩薩就捨了兩臂，焚自己的身哪。後人體會以爲必須要燒掉身體才是真的，這就體會錯了，是表示捨掉了「斷見」和「常見」。這兩條胳膊呀，就代表的一個是「斷見」，一個是「常見」。所以我們學佛就是這一件事兒，學的過程就是這一件事兒，就是「捨見」！捨你現在原有的「見」。

你抱著你原有的見不放，那進步得很慢哪！就像某某說的話，「我這個瓶子裏有細菌，我怎麼辦呢？那就慢慢去沖，慢慢去沖就越沖越淡，越沖越淡。」這個慢慢去沖呢，當然是也可以解決問題，慢啊，是不是？你要是肯刷，肯消毒，這麼著它就快。但是還有人抱著不放，那就不好辦了，就是這個，所以捨「斷常」二見。

智者大師讀到這兒的時候，他就看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靈山就是靈鷲山，佛說法的地方，王舍城山上那個精舍就在那兒，多少經都在那兒說的，那個法會它儼然未散；諸佛、諸菩薩、諸大四眾弟子都在那兒聽法哪，沒有散會。那麼他就告訴南嶽思，南嶽思大師呀。思大師讚歎說：你這個是一旋陀羅尼，是「非子莫證，非我莫識」啊，不是你，證不到這兒；不是我，沒有人能識、能給你證明啊。

智者大師是在咱們佛教上第一次作一個大總結的人。因為從漢朝來了以後，各種經典、各種翻譯種種種的，在智者大師，在他那作了一個大的總結，所以就成了「天臺宗」。日本對於智者大師也是尊敬極了，國清寺，智者大師的道場，他也是念佛往生的。所以你看看，這就說明什麼呢？夏老師舉這個例子什麼意思呢？說念經的功德嘛！

我現在跟過去又有一點不一樣。就是我從前不願意勸人，說你修這個不好，我勸你換一樣兒；現在我更這樣。只要你這裏得力就行，這個其實都一樣。你願意念經就念經，你總得是真的。你這個虛假的、表演

的、形式走過場（有的人就是表演，有的人是走過場，完成任務；今兒我定了個功課，我不完成不行），那這個就是得力很慢。而真的，那是「如旃檀，片片皆香」，所以是念經也好嘛。

【經從佛口出，薰習爲成佛正因。一字一句，深信如此。】

底下夏老師讚歎這經。經是從佛口所出、佛之所說嘛，佛教給我們的就是這些。我們主要是要跟佛學，那佛教我們就是這些經典嘛，所以你念經就是薰習。「薰」嘛，就是拿東西薰，薰衣裳啊，拿香來薰。「習」嘛，《四書》裏面頭一句話「學而時習之」，那「習」字的注解是什麼呢？「習」字的注解就是麻雀跟那兒飛，那就叫做「習」。你看咱們念經，也就是小麻雀跟那兒飛，慢慢就越飛越好，這就叫做「習」。你看「習」字上頭是個「羽」字，那就是「習」字的意思。

所謂練習呀，練習嘛，這就好像是人爲的分量就重了；麻雀自個兒飛，它這個事兒就有點兒自然。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體會這，還要體會點兒自然。薰也是自然，你看包香的那個紙它就是香的，它不就是薰出來的嘛。那個盒也香，你如果擱別的包它也香了嘛。念經它就是拿這個經，佛的話，佛親口所出，來薰習我們的心。這樣的薰習就是成佛的正因。這《無量壽經》的〈往生正因品〉，第一句就是念《無量壽經》。《無量壽經》的功德今天這裏頭要講。一個字一個句都是咱們這麼去薰習進來，都是成佛的正因，應當深信如此，

就應該這麼信；對於持經，對於經的重要，應該是這麼信。

三、《無量壽經》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華嚴》不等于《法華》。最後滅《無量壽經》。】

圓教兩部經，一部是《華嚴》，一部是《法華》，成爲十宗裏的兩宗：一個華嚴宗，一個法華宗。既然這兩個經，稱爲兩個宗，這兩個經就不是正相等啊，要是相等的話就成了一個了。那麼真正說到圓宗，就是說到「事事無礙」，那就是《華嚴》所獨有的。「理事無礙」大乘經典都有；這個顯出「事事無礙」的惟獨是《華嚴經》。所以我們就是不站在一個所謂屬於哪一宗、哪一個門，沒有這個門戶的概念來說，那《華嚴》是突出啊，就是特別顯出「事事無礙」。

淨土法門最主要就在這個「事事無礙」上。這密宗是最難信的法，所以我也不能勸人信密宗啊，他這個根器不夠啊，根器不夠。我常常說，你去買鞋，你一定看號碼跟你的腳合不合適，你不能看見出口轉內銷，價廉物美你就買，這道理很簡單嘛。學密你要持戒，要尊師呀。所以你真要懂得了《華嚴》的道理，懂得密宗的道理去學密，再去閉關那就沒有事情了。

那麼談到各經，《法華》當然是圓教，是殊勝的。可是《無量壽經》是什麼呢？就是中本的《華嚴》。但我們為什麼讚《華嚴》呢？《無量壽經》就是中本的《華嚴》，《阿彌陀經》是小本的《華嚴》，它所顯示的都是「事事無礙」境界；一中有多，多中出現種種的一，一中又出現種種多，彼此是一套一套沒有窮盡的。

《無量壽經》中所說的國中遍地是蓮花，每一個蓮花有三十六百千億光；那麼多蓮花，每一個蓮花有三十六百千億光，那隨便其中一朵就這麼殊勝；一一光中又出三十六百千億佛。你看，一個佛國中有這麼多蓮花，一個蓮花中要出這麼多光，一個光中又出現這麼些佛，你看這個就是超乎你的思量境界了嘛！你告訴人，一個人有這麼多頭髮，黃念祖頭上有這麼多根頭髮，每一根頭髮尖兒上又有頭髮這麼多的黃念祖，你說有個事兒沒有？這不跟那個話一樣嗎。一個佛國有這麼多蓮花，一個蓮花有那麼多光，每一個光中又出那麼多佛；那不就等於說是，我有這麼多根頭髮，我每一個頭髮尖兒上又出現有頭髮這麼多的黃念祖嘛。

這個就是說，我們這個情見之中就沒有這個事兒。而這個事兒，在極樂世界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它「事事無礙」了嘛，沒有這個礙。而且一一佛，他不是就是示現一個佛呀！大家這個地方，我們看經千萬不要看得那麼粗啊，那個佛都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你說一個東西示現出很多佛像來，這個事兒，那是個死的，那是個像嘛；這每一個佛都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他那有實際作用啊！而這樣一個無量無邊的作用就是在那麼一朵蓮花之中。就是一朵蓮花，就是如此。這不是《華嚴經》是什麼？什麼別的經講這個？沒有！講「事

事無礙」的那就是《華嚴》。當然《維摩》裏頭有帶一些。

而這些在《無量壽經》裏頭，我這次作注解，就比過去進一步。上次拿給夏老師看，我的一個提綱，就是前頭的一個，夏老師一看說：「好，《無量壽經》的工作以後隨你去做。」所以我得到這個證明，我也就比較大膽。這次我就把《華嚴》這個十玄，這十種不可思議的，都在《無量壽經》裏找到了，這個是哪一玄，這個是哪一玄。你說，你反駁不掉，這事實嘛，事實嘛！《華嚴經》是這個境界，《無量壽經》也是這境界；《華嚴經》有這個玄，《無量壽經》也有這個玄；一共有十個玄，一一相符合，你說它不是中本的《華嚴》，行嗎？

底下這兒岔了一句呀，「李老念佛不得力。」也就是在這些地方上，他也老聽夏老師講呀，他不能真實地接受這些，他自己總還有個主張。他總是根據我的主張來聽你說的，你跟我相同的，那我也同意；你跟我那個不同的，那我還是我，那有什麼辦法！相同的嘛，那不就還是你也跟我一樣，咱們就同了；那不同的，我還是我。那麼我見一次善知識，那善知識對我起什麼作用？不起作用啊！所以這個問題就在這兒，他這個不得力就在這兒呀。所以我說我們一年之後，恐怕咱們這個隊伍就要拉開了，看各人體會，體會快的人就可以飛啊！你這個沒有體會的人，你就只好繼續爬。這個事兒，那飛跟爬經過幾年之後那就不一樣了，隊伍就拉開了，就不是一團人在一塊兒，就有跑到很前很前的，就有很後很後的了。

這底下談到什麼呢，就談到了《無量壽經》了。（說《華嚴》是這樣子，《無量壽經》這是一段。）

【《法華》各章不連貫。】

這個《法華》嘛，還有一個問題，不很連貫。《法華》說法是很特殊，你看都是佛說了多少年的，所以這個也是極圓、極妙，我們也很得恩哪。我的內人完全是得《法華》的恩哪，完全得《法華》的恩哪！這也很不可思議啊，也是在這個屋子的事兒呀。

我就從久昌師父那兒聽到了，圓滿啦。久昌師父那兒聽說有《法華》嘛，我就讓孫某給我借。他就很高興，說要借。另外他的侍者說：「我們還得念。」久昌法師說：「哎，先借給人家。」我聽到這話，人家還得念嘛，我就一口氣，大概一天一夜多，把這一部《法華》就看完了。看完之後，我說很好嘛，我就給我愛人講，就是這麼依著文，這麼銷意這麼講。講到一半的時候，她就放聲大哭。哎呀，那是從來她死父親、死母親都沒這麼哭過，放聲大哭啊！

她說：「你們真笨哪！我過去是錯了，你們可是也真笨哪，你們早給我這麼講，我不早就明白了嘛！」我說：「那你很難得，我沒想到你是這樣。」我說完就出去了，站在廊子裏。過了一會兒他們就叫我，叫我進來。這個時間並不很長，說：「你們看看怎麼回事兒？」大概我出來之後，她就起來小解，小解之後，自己不知

道，回頭一看，嚇一跳，這個便盆裏頭出現這麼大個東西，自己不知道！就從身體裏排出這麼大一個圓的球，有排球那麼大。女兒就拿了擱在簸箕裏，一剖開，這麼厚，裏邊都是血，擦這麼老高。你說，一個人從身體裏頭排瀉出這麼個東西不知道，回頭一看才嚇一跳。那麼她本來肚子裏已經都沒地方了，大小便都漲，到這個時候她又爭取活了半年多，這才得到往生。所以這個《法華》的功德是很殊勝。

但是《法華》和《華嚴》，《華嚴》那就是十玄哪，這個「事事無礙」最詳細了。而我們現在這個《無量壽經》呢，是中本的《華嚴》。

《無量壽經》的殊勝是什麼呢？首先就是這個經將來是最後滅的，佛是最慈悲嘛，大家要知道。最後滅的時候，你們想，那時候人是什麼樣的？要比我們又差得多了。從咱們讀書起，我們往往都是說：「哎呀，這些不如古了，啊，這個世道越來越壞了，人心越來越壞了。」一直是這麼埋怨。埋怨到現在這時候，我們也還是這麼說。

從前在我小時候，從來沒有說，街上的人隨便就拔出三棱刮刀來給一刀，沒有這事兒！現在爲什麼人這麼殘暴啊，而將來正是這麼發展。你要知道佛經的話，將來就正是這個劫，就是人跟人互相殺，不管你是誰，以至於把人殺光。這個劫，咱們就是這個劫。咱們就是這，以後下去呀，人類之消滅就是這麼消滅的。不是說是水火，而是刀兵；這個刀兵就是人和人之間互相殺，誰跟誰都不相信。殺掉你我活，他又殺掉我，這麼

著就快了，你多少人口也不行！所以你看看，現在正是向這兒發展哪，那他就更不信禮義，更什麼都不搞了，什麼也都不懂了，所以就越到後頭越難了。

而這個經到那個時候，到了幾千年以後，人越來越不行了，它還能教化嘛。到那個時候，你只要會念「阿彌陀佛」就是法師呀，他根器就只有那麼大根器。他壽命也短了，他還沒有成熟他就要死了。你看，沒有多少時間來給他，所以那就難哪。《無量壽經》還可以存在，就等於說，這種藥它能夠治那個病。對於病人來說，這個病就是最深了、不好治了，而這個藥能治最深的病、最難治的病，那豈不是說這個藥最殊勝？這也說明這個《無量壽經》的重要性。

【唯《無量壽經》，從初發心到成佛，最後說娑婆苦，】

而它的本身就是從阿彌陀佛初發心，怎麼見佛，怎麼出家，怎麼後來發願，怎麼後來發四十八願，怎麼使這個願成就，一直到成佛；極樂世界種種的殊勝莊嚴；這都說完之後，怎麼才能夠往生。最後，又說娑婆世界是如何五惡、五痛、五燒，五濁，對比嘛，欣厭嘛；你才知道厭離這個娑婆世界，你才一心嚮往極樂世界。而且再三教導，你要做人哪，你要忠信，你要行善，你要避免這個五惡、五痛、五燒。很少有一部經這麼全面。

所以居士林的王某，他就是看了這部經，他也接受了我的意見，不是什麼經都要翻了，他只翻兩部經，就是《無量壽經》和《金剛經》。他從元徹師那兒借到了大辭典，他再一部一部去注解。這個人還可以，文字很不錯。他見到正果法師，他說苦惱極了，人都勾心鬥角很難應付呀，種種種種的。正果法師告訴他，讓他「去煩惱」。他自己就體會：他說我這個去煩惱，也就是要知道這個煩惱不好，這個也不能去壓它，你要去壓它的話，壓壓壓，現在好像沒有煩惱了，將來有一天這個煩惱它要是爆炸一下，那不得了，更壞呀。他這一些個自己體會的一些觀點還都是不錯的，還都是不錯的；也有這個心願想弘揚《無量壽經》。就是看到這個《無量壽經》是最應機啊，既說了極樂世界最上殊勝的第一義諦，同時也沒有離開世間的這一切覺悟。我們所謂人哪，一個爲人，應當是咱們儒家所說的「五常」這個道理。這部經是最全面，一部經包括了很多經。

【再說禮佛現光，殊勝希有，連宗帶教，都攝其中。前後銜接。報身看見也不得了，法身八地才見。十六觀很難。如黃金山出于海面，太殊勝。】

那麼夏老師特別提到「禮佛現光」，說這個「禮佛現光」是殊勝稀有啊；再有就是說「禮佛現光」，大家都親眼見，這是個證明啊。極樂世界咱們沒看見，當時無量壽法會上是兩萬人，大家都看見極樂世界了，這不就是個歷史的事實嘛。就跟古時候人看見拿破侖，我們沒看見拿破侖，拿破侖有沒有啊，是不是？中國人

都沒看見拿破侖，但是古時候外國人看見了嘛，那也不就是一樣；這不就是古時候印度人看見了嗎，看見極樂世界，看見阿彌陀佛嗎，大家親眼見嘛。所以「禮佛現光」。

再有就是說，這個稀有啊，就是底下說的，它從觀想說是最容易的。那個《觀經》十六觀大家修習很難哪。至於佛來說嘛，那報身的佛，大家看不見報身佛啊，那法身佛更不容易見。開悟之所以可貴，就是他能見一見法身哪。能看見報身，佛的報身看見也不得了。法身真正要常見，得八地菩薩才能常見。所以所謂開悟，為什麼說迷就是凡夫，悟就是佛。你在這個地方，你所見跟八地菩薩所見，八地菩薩才能見，你凡夫你也見哪。而且是到了九地、十地、佛之所見也還是這，不過就是他見得更透就是了。

所以這個法、報、化三身，我們不要說是親眼見了，就是觀想來說呢，按《觀經》就是很難觀得成功，不容易啊。那麼按《無量壽經》，隨著文人觀就比較容易。《觀經》裡那多少由旬，多麼大，要求很細緻；你觀一個白毫，白毫又轉了幾圈，又是八棱的，又中間是空的，這個都很具體的這一些相，咱們凡夫觀不成啊。所謂「境妙心粗」，佛的境界很妙，咱們的心很粗，凡夫觀不成，只有定下來才能觀。但凡夫一般還不能定。可是觀《無量壽經》這一段，那就大家都可以從這個隨文入觀，念到這兒的時候，阿彌陀佛顯現，在這個清淨大海之中現出佛，佛身光明無等倫，隨你的心量大小。

【從此篇發心會經，夢蓮池大師。夢示三次，看見菩提樹，喝了甘露。】

夏老師就夢見到極樂世界見蓮池大師；這裏頭提到是三次夢見蓮池大師。在這個夢中看見了菩提樹，飲了八功德水，飲了甘露，親自跟蓮池大師討論。你們府上那張像，就跟夏老師所見到的極樂世界的蓮池大師的像是一個樣。夏老師不肯多說，後來我問他，夏老師告訴我，就是這樣，哈哈……，這樣，很年輕很年輕，是密宗的一個祖師像，就跟見到極樂世界蓮池大師那個像一樣。一般說蓮池大師八十多歲了，一往生之後跟那個是一個樣。這都是得到加持啊，得到加持。所以這一本，夏老師會的本，決不是任何一個凡夫的力所能完成的，佛力。一方面夏老師本身就超凡，再有呢，夏老師得到加被，得到加被。事實上我們真正要在佛教裏做一點事情，都離不開佛的加被。能做成一點點事情，離開了佛的加被，專靠自己，可以說是無能為力，啊，無能為力。

這裏頭提到一句，《無量壽經》的好處是「連宗帶教，都攝其中。」《無量壽經》不但是教，而且是宗啊。《無量壽經》這會本的殊勝，這次我在裏頭發現了「三個真實」。一上來說，這些菩薩都「開化顯示真實之際」，這三大菩薩都是「開化顯示」，你們背《無量壽經》，你們看見沒有？這都有這個。「開化顯示真實之際」，一個真實，「真實之際」；佛一放光，阿難一問，佛就回答，說是佛之出興於世，就是要給眾生，給眾生什麼呢？「惠以真實之利」，又一個真實。「開化顯示真實之際」，給大家夥兒什麼？給大家夥兒是「真實之利」；

怎麼出現的極樂世界呢？是法藏比丘「住真實慧，勇猛精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這個「妙土」是「真實慧」所現出來的，他是住這個「慧」才莊嚴這個「土」，這個土不就是「真實慧」所莊嚴的嗎？所以《無量壽經》這「三真實」，這是我第一個人這麼說的。這意義很深了。

所以夏老師會集，他把這好的挑到一塊兒了，所以就為每一個單獨的一本所未有，任何一本它沒有嘛；它這個「三個真實」，好幾本湊到一塊兒的，湊出來的。「真實之際」就是法身哪；「真實慧」就是般若嘛，「慧」不就是般若嗎；「真實之利」是解脫嘛，你還有什麼叫做「利」啊。所以你看「涅槃三德」，怎麼「涅槃三德」？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到咱們《無量壽經》就是真實之際、真實之慧、真實之利。

由於開化了是「真實之際」，所以能給大家「真實之利」；極樂世界，為什麼有極樂世界啊？是「真實之際」的顯化，是住於「真實慧」之所莊嚴，因此能給大家以「真實之利」；你之所以能得「真實之利」者，因為這個法是「真實之際」，是佛的「真實之慧」。那天我跟明真長老說，明真說：「你這個單寫一篇文章。」現在不打算寫，現在不打算寫，哈哈……。它本來是活的，就是往往我們的心量就把它割裂了。

這個天親菩薩，所以我說是能懺悔啊！他不是說小乘嗎，後來說要來懺悔，作這個《往生論》。《往生論》有一句話，他說是「極樂世界三種莊嚴」，「國土莊嚴、佛莊嚴、菩薩莊嚴」，這三種莊嚴入「一法句」，入到一個法句裏頭，這不就是禪宗了嗎？所以連宗帶教。入到一個法句，一法句是什麼呢？一法句就是清淨句，

就是禪宗老說的「末後句」，就這麼一句。這極樂世界三種莊嚴就是一法句，一法句就是清淨句，說到這兒不再說了，那就完全是宗，禪宗，你自己參去吧。

那麼天親菩薩他就說下去了，這一法句是清淨句，是什麼？「真實智慧無爲法身」。所以就是說，咱們這個法是「連宗帶教」。我們不是一個執著的，所以後頭也有這問題啊，這個阿彌陀佛給大夥說法，阿彌陀佛說的法，「覺了一切法，猶如夢幻響。」你要知道一切法，都如夢如幻如響啊；那麼你「滿足諸妙願，必成如是剎」。所以你成就極樂剎土是怎麼成就的？是你覺一切法如夢如幻哪。不是拿這個極樂世界當成一個真的，當做一個什麼什麼，一個像咱們自己家裏頭打個櫃子那個思想去莊嚴的。

底下說「知土如影像」，知道國土如影子嘛；「恒發弘誓心」嘛；受記可以作佛嘛；「通達諸法性，一切空無我。專求淨佛土，必成如是剎。」所以「理」跟「事」是圓融的。不是「理」是一邊兒，「事」是一邊兒。一說到空，沒有了，就沒有極樂世界了；一說到有極樂世界，就沒有那個理了。那它就是兩邊的。「理」、「事」是無礙的，是圓融的。所以宗啊，教啊什麼一切一切啊，說明這個淨土宗《無量壽經》殊勝啊。這顯出「宗」、「教」都在裏頭。

【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底下又說到這個經是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啊。這個是非常之權巧，種種的方便，把這個第一義諦都顯出來了。所以顯的這一切，講的理、說的事，這一切一切都是說的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咱們這眾生都是第二了，都是落在「二」上，就沒有這個「第一」了。第一義諦就是勝義諦，真諦，也即是真如實相。

四、念頭死事一心 法身活理一心

【盡說相與金剛矛盾】

可是底下這記得是差了一點，說是「盡說相與金剛矛盾」。就是說，看來呀，有人就認為《無量壽經》盡說的是相，盡說的是事相，就跟《金剛經》矛盾了。這個就是連法源寺的長老某法師就還是這樣認為，他就跟我說：「淨土宗好是好，就是著相一點。」我不好意思跟他說，這個淨土宗都原本是不著相。我把這個夏老師會集的說了一說，我說：「看，這還著相嗎？」他說：「這就不著相了。」一般是這看法。

夏老師就說到這兒，說到就是有人就覺得好像盡講的此事相，跟《金剛經》說的「無所住」這一切一切，「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一切，這個就好像是矛盾。這個話記得沒有十分清楚，不過擱在這兒我們看得很明白；那看我這個插話也就看明白了。

黃：實相無相。錯會在無字。落在四句內就不行了。

我這兒插了一句話，因為《金剛經》說的都是實相，一般人就認為實相是無相。一般人認為實相是無相，咱們《無量壽經》說了這麼些相。那麼《般若經》說的實相是無相，咱們經說了這麼多相，所以在這個「有」跟「無」之間就發現了矛盾了。這樣一個認識是一種錯會，錯誤的，可以說是誤會。誤會在什麼地方呢？就誤會在「實相無相」的這個「無」字上。

實際上說的這個實相無相，到底是有、是無啊？這個不落在「四句」之內。

什麼叫「四句」呢？說「有」是一句，東西這是有的，極樂世界是有的，咱們這個世界是有的，這說「有」是一句；說「無」、說「空」是一句，沒有，都虛妄，這是一句；當然都不對，說「有」也不對，說「沒有」也不對；再說呢，「也有也沒有」，就是「亦有亦空」，「亦有亦無」，「也有也沒有」，這是第三句了，還是不對；再一句呢，「不是沒有不是有」，兩個都排除，還是不對，這叫四句。所以說法要離「四句」，我們體會也得離「四句」。

所以上次那個法源寺講歷史的方某，現在被大家趕走，他就講「沒有極樂世界」。他跑來問我，他說：「你說極樂世界到底是有？是沒有？是怎麼個有？是真有？還是什麼什麼有？」我說：「極樂世界的『有』，不在四句裏頭。」他就沒法再跟我辯論了，哈哈哈哈哈……，不在這四句裏頭。但是我們這一起心動念就在這四句

裏頭，你落在四句裏頭就錯了。

不落在四句裏頭，請問如何想啊？目前呢，你先別管，你先暫時承認下來，四句裏頭這不對，四句裏頭不對。那這麼樣的話嘛，就是說，你所體會的實相無相就是「沒有」，不是那麼講，那麼《金剛經》和咱們《無量壽經》並無矛盾。你現在這麼接受下來，就很好。一落在四句之內就會發生些錯誤，就會發現這跟這有矛盾。

他這個四句是不對；你要倒過來，你要對了之後，四句都對。所以就不是那麼著簡單的你理解的，這個是極為微妙啦，說有也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也有也沒有也可以，說不是有不是沒有也可以。你要不對，你怎麼說都不對；你要對，你怎麼說都對，所以「是則總是，不是總不是。」你沒有悟之前，你怎麼說都不對；你悟了之後，你怎麼說都是。這不是不講理了嗎？他悟了的人，他怎麼說，他心裏不是你所體會的那個「有」、「無」，也不是你體會那四句裏頭。

所以良遂有一句話：「眾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眾人不知。」大眾所能知道的那個知處，知道的那些地方，良遂我都知道；我良遂知道的那個地方啊，眾人、一切人你們不知道。所以上次跟鄭某說了一下，我說：「你知道的那個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你不知道。」他就是炸了，他就跑去跟呂某研究。呂說這恐怕是人家的三昧，咱們也不知道他什麼境界。其實這不是什麼三昧不三昧，就是這個良遂的話。

良遂直說了，他就範圍廣了，他說眾人那就包括一切人了。那這我只說個鄭某嘛，我說：「你知道的我都
知道，我知道的你不知道。」怎麼解釋啊？大家所知道的都是有生滅裏頭。你們所知道的總不就是在生滅裏
頭的嗎？所以良遂總知；良遂所知道的那個東西，離開生滅，所以眾人不知。所以就是這個，眾人呢，不是
就總不是；這良遂，他是就總是，就差這一點。所以這就把所謂《金剛經》和這個《無量壽經》這一些矛盾，
我這個插話，這個不再說了。

【經無高下，根機有高下，悟與未悟都念。】

底下呢，夏老師就說：「經都是沒有高下的。」我們剛才說了這個《華嚴》最高，實際上說是沒有高下啊，
到了圓人就法法都圓了；到了圓，那一切都圓了。那執定就是《華嚴》最高，別的就低，這就不叫做圓人啦；
圓人就沒有一個不圓了。但是根機有高下，修行的人根機是各個不同，但不管你怎麼樣，你悟也罷不悟也罷，
你都要念經啊。

【念頭死事一心，法身活理一心。】

這底下就談到一個「死」、一個「活」。這就是咱們淨土宗的死跟活，「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打得念

頭死，許汝法身活。」這就是大家常常都熟悉的。咱們念佛念到事一心，進一步念到理一心；這個就把這些話匯合到一塊兒了。「打得念頭死」是事一心；「許汝法身活」，大家注意啊，念頭死不是說必定法身活啊，許你法身活；在這之後才有法身活，法身活是理一心。這個也是一個死和活的問題。你沒有個念頭死，後頭哪有個法身活呢？

這個事一心、理一心，咱們稍微把它舉一點近代的事情說一下。這個作《佛說摩訶阿彌陀經哀論》的王耕心，是正定人。清朝末年他寫了一部書。這個人和他的師父都證到了事一心。事一心不是那麼容易。（不是像居士林周某說的，那一心不亂，好像那念佛就應該這樣。哪兒那麼容易啊！他知道什麼叫事一心哪？事一心是什麼境界啊？）

他的師父是個比丘，很用功，修淨土，兩次閉關。第一次閉了一百二十天。現在咱們眾生的根器，想七天解決問題就不大夠，那是佛當時的時候。大家越來垢障越多，障越深就慧越淺哪，只有比古時候要加倍用功才行，所以要得到這些境界是不容易啊。這第一個一百二十天沒有到一心，第二個一百二十天達到了事一心。到了這個時候，他的境界全不一樣了，就是極樂世界現前，自己本人這一句就這麼念下去了，自己就完全不吃飯、不睡覺。所以在第二個一百二十天之中後期達到這個境界，但他只到事一心，沒有到理一心，沒有悟。那這個是什麼呢？這個就是說念佛的這兩個，也可以說是兩關吧，進入事一心沒有達到理一心。

那麼他的弟子呢，是個在家人。這個弟子呢，他那很講究，他是講得很詳細，他那房子應該是什麼樣，門應該怎麼樣，什麼人招呼，那護關得很嚴格，吃什麼什麼東西很講究，他那具體的閉關的方法都說了，一百二十天一個關。弟子就差一點兒了，弟子到第三個關，第三個關的末了才進入一心，時間也比較短了。他自己都以爲是不行了，後來還是不管，堅決、堅持，到了第三個關出現了他師父的那些個，但是比他師父的境界又低一點。所以，知道事一心不是那麼簡單，不是說你就是念的這樣子，這就念到事一心了。到事一心的話，見惑、思惑就要破了。

我這個猜測，夏老師在天津當時是進入理一心了。王耕心和他師父兩人，他們自己承認沒有到理一心；理一心，那般若就現前了。所以在禪宗方面，我這個得力，主要得力於夏老師。當然別的大德，我的師父開悟的也有，禪宗也有，密宗也有；但是關於禪的方面，夏老師對我的利益是最大的。

就我說那個夢，剛剛我給大家說的那個夢，那很多人都是贊成的，有的人笑，有的人是不說話，有的人是很表揚一番，只有夏老師下了一句「還須轉一轉」。他不是過來人，哪有這個話呀？「還須轉一轉」。天津回來，夏老師一方面是證明，一方面是肯定，一方面又指出不足之處。那王上師給我證明，就說「如是如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汝如是，我亦如是」，你是這樣，我也是這樣，「善自保任」。所以這個上師對我也是很深的恩哪，這一點給我很大的勇氣啊。那夏老師呢，夏老師還給指出你不足之處，告訴你「還大有事在」，

大有理在」啊。

這真實，真實有時候就是不容易認，就是這個。所以在夏老師八十歲過生日的時候，我寫了幾句讚，我說大家都是聞名、慕名而來的，都來天天見面；雖然天天見面，不知道老師是什麼樣兒啊。他也稱讚，他是矮子看戲。大家懂這話嗎？「矮子看戲」。從前這戲臺都是站著看的，矮子看戲，你就是人家叫好，你跟著叫「好！你其實啥也沒看見。所以說，讚歎夏老師的人都是矮子看戲，你不知道好在哪兒，所以就是說啊。但是你雖然不認識，只要見一見，聽一聽都得很多很多好處。

而且還有這樣，這他是一個三昧境界。三昧境界之後他是心相應法，你入這個三昧之中就是如此；你不入這個三昧之中，那這一切還就是說，見佛見光、不吃飯、不睡覺這都不行了；你得入在這個三昧之後，這些境界就現前，這個叫心相應法。得了陀羅尼就不這樣了，那你不須要……，你這在貪瞋癡，你在罵人，你在搞什麼什麼，這一切境界都現前。所以陀羅尼和三昧不一樣。得三昧，你要入了這個三昧，你這個三昧之中所有特殊的東西就出現。所以念頭死是事一心，法身活是理一心。咱們如果達到念頭死，「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是不是啊；「多說一句廢一句，多念一句是一句」，那麼把法就得到了。就得到了事一心，那就是方便有餘土了；到了理一心就是實報莊嚴土了，就是菩薩；菩薩是一位一切位，就是成佛。

所以我就問過貢噶上師，我說密宗講即身成佛，我問說往生淨土是不是即身成佛？貢噶上師說：「你說往

生哪個淨土啊？」所以這些個上師都了不起啊！貢噶上師了不起啊，不是一般的活佛。我的師父有好些，我不是都普遍一樣的讚歎，我得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讚歎哪。「你是說哪個淨土？」我說：「西方極樂世界。」噢，那就是即身成佛。」你達到理一心之後，你破一分無明，你顯一分法身，你就是實報莊嚴土，圓教一地就一切地。而且按《觀經》說，你就不得了，你當時可以分身一切世界見一切佛，你就可以得一切陀羅尼，你就可以在一切世界跟佛這樣去度眾生，分身無量，你說這跟佛還差多少？哈哈……，這按《觀經》說嘛。所以這個法門它是很殊勝，很殊勝啊。

【未到家如何辦。亦經亦佛，一卷經一千佛。念佛不收心，念經能收。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久之不知不覺，能所根塵合流，能達到寂滅境界，如觀世音，聞薰聞修證金剛三昧。】

那麼底下夏老師給我們設想，你們沒有到家的人怎麼辦呢？既沒有事一心也沒理一心，怎麼辦呢？你也就又念經又念佛，所以這就很具體了。念一卷經，念一千佛，給大家開出了具體的數來了啊。

底下還有很重要的話，念佛不容易收心哪，所以大家常常說，「我這個念佛怎麼老容易打妄想啊。」這個念佛它不容易，正因為念佛的時候妄想容易進來，所以在打妄想的時候，我們念佛也容易進去，這事情都是有來有去的，你必須要懂得這個道理。就在你貪瞋癡什麼，你還可以念佛；你這不是念佛可以到妄想裏頭去

嘛。那倒過來，你念佛的時候妄想它也容易進來嘛，這才是合理的事情嘛，所以這個念佛就不容易收心。但是念佛，你可以在隨便的時候你可以念哪。這個念經，你不坐下來，不清淨，不收收心，你怎麼能念經呢，是不是？

個個法門它都有它特殊的殊勝之處。所以念佛不收心，念經能收心。所以某大師兄說過，「我念經倒好像比念佛的時候好。」這跟夏老師是一樣的意思。念經他容易收心，因為什麼？你隨著經文這麼念，你的心就在這上頭。

「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這個「保」字我是費了好久時間才看出來，陳大師兄記了一個吃飽了那個「飽」，這個「能經內飽」是什麼？後來我琢磨琢磨，恐怕是記錯了字，這是「保」，就是他能夠在大範圍之內，能夠在念經的時候來保持住收心。

一般人能做到這一步，也不是絕對的。你就老念了，久之你不知不覺能所就合流了，根塵也合流了，你能念所念不知不覺就忘了。根塵，塵是外面的這些色、聲、香、味等等；根是咱們眼、耳、鼻、舌等等的，這個也就合一了，合流了。那就能夠達到寂滅的境界。所以念的時候就是這樣，不知不覺，不知不覺啊。念經念佛，能收心不能收心，總之老念老念就能這樣，就像觀世音聞薰聞修證金剛三昧。所以就開出一個數，念經一卷，念佛一千，兩個都念哪。

【開悟爲什麼念經？佛佛相念。極樂境界，爲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

這個底下就答復了，開悟了爲什麼還念經啊？就是「佛佛相念」。所以佛不是一種寂然無知啊，什麼都沒有，那就錯了。六祖也說，我的法門是「無念爲宗」，無是無一切相，念是念真如。所以阿難問的問題，他就知道佛今兒爲什麼這麼殊勝，現這個光明啊，那麼一定是佛佛相念；今兒佛一定念佛了嘛，所以佛和佛是相念，他心是通的，是一個。這就是開悟後爲什麼念經，悟也就是佛，佛佛相念，所以悟人照常念經。

極樂境界，是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極樂世界雖然是事相，但也就是妙明真心本來所有的東西。經中所講的都是些極樂世界的境界，《阿彌陀經》和《無量壽經》講的很多。開悟的人不就是明心嘛，明心見性，你見了這個本心，那極樂這些現象就是本心啊，所以開悟的人還是念佛，還是念經嘛。

【非止。如止，知其所止。處處對比。】

底下就提到「非止」呀，這個念佛不是僅僅說是一個「止」啊。這也是很多人的一個錯覺，好像我這個念佛就是念到我什麼都不生了，止。所謂「止」和「觀」嘛，「止」就是人定不動了，「止」嘛；「觀」是觀照。

所以念佛不是個「止」啊，而是什麼呢？如若說是「止」，就是「知其所止」，說這個念佛的時候我知道我心之所住。所以這兒提出來不是個「止」字，是個「知」字。當然這個文字中還恐怕沒有十分把夏老師的文句記錄清楚。但這個裏頭，念佛不僅僅是個「止」，這個完全是對的。

但是底下提出一個「知」字，「如止，知其所止」，「知」！嗯，所以就整個說起來就是一個「寂知」啊。「寂」是寂默，寂而常照那個「寂」，寂而知，說到根本這個心就是一個「寂知」。咱們就是得苦思苦想，都是動，起心動念，動才知，那就是妄動，就是妄想；這如來的境界是「寂知」，不動而知。你光說個「不動」就錯了；不動，還「知」！關鍵在這兒，而「止，知其所止」，清清楚楚。

剛才我們就是把《無量壽經》介紹了，兩個念佛的「一心」介紹了，又提出這個法門，也回答了上次的那個問題了，念佛、念經，這個開悟了幹嘛還念經啊？底下就再說到了《無量壽經》的好處，處處對比，極樂世界和我們對比，讓眾生欣厭心。這個就是前頭這一部分，都討論得很深入了。

五、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最後就是一副對子，就掛在你們客廳的，「初六允升大吉，上九視履考祥。」《易經》的一副對子，就是講這副對子，這副對子對我們還是很有用的。「允升」呢，這個《易經》是講的升卦，升卦呢，是上面是坤；底下是巽，「地風升」。齊老的《易經》熟啊，那牛老都研究《易經》的。「地風升」，升卦。這個「初六」是升卦的第一爻(注二)；地風，底下是個陰爻，所以初爻是陰爻，叫允升大吉。「地風升」這個卦象是什麼呢？上頭是個坤卦就是地，巽是為風又是為木，是木，是植物啊，所以這個植物在地底下，它就要生長，取這個象啊，就是一種自然的生長的意思。所以這個《象傳》就說了，說「地中生木」，就是地底下長出植物來了，這叫做「升」。

【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內剛外柔。】

「君子順德」，君子順德嘛，夏老師《易經》很熟啊，「君子順德」，這是《象傳》的話：「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底下不是說嘛，「積小以高大」，《易經》的原文是積累的積，小的東西積累起來就高大了。就是說樹木增長啊，它是一點一點的，積累起來成大樹，所以是「升」啊，這個是這樣。這一卦還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它就是「順」，有沒有體會這個？天的德是罡，乾罡啊；地之德，坤卦就是順；巽卦又是順，巽的意思就是順，所以上頭一爻，下頭一爻都是順，所以告訴我們要順，順乎自然哪。所以這裏頭不是什麼勉強做

安排。所以我老是說你別橫使勁，橫使勁就是不順。你推車上山，順勁就對了嘛，你要不順那還翻車呢！所以這個卦，上下兩卦，內外兩卦都是順，所以以這個為象，是這個地中有木。

初爻「允升大吉」，允是什麼意思，允是信。這個非常非常有意思，不然夏老為什麼講起來講到這個《易經》呢。初爻的時候，剛剛開始，底下那還沒長出來呢，刚开始嘛，這個問題刚开始嘛，可是這個下頭的那個東西在地底下長的，它必然要長嘛，雖然還沒有長出來，你可以相信它必定長出來，就是這一爻。大家都可以相信，你們每人、每人、每人的佛性都可以長出來，這就是「允升」，這就「大吉」。要順著勁，順乎自然，所以我們就是順，而不是橫做安排，這就是大吉。這是這一卦，升卦。

【虛心，回頭看，考驗吉祥】

底下那一個對聯呢，這對聯對得很好，履卦。履卦的最末一爻，履卦是「天澤履」，上頭是乾卦，底下是兌卦。「天澤履」，天在上，澤在下，這是禮節嘛，有尊卑呀，所以禮也就是「履」，這個「履」就是咱們這個步履的「履」，這是禮節嘛。這整個的卦來說嘛，就是「履虎尾，不咥人」，這不念不「至」人，不「咥」（音蝶）人，「亨」。

它這個卦，就是咱們這個環境來說這都是，用劉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大學派，研究《易經》的，確實是

很有實際的修養的人。他說，人世無非是危機呀，所以就是「履虎尾」，像這個乾卦非常剛啊，處處都是危險，你只有和順小心，這才可以吉。因為這個兌卦是代表，兌為悅啊，是歡喜，也是很愉悅；你雖然所遇的是很剛強，但是由於你很愉悅，而你所行者，所奉者是道，所以文王就說這個卦「似危實安」，看著好像危，而安，如履這個虎尾，你跟在這個老虎尾巴後頭，但是老虎不咬人，所以還是好，這是整個卦之象。

「天澤履」，這個「履」呢，也就是說，你跟著這個虎尾巴後你要實踐，實際這個「履」就是實踐。等到最上一爻了，第六爻了，你都登峰造極了，登峰造極你就沒有可做的了，你都到了頭，爬梯子你都爬到頂上去了，你不能再往前進了，所以「上九」就「視履」，看這個「履」，「考祥」。

這都是《易經》的原文，所以這個對子對得很好嘛，兩句都是。那個是升卦的初爻，這是履卦的末爻，他就把這個集合起來對，所以這種集聯，就在對子說也是難度很大的，而且對於我們修身養真都很有幫助。「視履考祥」，就是你已經沒有可往前走的了，你就回頭看看你以前走的。這意思就拿我的話說，我常常跟大家說，大家要善於總結啊，你做了之後總結一下。我們這做的還可以大一點嘛，我老跟大家說，你看一看，我們這些人誰是好一點，進步一點，誰失敗了，誰怎麼失敗的，自己怎麼做的，這一切一切你回顧回顧，總結總結。

底下這原句就是：一個是你一點點在取得進步，順乎自然，順著這個勁，都叫他自然而然的生長，這個

事咱們就是現在開始了；但是不斷之中回顧一下。我常常這麼說，我每天都有個安排，到了晚上考慮這個安排我完成了沒有？完成的好壞？就是回顧一下，所以這兩句也就很吉了，所以是這個象「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原來這個只說了一半，後頭底下還有一個「其旋元吉」。

「視履考祥」咱們把它解釋為總結，還是不錯。「其旋元吉」，「旋」，旋轉的那個旋。「其旋元吉」，這個劉老夫子，他把這個「旋」解釋為周折，折旋之意思，就是反復之意思，反復這樣就很好。這是我從河南回來，我看了這書，我就下了小批，我說他這個「旋」字的解釋，還沒有盡《易經》的意思。

這個「旋」字這麼講，當然還是對了，但是就是說，因為夏老師這副對子沒引到這裏，夏老師沒往下頭說。這底下是我的話了，這個「旋」就是什麼呢？怎麼叫「旋」呢？我們做事一切都是跟外面有接觸，我們從外面這個事兒返回來，這是「旋」。你比方「聞」，那就是一般的聞，我「返聞」，「旋」。所以我把這個「視履」，「其旋元吉」解釋為什麼，是「觀心行處」，觀你自心所行的地方。再說起來就是「觀心」嘛。你不是跟著色聲香味觸法，而這個「旋」，返轉過來，這一返轉過來就「元吉」，最大之吉也。這是我對《易經》的這個解釋。所以夏老師也是說，這個「視履」是什麼？就是虛心哪，回頭看，回頭看自己，自己這一生，自己這一天，自己這一年，回頭看。回頭看，大有好處！自己還是能夠知道，只要你真正虛心，好好地回頭看，怎麼走過來的？哪對？哪不對？這個很重要，拿這個來考驗吉祥。你對了就吉祥嘛，所以《易經》是講「吉」，

「吉」就是說你這個對不對，對就吉啊。

那麼這個就是把當時掛著的對子，夏老師把這個對子給我們講了。也是我們這些學佛的人啊，一個就是說要有信心，相信我本具一切，我就這麼薰習，它必然增長，雖然還沒出來呢，必然增長，要具有這個信心。而同時「戒慎恐懼」，「視履考祥」，我這一天怎麼樣？我總結總結，我得力不得力？也不是就說，我就自然就增長，我相信這個，我就睡大覺了，我也不管。自己總結總結看看，檢查檢查，檢查發現問題，你還是很自自然然的嘛，是不是？那不好的東西嘛，有妨礙的把它扔掉；那好的就鞏固嘛。這還是很自然，還是順著這個勁兒嘛。你拔苗助長就是橫勁，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啊？你整個不管，我也不澆水了，我也不灌溉了，一年我都不去看一看，這個種的林子能成活啊？不行吧，是不是？所以就是這，這也是辯證的。

【先無我相才無其它相。】

最後就提到，先得沒有「我相」。就是剛才我說的，為什麼打不碎？為什麼種種障礙？為什麼修行上出種種問題？實際上這個根就在這個「我相」上。總是有個「我」字在這兒啊，不知不覺在這兒啊，種種地方，不管是程度高程度低的，有各種不同的「我」呀！到了《圓覺經》那是說，你認為你自己是悟了，認為你自己證了，還都是我相，還都是四相裏頭。這個是要很深入啊，我們沒有誰能逃出這個問題啊。

你只有沒有了我相才沒有其他的相。所以現在不要去管別的，我這個又是法相，又是執著不執著了，你只要先不要老突出你個人，不要老從你個人出發，老是你個人那個成見，老是考慮個人的榮譽、地位，我自己的愛。我不是說了嘛，這個我相包括我的愛好，我的見解，我的生活習慣，我的這個什麼個性，這一切總之都是我相。什麼叫我的個性？你那個性，「我」都成了性了啊！還發揮我的個性。你發揮你什麼個性，發揮你的我相！你要是沒有我相，還有什麼叫我的個性？都以為我要強，還覺得很光榮很正確呢，我有我的個性。什麼個性？我相！

【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可躍進一步】

底下說，「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可躍進一步」，都很懇切。你不打碎，你就慢慢這麼薰習，你好好下功夫也可以有進步。但是說，一種就是可能不知不覺有的就走上錯路了。假定不走上那些錯路，你就不「打碎另造」，你也在那兒用功，那只能就像剛才我說的，就只能爬，就不是能飛躍。

你如果真能打碎另造，破了我相，能夠常常「觀照」，不讓這個「我」字去當家做主，真能「打碎另造」，真要下番功夫，你就可以躍進。這個進就是一個質變，就不是那個漸變，不然怎麼叫躍進呢？所以大家要想質變也就是這樣，要想躍進也是這樣，這個道路就是這個道路。你又想躍進又不想「打碎」，那就不行，這

個話說得很清楚。但也並不是說我就不行，那我怎麼辦？那你就這麼著也可以，你現在就是先這麼做下去吧，先慢慢薰習吧，慢一點嘛。

【須先打破自欺一關，始有商量處。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功夫始有著手處。此二關不破，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

再引《自警錄》的兩段，就說明夏老師對於這個問題，要求自己要求得很嚴格呀！自警就不是勸別人的，是自己警誡自己的，這話就很嚴格，這都是夏老師的成就，要求自己很嚴。「須先打破自欺一關，始有商量處。」不要自己糊弄自己，不要把自己擺在一個不正確的地位。

有一天我跟某位大師兄說，我說現在的人通病就是把自己擺高了，你把你自己擺高了就是自欺嘛。你必須「打破自欺這一關，始有商量處」，才能商量問題。「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功夫始有著手處。」要談功夫，從哪兒著手啊？你得灼然見得，清清楚楚，跟火似的那麼清清楚楚地見到自己的滿身的過失，你這之下才談功夫，你功夫才有著手處，在那兒著手；你沒有這一關，你去談功夫，自欺欺人！這都是夏老師的話。

「此二關不破」，這兩個關不破，「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在門外，「之」字就這麼著，「之」字草字不這麼寫嗎，你在門外之字繞，你進不了門。你談玄說妙，你不在這個地方下工夫，你說得再深，什

麼什麼大乘經典，你背得爛熟，你這都是自欺之談；你雖然說的是玄妙，你是在門外頭那兒轉呢，沒進門！就是深刻。

【天錫之福，先開其慧。天降之罰，先奪其魄。慚愧奮發改過，皆天開其慧者也。悠忽昏惰自欺飾非，皆天奪其魄者也。】

底下一段，「天錫」，這個「錫」就是降福，天要給他降福就開他的智慧，有智慧才有福，所謂「福至心靈」。那俗話嘛，很好嘛，福氣來了怎麼著，先使你心就靈啦。所以俗話中也有道理，爲什麼他能存在呢，「福至心靈」嘛。「天降之罰」呢，就「先奪其魄」，這夏老師有個對子說是「運去心昏」。運氣沒了你心就昏了，所以「運去心昏」。你要運氣沒了，要倒楣了，先使你糊塗，盡做糊塗事。

說個笑話吧，我就遇見這麼一位糊塗人，他這人很精明，他會看相。別人說我，我那兒也瞎說的，年紀輕嘛，還沒有真信佛呢。有的人就傳說我看相看得好，那個人就跑了多少里地來（當過校長這麼個人，他自己也會看相），跑來找我來談了談。他就說他是倒楣啊，校長他不當了，後來到了重慶，別人舉薦他去見陳立夫，二陳哪，陳立夫。見了陳立夫，陳立夫那時候是教育部長。一談很投契，陳立夫就跟他說，「我還希望你幫幫忙，還請你，你還是來，再出來當校長。」他回答一句：「嗯，可以也可以，但是公立的我不當，我要

「當當私立的。」他說：「你說我糊塗不糊塗，你說我找陳立夫幹什麼去了？我不是想找個事兒嘛，我去罵大街了，他那教育部長不都管公立的嗎，我說我公立的不要，我要個私立的。你說我是運去心昏不是，運去心昏，是不是？」你這跑去見教育部長，他不能管私立的。那公立的我不要，私立的我才幹。就好像你公立的一塌糊塗，這我不就等於指著鼻子罵這教育部長。我幹嘛找他呢，我想讓他給我個事兒。所以運去心昏。

這人很精明很能幹，這個咱們是說個笑話。真正的「運去心昏」就是「天奪其魄」，「魄」就是這個人已經喪魂失魄啊，這個字都用得很有份量，「奪其魄」。什麼叫「奪其魄」？什麼叫「開智慧」？你能夠慚愧，能夠奮發去改過，這個就是天開你的慧；知道慚愧，知道我要改，這就是天要給你降福了，天給你開智慧了。你悠悠忽忽，昏昏懈怠，自欺飾非，自己就那麼糊弄自己，把自己擺得很高，自己那些個缺點都把它擦粉，粉飾起來，這是幹什麼呢？「皆天奪其魄者也」，這就是天奪了你的魄。

所以老師這《自警錄》就比跟我們談得深刻了。老師要求自己很嚴哪，所以夏老師的成就和這都不可分哪。那個考驗他是說過，那雷天覺的父親雷道亨，九十天哪！他的兒子前兩天我們還見面呢，我們同學，我們同年級的同學，是哪個機械工業部的司長，那是很紅很紅啊。他後來是右派了，這一下不行了。他的父親雷道亨。雷道亨也跟夏老師他們兩個都在山東做官，天天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就來，來了就要酒要菜，點盡好的白蘭地、威士忌，什麼中國酒、外國酒，點著名要；要了酒要炒菜，什麼海參、什麼蝦仁，什麼什麼，喝

著酒吃著菜，吃得差不多了，肚子也不餓了，酒也差不多了，就開始罵；就批評夏老師，罵，罵完了之後就走了。第二天來了之後還吃、還罵。所有的秘書、科長都說他，管他叫混帳渾球加三級，跟夏老師說：「你不好意思，我們把他罵出去不讓他來了。」夏老師說：「他來罵你們沒有？沒有啊，他罵的是我呀。他罵的是我，你們搞什麼？你們不要管。」罵了九十天。後來就不一樣了，後來就變為讚歎了，真實的。所以就是要經得起啊！

上次說的省元師也是這樣，見了夏老師也是，跟梁漱溟一塊兒去的。所以梁漱溟知道這件事，日本人承認中國近代的成就的人只承認兩個和尚，其中有一個就是省元。那天夏老師去了，梁漱溟也去了，兩人去了。去了之後，省元師罵梁漱溟。他把著作給省元師，省元師說：「你通通是胡說八道！」全給他否定了，「梁漱溟，你這些個東西通通是胡說八道。」他老人家沒什麼客氣。夏老師來了，就拍著桌子這麼罵。罵的時候，那個侍者就太難為情了，這都是大師，很有地位的人，那梁漱溟是北大教授，佛學家，夏老師這個都是眾望所歸的人，侍者就說：「哎，老法師你慈悲慈悲。」省元師一拍桌子，「我這就是慈悲，還有什麼慈悲！」大德難認，我跟你說。你要用自己的眼光，你就認為這叫什麼和尚啊？大德就是難認哪，都得換一付眼睛才行，不然你們看見大德也不認識。那夏老師第二天去了，就談得非常相契了，彼此作詩。就是沒有什麼客套，什麼那些東西，就看你受得了受不了。所以你真正是能夠打碎的人，對於這一切，為什麼他有能接受不能接受

的？一考驗就考驗出來了，為什麼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你自己碎不碎。

再說一個公案咱們就結束了。大家知道魚朝恩吧，唐朝的一個太監，非常有權的魚朝恩，在皇上那兒非常得寵。那是請忠國師來談論，皇上介紹：「他這還小，小太監，他倒還很懂得佛法。」好像就是說，國師你給慈悲慈悲。魚朝恩他就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這是《普門品》裏的話，黑風吹船舫，吹到黑鬼國去了。就什麼叫這個？這也是個禪機，什麼叫「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大概原句是這樣，什麼是這個？國師說：「你是什麼人？你也配問這問題！」當著皇帝呀，呵斥他。他一下臉就紅了，「這個佛法是平等，你怎麼說我是什麼人，而且我現在在皇帝面前也是很不錯嘛，皇帝也認為我是信佛。」「你是什麼東西，你是什麼人，你配問這樣的問題！」臉就紅了，就生了氣了。「這就是黑風吹船舫，飄墮羅刹國。」你問那幹什麼？你這就是！你說你這……，哈哈……，所以說這些國師，是了不起的啊。今天咱們就到這兒。

注一：編按：「初六」、「上九」皆為易經基本術語。易經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易經將這六爻一個一個從下往上解讀，一開始最底下的是為「初爻」，最上面的最後一爻是為「上爻」。爻又分為「陰爻」、「陽爻」，而易經用「六、九」來表述爻的「陰、陽」屬性。

所以第一爻若是陰爻就稱為「初六」，第一爻若是陽爻就稱為「初九」；第六爻若是陰爻就稱為「上六」，第六爻若是陽爻就稱為「上九」。

第二會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引言：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這個是夏老師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我們去拜新年嘛，他所做的開示。那麼除陳伯伯以外，裏頭還有七個人，這「齊」，齊伯伯；這個賈承章，這是一個博士；「蔡」，蔡無忌，又是一個博士；「王」是王慎軒，一個老夫，人大代表；「李」是李老；「劉」是劉銘信，是留學生，還有我，這麼些人在座，人到得比較多。

看來這次老師也很高興，談的這個內容十分深刻。也就是說，依我看哪，學佛這個問題，我們到底想不想成就？要想成就，這些問題就是根本問題。你要是只想結結緣囉，研究研究，那就算了。真要想解決問題，真要想出生死，真要想覺悟，真要想度衆生，那這個內容，就必須得很清楚，所以這個就十分重要。因此呢，這個內容我們就可以至少再繼續一次，甚至於再繼續更多一兩次，直到大家真正是體會了。我們反覆的，有問題提出來，非得把自己心裏頭的問題通過夏老師開示以後，咱們自個兒是怎麼想，對這樣一些問題深入的思索，要把新聽到的這些個寶貴的開示，去替代了、排除了我們舊有的思想，這就是真聽了。

如果聽了，而這些新來的也有，我的老思想還有，這和平共處，這效果就不高。那麼，剛才我說這個例子的情況的人就比較多，和平共處。我老的還是我老一套，新的也有新的一套，都是，大家你好我也好，就

是這樣，這就沒解決問題啊。當然是，這個問題是可以開始了，因為你有了新東西了，但是始終只是個和平共處，假定說一點點也沒有改變，那就不行了，那絕對不行了，加個「絕對」。多少得有改變，改變得越多就越好。

所以我們這一次，不僅僅說是大家聽了之後，腦子裏有些新的內容了，這是一個初步。這次咱們就要提高一步，這個新的內容要產生新的作用。不是像我們買書似的，我原來書架上有二十本書，我又買了二十本書，於是我書架有了四十本書了，都擺在那兒，這個就不够了。

所以這次的主要目的，為什麼這回這麼重視這個問題呢？就是《無量壽經》說了，一切往生的人，三輩往生，（你要往生，就是不管你是上輩、中輩、下輩，）都須要「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所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個是《無量壽經》的宗，跟《阿彌陀經》的宗「信願持名」是一致的。

蕩益大師說的「信願」就相當於《無量壽經》的「發菩提心」，蕩益大師說的「持名」就是相當於《無量壽經》裏頭的「一向專念」。不同的經，《阿彌陀經》更扼要一些，所以宗提得也就更扼要一些，「信願持名」。《無量壽經》就廣一些，所以這個提得也廣一些，也深刻一些，提出了「發菩提心」，就比「信願」兩個字要求深刻。所以夏老師這個開示的內容純粹是《無量壽經》的精神，就是要發心啊。

你發心不是就是一個空洞的發心，還要有具體的修持，所以就是「信願行」啊。蕩益大師提的「信願行」

稱爲三資糧，這個是修行的人三樣資糧。今天咱們要去旅遊，你就必須帶錢，必須帶糧票，才能到地方吃飯，沒有就不行了。錢、人民幣就是資，糧票就是糧，你沒有這個寸步難行啊。所以要往生的人，你是修淨土法門，就是以「信願行」為三種資糧，這是缺一不可的。

有的人他不解決「信願」，他單抓一個「行」。這次我在整理我的稿子裏頭就有這個話，我當時在廣化寺講的，我說那三條腿的香爐你就剩了一條腿了，我只是「行」，我就是念。蕩益大師說，你念得風吹不入，雨打不透也往生不了。何以故啊？你三條腿你折了兩條腿了，你一條腿的香爐不翻哪？這個道理就是這，就是這個事。「信願持名」跟我們這個「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是相結合的，是一致的。

所以夏老師今天這個開示，前頭一段就是「發菩提心」，講什麼叫「誠」，什麼叫「偽」；底下還特別提出要發真實心，所以這一段是發心，也談得很深入。談到有的我們大家聽起來還不是咱們的常情，我們覺得要善哪什麼就好。這個就說，你有了善念倒是不誠了，你看夏老師是這麼說的。所以要提高一步，是不是？要提高一步。你看，這不就是在第四行嗎？「有惡念，有善念，不誠」嘛。你把前頭不管，你就從第二句念起，不是有了善念就不誠嘛！

要大大的提高，我們要大變活人，不是老的那個人天路的那個思想。你那人天路的思想，你還始終是人天路嘛，你雖然修行了半天還是個人天路，你這個何苦來呢？所以不够啊，這很不够。所以就是很深入的問

題，很重要的問題。所以在《無量壽經》裏就提了兩句話，一個就是「發菩提心」，這個是爲因。這個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要求覺悟，你就種覺悟。怎麼種覺悟？我發了這個心就是種覺悟，菩提心嘛，你發了覺悟的心，就等於種了菩提，將來你就收菩提的果實，就證菩提的果位。所以這個很重要，前頭一段。

那麼我今天先把夏老師沒有談到的這些問題說一說，因爲什麼？因爲大家都聽夏老師講過多少次了，所以就不把這些話再說了，我就給補一補，就直接告訴你，什麼是「誠」，什麼叫「偽」。你發心，你是真的啊？你是假的啊？那是深入一步了。發心的必要這裏沒有說，所以現在咱們補一補。這是兩個條件之一，就這兩個必要條件之一，這大學考試必須考這兩門，你這一門交白卷，第二門再考得好也不取。有一門交白卷就是不行，而且只考兩門功課，又一門交白卷，那決定不能取的。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就把這個重要性說一說，夏老師爲什麼開示這些內容，重要的！不是談談理論什麼的。

下頭是什麼呢，講念佛，講觀自在菩薩的法，怎麼觀心、觀自在，就是具體的行啊。行嘛，持名是妙行，首先講持名的妙行。底下接著講什麼呢，西方極樂世界三大士，彌陀是中央，第二位就是觀世音菩薩，第三位是大勢至菩薩。專講念佛的是大勢至菩薩，觀音菩薩就是耳根法門，這三位是一體，大家要知道。那觀世音菩薩就是觀自在菩薩，那就是般若，那就是「返聞聞自性」，那就是禪宗的這個脈絡。

所以底下就提出來觀音菩薩的法門。前頭念佛是大勢至菩薩的法門，後頭觀音菩薩的法門，大勢至菩薩

的法門加上觀世音菩薩的法門，那是什麼呀？阿彌陀的法門。對不對？西方三聖嘛，都是彌陀的化現嘛，所以這化現的兩位就是這樣，那麼這個之合，咱們就可以知道是彌陀嘛。彌陀就化出觀音的這樣一個法門，底下一個大勢至的法門，都是從彌陀那兒流出來的。

而這一切修行之中，就再沒有其他能夠跟這相比了。所以我們說「一向專念」，就指的是大勢至菩薩的法門。但是也可以廣一點，實在大勢至菩薩的法門也包括了觀音的法門，跟觀音的法門也不是兩個。所以我們可以橫著看，就是把這兩門一說，就一切法門最好的都說盡了，都攝在裏頭了；再直著看呢，圓融著看呢，這兩個本來不是分裂的。所以底下講到「行」的時候，提了念佛，就提觀世音菩薩的法門。裏頭這一段開示就這個內容，就這三個內容。

我們所以在這一句一句說之前，先這麼總的把太老師的這個開示體會一下，有好處，然後再分段的看，知道他的重要性和他的關係。那麼這個《自警錄》後頭就更深入一步了。因為這上頭說了「一」，說了「二」，後頭《自警錄》又談到「第一念」、「第二念」，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自警錄》，夏老師自己要求自己的，我們也抄在後面。我們這一次，就不是用一次的時間很粗粗草草地、泛泛地研究一遍。所以關於「第一念」、「第二念」等等深入的問題呢，留到下一次。還有這兩個法門（念佛法門與觀心法門）之間這個圓融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他們各個有各個的特殊的殊勝，又各有各的圓融，又互相含攝，這些個深入的內容也留到下一次。

今天咱們主要是說什麼呢，先把這幾個內容說一說。第一段是發心，什麼叫「誠」，什麼叫「偽」？這個發心很重要，什麼叫「誠」，什麼叫「偽」。第二段，念佛爲什麼這麼殊勝？下面粗粗地把觀世音菩薩的，按照這個文說一說。今天咱們打一個基礎，下一次咱們逐步再深入。總要到什麼，這次就是說對於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大家真是我這心裏頭有數了，就好了，我踏實了，這就是收穫。你說收穫什麼？你也說不出什麼來，你說出是什麼來，倒不見得對了，不是寫一個什麼心得報告能表示的。真感覺我這就是安心了，踏實了，這個就是說，「覺今是而昨非」，大大看見「哎呀，我過去，非呀！甚至於說「我過去是偽啊！」

二、一則誠 二則偽

夏老開示，陳居士筆記：

【一則誠，二則偽。

誠則一，偽則二，爲自己受用。

有夾雜則不誠，發真實心即誠。

有惡念，有善念，不誠，真的誠心無東西，

【有一心不亂，即不能一心不亂】

「偽」是什麼？偽就是假的。我也常這麼說，有時我不敢十分說，有時候你自個兒看，是真的假的呀？這個提得很嚴格，你看這裏頭，你是「一」就是誠，「二」就是偽。底下說「誠則一，偽則二」，就倒過來了。真誠那是真的，真誠嘛，真的。偽就是假的，偽它就是沒用啊。我給大家舉一個很好的偽的例子：

一個女的，非常想孩子。後來她就發現了這個情況，就覺得是有懷孕的現象，請醫生檢查，檢查也肯定是。又每次都檢查，三個月了，四個月了，肚子也逐漸逐漸大起來了，後來就再聽，聽到都很正常，甚至連胎兒心臟的跳動都聽到了。到了預產期，告訴她了，也住了院了。結果在產房生，就生不下來，怎麼生也生不下來。多少預產科大夫都來了，無計可施。怎麼回事兒？這明明一次一次的病歷檢查都很好，怎麼這個孩子生不出來呢？

後來來了一個最有經驗的老大夫。一觀察，他一看，他找了一個抽氣抽水的這種設備，就好像抽氣機、抽水機這種東西。他一抽，一抽肚子癟了，沒有，只是點兒血水。哦，還給她拍過照，在檢查過程之中還拍過照啊，照出了孩子的情況。這不就說明這是個假的嘛，所以假的你再逼真是沒用的！她怎麼是假的呢？她太想孩子了，成天就那麼想，醫生也說她是，她就更往那麼想，想來想去一切現象都出來了。

照相也有，什麼東西都對，一切現象都對，甚至於胎兒的心臟聲音也都檢查出來了。這些個假的有這些假像哪，就連科學儀器，連大夫都查不出來。但是你假的到底還是假的，大家要知道，假的究竟是假的嘛，最後還不是落了空。所以有真有假啊，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就由於她那個執著的心太深了，就這麼想，就想出這麼一個東西，也就成了一個影子，成了一個什麼東西。最後一抽，什麼都不是，這個就是前兩天報上看見的。所以有真有假。

那麼這個裏頭呢，這個真和假就提得挺嚴格的，這「一」才是真，「二」就是假。「二」，用佛教答法就是「不二」。咱們現在先簡單說「一」，什麼是「一」呀？我們可以說全心全意，你一條心嘛。你這個事情就是一條心，你全心全意，就是初步的「一」，這就是誠。你是三心二意的，半心半意的，這個裏頭有種種許多其他的打算，這頭兒不就多了嘛，不是一個頭兒了，不是一條心了，就兩條心了，就是「二」。所以「一」和「二」咱們初步的也可以有這個體會。

你說我沒有什麼，我就是很簡單，這就是一條心。所以我們有個老親戚，梅家的，她青年守節，她打坐的功夫很好。她一打坐，人就離開墊子了，你手可以從她身體底下挪過去。有人就問她，「你是憑什麼能做到這個功夫？別人都一塊兒跟你坐也這麼多年，都達不到這個境界。」我沒有什麼，我吃飯的時候就是吃飯，

喝茶的時候就是喝茶。」你不要小看她呀，她吃飯就是吃飯，她那兒她就「一」啊；她喝茶就是喝茶，她沒有別的了。這個「一」就是很單純的。

所以密教常常這麼說，貢師常這麼開示說，你這要像那個「乳足嬰兒」，像那個吃飽了奶的小娃娃，拿這個當老師啊。他腦子根本就很簡單，他就知道餓，他什麼都沒有啊，他這個奶一吃飽了心裏很愉快，他什麼事也沒有。咱們大乘經也講「嬰兒行」。所以人是越學越壞啊，要知道。後天的這種染哪，常有這說。

蘇東坡跑去看司馬光，他有一個老傭人，他不管司馬光叫相爺，人家是宰相，他還叫他君實相公。蘇東坡說，你這個稱呼很不禮貌，怎麼還用這個稱呼？就教他。等司馬光回來之後，這個傭人就告訴他說，又改了新稱呼了。司馬光就問他：「你今兒怎麼改了？」他說：「是蘇軾教給我的。」哎呀，你被他教壞了。」哈哈……，所以我們知道，這裏頭好多好多東西啊。「一」呀，它就是一種所謂赤子之心，這跟「一」就近了，跟「一」就近了，沒有好多囉囉嗦嗦。

那麼夾雜了就是「二」了。一切事情裏頭，做一件好事，你有些個人考慮。比方說捐筆錢吧，你就說「哎呀，這個我別太……，某人捐了三十塊，我要出十塊不好意思，我就寫二十吧。」你這個二十塊錢呢，當然是做了功德了，但是這個考慮裏頭，那就是夾雜了，就是「二」。你是怕丟面子，是吧？這個做好事裏頭夾

雜了個面子，自個兒的面子，這叫假。

那麼大夥也說，我究竟是做了好事啊，爲什麼說是假？假的，剛才我說了，始終是不成功的，大家要知道，必須得知道。你假的，冒牌的怎麼能成功呢？剛才我舉的那個坐胎，你就是連醫生、儀器都混過去了，你還是不行啊，生不出來的，沒有啊！你比方說，這是要翡翠做個東西，你拿一個玻璃去弄，你做得再像也不中用，你這個材料是假的呀，你不能當翡翠賣；你就是賣了之後你也犯法，你是騙人哪，你假的嘛。

所以這個假的上頭不要去加工了。既然是假，就趕快要放掉這個假，在假的上頭不能去加工啊！所以就是要改，就在這兒，就是要改啊！不是在這兒加工。我很辛苦學了很多技藝，雕刻，結果雕刻得好極了，跟這個真的是一模一樣。但是你材料是假的，你不能當真的賣，也不能當真的用。你當真的賣了之後是犯法，所謂非法牟利。所以一就誠，二就僞啊。

進一步說，這很高深了，那真正說到最後，你是要真正的出生死、要覺悟啊！所以在開悟的那個境界，那就決定不是……，「二」是絕對不可能啊！甚至在一切得感應的時候，都是在不二的情況之下。當然，不二裏有深有淺。那麼拿「三量」來說，「現量」才真正是「一」，「現量」它離開了分別。一分別就有了「二」了。不然在「一」，有什麼叫分別呢？而一分別嘛，它就有對比。對比，一對就是倆兒了，對比者是一對兒

嘛，一對兒就是「二」了。

所以他一起念往往就是……，衆生一起念，就好像齊齊伯伯說的，像那個蝸牛的兩個犄角，蝸牛那個犄角一出來就是倆；它腦袋不出來則已，一出來就是倆，所以凡夫要動念，一動就是倆。所以要是真正做到進一步一些，深刻的說，要做到這個「不二」，那是很難哪，也就是說不容易真實的「真」，真實的「真」就是很難得。

「一」就是誠，「二」就是假，就是偽。底下他又說，「誠則一，偽則二。」你自己是誠不誠啊？你只要是誠，那誠他就是「一」。所以你一管它就不「一」了，我跟你說；你一管它，你就不「一」了。就在你最專誠的時候，你什麼都不管的時候，你「一」了。

所以爲什麼我說，有些人，老修行，他也不懂多少學問，他就是這麼念，有的時候他暗合道妙，他誠誠懇懇那麼念，他「一」了。所以就是自己的受用嘛。你如果這裏有夾雜，你這裏頭有好多別的打算，那就是偽啊，你偽就一定「二」。偽就一定「二」，而且給你決定了你只能是「二」。這點必須大家得知道，不離開這個「偽」，你去加工的話，它就是「偽」，它就是「二」，偽就「二」。

三、引證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

這個「偽」裏頭，最大的「偽」是什麼，底下我們再引證。這都是講發心。我們引證一下省庵大師的話。這個大德的話都一個鼻孔通氣，我跟你說，現在我的感覺啊，一個鼻孔通氣，那沒有兩樣的。有的他出問題，就出在是他本人有問題；對於這些沒有問題的人，那這些東西就是一致的。這個省庵大師是咱們蓮宗第十一祖，蓮池大師是八祖，蕩益大師是九祖，截流是十祖，就是《勸發真信文》的這個，在廣化寺我提了一提。《勸發真信文》的是第十祖，《勸發菩提心文》這個人，省庵大師，就稱為十一祖，有的這兒寫十祖。這個祖師不是一定的，反正是祖師了，這兒他是十祖，截流是十一祖，這兩個人時間差不多。

這個省庵大師有《勸發菩提心文》。他在阿育王寺看見舍利放光，這個阿育王寺的舍利是殊勝啊。白某專程去的時候沒看著，沒有恢復，被工廠佔了。那麼後來發現，那個舍利被一個老修行冒了生命危險給藏起來了，並沒有丟，並沒有被紅衛兵給弄走。那是一個寶啊，從地底下涌出來的釋迦牟尼佛的舍利；不是哪個誰帶來的，從地下自個兒涌出來的，連那個塔都是從地下涌出來的。

那個塔不是人間物質做的，當時我看了我不……，後來看見書才知道。我說這個塔是什麼做的？後來才看見那個記載，說這個塔也是從地底下涌出來的，所以這個很殊勝，很殊勝，舍利跟塔都是從地底下自己涌出來的。我當時去看舍利，這個舍利渾身就是光啊。所以他們和尚也很驚訝，說：「哎呀！我們真是出家人不如你們居士啊。」哈哈……，我看見就是光，而且光是變化的。

那麼省庵大師看見發光就很感動，就燃指，就作這個《勸發菩提心文》，結道場。所以《勸發菩提心文》，他也先就告訴咱們，這個人道的要門就是發心為首，你要人道的頭一句話就是這個。他的《勸發菩提心文》：

【嘗聞人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

他說，嘗聞人道的重要之門，發心是頭一件事兒。所以這個發心就是重要嘛，引了《華嚴經》的話，「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所以密宗拿這個為戒，「不許忘失菩提心」，這就跟《華嚴》是一致的。你把菩提心忘了，你修一切善法，是魔的事兒。那菩提心重要不重要啊？你光知道「善」，行嗎？所以菩提心非常重要。

【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若不指陳，如何趨向？今為大眾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是也。云何名為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耶？】

菩提心，省庵大師說就有八個對比，首先就是兩對，就是邪與正，真跟偽。這兒老師只提了兩方面，他這個開得細一點，實際是一致的。省庵大師說的什麼叫邪，我們聽了恐怕也要嚇一跳，我們也得嚇一跳。

【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為「邪」。】

你看他頭一句話，說「世有行人」，世間上有這樣的修行人，「一向修行」，一直在修行，老是在修行。「不究自心」，不去究明白個兒的心。「但知外務」，除心以外的事兒都叫外務，他就知道外頭這些事兒，辦道場啊、修廟啊、講經說法啊，種種種種的，這都叫外務，因為這與你心無關。你不究你的本心就去忙這些，這叫邪！這個話就十分尖銳了。你說這祖師能够危言聳聽嗎？真實是這樣啊，大家要知道。這句話就很叫人驚

心動魄呀。這麼看看，不邪的人就不多了。所以省庵大師後頭他是痛哭流涕呀，他對當時的佛教，他痛哭流涕啊！

這個佛法衰到今天，其實清朝初年是佛教最盛的時候，你看有多少廟、多少和尚、多少道場、多少人念佛，最盛的時候！可是省庵大師痛哭流涕啊。佛教衰敗到今天了，爲什麼這些廟、這些塔，這麼著他要說衰敗呢？有教無人哪！教是存在啊，都熱鬧啊，真正上能究明自心的人，這種人就少了。都是不究自心，就忙忙熱鬧會，到頭大家胡亂一場。

就像我舉的那個例子一樣，那個人坐的那個胎。哈哈……，你就坐了那麼個胎，你自個兒也覺得我是坐了個胎，不是那麼回事兒！所以這叫做邪呀。這句話的分量好重，但是一開頭就這一句話。所以對於祖師的話我們就不能隨便忽視。我們不明白不要緊，起碼得重視。這麼一個祖師，他這麼說，起碼要予以重視，不能否定。

底下就好懂了，這樣我們也知道是邪了，或者是求利養，得到些好處；或者喜歡名聞，喜歡出名，自個兒就說是博士，到處有人講什麼什麼，很多人都讚歎，這名滿四海，喜歡這個名聞；或者是希望現世欲樂，生活享受很好，或者是希望來世很好，這樣修行的人統統叫邪！現在好些就是這樣，所以這可怕啊，這種想

法的人很多。

【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為生死，為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為「正」。】

那怎麼才是不邪呢？「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為生死」，單獨，「唯」，就是為了什麼呢，爲了解決生死問題；唯獨是爲了什麼呢，爲了覺悟、爲了菩提。這個發心叫做正。前頭那個發心就是邪。

【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為名利之所夾雜。】

再看什麼叫做「偽」呢？「偽」就是「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裏頭很濁，可是外頭很清。怎麼叫「內濁外清」呢？對修行人哪，這都是一向修行的人，我們不是講世間那些什麼詐騙犯那種的，那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不討論那些，咱們還是說一向修行人裏頭的事兒。一向修行人怎麼叫「內濁外清」呢？什麼是濁呢？濁就是「疑」，懷疑的疑。這個話是根據誰說的呢？根據善導大師的話。他把「信」跟「疑」做爲一對。信就是清淨，這個是一念淨信、一念淨心。「一念淨信」跟「一念淨心」是一回事兒，所以這一念清淨

的信就是一念清淨的心，所以信跟清淨是一回事兒。

疑就跟髒是一回事兒。善導大師說，這個疑心就譬如是最髒的東西，這個最髒的東西不但它自個兒髒，它碰著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髒。你再好的東西，你極好的衣裳碰了一些大糞，你今天一碗燕窩羹端上來，裏頭有一粒耗子屎，這一粒耗子屎就打壞一鍋羹啊，這一鍋羹就不想吃了嘛，它使別的也髒啊。所以，假定你有了個疑，你去行善，你去修行，你去念佛，這些都被你這個髒東西給連累了，都粘得髒了。

所以爲什麼蕩益大師說，假定你沒有信願，你缺了信願，你爲什麼不信不願，就是疑嘛。疑的話，你念佛念得風吹不入，雨打不透，也決無往生之理！這個話好堅決啊。你沒有得到能夠往生的道理啊，沒有這個道理，天下沒有這個道理，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你念的沒有真信、沒有切願，你就是念得再好，你肯念，風吹不入，雨打不透，念到這個程度，就是雜念不能來侵犯你了，這是什麼情況呢？是決沒有能夠往生的道理。換句話，就是跟這兒的話是一致的，裏頭是髒的。這就是什麼？這就叫偽，偽就是假的。假的，假的就是假的嘛，你看，假的就是假的嘛，就沒有別的可說了嘛。

因此我們怎麼樣呢，咱們聽了這一些，我們就把省庵大師的《勸發菩提心文》跟夏老師的《勸發菩提心文》，夏老師也是勸我們發菩提心，咱們結合起來，深刻一些，這個地方就是要有進一步的瞭解。你說我一

聽之後我就完全是「真」了，完全是「正」了，也不是十分容易啊。但是你得知道怎麼叫「真」，怎麼叫「正」。自己還有哪一些還是跟這個「邪」，跟這個「偽」是沾邊兒的，就逐漸去轉換。所以說轉換就好嘛，我們講這個就是你得知道。轉換最要緊的還是你往哪邊換，是吧。你往哪邊換，這個就是最要緊的。

因為我們要知道，要能理解，行解相資啊，要解就是在這些地方要能發現問題。你不發現問題，老把這個問題帶著，那很不好嘛。你發現問題就靠你理解，你再進一步是解決問題。所以不能很急呀。有的人很急，就一聽說，好像就一提有問題，我當時就得解決。就好像大夫剛給你查出來你這是癌症，這查出來就很好嘛，給你確診了。他好像就希望馬上這個癌症就得治好了，那還一個過程呢，首先我們得明確這些問題。

那麼再把省庵大師的話咱們念一念。他這也講「偽」，他講的「偽」，我們跟夏老師講的「偽」比較比較，看這兩位大德經過三百年，夏老師也沒有先看他的東西，說出來，精神一致。

你「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你裏頭是很懷疑、很不定，可是在外表看著你就是非常的恭敬，這就叫內濁外清。再一種，心裏頭還是很多很多的個人打算，但是所表現的、談的都是大道理，看著很了不起，這也是內濁外清。

「始勤終怠」，一開始積極性很高，就是常常所說的五分鐘熱氣，慢慢慢慢就不行了，這也是假的。應當是越修越研究越積極才對嘛，怎麼搞著搞著……。當然中間可以有起伏，衆生份上嘛，但是結論就是這個，那可就不行了。你這一輩子最初是勤的，最後你洩了氣了，那就不是說明你整個這一生前前後後……，當然中間的起伏是有的。你要練賽跑，練跳高，那個成績也是有起有伏的，這個我們原諒。但是說，你這越來越不行了，對於修行上你這個還不是體力的問題，因爲人到老了當然一定是不行，你這是一個發心的問題，你先很勤，後來就懈怠了，那你最初那個發心的勤也欠真實。

那麼「雖有好心」，你也能生出點兒好心，可是這個好心裏頭都有點兒求名求利，這叫夾雜，他是「爲名利之所夾雜」。我也想到那去參加一個什麼，辦一點什麼什麼事情，但是總要藉這個機會，比方說你圖利，假定說現在來了一個什麼代表團，你可以陪著他到什麼地方去轉一轉。你這一考慮，「哎呀，這次都住中國最高級的旅館，都是幾百塊錢一天的，那陪著人轉一轉，咦，也不壞嘛！」這不就是爲利了？「這麼轉一轉嘛，大家國內國外都知道有我誰誰誰其人哪。」你這不就是圖名嗎？那你這個是佛教的活動，你當然也還是爲了佛教，這算是好心，可是你考慮到住那個第一等旅館，你要淨想這個就不行了，你想這個就不行了。

【雖有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污。如是發心，名之為「偽」。】

「雖有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污。」你也在行善法，可是你在善法中有罪業。這個我們也常見，很多修行人就是犯了這個毛病，研究了很多，學習了很多，懂得了很多之後，就要謗法。就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個經典怎麼樣，那個經典怎麼樣；這個經是真的，那個經是假的；這一宗好，那一宗不好。

咱們最眼前的例子，鄭某，只要看見誰一提禪宗，「哎呀，二門俱破。」這個念佛的人一談禪哪，二門俱破。他只知道這個事，老這麼說，一提禪就是錯誤，他這樣就不免妨礙人家去研究禪。這很多啊，還互相攻擊！你那個禪哪，是……，「十人九蹉跎」，他改成「九錯路」，十個人九個人走錯路了。人家是「蹉跎」，他改成「錯路」，永明大師沒這麼說。「蹉跎」了，有時候你反而不能快。你還沒有那個往生見了彌陀（的快），一往生之後就花開見佛、開悟了。你這個一生一生轉，你雖晚了，還是可以。真正參禪，一生一生轉，真正參了禪，不要是假的，假的可不行，那他這個般若力量還是很大，他就是蹉跎一點兒，時間耽誤一些，不是錯路嘛，你改成錯路就是謗法。

有的人就毀謗密法，好些人，這種人很多呀。那李某就說我，「那《楞嚴經》講得多明白了，你還糊塗！」《楞嚴》按他那個體會，「那你這個密法，你就是魔。《楞嚴經》給你說得多明白了，你還不清楚。」夏老師就

不是這觀點，要是這觀點，夏老師早提出來了。所以他這個就是，你是做了很多很多事，你也研究了很多很多經典，但是你就在這些個善的裏頭，好的裏頭，你就要造罪。爲什麼他要造罪？有一個自以爲是啊，有一個自以爲是，不虛心哪！好多人都有這問題。所以你再做功德，你抵不上，頂不住這個謗法的罪。

所以十念都能生，就是除了這個五逆十惡，毀謗正法。五逆十惡本來是能生，《觀經》說了五逆十惡都能生，《觀經》第十六觀，那下品下生就是五逆十惡，五逆十惡能生嘛。怎麼這個《無量壽經》說五逆十惡不生呢？加了一個罪，加了一個毀謗正法。有人就解釋說，那麼這樣一來罪就更重了，你本來只是一個五逆十惡，加上個毀謗正法，所以就不能去了。這個理解得還不深。

這個是道綽還是曇鸞，大概是道綽，他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舉例說，（他有經典根據的）他說兩個人，（咱們不是說有兩個罪，兩個當然是去不成。）一個是五逆十惡沒有謗法，另一個只是謗法沒有五逆十惡，哪個能去？哪個不能去？道綽大師說，五逆十惡不謗法的人可以去，謗法不五逆十惡的人不能去，這才把謗法這個問題明白說出來。

所以我就奉勸在座任何一位，年歲大的、年歲小的，在法上不要隨便說話，不要說某個不行，某個不行。你沒有十分有把握之前，因爲你多少功德頂不住你這幾句話。你說我不懂，這個問題我不懂，在密法方面我

不懂，我沒研究，我不明白，這個完全可以嘛。你多說幾個「我不懂」有什麼問題呀？幹嘛自個兒什麼什麼我都是狀元，我都能批評，我都知道。只有佛才可以！「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咱們這剛剛知道一點點，你哪有這麼些權衡、力量？千萬不可以。所以我說你做功德是可以，千萬不要搞到謗法上啊，很難哪。只有把我真實認為對的，我讚嘆。

那個世親菩薩，不是一直信小乘嗎，他小乘作了很多書，佛學院一直還在念哪。俱舍宗就是他的，俱舍成爲一宗啊，就是世親菩薩的著作，《俱舍論》現在還在念哪。他後來不就覺悟了嗎，他說：「我只讚嘆小乘，我反對了大乘，我這個罪太大了，我得割舌頭啊。」說這些話。他哥哥是大乘，他說：「你割舌頭，你有幾個舌頭，你夠嗎？你割舌頭就能懺悔你那個罪了？你有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舌頭啊？」你要知道這個不是那麼容易懺哪。他說：「那我怎麼辦呢？」「那你讚歎大乘啊！」所以這個世親菩薩就掉過頭來，反戈一擊，掉過頭來就讚嘆了。讚嘆之後就作了五百多部論，大家稱之爲千部論主，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菩薩。

所以知道謗法不是那麼……，你讚嘆某一宗，也是佛法，你讚嘆小乘，反對大乘，你割舌頭，割舌頭有什麼用？所以我們要做佛教徒就要做個真的，是不是呀？咱們要做個真的，真誠的，不要鬧了半天還是個邪偽的，這個我看大家誰也不願意，誰也不願意。

【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眾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

那怎麼叫「真」呢？是「念念上求佛道」，不為別的；「心心下化眾生」，不是個人打算，為自個兒名、自個兒利，自己是想度眾生啊。「聞佛道長遠」，「哎呀，這不是個容易事啊」，也沒有退心，「哎呀，這麼難哪，我不幹了」；這就是假，沒有這種心。「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眾生這麼難度，所以諾那祖師在母親肚子裏就哭。後來人家就問他，「你怎麼在媽媽肚子裏哭什麼？」「哎，我哭眾生難度。」哭眾生難度，可他還是來嘛，他還是來嘛。他知道難度，不生厭倦嘛。你看，他在肚子裏就知道，來了你看這一生多少挫折啊，就是難度，但他還是來嘛。

「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那麼這個「顛」，這個「塔」是什麼呢？就是得到究竟的覺悟。要得到究竟的覺悟，讓一切眾生得到究竟的覺悟，這個究竟的覺悟才能給眾生真實的、長遠的、永久的、徹底的利益。咱們不是要讓眾生得到好處嗎？怎麼才能給眾生好處？只有你自己徹底覺悟。

所以這麼來看，就跟我們這兒夏老師說的一致了。一有夾雜就不誠了，要發真實心就是誠啊，咱們剛才不是講了什麼是「真」，那個心就是誠懇的。底下就是說「有惡念、有善念，就不誠。」還不光是說這善念之中有了惡念不誠，不管你是有惡念還是有善念，你沒有惡念只是善念還是不誠。你看底下不是說了嗎，「真的誠，心無東西。」這不就是我這個意思了嗎？底下就這個意思。你單是有善念，你還是有東西，你不是誠嘛，你有善念也是不誠呀。真的誠，心裏無東西啊，這是夏老師說的。你心裏要有了一心不亂，就永遠不能一心不亂了。

四、南能北秀未容偏

所以再說一樁公案，這是王陽明，王陽明是本來要出家的，當時他遇見那個高僧跟他說，現在佛教人才很多，因為那時候人才確實是很鼎盛。那明朝的四大高僧都在那個時候，憨山、蓮池、蕩益、紫柏都那個時候，所以人才很多，儒家沒有人哪，他是這麼一個思想去研究儒的。想出家，佛教人很多，說你可以甬來了。所以我在莫干山的時候，天池寺那兒有個碑，那是個老方丈的，也是清朝人，早年的清朝人了，他就看王陽明的著作開悟的。

王陽明有最重要的兩個弟子，一個也姓王叫王龍溪，還有一個我記不十分準了，可能是姓錢（註一）。這兩個人有一天就在那兒交流心得體會吧，就老師的這個教化他是怎麼體會的。姓錢那位就說了，他說是，講那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這是儒家的基本的道理。

他說是：「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正心誠意」，一個「心」一個「意」。心的體是沒有善沒有惡的。你思想一動了，意之一動，就有善有惡了，就分了，就動了念了，所以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你知道什麼叫善、知道什麼是惡，這個是良知。所以這個王陽明講「致良知」，我們就是要有良好的，你就得分辨得清清楚楚啊，不是越來越糊塗；心中無東西不是糊塗啊，大家要知道，清清楚楚啊，知善知惡是良知。

什麼叫「格物」呢，講得最好了。「止惡行善是格物」，惡，我停止了，我去行善，這個叫「格物」。不是去研究外頭那個烟囪是怎麼做的，樹是怎麼長的，不是研究那個。他這個完全是王陽明的講學的精華，他總結了這四句。那個王龍溪就說：「不對，不對，不對！我完全不是你這個觀點。」他跟老師不一樣啊。「那你说。」

王龍溪就說了：「心，無善無惡。」這跟他那句一樣，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第二句呢，「有善有惡是意之動」；意，「意，無善無惡」；知，「知，無善無惡」；物，格物，「物，無善無惡」。這兩個人意見不一樣

了，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叫善惡。就到了王陽明那兒去了。王陽明一聽很高興，「哎呀，我很高興，我很早想給大家這麼講，我不敢講啊，怕大家根器不够接不上，所以只講前頭那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止惡行善是格物。』只能講這幾句啊，現在你們自己能體會到這裏，我很高興啊。」

所以這八段話，那個有善有惡有分別的就是相當於神秀，這個王龍溪的一切無善無惡就相當於六祖，就是這個比喻。現在我們怎麼著呢，我們可以這八句一塊兒用，可以這八句一塊兒用，哈哈……，八句一塊兒用。也就是夏老師的話：「南能北秀未容偏」。對南邊的六祖慧能，南能；北秀是神秀，這兩個你不能偏到哪一邊去，哈哈……。所以你這兩個一塊兒重視，不矛盾。

所以真正說到在究竟上，這個「一」、這個「誠」，那就是一絲一毫都不掛。所以從前貢師老說，「赤裸裸，一絲不掛」，就是這個意思。為什麼密宗有的像一件衣服不穿呢，那幹什麼呀？啓發你啊，你的心應該這樣，都是表法。有的人不懂，以為是表現人體美呢，他們把我們庸俗化了，以為我們也是人體美、健康美。我們表的是心，一絲不掛呀！所以，一絲不掛，有個一心不亂，掛這一絲，你就一心不亂不了了，這就是極殊勝的話。

所以，一上來你自己怎麼開始用功，那還就是前頭那一些，就是說知道善、知道惡，不要去再造惡，去行善哪，這個下手就得這樣，勸人也得是這樣。可是你還得知道，說到究竟，心、意、知、物，都無善無惡，

一切是無分別的，一切是本來究竟清淨的。你看貢師不是說「這一切是本來清淨的」，有什麼叫善惡啊，有什麼叫分別啊！所以你們看密宗那個供的東西，都是極髒的東西拿來供佛，什麼意思呀？本來是清淨的，哪裏有清淨、有髒啊？你心裏頭有髒，它就髒。到了這些地方，這些法就高了。所以我們就是說，自覺也須要有這兩方面，覺他更須要。

所以夏老師這個話，咱們把它作一些補充，我們就是要知道什麼是誠、什麼是真，什麼是偽、什麼是假，什麼是邪呀。而且這個往生必須得發心，你們要發心就是要發真實的菩提心，這是一個先決條件，所以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兒。今天可能只解決兩個問題，底下就是念佛了。

五、大勢至法門與觀音法門

念佛呢，談了好多次了，大家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可談的了。可是我最近在整理的時候，我又有些很新的體會，又有很新的體會。因為這次在廣化寺因緣很巧，四天，第一天是蓮華生祖師聖誕，第末一天呢，七月十三，大勢至菩薩聖誕，既然大勢至菩薩聖誕，我在那兒給大家做報告，圓滿，我當然要結合一下大勢至菩薩的開示，所以把大勢至菩薩的內容在那兒介紹了一下。那麼再整理一下，這確實是殊勝啊，就是念佛法門，

他就是「以衆生心」哪！咱們翻哪，翻翻找根據。

別的法門，拿觀音法門說吧，那二十五圓通，文殊菩薩的總結這個是最好。他是先於聞中，從聞思修，在「聞」裏頭，觀音菩薩的聞思修，「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先得在「聞」裏頭，「入流亡所」。第一步就是在聞裏頭入流亡所，這個「聞」是什麼？聞是「聞性」，是「自性」。凡夫知道什麼叫自性啊？你只知道這兩個字。

什麼叫聞性？你怎麼能下手啊？「初於聞中」，「聞」都不知道，你怎麼在那兒去「中」？怎麼在「聞中」啊？那什麼叫聞，哪是聞哪？什麼是聞哪？哪是中啊，你「聞中」？「初於聞中」，第一步你就沒辦法。那好是好，現在要是說直接那麼樣去照觀世音菩薩走那條路，你凡夫很難哪。那楞嚴會上多少大菩薩在座，他們多少大開悟的人在座，他早知道聞性，那麼「觀音法門」就是最殊勝了。

還有就是，觀音耳根法門可以知「圓通常」，你可以從「聞」之中知道這個自性是「圓」、是「通」、是「常」，能夠把自性相信下來。先信下來，然後再修行，有契會之後，真正有個解悟，至少你有個解悟，你才知道什麼叫聞，知道聞你才能夠開始。你這難不難哪？我看找這麼個人，現在就很難找吧，很稀有，不能說絕對沒有，反正很稀有，出家在家中都很稀有。

但大勢至菩薩這個法門就不一樣了。他就是，「若衆生心，憶佛念佛」，咱們不都是衆生嗎？就你這心，

誰不行啊！這話說得很清楚嘛，就是以衆生心憶佛念佛，後頭「我本因地」，就是以這個念佛的心就入了無生忍了。我就是衆生的時候就「憶佛念佛」，後頭就是以這個念佛心就「入無生忍」了，結果就是這麼殊勝。到了「無生法忍」是八地菩薩，登了地了，是八地才真證無生法忍。就是你衆生的心就這麼念佛，就八地菩薩。

而這個舉例舉得太好了，這誰都能懂啊。母親想你，你不想母親；你心想母親，你想母親像母親想你那麼想，你就這麼念佛，這誰不會啊？你只是不想就是了。你想母親嘛，就像母親想你那麼想，你就是這個，本來叫「媽媽」，你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嘛，就是這心。你只要肯想，你這是感母親的恩，起了孝心了就行：你忤逆不孝這就不行。你起了孝心，你有什麼叫不會呀？你們這小孩一歲兩歲都會念，這有誰不會呀？這也沒要求你什麼高深，跟你講什麼大道理，是不是？要是真正做到這個相憶了，真正是「如母憶時」，那就是行了嘛，那就是「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這幾句大家要好好的體會體會，我覺得《楞嚴》中的精華就在這兒。

現在有的人說「淨土五經」，現在淨土的人，他稱「五經」，所以上次南方印來的，就把這個擺進去，《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普賢行願品》。所以《楞嚴》、《華嚴》都說的是淨土法門，可以這麼說。

至於這個跟觀世音菩薩，那個第一不第一的問題，我們下一次再說。這裏頭很深入的，很多很深入的。那麼先把這個體會了，這也不是很難，就是你衆生的心，你憶念佛，「憶念佛」，這個憶佛裏就有信願哪，「念」字你就是念，「憶」字就是憶佛這些功德。佛這四十八願之殊勝，成就這個大願，第十八願「若有衆生聞我名號，至心信樂……，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我不成佛。」都生啊！這是佛的功德嘛。佛的功德最大就在這一個願。所以日本人現在淨土宗有四、五千萬人，他們就是由於善導大師把這個法傳到那邊去了，善導大師把這個佛法傳到日本人那兒去了，日本人接受了。善導大師就強調《無量壽經》，就強調第十八願，這是核心，這個超過一切經典。一切衆生你就是聽了之後，你至心信樂，你願來我國，你有十念，念十句你就來了，你說辦得到辦不到？

這兒就說的是「衆生心」你「憶佛」，憶佛是什麼呢？你知道佛的這個功德，你就感、你就有信、有願，你又再念佛，那這樣就怎麼著呢，那你就「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嘛。現前就可以見佛呀！夏老師恐怕不知見多少次了。我的舅父告訴我，初一上來，那看見佛、看見佛光、看見極樂世界，這都是可說的，後來更殊勝就不可說了，哈哈哈哈哈……。那不就是咱們這個世界現在的人？我這不好寫，不好引哪，咱們這兒引不要緊。現在咱們這個世界上的人，今生見佛的不就是嗎？恐怕還不止吧，像我們知道的還不止啊，那像覺明菩薩，阿彌陀佛說法，證無生法忍，現前就可以見，就可以證無生法忍。以「衆生心」哪！大家要知道。「當來」就

更是沒話說了，你臨終之後一定見佛嘛。

而且是「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呀，所以殊勝是殊勝極了。你不要再靠其他任何的方便了；還要參禪，還要修密，還要去研究這、研究那，還要打多少時間的坐，不需要再假借其他方便了，自然而然你的本心就開明，就開悟了。就是像衆生心，開始像想媽媽似的那麼念佛，這麼念下去，能像想媽媽那麼念佛，那當然就具有信願，不信他哪能這麼念哪，要知道，具有信願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這個心開就是說你就「開明」了。而且這個是什麼呢，「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咱們那個香盒裏那個紙就是香的，那盒哪兒會香。那他有經驗，他在香廠待過，你老在那兒弄，你就很香嘛。那賣魚的售貨員，挺遠就聞見他那魚腥味兒，自然而然就帶著了。念佛就這樣，你老念念念，你就是帶了這個香氣嘛。

所以「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憶這子是很專哪，沒有別的打算；子憶這個母，也像母親想孩子的時候，也是一！母憶子是一，母親對兒子沒有再有什麼其他，「我要愛我的兒子，這麼別人就會稱讚我是賢母。」恐怕母親不是這麼想法的，對不對？那就是愛嘛，她是一。你孝順你媽媽就不一定，有的人就是為博個名。

漢朝不是有個大孝子嗎，給他很多很多封號。他怎麼孝順？他在他父親墓的旁邊挖了個地洞，就在那兒不出來，多少年在裏頭。後來發現，他老婆生了好幾個孩子，他這個老婆到了一定時間就到他地道裏去了。她後來生孩子，這就否定了。你為什麼在地道裏老不出來，因為你孝心，你思念父親，你思念父親怎麼又生

了孩子呢？就給撤消了。所以他這個孝就是夾雜的，想得名，就不一，就是假。所以我們只要是真一的念，就是「子若憶母，如母憶時」，這很簡單嘛，這母憶子也是衆生心，子憶母也就這麼憶，也是衆生心，是可以的嘛。

而且這裏頭是「暗合道妙」。所以這次註解這個《無量壽經》，解釋一些問題，才發現蓮池大師的話。這一個五逆十惡，臨終十念，每念一句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什麼道理啊？你不是普通罪，生死的罪，而且是八十億，八十億個什麼？八十億個劫，那麼多的劫，那麼多生死，那麼多重罪，就「南無阿彌陀佛」就消了！爲什麼呢？蓮池大師的解釋是最好，因爲這個時候，這個人念的這個，他就是理一心了。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說「道在自然中」，這個自然之中啊，大家得重視這個。

所以你頭緒越多、越繁瑣，越抓不著要領。那怎麼說他會理一心呢？理一心是什麼程度啊，那破了無明才是理一心，這五逆十惡怎麼會理一心呢？這我就下了個註解，根據經典我給下了個註解。蓮池大師這話不能隨便說，他說這個五逆十惡最後這念是理一心，是爲什麼啊？因爲理一心功德不可思議了，所以他每一念消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事一心還不行哪，這蓮池大師的話，要是事一心還消不了了。

那麼這個五逆十惡到最後這十句他就理一心了，我們這個可以很好體會。我就加以解釋，因爲什麼？《觀經》講了，這種人在他最後的時候，地獄的相現出來了，看見地獄了。他一輩子沒聽見人給他說過法，也不

相信有地獄；有人給他說法，他也不見得能信。直到臨終的時候他看見了，「啊！那兒炸人跟炸油餅一樣，那個刀山，那些種種的可怕，那我馬上就是那裏頭的對象呀！」這才怕呀，這個怕是真的，跟你說，這真了！所以將來咱們就是要真，一真就理一心了，我跟你說。

你老含含糊糊，老嘀嘀咕咕，這個東西你這不好辦。這個它就沒有什麼理論，你看見了，你怕不怕？還有什麼可留戀的？趕緊得解決問題。人家告訴你有個念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你去就能解決問題。那不管怎麼樣，到了最後，你就是不管能不能真正接受，你反正病急了，最後你也唯一靠這個來救命。你總之那個是不能去，這還有一個法子讓我不去，那這個法子他用起來，他也真心，也是一條心。因為沒有別的指望了，就求，就是這個了，那就念，這個念就是理一心哪。

這個龍樹菩薩有類似的，所以我們不要高求玄妙，琢磨來琢磨去，把自個兒繞得頭昏腦暈。怎麼叫一心？他這個一心，現在都講念佛要是「一念」能夠成功，什麼叫「一念」呢？這龍樹菩薩有個比方。他說你碰見一個你的冤家債主，仇人見面，他拿著刀要宰你，你趕緊跑，因為這個仇沒有別的法子，他非殺你不可。那麼跑的時候，知道前頭有一條河，這時候就盤算：前面有條河，我是穿著衣裳過去下河，還是脫衣裳？我要穿著衣裳，這個不好覓水呀，困難呀，恐怕過不去呀！這麼些衣裳妨礙我過；我要脫，正脫的時候他追上我怎麼辦？所以在這個時候腦子裏所想的就只有這個事兒，「我是穿衣裳？我是脫衣裳？」「我是穿衣裳？我是

脫衣裳？」你看是不是這種情形？你們想想看，是不是？

這個時候你不會再想我銀行還有二十萬塊錢。你那兒再有錢也沒有用，你這都要被殺了，你告訴誰也不行。你誰也不會想了，你什麼也想不了，都沒用，你就是想跑！你的出離生死是這個心就行了。你就是想跑、要跑，怎麼跑？我是穿衣裳？我是脫衣裳？實際是想這些東西，不可能想別的，這就叫「一念」。這種比方啊，咱們可以好好的體會體會，這就叫一念，這集中了。

所以我就說，這個太陽光，都是太陽光，為什麼這個放大鏡一來，就是一聚焦，就燒火，就點著，這東西就給燒了？光線集中啊。這個念頭他集中啊！而且他不是這樣子，就是說很多東西是自己在那兒否定自己的，那就不行了。不光是分散，而且是抵觸的、抵銷的，好些東西，那有什麼用呀？那就沒有什麼用。剛還沒念呢，疑就來了，疑跟那個念是抵銷的，不光是分心，它就給你抵銷了，這是負數。

這個念佛法門，夏老師說這是「以果覺入我們的因心」哪。佛是無量劫的功德成就這一句佛號，因此我們念佛那就是「名召萬德」，一切的德都來了。所以一切佛的德，由於我念的緣故，這一切德都到了我的心裏頭了，所以就是這裏頭所說的，把這一切功德就融化到咱們的八識心田裏去，所以稱爲「攪入識心」。

所以這個裏頭內容很豐富，我們不一次把它說完。就是說，這一句就是圓萬德，剛才我說的萬德在這一句中都圓滿。你念這一句你也就圓了萬德。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阿彌陀佛」這句是萬德洪名，你念這一

句的時候，你這心中也圓了萬德。「六字括三乘」，這六個字裏頭，這佛教所說的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都包括在裏頭。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淨土法門，大勢至菩薩的法門。

那麼同時呢，底下又說到觀音，所以般若很重要啊！所以在居士林印經的時候，我這序裏說，我們就是「以般若為導，以淨土為歸」。這個修行恐怕都是得走這一條路，用般若這個智慧來領路；「導」，嚮導嘛，用般若的智慧來給我們領路，領到哪兒去呀？領到淨土。我看這個恐怕是最穩妥，也最妙的修行了。因為「以般若為導」，你這個路就是正確，你走的都是直路，平安的路，你才能夠不至於掉到什麼萬丈深淵裏頭去。

你到哪兒去呀？你走，你得歸家啊。歸家，現在真正我們這個歸家，「歸元無二路」，這個凡夫，現在我們尤其到了末法，你要出生死，那都得回極樂世界這個老家呀。所以「以淨土為歸」是我們的歸宿，我們要達到這個歸宿呢，我們就得念佛才能達到這個歸宿。在這個念佛之中，我們要把路認得很清楚，那我們還是不能離開智慧，所以要「般若為導」。

所以底下夏老師談到般若，談到觀世音菩薩，談到觀自在。這兒談到觀自在，就跟剛才省庵大師第一句話就談自心合起來了。所以這個大德他就是大德，你看，他說不行在哪兒呢？不行就是「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所以不行嘛。你這是個假的嘛，你這假的始終就不是真的，你得換嘛，你假的裏頭，你這裏頭銅摻得太多了，你慢慢地真要成金子，你就慢慢的把這個銅淘汰了去，然後把金子兌裏頭這才行。你這個

假貨你怎麼去靠雕刻、靠什麼修飾、什麼鍍，那始終還是假貨，你「不究自心」嘛。

所以下面這個觀世音，底下夏老師又來了嘛，觀自在菩薩「觀」什麼呢？你看他是一致的，好就好在是一致的。觀自在菩薩就是「觀」自己在不在；觀自在，他自己自在嘛，這個自己就是自性。所以觀自在菩薩，觀世音菩薩，就是這個般若，最主要就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啊。

夏老師說的，《心經》，一部《心經》可以用這幾個字概括，「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經》就是用這幾個字就可以概括了。那麼這一部《心經》就代表了全部《金剛經》，一部《金剛經》就概括了六百卷的《大般若經》。而這些經，一部《心經》二百多字，又可以用前頭這幾句概括了。前頭這幾句呢，又可以用一個「觀自在菩薩」就概括了。你老看自個兒在不在，你這就是究自心哪。「觀」跟「究」還不是一回事？「觀」是觀察，「究」是體究、研究。研究什麼？自心嘛，就是觀世音菩薩，所以以此為名號，這就是深般若，這就是行深般若。這「行深般若」，那就「照見五蘊皆空」了，那這就完了，沒事了，度一切苦厄。苦厄都沒了，是不是？這也是很直接啊，但是下手難一點兒，不過總之我們這裏就要……。

所以這個菩提心裏頭，是大悲、大智、大願三個大的結合。所以發菩提心中就是要有智慧。「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大家都回頭又看，所以為什麼底下又來了，智慧來了，你念佛就念佛，怎麼又提了智慧了？你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哪，菩提心是什麼心哪？是大智慧的心、大慈悲的心、大願力的心這三種結合；也有說為直心、深心、大悲心。直心那就是直起直用，什麼叫直心？就老「正念真如法一」，那更深了，那比大智慧還不好體會了，那更深了，那就是你老在真如法一之中了，才是直心呢！所以就是這菩提心內容很深入啊，很深入啊！

那我們怎麼辦呢？這是道綽大師的話，咱們現在說，我沒有這個大智慧怎麼辦呢？你發這樣的心就算是發菩提心了。所以我剛才說發菩提心有好多種啊，「發」就跟發芽兒似的，你有一個桃核，你要發芽兒，一種就是在那個桃仁兒裏頭有一個小綠點兒了，你也是發動嘛，你要沒有水、沒有土那個小綠點就不長嘛。它有了小綠點兒了，但是還沒出那個仁兒呢，再長，長出了那個軟皮兒。杏仁吧，杏仁兒咱們常常有這經驗，杏仁，出了那個杏仁，然後出了那個軟皮兒；出了軟皮兒外頭還有杏核，出了杏核了；出了杏核再長，那最後就出了土了，所以這個「發」也有幾個過程。

所以咱們最初的「發」就可以用道綽大師這個話，這個話咱們都是有份的，就是要發這個要往生極樂世界，爲了度衆生故，要求往生極樂世界。往生極樂世界才能廣度一切衆生都往生極樂世界，都早日成佛。真實發了這個心，你就算發了菩提心了，也就是發了菩提心了。當然就是前頭那個，就是說你這個心真正是有，開始發了，所以我們還是有份哪，但是要真，真是有這個心。所謂真，怎麼叫不真？剛剛這麼一想，待

會兒別的事一來，我幹的那個事跟這個都是矛盾的，那就不是，那就不行。我這剛剛有點兒芽，回頭澆一勺胰子水，這個芽兒就回去了，哈哈……，這也就沒用，發了又退。

發菩提心可以退呀，舍利弗就是退了。咱們要知道，舍利弗他已經修到六住了，再升一級就不退了。舍利弗啊，到七住就叫不退住了，他到了六住了。到後來，來個人，這是個考驗，跟他說：「你看看，我這個病啊，大夫說非得人眼不能治我的病，聽說你這個修行很好，你很肯布施，你能把你的眼睛布施給我，救活我的命？」舍利弗一想，「哎呀，我已經發了這樣大心，他既然來求我，那麼我就滿他的願嘛。」就挖了一隻眼睛給他，我有倆眼睛呢，我有一個眼睛我還能辦事兒，就挖了一個給他。

挖了一個，他接在手裏說：「你看，你看你怎麼這麼性急呢，你怎麼這麼性急呢，你也不把問題聽清楚，我大夫說的是左眼，你挖個右眼，我有什麼用？」舍利弗一想，你看我挖了眼還沒救他，一想，「哎呀，我這沒有眼睛，救他命要緊。」既然救他命要緊嘛，「那好，這個眼睛也給你。」把這個眼睛也挖了給他。他拿了之後一聞，「唔，不行，臭的不能入藥！」拿腳一踩。這個舍利弗，「唉，這個衆生真難度，我不行了，我不度了，不能度。」退了！所以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要緊就在這兒，它那兒不退呀，要知道，這個又是一個關鍵。

那麼我們這種菩提心還是容易起的，這種心也就很難得，我跟你說。要真正是，我真實要去極樂世界為

了普度衆生，不是貪圖那兒怎麼怎麼好，我要不去這兒多可怕，種種的；而是那兒不退，那兒可以聞法，可以早日成就，能實現、兌現、落實我這個大願，這樣我願意去往生，往生之後我就要廣度衆生，一切都往生。你真實有這個心，你就是有了菩提心。那底下再加上「念」，再加上你還能夠不斷地熏修般若，參究自心，那你就不是往生，而且往生品位很高啊。

所以夏老師這一段很切要。今天呢，還只是開個頭，這裏頭內容還很多，都等下回，太多了，大家也疲勞了，就到這兒吧。

〔註一〕：錢德洪（一四九六年—一五七四年），初名寬，字洪甫，號緒山，因避先世諱，以字行。嘗讀《易》於靈緒山中，故人稱緒山先生。浙江餘姚縣人。明朝中後期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錢德洪是王陽明的學生，是王陽明之後儒家心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於同時期的哲學家、思想家王龍溪齊名。

第三會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續談「一則誠 二則偽」

這是夏老師在一九六一年元旦的開示。上次已經一起學習過一次了，今天咱們繼續還學習；下一次還是這，可能再下一次還是這，因為十分重要。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都等到眼明心亮以後，我們這一段就告一段落了。就是消化一下，當然以後咱們再開始。

上次把「發菩提心」跟「一向專念」這個重要性說了一下，因為這是《無量壽經》裏頭，這三輩往生，每一輩都須要有的條件，所以十分重要。當然這個「一向專念」是廣義的，如果是狹義的呢，一般解釋是狹義的，那就只能是念阿彌陀佛了。可是實際我們看《往生傳》，這《往生傳》裏頭往生的就多了，各種都有，有念《阿彌陀經》的，念往生咒的，蕩益大師閉關就閉的是往生咒的關，還有念觀世音聖號的，念《普門品》的，念《金剛經》的，甚至於念穢迹金剛咒的，都得往生。所以「一向專念」我們現在怎麼樣呢，這「一向專念」我們就是廣義一點。

上次咱們已經把這個重要內容學習過一次了。今天我們按著夏老師原來的開示，順著每一句走一次，（上

次沒有每句走一次)每句走一下。而且在底下，到《心經》這個地方，咱們做爲一個重點；今天這個「心」字，把這個地方重點地說一說，那以後的留在再下一次。

夏老開示，陳居士筆記：

【一則誠，二則僞。誠則一，僞則二，爲自己受用。

有夾雜則不誠，發真實心即誠。

有惡念，有善念，不誠，真的誠心無東西，

有一心不亂，即不能一心不亂。】

我們發心，那是兩個條件之一嘛。但是要注意到這裏頭有真有假呀，可千萬不要是有名無實，所以就提了「真」跟「僞」。那真就是真誠嘛，那就「一」。什麼是真誠？什麼是虛僞？「一就誠，二就僞」。所以俗話說，這個人是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專一的。這是最粗淺的「一」字的解釋。那說到「二」呢，那最粗淺的就是說，這個人是心口不一，這不就是「二」了嗎？嘴裏說的跟所做的不一樣，這種是兩條心哪，他這個表裏也不一樣啊，等等的，這都是「二」。所以就不光是佛法，世法上也是「一」好，「二」不好。

而這個「一」和「二」深入到很高很高的咱們佛學的境界，「一」就是無分別，「二」就是分別，這就很深很深了。所以這個話，它都是可以有無量含義的。我們對於一句話的體會往往體會到某一個深度，這是反

映自己個人的水平，對於那句話，它的意思那不止這麼些。所以「真如法一」，真如法一就「一」了嘛。真如的法都是如如嘛，它不「二」嘛。《維摩詰經》講不二法門，那就「一」才真是真誠，不在那個形式上。你心中是真如法一，你就是誠。

那麼衆生爲什麼成爲衆生啊？爲什麼有了無明啊？就是「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你不如那個實際一樣，不知道真如法一，那你就有了對待了，就有了矛盾了。一有了矛盾嘛，矛盾論的這些道理都出來了，這就形成個虛妄的一切，這個「偽」。這個話就是，虛妄的一切、這個大地山河，就都出來了。其實大地山河何嘗有啊？這是偽，虛妄的。那麼這就是「一則誠，二則偽」的進一步解釋。

倒過來說，夏老師體會，「誠就一，偽則二」。你怎麼做到「一」呀？你真正心裏誠懇懇，專誠，自然而然就「一」了。你心裏頭不是那麼真實的，有些做作的，那就「二」，那必然是「二」。

再有就是說，有夾雜就不誠，不是誠心。上午我們還討論哪，就說到有些人的發心是有些夾雜，我說有夾雜也原諒囉，難免！誰又那麼沒有夾雜的。但是有的人他連那一點兒真的也沒有，他那所謂的信佛，就是爲了破壞佛教來的，我說這個就沒辦法了。這種人有啊，大大有名的人有啊！他就是這個，那你沒辦法。有夾雜嘛，就是說不純，不純還好辦。你比方說吧，有這麼一位，他想在佛教做些事，又想在佛教找個職業，那麼幹嘛呢？「我找了這個職業嘛，我不願意看我愛人跟我離婚了，跟別人結婚，那樣看著很不愉快。」這

不就夾雜嗎？那還不要緊，如果他那一點兒想爲佛教做點事的心是真的，那這個我們還是歡迎的。

我們對別人的要求，不要求那麼高，所以有夾雜我們是原諒的。但是我們對於自己，對於我們自己人，要求就要很高。那就是說，有夾雜就不是誠，就不真，就偽啊。這是兩種：對別人要求別那麼高，對於我們自己要求要高；這是對於這個夾雜。那麼真實發了心，那就是誠心，有夾雜在裏頭就不是真誠啊。

底下的話就更深一步了。有惡念當然是有了夾雜了，有善念也是有夾雜，也是不誠。這個道理很深，這就是我們要升班了。那天那個魏某來，他做夢，夢見他父親跟他說：「你去考大學去。」讓他考大學去。他就不懂：我都七十歲了，我考什麼大學呀？第二個夢，他父親就告訴他說：「你這個佛像擺得不對，你去看看。」那個傭人告訴他，說是不對。他爸爸就提著他耳朵打，他理解不了這個夢，「理解不了我的夢」。

後來我就問他，我說：「你的佛像到底是怎麼擺的？」他說他的佛像，中央就是供的天地君親師、祖先，這邊是呂仙等等的神仙，再過去是大仙，那兒有點兒佛像，然後是祖宗，這是他們家這一支所傳的佛堂。我說：「是呀，就是你這沒擺對嘛。你們是小學、中學這樣可以呀，現在叫你進大學，你就不能老這樣了，你得劃清這些界線。你要是個大學功課了，不能這樣子啊，這個核心跟外圍的關係你不弄清楚，當然這些儒家、這些道家是外圍嘛，你不能這樣嘛。」他聽了之後，覺得這個夢圓得還可以。所以我們就是要升班，要升大學啊。

一般的，就勸說你要發心，信佛，你要行善，這個頂多是中學水平，你要進大學這就不够了。所以儒家也有這種情況，就是檢查自個兒的心念，看我的心念到底想什麼，起個惡念記個黑豆，起個善念記個黃豆。後來一查，「哎呀，怎麼盡是黑豆！」這麼日久天長，日久天長，黑豆就少了，黃豆就多了。到了最後最後是黃豆黑豆都少了，這是儒家的功夫。不是說把黑豆都變成黃豆了，那個並不代表進步，所以有善念照樣是不誠啊。

為什麼有善念照樣是不誠呢？你這個善惡不就是對待的法嗎？不就是分別嗎？分別不就是在「二」裏頭？那就不是「真如法一」嘛。所以真的誠，心無東西，就是六祖那個「本來無一物」。為什麼我老主張要放啊？你抓個東西，你就老有一個東西了，你就不誠了，這個大家要注意。所以我老說，大家不要抓個東西啊！大家總還不覺得，理解得還沒有這麼夠啊。以為不抓個東西的話，對於這一句話就理解得不深了。你抓個東西就是不誠，不誠就是偽，這個邏輯很清楚，你心中沒有東西才是誠啊。

所以什麼叫恭敬？清淨心才是恭敬，這真誠的心。所以你心裏有個一心不亂，你就不能一心不亂了。你心裏有一個何日開悟，你就開悟不了了。還有，有的人，他就想啊，我這兒得點兒什麼感應，得點兒什麼什麼；那這個不得還好，得了之後有的時候還要出毛病啊。所以真的誠的話，就是要不二，不在乎那個表面上是如何如何的。所以那個磕頭啊，磕得是外頭都聽見；我一個表親，他的磕頭是外頭都聽見，知道他在磕頭

啊，後來被火車撞死了。這是真正內心的事兒，不是磕響頭的事兒。你說他真磕響頭，他不敬佛啊？他拿腦袋都犧牲了，嘖嘖跟石頭碰，外頭都聽得見哪。三次車禍，第三次被火車撞死，當時就死在那個現場。所以這把發心，這「誠」、「敬」，「真實」、「不真實」這一點再提一次。

【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動靜常一如，永處那伽定（無出無人那伽定）。】

那麼念佛呢，這是一個極殊勝的法，所以這四句話就把念佛的妙用說得很清楚。「心居佛號中」，把心放到佛號裏頭去，「那謨阿彌陀佛」，「阿」字很重要，要念準。南方人讀「哦」，我們要讀「阿」，「阿」是正音，很有關係，所以通願法師寫了很長一篇文章，要教念「阿」。

「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你把心放到佛號裏頭去了，你就得到佛的受用。「即得」，大家要看見，沒有什麼拐彎啊，這個沒有拐彎啊，不是說你以後得，或者怎麼怎麼著，再怎麼怎麼樣才得，還加上點兒條件，沒有啊。「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就得到佛受用，只要把你心放到佛號裏去，你所得到的就是佛的受用。

「動靜常一如，永處那伽定」，你動中靜中老是那麼心居佛號中，你就永遠在於那伽大定。你還要入什麼定啊？所以不一定要像法師一樣，盤腿坐在那兒五小時入定。你只要老念佛，你就東轉西轉，你這是那伽大定，不是一個普通的禪定啊；這是沒有出入，無出無入的大定。就在大定之中，你所得的受用是佛的受用。

這個是引古代的一個偈語。爲什麼是這樣呢？爲什麼你「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呢？

【以果覺爲因心，以果地覺爲因地心。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

因爲這個念佛法門是把佛得的果實，佛得到的那個覺悟的果實，做爲咱們還在因地中，種因的人修的這個心，把他的果實做爲咱們現在開始修行的這個初心，開始發的這個心。這樣的話，佛的果覺做爲我的因心。那麼底下就是我的因心豈不就頓然同於果覺嗎？我把金子做成了我的心了，那我心不就是金的嘛，是不是？把佛的果覺做爲我的因心了，那我的因心不就是果覺了？直截了當！就是怕信不及。

所以大家不要怕重復，聽一萬遍也不多。到了極樂世界，我敢說，大家去了之後，阿彌陀佛還是講這個。你這個信心是沒有止盡的，今天信一點兒，那信得還很不夠呢，不信就更遠了，要不斷的增加。最近看《恒河大手印》，在文革以前我也還跟人講啊，現在再一看，那過去懂得很膚淺哪，它這是無止盡的。現在我有一個很高興的事，雖然在生病，我真把禪宗跟大手印結合起來了，真正是一回事！不是個口號的一回事，真正的是一回事。這也是這樣，這個果覺就做爲我們的因地心嘛。

【一句佛號無邊妙德，攬入識心。由解起行，行起解絕，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底下夏老師再給我們解釋，說阿彌陀佛無量劫來修行成了這麼一個佛，佛號為阿彌陀佛；如果不是萬德莊嚴，萬德成就，他就不能成佛；不能成佛哪有這個佛號啊，是不是？那麼這個佛號就是萬德所成的嘛，所以這一句佛號就無邊的妙德，有無邊的德在裏頭。把這個攪到我們的識心裏頭，跟我們的心成了一塊兒了，在我們的八識心田裏頭，這些妙德就都來了，所以就是說「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

無量劫的功德成就這個佛號。這個佛號之中，它就是無邊的妙德，現在入了我的識心，那麼我就得到佛的受用了。這「德」都在我心裏頭了，就入了我的心了嘛，都入了我的心裏頭了，那還是別人的東西啊？是我心中物了！

這樣理解就由「解」起「行」啊。所以《華嚴》就講「信解行證」，「信」，你先得信，不信什麼都不能談哪。你信了之後，它不像別的學問，別的學問說我不信，我可以研究，我可以懂，我可以去批，什麼什麼。他這個，他再研究也不能懂，他批都批的是街坊。你不信你永遠不能懂。其他學問你可以不信去研究，把它學問搞得很深入；對佛教不行，你不信不能理解。所以信了之後才能理解，理解之後才能正確地行，才不是盲修瞎練。

多少人還在盲修瞎練之中，多少人還是在「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的情況之下（一個瞎子領隊，後頭一大堆瞎子跟著，大夥一塊兒慢慢往火坑裏進），他沒有正信，他沒有正解，他也就沒有正修行。所以這

上面的解是正解，從這個解起行，你去念佛去，這麼好你還不念嗎？念的時候，這些全沒有。念著，你又說這是果覺了，這又是因心了，又什麼什麼了，你要有這些，這就是常常說的「你扛梯子上房」。離開梯子不能上房，你不理解怎麼行呢；你扛著梯子也怎麼上房啊？所以就是要放。

既然都這樣的話，你一切放光，就你一句佛號。這才是「心居佛號中」呢！沒有說夾雜著一大堆東西都在一塊兒，那什麼都有，那就不能得佛受用，那什麼受用都有，因為你零碎兒太多。啊，你就是這麼就上去了。所以「行起解絕」啊，這裏頭沒有解。

這麼念就「心包太虛」，自然而然你的心就包含了十方虛空。你這一句念，你當在這屋子裏就你一個人念哪？你這個心就隨著佛號，因為這句佛號是包括虛空的，所以你這個心就包括虛空，一切法界都普遍。也就是說「一聲佛號一聲心」，「念佛即是自心現」哪！你這麼從這個「解」起「行」，「行」起就不要再拖著這些「解」。你敢放。現在淨土法門不叫你放光啊，他這是方便中的方便；禪宗叫你放光啊。但有一句佛號你還念了嘛，哈哈哈哈……，你還念你就敢放嘛，這個還不敢哪？

【一句圓萬德，六字括三乘。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後必具前，前不具後。】

這樣念去，當時這就是自心現哪。所以「一句圓萬德」，這一句裏頭，你萬德都圓滿了。咱們有的就總不踏實，總想找點這兒，找點那兒，這兒翻翻，那兒翻翻。哎呀，總想今兒等著這兒，明天等著那兒，盼來個什麼人給我傳個什麼法。他就不相信你這一句，這一句就圓一切萬德的話。一切聲聞、緣覺、菩薩、佛的德都在裏頭，這叫萬德。不是世間上一萬件好事的德，十方如來的一切德都在裏頭，這就叫萬德。不是一萬樣好事，一萬樣好事講得太庸俗了。這你才知道這一句佛號不可思議。所以「六字括三乘」，這六個字裏頭就把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一切的法都在裏頭了，六度萬行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都在裏頭。

那麼這說的是什麼呀？這就是佛的知見。所以底下就是說這個「開佛知見」，這夏老師底下跟大家說這個。這不是衆生知見，你衆生不會想到這兒。有的人聽見這個他很反對，這跟他的思想牴觸，就說你們淨土宗就會標榜自己啊！他會懷疑啊，他不相信哪。爲什麼呢？因爲他的知見，他見不及此啊。這是佛的知見，說這些話是佛的知見哪。

所以夏老師引了這四句話，「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是《法華經》裏的話。一切佛的出興於世，佛爲什麼到世間出現？爲什麼要示現有佛出來啊？就是由於有一個大事因緣哪，不是個普通事兒，是個大的事情啊。什麼大事呀？就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菩薩出來把

這個佛的知見打開了，世尊他顯示給大家，大家就看見這個就能悟，也能悟了，就明白了。悟嘛，裏頭包括「解悟」、「證悟」。悟了之後才能入，人就證入了，就更進一步。

所以夏老師說：「後必具前，前不具後。」你開佛知見，示佛知見；到了示佛知見，你一定是開佛知見了；你能顯示出來了嘛，那當然是開，你不開怎麼顯示啊？你能入佛知見了，當然你就悟佛知見，不然你怎麼入啊？怎麼能證啊？前就不具後，你光「悟」就不見得「入」，光「開」就不見得能「示」。

所以這個就把發心、念佛、念佛的殊勝，這個「解」，而且修行的重要之處，是從這個「解」起「行」，「行」起「解」要絕。有的人說，我念的時候還要嘀咕點兒什麼，只有在你妄想紛飛的時候，你沒法辦的時候，你整頓整頓，你觀察觀察，思維思維。你能念了之後，你就老老實實，這個「解」得「絕」！在你捲到妄想堆裏頭，簡直沒法辦了，從前我看見有個老修行，他這個老修行有時還拿著念佛珠，氣得就要殺兒媳婦去，到了這時候你得整一整，你還不整呀！那就要思維思維，我這個念佛，怎麼念著佛呢，怎麼想去殺人哪？那你該整一整了；如果不是這個嘛，你就老老實實去念嘛。

二、從般若談淨土與九乘次第

【心經以般若為體，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這底下，「心經」兩個字這兒出現了。談著念佛之後，這「心經」兩個字出現了。《心經》大家都知道是般若經啊，而且這個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啊。這個「心」字很重要嘛，這個就是什麼呢？就說明夏老師跟諾那祖師這都是一個鼻孔通氣的。人家問諾那祖師：「人家說密宗成佛快，你們密宗最快的成佛方法是什麼呀？」諾那祖師就說：那就是兩個呀，那就是「彌陀大法」跟「明白自心」。所以他這兒，夏老師這也一樣，這兒說的淨土法門那就相當於諾那祖師的那個彌陀大法。所以底下就要談心了。這兩個都是成佛極快的法。

這個淨土法門，在咱們末法眾生，如果離開這個法要出生死就很難了，所以極其重要。但是明白自心這個事兒，就是你不管用什麼法門也行，你用淨土也行，用參禪也行，你去習教也行，修觀也行，你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可以修啊，但是不管你怎麼修，你最後成佛的時候，你總是明白自心。所以為什麼在這個二十五圓通，楞嚴會上二十五個大聖各個講了修行，自個兒的成功的經驗，大勢至菩薩就是「念佛法門」，觀世音菩薩就是「返聞自性」。心跟性的事，說的是明心見性，都是談的心跟性嘛。那文殊單獨是選中觀音的，在這個二十五圓通中觀音得選，就是由於不管你怎麼修行，你成佛畢竟是這個——離開明心見性，那還有什麼？

那就沒有佛法了，所以重要。

所以夏老師同樣的，說完發菩提心，說完了念佛法門，持名念佛，接著就談《心經》，談般若，這是一味的，衆生要成佛就是這。而且不管你現在可以不明白這問題，可是你往生之後你還是憑這個人無生法忍，你才真正解決問題啊。「花開見佛悟無生」，你得悟無生嘛！你光花開見佛幹什麼？見了佛又怎麼著？見了佛的目的是什麼呀？爲什麼非要見見佛呀？是要悟無生啊，目的不是要見著某一位什麼什麼，哪一位啊？哈哈……，是不是？它主要就是因爲彌陀的這個方便，你可以早悟無生；往生到極樂世界就是爲了悟無生啊。悟無生你就是明白這心，知道這個心本來無生無滅嘛，真正認識到自心。所以這個「心」就非常重要。

而且我們修行中，做功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破戒。你起善念，當然我們嚴格來說還是不好；但是起惡念就更不好了，以至到破戒，那就不行啊。所以「帶業往生」者，用現在的語言說，是允許你帶歷史問題，不允許你帶現行問題。我這個發心念佛以前我有好些罪過，那歷史問題了，那你認識是不對，你不再做就是了，阿彌陀佛同意你帶著往生。但是像那位老居士一邊念著佛，一邊想殺兒媳婦，這是現行問題，那他怎麼能往生啊！所以那一頭也得護住。那一頭最嚴重的是什麼？大家往往忽略這個問題。因爲五逆十惡都可以往生，五逆十惡，殺父殺母我總不會做吧，出佛身血、殺阿羅漢我總不會做吧，他不知道有一個比這個還

重的罪，可是你很容易做，就是謗法，就是謗法啊。這個事很容易做，而且是謗法的罪比殺父殺母嚴重。

這個咱們淨土宗祖師道綽他引經據典講過，比如說五逆十惡又謗法當然是不能往生了，怎麼也往生不了。不五逆十惡也不謗法當然是可以往生了。舉一個例，一個五逆十惡不謗法，一個謗法不五逆十惡，這倆人到底是能往生不能往生啊？答復是：五逆十惡不謗法能往生，謗法的不五逆十惡不能往生，因為謗法的罪極重。所以這個謗法看你謗什麼法，你謗的是個普通的呢？謗的是那個真正佛傳心的最重要的呢？

比如說，反對黨的幹部，你反對你本單位的領導你是什麼罪？你要反對現在的這個胡耀邦、鄧小平是什麼性質呀？這不很清楚嗎。我就反對我們單位這個領導，他就不像個黨員。甚至於說，你可以跟他怎麼怎麼作對都不要緊，你這兒要反對鄧小平、胡耀邦那你是什麼性質啊？你反對某一個政策，你可以反對，你說那個婚姻法我反對；你反對憲法是什麼性質啊？所以說，你反對一個普通的法沒什麼問題，你反對佛傳心的法，那是什麼性質啊？就有很多人就是這麼反對啊，就是對於禪宗、對於密宗、對於紅白教的密宗大圓滿、大手印，這一方面就有許許多多不正確的說法。

所以就是說，我們雖然已經安心念佛，我可以不管這一些了，為什麼我們還老想著來提一提這些問題呢？就是讓大家知道。而另一方面，咱們焉知咱們這裏頭沒有帶角虎啊？「有禪有淨土」就「猶如帶角虎」啊，

這是咱們希望能出帶角虎啊。另一方面，咱們就是沒有帶角虎，大家不要掉到這個坑裏頭去，就是謗法。

你像某居士，他一天念三萬佛號，看那麼多經，最後並不怎麼好。他這個謗法是怎麼一個謗法呢，他就是，凡是你這個低的跟高的對比的時候，他總是贊成低的，反對那個高的；一本經有兩個人註解，他要看那個註解，他就同意那個低的反對那個高的；而且誰要一信禪宗、信了密宗，他就很反對，諸如此類，舉這麼一個例吧。因為他跟我們關係還是很深哪，別人就不說了，這種人還多得是。所以就是這兒爲什麼要談心呢？談什麼，目的就在這。

真正要談明心見性，大家首先都知道是禪宗，禪宗他就是開悟嘛，開悟就是明心見性。但是，另外大家要知道密法啊，這最高的密法也就是這麼回事兒。因爲以前傳到中國來的、傳到日本去的密法，沒有最高的密法，所以中國過去對這個密法也不大認識。那麼在北方呢，由於這都一直是清朝的勢力，清朝信奉黃教，也都是些黃教的觀點，所以對於密法高的東西就不理解了。現在也是我們這個時候人的一個特殊的幸運，過去所謂漢地是不聞這樣的法的。那日本密宗很盛，日本也不聞這個法。

這個密法有「九乘次第」，可以分成九類。我們不也是說嗎，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等等分乘嗎，密法可以分成九乘，也就是外密有三個，內密有三個，無上密有三個，最高的部分是無上密。這個無上密就始終

沒有到過漢地來，漢地沒接觸過。地方是來了，地方中這個密是來了，人民沒有接觸過。元朝他是貴族、僧侶、喇嘛，那他喇嘛信，他貴族信，漢人不能信啊。清朝也是如此，你去看那個養心殿，過去養心殿你趴窗戶裏一看，都是佛像，密宗佛像；雨花閣都是壇城啊，雨花閣就是大威德金剛壇城、上樂金剛壇城、密迹金剛壇城，都是壇城，皇帝修，民間沒有。民間哪有密法呀？

這民國以後才變化了，所以這個高的密法跟漢地廣泛的人民沒有結過緣，這是在諾那祖師來了以後，所以這是一個新生事物，這是有一個很大的因緣了，大家要知道。為什麼這個時候來呢？為什麼《無量壽經》這個時候會集成了呢？這兩個事兒要好好看哪！生在這個時代不是很容易，大家要知道，生在這個時代碰見這兩件事兒。而且我們現在都跟這個有緣哪，我們現在還都在這兒引起大家注意啊，大家要去發心哪，將來這個佛法是要中興的，這個裏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法運，很重要的法運。

九乘次第是什麼呢？外密是什麼呢？外密就是顯教的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那就是密教的外密。內密呢，有三個：一個是事業密，一個是行持密，一個是相應密。

事業密就是燒護摩，修息法、增法、懷法、誅法等等，修這些事業。這個在咱們藏經裏頭密部的經典多了，那細緻極了，修什麼法、用什麼供、燒什麼東西、壇城什麼什麼樣，講得很多很多，這都屬於事業，事

業密，很有規矩。那燒的東西有時候也很特別，有的時候可以理解，有的時候也不可理解，那看你修什麼法，講得很多。也就是那個采佛珠那都很有規矩，要用什麼盤子接，要用什麼什麼人，要用什麼絲的絲線穿，都有規定，這都屬於事業密。在日本，日本還是很考究，所以日本這裏講好多好多壇城事相。

第二就是行持密，就是初步的觀行，就是修法。咱們現在還有很多儀軌嘛，咱們這個無量壽儀軌，念大悲咒，大悲咒的儀軌，這些儀軌，這個屬於什麼呢，屬於行持密。這個儀軌一般就比較簡單，就是發心、懺悔、上供，然後念咒就完了，跟我們現在這個儀軌不一樣。所以初步的行持，有種種的儀軌，也非常殊勝，其中以準提、穢迹金剛這兩個最靈驗。

幾乎有很多人，像夏老師後來還閉準提關哪，得很大的感應，就閉著閉著關，關於準提菩薩拿著這些法器，每個法器什麼用，都自個兒就知道了，不用看書，這得到加被嘛。那念穢迹金剛，我認識一個姓李的，這個李他說試驗性質。我怎麼認識他呢？他在重慶的時候，在重慶中央大學，他講佛經。那聽的幾個人很有意思，一個理學院的院長，一個是華嚴寺的方丈，到時候坐轎子下來了，有兩個學生，還有兩個人就是我跟一個姓李的。（那是我舅父介紹的，可是我聽了幾次我也不再聽了，不再聽了。我這個還是……，這夏老師我是一直親近的。有很多人我聽過兩次我不去了，你別看他名聲大，聽過兩次我不去了。）這個李就念穢迹

金剛，念著穢迹金剛現身了，一嚇！嚇得鑽桌子底下了，藏桌子底下，穢迹金剛：「啊！」一聲走了之後，他嚇昏死過去了。這都是極靈驗的，這都是唐密。

第二是相應，相應瑜伽，也稱為瑜伽密。所以密法就是要相應啊，東密講三密相應嘛，眾生的三業頓同佛的三密，這個相應就成佛嘛，肉身就成佛，講到這兒。這個屬於什麼？這個叫做什麼？叫做內密，過去到咱們這兒來修的，唐朝到日本，修的就是這些內容。

無上部呢，就是大相應。上頭說的這個內密是報身佛說的；一切經典，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經典是化身佛說的。說《華嚴》、說密法的時候是現報身佛相說的，所以這個內密，剛才說的這三種法，是報身佛說的。所以東密也說，這是毗盧遮那報身佛所說，所以殊勝啊。

至於咱們現在說的這個無上部，這是法身說的。有人說法身怎麼還說法？法身不說怎麼辦呢？「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報化不是真佛，這《金剛經》上的話嘛（注一），你又不信了。大家有時候經上的話他就是不信，有人膽子大極了！我跟你說，他就是不信，經上的話他就敢跟經上頂牛。經上說的「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他就不信，咱們現在這話有人就不信。那報化不是說法者，那誰說的？不是法身佛說那怎麼辦呢？所以這個密是法身佛說的。這麼一說大家一聽不得了，我得學密了，我這顯教不學了，佛不念了。念

佛法門是「密教顯說」啊！大家安安心，給你們安安心，密教顯說呀！密教顯說呀！

所以這裏頭一上來就是，這裏又分「外內密」，分三種。整個有外內密，這個裏頭無上密法身所說的，又分有外、有內、有密。修儀軌的、修升起次第的、修觀想念咒的，大家一般修的這個儀軌叫做外密；修氣脈明點的，修身體裏這些的，這叫內密；修心的叫「阿的」，這個叫做什麼？就是大圓滿。這個就是所謂密中的密，無上密中的密。又有「外內密」，這是無上密，就是修心的法。

注一：編按：此經句見於《楞伽經》，復見於天親菩薩所造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論曰：以是義故，釋迦牟尼佛，非佛亦非說法，此義云何？偈言：應化非真佛 亦非說法者 說法不二取 無說離言相。」

三、從般若談大手印與禪宗

這個大手印、大圓滿跟咱們禪宗是怎麼回事呢？這兒有諾那祖師的話：「禪宗是大密宗。」禪宗就是大密

宗，不是普通密宗。所以現在就有好多人謗禪宗，你看這個事兒，那個鄭某是一個；再有說那個王某，誰說禪宗，他氣得拿棍兒杵地板咚咚咚。咱們現在還有一位居士他也反對禪宗，我也不說他名了，我也不說了。你這個還行啊？對於紅白教的他也不信，你不能根據低的去反對高的啊。貢噶上師說過：「達摩祖師的口訣就是大密宗的口訣。」諾那祖師說：「禪宗是大密宗。」貢噶上師說：「達摩祖師的口訣就是大密宗的口訣。」王上師說：「禪宗是達摩祖師來傳的。」事實上這個他都是不二的，在印度不分這麼些啊。那馬鳴、龍樹都是禪宗傳佛心印的祖師，也都是密宗祖師。「禪宗就是密宗裏頭直趣這個無上部，直趣阿的這個法」，就直趣大手印、大圓滿，不經過這些過程，不經過密宗前面的過程，我一下子直入，一超直入就到大圓滿、大手印，這個是王上師說的。這些話都說得非常好。

那麼正好《恒河大手印》最近得到了，這二十年前哪，現在又得到了，這是佛力加被。這些都是什麼呢，這都是成佛的法。而且這大圓滿裏頭講到，如遇見這個法，就表明說你這個人快要成佛了，你已經多劫修你才能遇到。這個遇到當然包括你得信哪，你遇著了你不信那等於沒有遇著。那麼現在這黃教有些觀點，尤其法尊法師也寫了書，這個地方我們從紅白教的觀點看一看。

恒河大手印，岡波巴大師：【為廣事導引攝受弟子故，說有二種：一、于具普通根性者，令由菩提道次第，漸

次趣入大手印。此謂《中論》等學而漸入者，謂之實住大手印。二、于具勝上根性者，令依密法得受灌頂，修氣脈明點六法（那洛六法）等道，以了達取證于本覺智，契合於大手印。然此二者，為非上上。三、最上之大手印，則並亦無須乎灌頂等修，但當恭敬禮拜，承事親近于其上師，或僅觀于上師微妙身相，即能立得證悟，為此由於無上恭敬順信之心力，以依止于上師，更不假外物言詮，而能究竟了悟，以證取之大手印。方是**大手印之最勝義心傳也。以故上師觀察弟子根機成熟，一鳴指間，令其通達法爾，彼所通達即是真正之大手印。】**

這是岡波巴大師的著作裏說到的，貢噶上師引的，他說大手印有很多啊，只有這個紅白教第四灌頂所傳的光明大手印，才是真正的大手印。那麼另外有兩種，就是在普通根器的人，怎麼樣呢，讓他從「菩提道次第，漸次趣入。」就是法尊法師那話，從菩提道次第，這是對於普通根性人說的，所以並沒有否定說你這個不對，只說你普通根器嘛，你從這兒可以進。也就是從《中論》這一些而漸漸入的，這個叫做「實住大手印」，實在住在那兒的大手印，但這不是真正的大手印，這是對於根器普通的，這是一種。

那麼具有較勝上根性的人嘛，就叫他依照密法，讓他受灌頂，修氣脈明點，讓他了達取證於本覺智。通過一些修法，那就不是一定要經由那麼多次第了。大家看見沒有，通過修法，通過修法怎麼樣呢，讓他取證於本覺智，你本覺的智慧。這不是人人都有個本覺嗎，證於你本覺的智慧，這麼契合大手印的，這又是一種，後者比前頭好一點。「然此二者尚非上上」，不是上上大手印。

最上上的大手印，就是一剎那、一鳴指間就通達法爾，通達法性。但是就要求什麼呢，在密法中就是同一點，就是要求對於這個師具有真實的信心。我們就看看原句吧，由於對於上師「無上恭敬順信之心力」，不需要靠外面的這種言詮，這些個語言文字都不要，能夠「究竟了悟」，這麼的才是大手印最勝的心傳。就是一鳴指間弟子就：「啊！」這個意思就通達了，這才是大手印，但必須是淨信，清淨恭順的信心。

我們看咱們禪宗吧，你看二祖對於達摩，所以這些事是極殊勝，但是這個因緣、這個根器就極不容易啊。達摩到了中國來之後，（看見中國有大乘氣象，拿著衣鉢來了，那時正好是梁武帝時候，宋齊梁陳，梁武帝的時候。）見到梁武帝談，梁武帝不認識。梁武帝雖然講經說法，自個兒也當過和尚，看到達摩不認識，聽達摩說話他無動於衷啊。無動於衷，那達摩就走了。走了，就問誌公，誌公說：「你這太可惜了。」梁武帝說：「派人追。」他說：「你把全國人發動去追，也追不回來了，那走了就是走了。」所以梁武帝不認識。而且他是被人「打落當門齒」啊，什麼人打他當門齒？那都是佛教徒嘛，不會說是售貨員打一拳，不可能！多次中毒啊，誰給他毒藥吃啊？佛教徒嘛。不認識！那個梁武帝就是不認識！那個要打他的人就認為這該打，給他毒藥吃的就認為他該死，那不就這個嗎？把牙都打掉了，這不認為你該打？給你毒藥吃，不就認為你該死？就是用這種手段來對待嘛，都是「見」的問題。

在他的那個見法，就認為這個達摩該走，該打，最後該死，是不是？而偏有一個慧可，這個人就怪了，

他就不敢驚動，他就在那兒立雪，立得就是把小腿雪都漫過去了，大冷天山洞裏頭沒有火，恭恭敬敬在那站著。等這時候達摩回頭一看，問他說：「你這幹什麼呀？」他說：「我來求法。」「噢，你這個，法，能這麼輕慢嗎？」一劍就把胳膊砍了。你看他，他爲什麼自殘？那個打達摩的人是拿拳頭打達摩啊，這個砍胳膊是砍自己的胳膊呀，你說出入多大啊！他幹嗎要砍胳膊？那他不就是發現，這真正是遇見我應當去求法的人嘛，能給我法的人嘛，所以是一種極度的信心。

而且這個信心包括什麼呢？就是剛才所說的真和僞的問題，這真和僞的問題。一般學佛都是要想自個兒得到一些好處，我要學佛就能逢凶化吉，我要學佛之後就可以抵抗煩惱，我就可以聰明，我就身體可以好。還有的人學佛之後，我看見我們從前電臺很多人學佛，「我們倆台長信佛，我要學佛將來裁員我就不被裁」，種種這些想法。還有的人學佛就想得好處，我活著也要得好處，來生也要好，到極樂世界更好，死了也要好。我要求法，我就要做佛教的學者，做佛教的活動家，我要有一些資本、有些學問。這個都學不成，這個學不成，你就再怎麼去培養，去教育他，都是白費心機啊，他不是材料。他這胳膊都不要了，他這裏還有什麼夾雜？胳膊我不要了。

這個《恒河大手印》是誰說的呢？是諦洛巴大師說的。傳給誰說的？這是白教的二祖傳授給白教的三祖。他就跟他說，一開口的話就是這麼說的，一開口諦洛巴就說了，說：「大手印法雖無表」，沒法表示呀。「然

於上師具苦行」，然而要是有人能够在上師面前行種種苦行、難行。「具忍具慧那洛者」，可是要遇見有這樣的人像那洛這樣的人。他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對於上師能行種種苦行，他能忍種種難忍的事，而且有智慧。那麼他能夠「具種修心如是行」，他有這個種子啊，心裏有這個種子啊，他能够照著這個苦行哪。那就表示我們也可以說「大手印」，開口就是這四句啊。

這那洛巴在他的上師面前死過二十四次，其中舉一次，就是兩個人在很高的建築上，從前聽過這個，人沒記得，現在這個人記起來了，這是諦洛巴跟那洛巴。諦洛巴忽然說一句，「這誰要是從這上跳下去嘛，那對於師父是真實信哪。」那洛巴就下去了嘛，下去了就摔得一塌糊塗了。諦洛巴就慢慢走下去，就把他弄醒過來，問他：「你疼嗎？」「疼啊，疼啊。」當然這個師父有神通。諦洛巴這個情形很像中國的誌公和尚，誌公和尚不是吃兔子，吃了兔子之後一吐出來，兔子活了，蹦走了。諦洛巴也是這樣，他把那個鳥烤了，把魚烤了吃，一吐魚都活了，鳥又飛了。大家都認為他瘋瘋癲癲。這那洛巴倒也不是驚異他的神通，就是看出這是一個特殊的上師。所以這個就表示什麼呢，這就表示純粹是為法，不是為個人了。只有真正沒有個人打算這樣求法的人，你才能承受大手印，這一點是我們所要知道的。

大手印是什麼呢？咱們不用他的「大手印」，我們不去多說，其實就是咱們禪宗所謂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密法就是上師加持你，你開悟。「直指」當然是師父指啊，這不就是加持嘛，是不是？這個「直指」

嘛，直指這個法子，說是打你一棒子是直指；一關門把你腳壓折了也是直指；世尊拈花也是直指。

所以咱們禪密淨各有一套啊，淨土宗就教你信這個法門，相信你念佛能往生，你不要再懷疑了，你才能真正老實去念。密法就要告訴你，你要信上師。你不能像淨土宗信法門這樣的去信上師，你老去琢磨他，「他這個人不見得成功啊，這個人不見得是成就的，這個人還有好些毛病。」那你千萬別學密，這個學也無益，學也無益。那個慧可就是厲害了，他那一見就肯斷胳膊，那洛巴多少年之後，他死了二十四次，所以呀，這就等於上師給你一加持，也就是給我們一個直指。那直指，釋迦牟尼佛不就是拈起一支花嘛，給大夥兒一看，誰都不明白，這個迦葉就一笑啊。一笑，佛就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有的人看經看得少，他說這個事是禪宗的人編出來的，經上沒有。查出來了，有！圓瑛法師的講義裏頭就把這個經的名字查出來了，這我們就很肯定。從《涅槃經》也可以看出來，將來這個法上你們大家有弄不清的地方，你們都去問迦葉去。因為什麼？因為他開悟，他印心哪。問迦葉去，因此現在你就是執著這個次第法，執著你那個《中論》，你要去反對禪宗，你跟釋迦牟尼佛是一致不一致？釋迦牟尼佛說：你們這一切一切都問迦葉去，迦葉給你決定。單獨於這個直接傳心的，這樣的紅白教大圓滿大手印、禪宗，這就是迦葉的，他所傳的就是這，你對於這個否定，所以我說的就是這個事，學佛是很不容易啊！你不能够所謂隨隨便便哪，好像就是跟著大夥兒，都是這麼說、這麼行，都差不太多啊。差得很多呀，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啊。

所以這些地方，這是諾那祖師說到的，就是兩個成就得快：彌陀大法和明白自心。夏老師也提到，剛剛講完念佛，就講《心經》講般若。因為講到心嘛，這個「心」裏頭都是哪些法門呢？那就是觀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咱們過去說過禪宗。今天是把密宗說了一說，密宗我們慢慢也得要跟大夥兒說（一點不說也不要緊），因為什麼，因為密宗，當然也有人有這個機緣，有這個根器啊。密宗你真要想得到師父的加持，你必須找到一位是大手印成就的上師。上師多得很，上師成就有種種不一樣啊，你一個學人怎麼能夠看得出這是一個大手印成就的上師呢？他可以傳法、可以有神通、可以種種種種、可以有禪定，那他都可以有，那大手印不成就，他就不能夠給你加持。所以這裏頭就有一個條件，你先得多少對於大手印要有一個很粗粗的理解，而且你有殊勝的眼光，你能看，知人哪。

所以知人很重要。所以達摩，有人就打嘛，有人就給他毒藥吃嘛，各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樣。二祖不就是遇見了之後，他就得法了，幾句話就完了。砍了胳膊，疼，「師父我的心不安。」「將心來，老僧與汝安。」你把心拿來，讓我給你安哪。你不是心不安嗎？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心」，拿什麼心哪？找不著。那這個也不是啊，覓心？叫我拿心，我剛才說的心不安，那才叫我找心，我的心又「了不可得」，我找不著我的心，「覓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我給你安心安好了。開悟了！所以你把這說成是上師的加持也可以嘛，是不是？哈哈哈哈哈……，這就沒有矛盾了。所以就是說，這個多快呀，開悟了。

而且這個開悟，大家要知道，這是在什麼時候開悟的？是在極端痛苦之中開悟的。不是說你必須首先得清淨，清淨了又清淨，在這兒，我這兒開悟了，不一定是這樣啊。所以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這是在一個極端痛苦的情形開悟的。還有一個人，他是外頭碰見一個仇人，仇人看見了，「啊！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拿著刀就要殺他，他嚇得就跑，就跑到師父這兒，師父正在說法，一下跑到師父桌子底下，在這喘氣，呼呼呼在這兒喘氣。師父就給他一指，「這就是你的心。」開悟了！在他極度恐慌、緊張之中開悟的。一點兒法不能留，所以赤裸裸！師父一直指，他在平常有恭順，有種種的修持，種種種種，上師的加持就進得去才開悟。所以有這樣一些殊勝的法門，我們應當讚歎。自己也應當在這方面能看看自個兒的因緣，自個兒的根器。如果有禪有淨土，便是帶角虎，現在爲人師，將來成佛祖啊，那就必定成佛祖的，這還是顯教的話了。另外呢，我們要知道這個事兒，就是知道它的殊勝啊。我們只能說，我的根器不够我不能修，我還不十分理解，不能夠毀謗，不能說他不好。要切切把這個頭兒堵住，不然你做了好多好多功德，你平衡不過來那個罪，這最可惜了。因爲你不怎麼理解，不理解還是罪，不理解也是罪啊，所以這一頭兒大家要注意。

四、修行與出生死

另外就是修行中，大家爲什麼老修行，老在這個生死之中出不去？有四個原因，這也是《恒河大手印》講的，所以老在生死裏頭。《恒河大手印》的具體內容今天咱們不能介紹了，總之這裏頭就談得很直截。所以顯教是密宗，密宗是顯教啊。你說了半天之後，禪宗不許你明說，你要避諱啊，夏老師也告訴你「語忌十成」。大家都好像是這些話你不懂得，就密起來了，所以顯教倒成了密宗。真正到了密宗裏頭，上師真給你進行灌頂的時候，他就說得很直截了當、很明白，所以他這一點密宗倒成了顯教了。那麼他在有了這個水平之後，當然他也能接受。不然的話，有一個很大的毛病，聽了之後，將來就是自個兒稍微有一點進展，自個兒以爲就是了，就是這麼回事了，我已經都悟了或者什麼，這個毛病。所以一定要師父給你證明，你以後是怎麼回事，師父給你證明。

這裏頭講人有四種原因不行，是哪四個原因不行呢？爲什麼老在生死出不去呢？最根本的一個就是「無明」。因爲無明，所以就十二因緣嘛，無明就老死，無明盡就老死盡。當然到了大圓滿、大手印就沒有無明，也沒有老死了，那就完了，就出去了。你帶著還有衆生、還有「二」的時候，那這個無明就是根本，第一個是「無明」。第二個是「見」，就你這個見解。誰腦袋裏都有個見解，你在這個六道中所以出不去，就是你腦袋裏現在這個見解，不管正不正，就是你這個見解成了一個原因，成了一個障。第三個就是「貪」，第四個就是「愛」，這四個很好。

第一個是「無明」，無明咱們現在沒辦法。可是你念佛、參禪、讀經，都是用這種佛的無上的、無漏的東西來加持啊，來薰咱們的無明，無明可以薄。你無明破一點兒，你就證一分法身，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賢聖，就是到了四十二個位次裏的一個位次了。所以一般破這無明是不大容易，但是我們叫它薄一些。

「貪愛」呢，貪嘛，貪著嘛，咱們不都貪著嗎，什麼都貪戀哪。愛有種種的愛，這兩個攔在一塊兒最根本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所謂情愛，男歡女愛。「一切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衆生的性命怎麼來的？是從淫欲而出生的，這是一個根本。所以佛都說了，說是這個世間幸虧只有一件事是這麼難辦，就是這個情欲啊，如果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跟情欲是一般地分量的話，一切衆生都沒法出離啊。所以就知道了，衆生之所以在六道中老轉，今天這兒投胎，明兒那兒投胎，有的還要驢胎馬腹轉來轉去。驢胎馬腹怎麼進去的？也是情欲啊，動了情欲之念，你要不動那個欲念你進不去，都是動了欲念才進去。

所以這四個根本很重要：無明、見、貪、愛。那麼可以從哪兒下手呢？我覺得是從「見」上下手。你要去斷貪愛你也得有「見」哪，不然你硬，硬怎麼斷哪。所以我從來都不主張人說你都得出家，你再結婚哪。我的孩子也都結了婚了，硬的是不行的。所以怎麼著呢，那就只有什麼呢，只有從「見」上逐漸淡哪，一點點淡起來，有智慧。你沒有替代的是不行啊，你沒有東西替代之後，它出妻子出更大的妻子，你有個替代的東西，智慧來了就好辦了。

那麼「見」在這一頭兒這麼重要，另外在修行路上四個要門是什麼呢？就是見、修、行、果。所以我們老提「見」哪，這個「見」的重要就在此。你生死根本也是因為這個「見」；你要修行進要門的話，首先進哪個要門？進這個「見」的要門。你先有了大手印見，就進了一個門了。然後是大手印的修，那也不是咱們這樣的修，咱們這樣的修，這有行有證的修，那不是大手印的修。當然你要是真正像夏老師說的那樣念佛，暗合道妙那也是，但能做到那一步的人也還不是很多。大手印它的正規的定義，它的說法，講「明合」不講「暗合」的話，那大手印的修，總之說你要離開一切計較執著，這才是「見」；要沒有散亂才是「修」；要無所求，真正無所求才是「行」；真正無所得才是「證」，所以都到這！

所以《心經》講「無所得故」。《心經》不是講「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嗎？可是修行人偏偏他來個有所得，總想得點兒什麼。有想得一點兒的那個心叫做什麼心？就叫「偷心」。沒有什麼好聽的，就是小偷兒那個心。小偷兒他不老想得點兒東西嗎，他總不是把我的東西給你吧，他總是要得點兒東西嘛。所以「偷心不死」，一個出家人如果偷心不死，滴水難消。你偷心不死，人家供養一滴水，你將來都得披毛戴角去還，就這麼嚴重。

所以禪宗有個公案，開悟是像什麼，像「賊入空室」。哎呀！想進來哪，撬門撬鎖，這裏頭不定要進來之後得什麼。一進來，好不容易，嘩！一下，門開了，進來了，忽然很高興，就相當於開悟的時候那個驚喜的

境界。進來了一看，什麼都沒有，空！這個想偷的心就一點兒也沒有了。你偷什麼？沒有！哈哈哈哈哈……。

這也是開悟的一個比方，「賊入空室」，就死盡了偷心了，這就悟了。

所以你不悟之前，你總是這偷心在用事。所以「必須除盡有所得心」，把一個有所得的心把它除乾淨，必須要把這個除得乾淨，「方能行至行不到處。」這些個咱們所講的大手印、大圓滿、禪宗的明心見性，這一切是個行不到處，是你所謂的修行，種種行，你所行不到的地方。你說禪定許你得，神通許你得，那有一定的嘛，你去行就得到這個果。這個不是，這是個行不到處。你怎麼能夠行到了那個行不到的地方呢？你必須除盡了有所得心哪，方能行至行不到處。

實際上我就看了一看，我也比較放心哪。這些年所以跟大家所堅持的，大家好像說是我們覺得還有很多很彆扭，很接受不了，常常又給大家指出一些問題，有時還跟一些老修有些辯論。現在看來我這一些還確確是接受了貢師的這個，是師父傳授下來的東西，沒有違背。所以我這幾個老師呀，夏老師、貢噶上師、王上師都是大成就的人，這個因緣也很殊勝。

所以有一次我跟楊某說：「我要再不用功，就該雷劈了。」這不是從居士林我就退下來了，我說我再要不用功就該雷劈了。現在也再說一句，現在又可以說一句，哈哈哈哈哈……，現在今天這個情形之下，我不真實用功，再取得一點兒真實的進展，也該雷劈。就是這麼糊糊弄弄的，去年是這樣，今年還是這樣，那怎麼能

對得起這些老師啊！

那麼我們就是下次還有，還是這。我們不要太多，我們慢慢消化。我們底下還是這，下次來還是這。底下還有第一念、第二念，這個精彩之處很多。這個大家聽了之後呢，有什麼想法，還有些什麼東西，那麼我們在最近，打算看兩次能不能够告一段落，再舉行兩次。

第四會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觀自在」

那麼上次談到了密教的《恆河大手印》，裏頭講了有這麼一個問題，說衆生之所以不能出生死，就是有四個原因：第一個是「無明」、第二個是「見」、第三個是「貪」、第四個是「愛」。這個貪愛是屬於淫欲方面的事情，主要以淫欲方面為主，當然面很廣。那麼談完之後嘛，咱們牛老他很認真，他說是「我的體會呀，這最麻煩的是淫欲了。把無明擱在這個上頭，這個是很自然哪。怎麼這個還有一個『見』哪，比這個淫欲……，還擱在它前頭啦？」他對於這個不是很清楚。

那麼這個問題呢，其實我們仔細一想，一比較就能看出來了。這個牛老的話那是真理呀，是絕對的，這淫欲是難辦極了。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是，如果在咱們衆生裏頭，再另外還有一件事兒跟這個事兒是同等的，那麼一切衆生都不要成功，沒有法兒成功了。好在只有一個，所以你全力去解決呀。所以一切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就在三途六道中輪轉。在六道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淫欲，這話是對了，重要啊。

可是大家要知道，你斷了淫欲之後，才可以出欲界。所謂「三界無安」，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那

麼到了色界就是梵天了，所以請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是梵天，不是欲界天哪。梵是什麼意思？清淨啊，沒有淫欲，因為他沒有身了，他就只是色，沒有欲呀。不像欲界天，所以有王母娘娘，這俗話說的，什麼太子呀、公主呀、什麼的，就他還是有家庭，有這一套東西，欲界的東西。所以天也有欲界的天，那比我們高不了多少。三十三天，俗話說三十三天玉皇大帝，都是欲界。所以你要不斷淫欲的話，你怎麼修，最多修到玉皇大帝那個地方就完了。

那麼斷了淫欲再要修，你可以到哪呢？到色界。再修的更精深一些呢，可以到無色界。總之沒出三界，沒出生死輪迴。你怎麼才能出生死輪迴呀？那你首先要斷見惑，所以你看出來啊，那個淫是好辦一點兒的，是吧？斷了淫出欲界，你斷了見惑才是初果，把思惑也斷盡了這才證阿羅漢，再不入三界了。你看這不就是嗎，所以這個「見」就擺在這個「貪愛」之上。你把見思惑都斷了，你僅僅是阿羅漢哪，你離菩薩、佛還遠哪，你得破了無明才是菩薩。

所以無明再在上頭，更難破。所以古德才有這麼樣一個層次，但是井然！佛法是謹嚴，是科學，超科學；科學沒有這麼謹嚴哪，那絕對的，不容你懷疑。所以有的人看到，就總覺得跟我這個不對，我就想改它一改。你錯了，只有它改自己，絕不能自己改它，這一點千萬大家要注意。這就叫善學，用佛教的東西改我。所以就是牛老這個問題，我們對以前的問題再補充一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提出來今天普作供養。所以我們再

三說這個「見」的重要就在此。

而且在咱們這個世界的外道，這斷淫的，六十幾種外道，跟狗一樣的過日子，苦行外道，他哪有淫哪？他斷淫，斷淫很容易。但是你叫他放棄他那個外道的苦行那個見，他不幹。種種修行的人很多。所以你看斷淫這個好多人做到。咱們這個世界的人，斷淫的本事比較大，比天界，比欲界天還高。欲界天還有這個。所以佛爲什麼到咱們這兒來說法？不是偶然哪。咱們這兒地方，人是很壞啊，可是我們這兒有一個很特殊的，兩個有利條件：一個比較能斷淫，超過天界；再一個比較還能理解。所以南瞻部洲，屬於人類難生的一個地方。爲什麼說「中國難生」呢？這個地方，咱們衆生罪惡很多，「剛強難化」，但是他也有他較好的地方。所以佛佛都常在這個地方來成佛說法，大家要知道。所以說「中國難生」啊，這個地方有它的特點。這就是把上次的問題回答一下。

那麼我們再回顧全部夏老師談的這個內容，我們主要是從「發菩提心」談到了「念佛法門」。再底下談出，要有般若。所以這個原文就說，他說是，沒有般若不能到彼岸。《心經》就是要以般若作爲它的本體，所以提出《心經》，提出般若。那麼從這個問題呢，我們上次就把它更推廣了一下，沒有專談《心經》，談了點禪宗、談了密宗。因爲正在看《恒河大手印》，把這個密宗的大圓滿大手印，這種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一些，作個介紹。

因為什麼呢？因為這也是容易犯的一個毛病。一種人就是迷信這個「密」，亂投師父，變成了魔子魔孫，這種人近幾十年多的不得了。另一種人就覺得這個密跟我們顯教不大一樣，就說這就是魔，這就是異端邪法，反對，那還得了！「若欲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大法輪」哪！這個大法輪你謗，是無間業呀。所以我們這麼說說，大家知道知道，你不信，不理解，不接觸不要緊，不能謗啊！不是說大家都要去學《恒河大手印》。同時也證明《恒河大手印》跟咱們中國的禪宗完全是一味的。

現在有人連禪宗也不信，所以這個也就是不好辦。與過去的這麼一比，他也就同意了。有的人就連禪宗也不信，那你由他去不信，那不能勉強，是吧？不過總之，我們呢，信不信還是不敢勉強，但千萬不要謗。也不要輕易去信，更不可輕易去修，但是千萬不要謗，這個就穩了。所以這個目的呀，除了主要目的之外，還有這個目的。

那麼今天呢，我們就要回到夏老師的本文上來。咱們講夏老師的是吧，看看夏老師給我們的開示。所以按夏老師講的，陳大師兄所記的夏老師的話。

【心經以般若為體，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心經以般若為體」講的是什麼呢？一切法都有「體」。所以這個講五重玄義呀，一個經它以什麼為「體」，

以什麼爲「宗」，以什麼爲「用」。你把這個弄明白再去看經。好多人連這不弄明白就看，那你沒什麼收穫。你不知道它以什麼爲「體」，它以什麼爲「宗」，以什麼爲「用」，它是屬於哪一「教」。這一種看經就只能是枝枝節節的，零零碎碎的，一句兩句的，斷章取義。所以《心經》是以「般若」作爲它的「體」。

底下夏老師說：「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所以這六度，這個持戒、忍辱、禪定等等前五度，前五度光是持戒、忍辱，那就是持戒、忍辱。必須你持戒中有般若才是持戒波羅蜜，你布施中有般若才是布施波羅蜜。你要沒有般若，你就是布施，就不能到彼岸。足見般若的重要。所以前五度如盲，像瞎子一樣。你有了般若，才有眼睛。

又說前五度如足，像這個腿，可以走路。你般若才是眼睛，般若如目啊，但是不可以無足啊。現在正果法師足不行，他就不能下床。我們沒有絲毫輕視，就說般若，別的都不重要，那就是魔說。你得有足啊，但是更不可無目。你無目，你尤其是當了領導，你一盲引衆盲，那就真是地獄業了。你自個兒把你自個兒帶到火坑裏去，那你自個兒負責；你把別人也領到火坑裏去呀，你就是造罪了。人家好好的，你把人領到火坑去了。所以沒有般若，沒有眼睛不行啊。所以般若就是這個作用，就是夏老師這句話，「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沒有不從法界流，沒有不流歸法界。】

就是沒有不從這個法界流出，沒有不流歸此法界。沒有不從這個般若為因，才能够從這兒流出來呀。最後你的歸宿還是回到般若上去嘛，因和果是一致的。你初發心發的是菩提心，你最後證果是證的菩提果。沒有不從這菩提中流出，也沒有不流回到這菩提去，這一個道理嘛。

【觀自在】

底下就提到了《心經》頭三個字「觀自在」。所以夏老師這個地方，我聽過夏老師多少次講《心經》，這兒還冒了生死危險，把我記錄的夏老師講《心經》的這些東西，從紅衛兵那兒我給它弄回來了，這還有，將來有機緣這也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的筆記記得很詳細。在我這西屋講的，專講《心經》的有一次，或者將來寫個小冊子也都可以，很殊勝，今天我就不太多說了。

法是廣大呀，我們要發大願，要把這無上光明的法炬照亮法界，救度衆生啊！發起這個大願，那咱們就有這個機會來聽到這些，能信受這些，能理解這些，能奉行這些，都能成就這些。不光是自己成就，最後是一切衆生一齊成就。

先指出「觀自在」。所以夏老師說，一部《大般若經》六百卷，可以歸納到一部《金剛經》裏頭。《金剛

《經》本來就是《大般若經》的一品，那《金剛經》就是五千字啦。那五千字的《金剛經》可以歸攝在二百多字的一部《心經》裏頭。所以大家不一定要貪多。有的人就想這兒看了也不行，那兒也不行，東找西找，你就苦啊。你要能相信這個話，那六百卷的《般若經》就在這二百字的《心經》裏頭，你研究這二百多字不就等於研究那六百卷嗎？

所以都有個直接的，有個省事的，有個不那麼難，不那麼費勁的。現在你看我就沒有來得及看六百卷的《般若經》啊。因為什麼？因為咱們都是過去有工作，有個正式工作崗位，佛教算是業餘，因為有正式工作崗位嘛。現在退休了，這才真正是我唯一的專業了，不叫業餘了，時間在那兒。你看雍正連《華嚴》都沒看，沒時間。但是他開悟了，他也不一定要必須看那個，這麼高一擦一擦的。

現在就是，夏老師就說，這已經二百多字了，二百多字還可以歸納，就是前頭這幾句話，講這個講得極精，就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看看，六百卷的經就在這幾個字裏頭了。這可不就是這樣嗎！「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苦厄都度了，這是結果。方法呢？就是照見五蘊皆空，這就是行深的般若。這個理論，修法都有了，果都在裏頭了。這一部佛法也就是這個，就這幾個字就完了。

再要歸納呢，「觀自在菩薩」，剩五個字，剩五個字了。這就在西屋，你們大概那天都在座。這就離文化

大革命不遠了，我母親都過去了。春節來的，我臨時把他們都約來，騎了車出去跑。這老師來了，我怎麼也得約大夥兒聞法，所以臨時騎了個車出去。我自個兒騎了個車出去轉，讓家人陪老師，吩咐福生請他、陪他來。

就是「觀自在菩薩」。菩薩是什麼呢？菩薩是覺有情，要救度一切有情，這是大悲心。菩薩就是菩提薩埵，菩提薩埵就是覺有情，讓有情都覺悟，悲心哪。「觀自在」就是智慧，悲智並運。

【自己在不在。觀自在，則自己自在。能觀自在才是菩薩。】

觀你那個「自己」在不在，這是大智慧呀。「自」是什麼？自心哪。咱們不是始終講真心、妄心嗎，這就是你這個真心。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說，這觀自在就觀自己「自」在嘛，就是要看自己是不是「自」在，能觀自在才是菩薩，此其一。你不能觀自在，不知道「自」，就是整個都是妄心，那你不是菩薩了。你得能觀到這個「自」。

現在大家不能觀到這個「自」，你們不認識這個「自」，你相信有個「自」就很殊勝啊，這個事情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只要能信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們現在也不能一下就說了，我已經就是跟觀世音一樣是菩薩嘛，是不是？咱們最多要說菩薩也是初發心菩薩，初心菩薩。因為你那個「自」，你還不清楚。能

觀自在才是菩薩。所以就是說，這個就根據我剛才說的，這都是直指人心，是一件事情。

「自」是什麼？就是自心、自性、本有的妙心、咱們的真心；不是分別緣慮的，老要抓一個什麼，妄心就是老要抓一個什麼。咱們這個真心就是靈知寂照，靈知寂照回頭我要講。妄心就是什麼呢？緣慮分別，攀一個什麼，攀緣一個什麼，老要抓一個什麼，靠一個什麼。所以我對於它，還要抓一個什麼。我現在是對於這個，我是沒有什麼客氣的。

因為你抓來抓去，你還是那個老毛病。你毛病就出在這個「抓」字上了，那何有了期呀！哪天你算完哪？你哪一天算完哪！所以就是說，觀自在啊。底下這個真心和妄心就是不同。妄心就是攀緣，老要攀個東西，緣個東西；真心是靈知寂照，是無念而知。回頭根據《心賦註》咱們再說。什麼叫寂？常寂光、常寂照，是無念而知而照。關鍵就在於一個是有念，一個是無念。

二、引證《心賦註》——般若是諸佛之母

【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照字不思索。】

所以《心經》，接著夏老師說：「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夏老師那天在我這兒講經怎麼說的？說剛才把這個六百卷的經，最後歸在「觀自在菩薩」。你還要想歸納，五個字還可以要歸納，還可以歸，歸在什麼？歸在一個「照」字上。「照見五蘊皆空」，歸到一個「照」字上。妙就妙在這兒了。所以夏老師了不起啊，了不起啊！就一個「照」字就把六百卷的這個《般若經》全部包括了，就是一個「照」啊。

「照」字，就「無心」的叫做「照」，一起心動念就是「想」。「想」者所謂是妄想，妄想就顛倒、虛妄。所以就是「照」字，夏老師當時講「不思索」。「不思索」，「見五蘊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就解決問題了。所以你也看出這個很直接，沒有多少囉嗦。你能够照見五蘊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就沒事了。極頓的法，極頓的法！有的人他不相信這個頓，不承認有這個事兒，天下哪有這個道理啊？非得困難了又困難，鑽來鑽去，這個我才能說，這許是差不多了。那釋迦牟尼佛沒辦法給你安排這個道了，實在由於你太愚痴了。真正大乘經典，處處說的是頓法，處處說的是頓法。

【般若就是大神咒，無等等咒。大明咒、無上咒指的是般若。】

底下夏老師再又提出了一點，就是般若，後頭說：「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有的人就是說，好像這又談到咒上去了。事實上夏老師說，這個說的這些咒，因為咒是最尊、最貴，無以復加，就拿這個咒來形容這個般若。所以這些咒說的就是般若，不是專指後面那個「阿的阿的」。現在大家念「揭諦揭諦」，原來的音念「阿的阿的」，這都無所謂，念什麼都可以，也不用分別了。咱們習慣這麼念「揭諦揭諦」就是「揭諦揭諦」。

那麼就是什麼？並不是這個說的大神咒，大明咒，是無上咒，並不是要專指著後頭那個咒才殊勝。就是說整個般若就是這個大神，大明，而是咒。所以也就是說，顯密沒有什麼分哪。不要自個兒總是喜歡……；有人總是喜歡生分別，「顯教總是不大過癮，我要修了密我才過癮。」這也是一種想法。另一種，「這個密就是不見經傳哪，這個就是很不可信，很危險。」甚至說這就是外道。

他這個不就是一回事嗎？這是一回事嘛，手心手背嘛！手背就是顯嘛，這麼攥著拳手心就是密，一體嘛！哪有沒有手心的手背，那叫什麼東西啊？那不是一張皮？同時也沒有沒有手背的手心，也沒有嘛。顯密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就是你妄生分別。所以夏老師對於《心經》略微提了一下，要大家重視這個般若。

那麼我們有這個機緣，在一起一塊兒研究學習夏老師的東西，所以我們就也再進一步的引證一些。現在

引證的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心賦註》。夏老師再三讚歎這個《心賦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還講了一次，但我沒有參加，那大概是什麼呢，已經搞到那叫「四清運動」了。那也是纏到我頭上來了，因為我是教研室主任，那凡是負責人那就不得了，都是對象，那時候還沒文化大革命，我就沒參加。陳和尚大概參加了。講了講《心賦註》，很強調這個《心賦註》，這確實是永明大師的著作。

咱們十一月十七是阿彌陀聖誕。那部經啊？是《觀經》啊，還是《阿彌陀經》，哪部經說了阿彌陀佛生日啊？只是講過阿彌陀父叫什麼，母叫什麼，這倒有，是另外一部經，不在這裏頭。阿彌陀當時叫世饒王，後來出家叫法藏比丘，這都有；生日沒有，那怎麼來的？永明大師生日。也可見大家對於永明大師是尊崇到什麼地步。永明大師的生日就是彌陀的生日，彌陀化身。

他在禪宗是祖師，法眼宗的祖師。在淨土宗，是淨土宗的祖師（一天念十萬），沒有誰反對。你排表，有的排張三李四，有的排王幾什麼的，但是不管你怎麼排，裏頭都有永明大師，淨土宗的祖師，這就兩宗了嘛。從前龍樹是八宗的祖師，在咱們中國國內像永明這樣也很少啊，禪宗法眼的嫡孫。

六祖之後一花開五葉，雲門、法眼、臨濟、滂仰，曹洞，這是五宗。法眼是其中之一啊，他是第三代祖師。第一代就是法眼，中間有個第二代，第三就是，那是硬梆梆了。淨土宗是祖師啊，這是公認哪。而且他

把整個的教總結爲一百卷的《宗鏡錄》。《宗鏡錄》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還價兒的，這是夏老師說的。一提永明大師沒有人能還價兒。那周叔迦也說要讀三個一百卷，也有這個《宗鏡錄》一百卷，沒有誰還價。你就是想還價也不能還，你不能還價，你要還價就證明你無知。所以這樣的大德！這很殊勝，所以將來大家還有機緣看，可以自己去讀，來研究。

現在我就是選一點卡片。我最近做這個卡片，上次我是讓福良幫著做呀，做的還粗一點，這回我自己做，就是哪一句我都是慢慢挑了。這些東西不要叫它有主要的，還有次要的，不精不大醒目；要叫它十分精鍊。摘，真摘，得一句一句的摘，不是一段一段的摘。我也不知道我活到哪一年哪。我這種做法好像我要活好多年。照大夫的看法，你這是瞎鬧，你還搞它幹嘛呀？一息尚存嘛，爲了法，做一點兒算一點兒。

總之是，這樣就算不能饒益別人，起碼別人可以還有這樣一種工作方法。我覺得這種工作方法是比較好的，你起碼可以還有這樣一種工作方法，這就用科學裏頭好的方法，介紹到咱們研究佛法來。底下將來咱們再編目、整理、分類，遇到什麼問題，各種卡片一抽，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寫東西，我要幫助人，你有根有據，自個兒也清清楚楚，放心哪。這是一個新的方法，研究佛學新的方法。一息尚存嘛，我這幾天又再搞點兒，明天還再做，明天過了之後，後天還要搞。

《心賦註》：【恒作群賢之母，可謂幽玄。夫般若者，是諸佛之母。】

這個就談到般若了。講到般若，這永明大師的話，他說般若是恒為「群賢之母」，一切聖賢之母。這個永明大師引出了，「夫般若者」，般若是什麼呢？「是諸佛之母」。一切佛都從般若出生。沒有般若，哪來的佛去？所以佛母佛母，這個一般總是啊，密宗有個女性的佛，體會得太庸俗。可以這麼說，事是這麼個事兒，你看現象是如此，你這麼體會也可以，體會得太膚淺。實際這都是象徵。這個佛，他是出生諸佛的，諸佛從般若出生。

【故淨名經頌云：智度菩薩母，能生一切導師。】

「故淨名經頌云」，《淨名經》就是《維摩詰經》。這個《維摩詰經》上次不是說過嗎，咱們這個世界也跟佛土一樣，這最主要就出現於《維摩詰經》，《楞嚴經》也提到。所以那天我在廣化寺講的這個內容，那個陳居士他還問我，好像說：「我也沒見過，不知道出處。」希望我來註一註。這個出處，今兒這兒可以說一說，

就在這個《維摩詰經》——《淨名經》裏。佛說：「心淨就佛土淨」。舍利弗就動了念：「咱們釋迦牟尼佛的心淨不淨啊？釋迦牟尼佛那個心要是淨嘛，那我們這個國土怎麼這兒不淨呢？」心裏有這個疑。這個梵天，就是剛才說的梵天，色界天。梵是清淨、離欲的，所謂梵行就是沒有男女之欲的。這一個人出欲界也不容易啊。你做爲一個人在這一生之中只要有過一次男女的關係，你就不能出欲界。你要不修往生法門你就不能出欲界了。所以你要知道這欲界難出就在這兒。梵天就跟他說：「啊！舍利弗，你不要這麼想。你看見是這個樣子，我看的不是這樣。我看這個世界跟我們梵天一樣的清淨。」就是這個，很要緊，這個話。你不要以爲就是這個樣子，各個不同啊！梵天就說：「你不要這麼想啊，你看的丘陵坑坎，我看見你們這兒跟我梵天的情形，完全沒有任何分別。」釋迦牟尼佛用足趾按地，這個就是一切佛土的莊嚴與這兒毫無分別，而且一切佛國的莊嚴咱們這個世界都可以看得見。所以這個事實就出在《維摩詰經》，咱們都要知道根源哪。在《楞嚴經》同樣引了這個話：「我指按地，海印發光。」我這個脚一按地，「海印發光」，這個世界就是一切佛國一樣的清淨。「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你心這一動，就塵勞都起來了。塵勞在你的動之前就起了。我如果說：「你一動念，塵勞跟著就起了。」這就不是佛的話了，哈哈……；你塵勞先起了。所以衆生爲什麼就變成這樣啊？梵天看就不是這樣了；到了佛菩薩看，就當然更不是這樣了。捎帶著把上次的問題再也解釋一下。

那麼《淨名經》的話就是「智度菩薩母」，智慧度是般若波羅蜜，是什麼？是菩薩的母親哪，一切菩薩都是從這個般若波羅蜜出生，出來的。就說沒有般若波羅蜜就沒有菩薩呀。「能生一切導師」，這個智慧這一度，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一切導師，不僅是菩薩，連佛都在內嘛，所以稱為佛母。這底下就是永明大師的話。

【所言般若者，即一切眾生自心靈知之性耳。……故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任用森羅，其名曰聖。又若證此一心，則解一切法門。】

所以說般若是什麼呢，就是一切眾生靈知的性。般若是什麼呀，你不要推到佛菩薩，就是你們眾生本來那個靈知的性。靈知就說的是咱們的心。「靈知」兩個字，底下還要作解釋，現在暫不解釋它。所以就是說，夏老師談到這個般若，這個般若之殊勝，這是永明大師跟夏老師相同的見解嘛。這個話有人聽了，他就會給我提意見，你不應該說永明大師跟夏老師是相同的意見，你只能說夏老師跟永明大師是相同的意見，哈哈……。上次有類似的一次，他後來跟我說，他批評我。其實這個怎麼都可以嘛。

所以密宗，那個諾那祖師，「一個女弟子問」她說：「我怎麼觀想師父啊，要觀想師父在我頭上，我老想

著師父在我頭上，師父要拉屎撒尿怎麼辦？」他說：「哎呀，那這行，你就觀想你坐在我頭上。」看見沒有？這才是圓融啊。她說：「師父在我頭上拉屎怎麼辦？」西藏有這種老太太呀。「那你就觀想你坐在我頭上。」她後來又對師父說：「師父啊，你這腦袋這麼光，我怎麼坐？」哈哈……，所以就是說，這衆生知見，跟這個祖師的見解，共同之處不多。

這個就是說，談到這個般若，永明大師讚嘆般若。所以這就把般若說的是什麼呢，衆生靈知的性就是咱們衆生的心哪，不是別的，是觀自在。自心自性是誰呀？自心自性是誰的心，誰的性？衆生的心，衆生的性。每一個衆生每一個衆生，就是你當人自己的，是不是啊？張三就是張三的，李四就是李四的嘛，這才叫自性。光是李四的對於張三就不能叫自性。那張三我自己的才是，張三就是張三的那才是自性；李四就是李四的，這就是他的自性。那要是對於巴大夫跟我來說，巴大夫的性那就是他性，不是我的自性。那自性那就是我的性嘛，當人自己的事兒。這就是一心哪，是衆生靈知的性。但是這個性是人人都具啊，這麼一個條件你要知道。但是它是自心自性。要證到這一個心，「則解一切法門」，一切法門你都能理解了。永明大師也就在讚嘆般若，讚嘆這個自心法門。

【佛正法正行中，此心為最。】

他說，「佛正法正行之中」，正法的正的修行裏頭，這個心，「此心為最」啊。所以無差別之中有差別。你什麼法都可以修，都是好的呀，但是以這一個法，就是以「知自心」這個法。所以密宗就是五個字：「如實知自心」。他的密宗不定有個什麼竅門，什麼特殊方法。又跑到雍和宮去看那些個像，這裏頭不定是怎麼著，就是不肯傳給我呀，我要是會了這一套，那我就是成了……。」那你才是做夢呢！真正的密法就是「如實知自心」，如那個實際知道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事。所以六祖說「密在汝邊」。你學密呀，密在哪？密在你那邊。你跟我找密？找了那不是你的事兒。真要說到密，密在你那邊兒，認識你自心去，那是最密呀，所以這個「此心為最」。底下舉了些例子。

【如太子生，具王儀相，大臣恭敬，有大聲名。】

就如這個，一出生就是太子，太子還在那兒拉屎撒尿什麼的，還得要人抱，多少大臣得磕頭啊！多少大臣、多少才華、多少汗馬功勞、多少學士，你得給這「小把戲」磕頭啊。你的修持，種種修持，修次第法，

修這個法，修那個法，種種的道理，只要他這一認識此心的人，你就應當，當然這是打比方說，就應當頂禮呀。

【如迦陵頻伽鳥，殼中鳴聲已勝諸鳥。此菩提心有大勢力，如師子筋弦，如師子乳，如金剛錘，如那羅延箭。具足眾寶，能除貧苦。如如意珠，雖小懈怠，小失威儀，猶勝二乘功德。】

「如迦陵頻伽鳥」，這個鳥特殊，它這個沒打破蛋殼的時候，這鳥就會有它的聲音哪，它的聲音壓過一切鳥。就是極讚這個心的法為最。所以為什麼大家去，夏老師講這個，就把這個最好的告訴你，大慈悲呀，大慈悲呀。底下就是：

【舉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世無上正覺。】

「舉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這個心，你要能觀這個心，觀自在嘛，你要能觀這個心，就是具足了一切菩薩功德。不是要三大阿僧祇劫，你六度萬行一點點去修啊。只要此心在，你就具足一切功德。所以觀自在很要緊。所以說「片刻不在，便同死人」，這觀自在，片刻不在這個真心上頭，你就跟死人一樣。

《淨修捷要》也說：「暫爾相違，便墮無明。」你暫爾和這真心相違，你就墮到無明裏頭去了。所以能夠觀自心就是如實，不能觀自心那你就是另一方面。

大家說：「自心我又不認識，我自己怎麼觀哪？」這個咱們保留一下這個大問題。那麼今天我給大家收集些很重要的，今天咱們有個總結，最後把徹悟大師的一段話作個總結，又再匯歸淨土。把這一切知見，講到這個衆生知見，佛知見，講到一心，這一切再回到淨土，那就真正知道不二。

那麼盛讚此心的功德，什麼是此心呢？當前大家都有這個心，要想著這個。這兒說要觀自在，這個心，這個心我又不認識，這個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心哪？所以這個卡片就回答這個問題，「心到底是什麼？」所以永明大師這個內容，就是用語言文字來回答這個問題到了登峰造極了。衆生你沒有開悟之前，你要想比量的能夠體會一點兒，也只有從這個裏頭去會通。所以永明大師他寫了一部《宗鏡錄》，他說：「你就看吧，看到哪天開悟爲止啊。」你看來看去是可以開悟的。我自個兒的經歷也證明了他這一點哪，我很得力這個《宗鏡錄》，就是難讀啊。

通身是問題，通身是問題。你沒有這麼些問題，它都是問題，累是累極了，好不容易苦苦想把一句一句弄清了，把這個問題回答了，另一個問題又來了。一百卷通身是問題。所以大家不提問題呀，這個就沒法

兒深入，我跟大家說。一百卷通身是問題，那是真累，沒有看什麼任何書比這個書還累。什麼高深的數學，我也搞什麼拉氏變換，什麼什麼這個高深的，這些亂七八糟東西，什麼新的數學，還有什麼更新的一些什麼東西，都沒有念這個吃力。

這個禪宗啊，這個禪宗要能懂，《宗鏡錄》能够啃得下來，你要去搞科學，那你沒有什麼叫難的了，只要你花工夫就是了。你不花工夫當然不行，不花工夫當然你不懂。花工夫了，就沒有什麼為難的。現在所以先讚一下，大家用心聽一聽。就是用語言文字說什麼是心，這到了登峰造極了，而且是最正確的說法。永明大師也不是就說自個兒的，他也引證啊，也引證一些書，一些引錄的經。首先引證《禪源集》。

三、引證《禪源集》——空寂之心 靈知不昧

【禪源集云：夫言心者是心之名，言知者是心之體。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前達磨所傳清淨心也。】

《禪源集》說：「夫言心者」，說這什麼是心哪？這個「心」字，「是心之名」啊。咱們說心，「心」這不

是個名字嗎。錄音機，這不錄音機的名字嗎。什麼叫心？心是個名字，這個字是個名字。「言知者，是心之體」，說你知道不知道的那個「知」，說那個「知」字，那是心的本體啊。這就告訴你，你心的本體是什麼，就是「知」。

這個地方大家很容易……，這個「知」字，所以語言也有限制啊。光一個「知」字，大家也就說，說是這個「見聞覺知」都是毛病啊！「知」之一字是「衆禍之門」哪。怎麼單提個「知」啊？在咱們語言文字中只有這個「知」字可用，再換了別的字，毛病就更大了。既然用語言來說，用文字來寫，就只有這個「知」字是最恰當了。你要去換任何的字，你就是比這個更差呀。「知」，光這個「知」，那不我說嘛，這個「知」字還有是「衆禍之門」哪，所以這個「知」也加一點形容嘛。再說的詳細點，就是說這「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前達摩所傳清淨心也。這個說的就詳細一點。

前頭把「體」和「名字」，你別把它混到一塊兒。一說「心」，那是個名，是叫它的名字；它的本體是什麼，就是「知」，這就是很簡單扼要。那麼底下咱們再要理解得詳細一點呢，在這個空，毫無所住，寂然不動的這個心；可是這個毫無所住，寂然不動的這個心，不是斷滅，不是頑空，是「靈知不昧」。昧是愚昧呀，不愚昧，沒有什麼昏昧；「靈知」，是靈知，加個形容詞。所以說，後頭就是用兩個字「靈知」，區別於咱們衆生這個「知」。

「靈」，不要把它看成神靈的靈字講，「靈」就是說的是什麼呢，那個空寂的那個「寂」字，寂而常照的那個「寂」啊，靈明啊！所以這個蓮池大師《彌陀疏鈔》一開口就說：「靈明洞徹，湛寂常恒」，「大哉真體，不可得而思議」呀，衆生的本心。他指的靈明，「明」就是寂明啊，是靈明啊，形容這個「明」。現在這個「知」是靈知啊，靈明的知啊。「寂」，清清楚楚，「明」是明明白白。明明白白之中，而超乎咱們所謂一般的這種相對的這種明白，這就稱之為靈明啊。所以靈知就是這個靈明的知。

在這個空寂的心，這個靈知，從不昏昧；常照，寂而常照。真是這樣啊！每人每人的那個心在那兒常照，在你一切煩惱，極端煩惱之中，沒有一個時候它不照，沒有一個時候它不存在，沒有一個時候它是真正昏昧了，就你自己不知。所以就是還有一個卡片我還沒做，在衆生極煩惱的心中，有如來在那兒結跏趺坐，從來不失。就這個空寂的知，空寂的知，不是起心動念，那個不空不寂。有所住就不空，有所動就不寂，不寂淨了。所以空寂的那個「知」，就是達摩所傳的這個清淨心。這不就是直指人心，給你道破了！用語言文字給你說清楚了！所以就是說，沒法再清楚了，沒法再清楚了。

【然由迷此知，即起我相。若了此知，剎那成佛。】

我們就是由於迷了這個「知」就起我相啦。在這個「知」中就沒有「我」呀，離一切相，空寂就沒有一

切相了。由於你不認識這個「知」了，所以你就起了我相了；起了我相，一切相都起了。那麼你要是「了」了這個「知」呢，照「了」了這個「知」呢，剎那成佛！看見沒有？所以我常說這事兒容易，我常說如反掌啊，哪有那麼難哪？就在這個地方，就在這個關鍵上，一個「迷」，一個「了」。

所以那天跟他們講，這《楞嚴》的話，其實《楞嚴》有很多極殊勝的話，但是讀《楞嚴》的人，他對於這些話他不管，他不管，他熟視無睹。「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離見，斯即涅槃真淨。」大乘經典是一味的。那天巴居士問孫居士：「怎麼就說的一樣？」它真正的到法上就是一樣的。它不到這一步，那就是種種說不一樣了，那不一樣的多了。都按照我說的就有人批評我嘛，它有不一樣的，還有好些不一樣的呢，是吧？到了真實，到了實際中那就是一樣的，真實法中就沒有兩副啊。

在「知」，沒有「知」沒有「見」，那不成了木頭石頭了？修了半天要你這個木頭石頭幹什麼？就有人是這麼修的。所以古的時候書上也說，現在我也聽人親眼見過，你就放下一切，什麼都不想，你入禪入定，就心同槁木死灰，最後最後你人就跟那個坐著的凳子長到一塊兒去了，就入了這種所謂的「枯木禪」。現在真有，他親眼見，這是我們個親戚，他親眼見。廣東就有一個，這個已經是跟木頭一樣了，整天就坐在那兒不動，一個人在那兒也沒死，什麼都沒了，也不吃飯，也不動氣兒，連脈搏也沒了，而一直坐在那兒不能動。後來，人就跟坐的東西長到一塊兒了。他不知道坐了多少年了，幾百年，多少年下去了，就有這麼一個。

另外，他還告訴我，棲霞山還有一個，現在的，他住的那個洞離公路不遠，你一進公路，洞裏頭就看見他，他在那兒坐著呢。有的還說老百姓好事兒，有的好人給他點兒，餵他吃的，他還能咽，有的小孩淘氣拿石頭打他，衝他，也沒人保護他。反正他也不能動，也不能幹什麼，就這麼待著。你搞成這個，最多是到無色界。什麼都沒有了，不能出三界啊，是一個歧路，錯誤的道路，不解決問題，所以還是要知要見。要沒知沒見，教你修了半天，修成跟木頭石頭一樣，你跟那木頭長一塊兒了，跟石頭長一塊兒了不能動，再也不能動了，所以沒人去動他。書上這麼說，實際上就有這事兒，就有這人，這不證實了嘛，所以書上的話，經典的話。

所以要「知」呀，但是你不能「立知」，把它抓死建立了這個知見。說對於這個我不對，我就要換一句，這個我來攔住，這個就是我要奉行的，我要立住這個。這個回頭又不對了，回頭又換一個。要「不知不見」，我就要「不知不見」，他總是要「要一個」。那就是無明本！這話就給你說透了，「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所以這個經典，這個佛恩難報啊！

像《楞嚴》是不許出口啊，古德是把肉刺破了，因為它太寶貴了，它不許出口啊，他把肉刺了，他背了好些。刺了之後，又用這種紙不怕潮，刺開了肉，用裹著把它塞進去之後縫上，查不出來。到了中國之後再趕緊開刀，到了廣東，趕緊開刀把它取出來。這麼弄來的，你知道這個寶典哪。智者大師聽說印度有《楞嚴》，

天天拜求，求能讀到這個《楞嚴經》。因那時還沒能來，因緣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容易啊，後來都到了唐朝才來。智者大師是隋朝的，差一個時代。

那好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反過來呢，「知見離見，斯即涅槃真淨。」知見它又離開見，所以我老告訴你們「離」啊，你們這就要抓呀，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談的次數不知多少次了，希望咱們大家取得些進展。不是沒有知見，「知見離見，就是涅槃真淨。」是什麼？這頓到極點！就是在「一立、一離」之間，不是這一轉手嗎？你要立、離，這不是一個轉手、返手嗎？立就是無明本，離就是涅槃真淨，你看看！一時不能懂不要緊，這話擱在那兒，慢慢去參去，慢慢去參去。所以「知見立知」，就是無明本，這個「知」就成了衆禍之門了，無明之本嘛。「知見離見」，就是涅槃真淨，那就是衆妙之門了。所以這個「知」字不能隨便換，經典都是這麼說的嘛。這個是引了《禪源集》。

【故心要賤云：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

又引一部書叫《心要賤》，心要的這個著作叫《心要賤》。他說：「心法本乎無住。」心地法門，心地法門以什麼爲本？以無住爲本。所以《金剛經》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家這個事兒再好好想一想。你必須抓一個什麼，這不是有所住嗎？既然叫你無所住，你偏要有所住嘛，這個事兒就不好辦了。無住啊，無

住啊。這個無住的心體是「靈知不昧」。這兒也是「知」字，是靈知不昧，是靈明的知道，沒有昏昧，了了常知啊。

【又況如一摩尼珠，一靈心也。唯圓明淨，空寂知也，都無一切差別色相，以體明故。對外物時，能現一切差別色相。色相自有差別，明珠不曾變易。】

比方像一個摩尼的寶珠，這個摩尼寶就像咱們的心，怕咱們不懂又打個比方。你看，這個古德永明大師慈悲啊，怕咱們不懂，他又打個比方，像摩尼的寶珠，這個摩尼的寶珠就比方咱們靈知的心。這個寶珠它是圓的，它是光明的，它是乾淨的。珠子嘛，那還不是光明、乾淨、圓嘛。這個圓、明、淨，打比方，就是咱們那個空寂的知。咱們那個空寂的知就是圓的，圓照一切，是明的，是清淨的。明者是光明的，能顯現一切的，就是咱們的靈知。它本身珠子沒有一切顏色的這種相，珠子不帶黃啊、綠啊，但是當著摩尼寶珠，你什麼色到它之前它就現什麼色了。

這個色相紅黃藍綠自有差別，咱們這個摩尼寶珠都能顯現它，但是明珠並沒有改變嘛。鏡子嘛，咱們這兒不都是，那兒有個綠水壺，這兒有個藍衣服種種的，各種的顏色在鏡子裏出來。這就比方咱們的心嘛，它知啊！這一切都顯現嘛，靈知啊，一點兒昏昧沒有，清清楚楚，綠的就是綠的，藍的就是藍的，黃的就是黃

的。但是它綠了沒有？它黃了沒有？關鍵就在這兒。你跟著它綠了、黃了，你立知，那你就是無明本。你朗朗常照，你這裏並沒有綠，並沒有黃，這就是靈知。

【如荷澤和尚，於空無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不昧心性。】

底下引荷澤神會，神會小師，在六祖中最小的弟子。六祖圓寂了，大弟子都痛哭啊，只有這個神會是神色不動，這在《壇經》裏有這個記載，只有神會不動聲色，所以水平很高啊。

大家都知道胡適，胡適寫《中國哲學史》，全世界出名。《中國哲學史》寫了個上集，古代的，後頭的中集再也出不來了。爲什麼出不來啊？他寫到中集的時候就寫到唐朝了嘛，到唐朝就有佛教了。佛教嘛，他本來也好寫呀，根據他那個哲學史，那些西洋哲學的那些學問，他也可以隨便做評論。到了六祖，他就不好辦了，這個人怎麼辦哪？就超過了他的框框。等再碰見神會，他就決定不寫了，他沒指望了，再寫他就把他自己個兒給否定了。他也不能昧著良心抹殺客觀事實，胡說什麼。有些人在這裏就胡說了，那就不是學者，是做官兒了，那什麼他都可以說了。所以他的中卷出不來呀。而且胡適還一個特點哪，胡適單給神會寫了傳，很特殊，很特殊啊。

所以永明大師也特讚這個神會，稱爲神會小師。不是說他成就的小，他年歲最輕。他見六祖的時候是個

童子，所以我們不輕視小孩兒。六祖死了，他不動聲色。他怎麼說，他所說的就是，在空無相處，指示這個知見，就指你衆生這個知見。不是咱們這個知，要分別一下，「了了常知，不昧心性。」這個就是咱們衆生的靈知，就是本性。底下就說：

【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心常知是自性用。……荷澤直云：心體能知，知即是心。】

「心常寂」就是自心的「體」，「心常知」就是自性的「用」。一切事情都有「體」，有「用」；有個本體有個作用。所以哲學裏，講體，講用啊。咱們的心是以什麼爲體，以什麼爲用？一個鏡子吧，玻璃它是體，能照是它的用。虛空它照什麼呀？鏡子有個體，心也有個體呀。心以什麼爲體？以寂爲體，常寂就是體。常知就是用。沒有「用」怎麼能顯「體」呢？只是「體」沒有「用」那叫什麼體呀！所以「知」就是關鍵。

所以荷澤直接說，這是永明大師的話：「荷澤直云：心體能知」，心的本體能够知道。「知即是心」，這個「知」就是心。所以大家不要再隨便換字，只有老老實實依照古人的東西，自個兒好好去體會。這個「知」就是「心」哪。「心體能知，知即是心」，是神會的話。

【又荷澤所宗空寂知者，空寂即是無相。以神解之性，雖無形相，而靈知不昧，故云寂知。亦云寂照。亦云無相之智。亦云無知之知。……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

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矣！

底下永明大師說了，說「荷澤」，就是尊稱他為荷澤，他那是地方。我們不敢叫人家名字，叫誰誰誰法號，不恭敬啊，稱他用地名。所以好些都用地名，比如說百丈，百丈那不是人名，他那個地方叫百丈山。咱們只說那個地名，就不說他什麼法名法號的，表示恭敬嘛，荷澤也是這意思。

荷澤所說的，這是永明大師給他再注解注解，說空寂的知，空寂是表明什麼？就是表示「無相」。空寂還有什麼相啊，空寂就說的是無相。可是這個咱們神解的性，咱們這個解，不勞你安排，本來自然這個自性中就有這個妙用而能解，這叫神解。神解的這個性，它沒有性相，它到底是個什麼呀？是在內？在外？是長的？是方的？這些形相都沒有啊！可是它靈知不昧啊。就好像那個聲音有斷滅，你能聞的性不斷滅，它從來不昧呀；隨時拍，隨時知道。聲音沒有了，不聽見了，可是我這個能聞的性沒有昧，一拍又知道了。

能聞就是能知嘛，靈知不昧嘛，所以就叫寂知。它是神解之性不昧，也叫做寂照。這個就是什麼，是無相的知，知是沒有相的知，也叫做無知的知。這就把這個知說清楚了。所以知解，「見聞覺知」的那個知就不對，這兒怎麼大談其知呀？這個是無知的知，有知就有所不知。佛無知，就無所不知。這底下再簡略一點兒，所以底下就給咱們總結一下：

【若有念而知，凡夫境界，故云知覺乃眾生。若無念無知，二乘境界。若無念而知，諸佛境界。空寂即是無念，

亦云無住之知。」

「有念而知」者，就是大家，凡夫啊；你不起心動念，你就不能知呀。你有念就知道了，這是凡夫。「無念無知」是阿羅漢，緣覺，他也無念了。咱們老有念，有念才能知，凡夫；無念無知，阿羅漢，無念了，他離念了，阿羅漢他離念了，他無念了，他也無知。無念而知，佛。大家想想，有念才知的就是凡夫；無了念了，也無了知了，阿羅漢，二乘；無念還知，佛。所以就「無念無知」是阿羅漢，「有念而知」是凡夫，「無念還知」，這就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這是佛的境界啊。

現在我們只要知道，知道現在我們這個有念才知就是你自個兒的境界，這就是衆生境界。你要到了阿羅漢，你就是無念無知了。咱們離阿羅漢還一段呢，這麼修就還有一段哪，你還不是阿羅漢呢。咱們現在不學小乘，但是你要知道咱們離阿羅漢還遠去了，離阿羅漢還遠去了，跟初果還遠去了。不過我們不以這個爲目的，但是不是說你現在你的這個離念、你的這個定，比阿羅漢還強，不是這個；說的就是你能發心，阿羅漢不能發心，是在這一點超過阿羅漢。能到了「無念而知」就是佛呀。所以這就是把所謂「心」那個字，就真正咱們的真心是「無念而知」。

【若有所住，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無所住，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

這又引了經上的話，若人有住，就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無所住，則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所以《金剛經》講「無住生心」，這兒講「無念而知」，這就「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

所以咱們既然說「一心」有這樣的功德，到底什麼是一心呢？那禪宗就不說破。這個就是教嘛，就要教給你，就給你講。那麼這要給你講，用語言文字給你講（這是我的看法），這就到了登峰造極了。這個你要還不懂，另外去找，我就給你保證，你再永遠也不能懂，也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語言文字。當然你參禪可以懂，那你就不是這個法，那是從宗門入。你也還要從語言文字找，那這個就是最清楚了，最正確了。

四、「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

那麼底下大家就說，這個心我們知道了，這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剛開始學的人，就是明白了這些事兒，有什麼好處呢？這又是一個問題了，有什麼好處？這個也是《心賦註》裏頭，就設了這個問題。

【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

人家問：「初心學人」，初發心的，咱們在學人的地位上，到阿羅漢就叫無學位了，他不用學了，咱們是

你能够發心，可是你實際還不如阿羅漢哪，阿羅漢斷見思惑了，咱們整個兒在見思惑裏頭，要知道。「初心學人」，「初心」兩個字大家要注意，是初發心的人，這叫初心，不是我剛三皈依，我一皈依就是初心，那不是，你得發了大乘的心，才是初心。咱們這個佛法都是大乘佛法，這個「初心」指的發大乘心的人。

你要發了大乘心的學者，「悟入此宗」，你能够悟入到咱們所講的這個《心賦註》講的一心，講的般若這些，你悟入這個宗；你如果能夠「信解圓通」，你有什麼勝力，有什麼殊勝的好處呢？替咱們問了。那個講了之後，咱們還是很不容易，是不是呀。那麼這方面我要去努力，我或者能信，或者能解，最後或者能悟，我有什麼好處呢？我得到什麼力量呢？什麼殊勝力量呢？所以就是替我們問了這個問題。初心的人就是我們這種人，咱們現在總算發了點大乘心，那麼我們聽到了這一些，我們在這一些繼續去參究，最後越來越深，越來越明，真正信進去了，得到一個正確的理解，能得到什麼殊勝的力量和作用啊？什麼法益啊？底下就是回答，分爲兩段。

【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

「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初心的人程度不一樣，這也得講條件哪。不能說一初心你就怎麼怎麼樣，那太空洞了，太籠統了，那也就不對了，那也得有條件嘛。你得對於這個一心法門，你得怎麼著呢？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現在大家聽了之後，能不能產生一個正確的理解，就不敢保險了，因爲到了你心裏頭，你稍微

一捏，一捏就變了，是不是。你得正確的理解，而且你這個理解的是圓的。

所以這個判教，小始終頓圓，我們這兒很多熟人，見到人他就是不肯圓，他總是有所偏，信了這個他就反對那個，他對於這種圓教的法就格格不入，他就抱定次第法。次第法當然是佛法，小始終頓圓，但他就抱定次第法，你們說深了他就反對，這就不圓，他就是不圓，你不知道是個圓哪。

我們說次第法，常常說，你乘電梯，唰！一下上了屋頂花園了，這是頓法。沒有離開次第法，你哪一層樓你的電梯不經過呀！但是比你那個沿著樓梯上的人，那這個不可比呀！你每個樓那兒睡三天，你這輩子、哪輩子上樓頂去？不一定了。你要說那次第，他也有次第，他就哪個樓口他都經過，不然你二樓三樓的人怎麼上啊？一切次第他都經過，但是中間沒有這個次第相。你說中間他不經過的時候，他一個電梯「噌」上去了，有什麼叫次第相？什麼叫二樓口，三樓口，四樓口？

所以這就是我們信解圓明，「圓」，它就是智慧，對一切都是好的。「明」，清清楚楚，不是含含糊糊。有許多人這兒也談，我常常看，你到底……，你問，你問他一個問題，你如果再接著問，有的人就是剛他還說的都對，全對，你一問他就糊塗。有的人能問到三句四句，問到第三句還能差不多的人就很有水平。問到五句，我就沒有碰見一個人，他不是張口結舌，眨巴眼，就說不出來了，他就憋了半天，就糊裏糊塗，不知所云了，不明。他自個兒以為他很不錯，你只要問到他五句頭上去，他就眨巴眼，結巴嗑，他就是落荒而走，

他跟你扯了，逃避了。不明！

對於這個說法，你的正解是圓的，是明的，「決定信人」。所以這兩句話就是一個「信」和「解」；「決定信人」是信，前頭一句「正解圓明」是解。所以「信解」很重要，信解後頭才有「行證」，一部《華嚴經》就是講的「信解行證」。「信」也有條件，不是普通的信，是決定的信，還能信進去，不是表面的，深入！這個其實也不應該說是很難嘛，是吧。

你如果能夠有正確的信，是圓信，不要「是一非餘」，信了這個就反對那個。你這個是圓教的信法，你這個清清楚楚，你決定信人，不是含含糊糊，今兒信了，明兒又不信了，決定信！再也不會改了。既然這樣，自然會一步一步的深入，大家要知道，我可以給大家保證。你真能這麼信了之後，我就給你保證，你決定是一步一步自然深入，妙就妙在這兒。

這樣怎麼樣呢？就這個條件，這個條件哪，就殊勝了，你就有「超劫之功」。不是修三大阿僧祇劫嗎？這些劫呀，你就能超過這一切劫的功效，不須要經過這麼些劫，就得到，「獲頓成之力」，你就得到頓然成就的力量，就是說剎那成佛。誰叫你坐到石頭上那兒當一塊木頭去啊！那就永遠不能成佛了，錯路！「頓成之力」。這個兩句還好解，底下難，難就難在後頭。

【雖在生死，常人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刹。】

「雖在生死，常人涅槃。恒處塵勞，常居淨刹」。這四句難信，當然也就更難懂，不能信就不能懂啊。你按文字可以解釋，你看誰能信？雖然咱們還在生死裏頭嘛，可是你就在這個生死裏頭，你就常人在涅槃裏頭了。文字就是這文字，你不能作別的講吧，「雖在生死，常人涅槃」，就只有這麼講吧。這福生是教語文的，你還能作別的講嗎？「雖在生死，常人涅槃」，你能作別的講嗎？就在這個生死裏頭，你就常人了涅槃了。不是說你了生死，出了生死入涅槃。不可思議呀！

「恒處塵勞」，「恒」者，是常也，常在塵勞妄想之中。「恒處塵勞，常居淨刹」，你就常住在清淨的佛刹。只能這麼講吧，這個文字，你們誰要說反對，大家就反對反對；不能反對，這個文字我就講清楚了。問題就是說，你們能信不能信？問題就是能信不能信。不能信不要緊，不要抵觸，這事可以再去參，不可思議就在這兒。而且就有這樣的人，本來說的就是咱們這樣的人，你只要符合先前的條件，你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可能不信，不信不要緊，慢慢會信。這四句就是這個，他「恒處塵勞，常居淨刹」。在「塵勞」跟「居淨刹」你就覺得是不能相容的事兒，你這個不能相容就是你不圓，就是你不圓，就是你自己妄生分別啊。底下，後頭兩句很殊勝，這兩句大家還可能信。

【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

「現具肉眼」，現在你只是個肉眼，沒有什麼奇異功能啊，也沒有什麼神通，一有神通就不是肉眼了嘛，得天眼通了就不是肉眼，叫天眼了嘛，就是肉眼。「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你這肉眼，慧眼的光明就開了。慧眼是什麼眼？慧眼是見真哪，見真諦。他就是肉眼，他就開了慧眼的光明，所以這個開悟的人，可以是以肉眼當佛眼用。因為他沒有天眼，他也不能說我就等於佛眼，佛眼就更殊勝了，不可思議了。因為什麼？我慧眼就開了，法眼他也就具了，等於是這樣，他就可以當作佛眼來用，所以一般開悟的人就都可以這麼說。

有人說，這世界上哪兒找善知識去？古德的話：「那明心見性的人也就是可以當作善知識了。」也就是什麼呢，他雖然是肉眼，還是凡夫，他開了慧眼的光明嘛。他能看清楚這個真諦，他能知道這個法，什麼法是圓，什麼法頓，什麼說法是佛法，什麼說法是邪法，要能抉擇這些法就是法眼；見著真諦，見著離念的那個叫做真諦，有念就不是真諦，這是慧眼的光明，見著了無住的心體，這屬於慧眼見真嘛，這是第一點。

所以等到蕩益大師他就是，古德沒有那麼些個所謂人情世故，他不謙虛就是不謙虛，用不著那種所謂客套，他就說：「名字位中真佛眼」；我自稱，我在六位只是「名字位」，可是我是真佛眼。蕩益大師當之無愧啊。你看現在印光大師不就是說，他這個《要解》，佛再寫也不能超過他嗎，那不是真佛眼是什麼？所以古人那就是古人，咱們不能隨便。

咱們近代還有像印光大師，近代所屬是特殊因緣。所以清朝幾百年之衰，到了咱們這個上一代，上兩代出現的這些人物，對於諸位說，恐怕就是上兩代，我就說是上一代，又是夏老師，印光大師，虛老，西藏的貢噶上師，諾那祖師，這一代人，很特殊啊。一個大的醞釀啊，一個大的醞釀，大家要知道，幾百年不來這樣的人，忽然間來這麼些。這個中國佛協的也是這麼說，這一代出了很多人，大家共見，這是共同認識到這一點。居士中像楊仁山，像夏老師，像這個……許許多多，都是極突出的人物，這幾百年沒有的。就像這樣幾百年所不常見的人，它一時都同時出現了。而且出現了很多東西，密教從來不來，來了；《無量壽經》從來沒有善本，有了善本了。所以說，咱們這個年輕一點的人，你們要知道，你們要發心的話，你們這個很好的來肩當如來事業呀！也就可以說，這些大德之來就為的是大家啊，大家不要輕看自己，不要輕看自己。

【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

「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不要換這個凡心，不要什麼入定、現出什麼什麼東西、得了什麼什麼東西、或者說這個身體修通了這些東西，不要這些東西啊，他就開了佛的心的知見了。他說「便同」，這個分量很重啊，不要換這個凡心就同了佛心的知見，同於佛心的所知、佛心的所見。這就是什麼呢，這些話都是什麼呢，就是初心的學人你要能夠信、能夠解，就得這樣的好處。

【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

還有，「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事實就是這樣，所以我們不是光是都從書本上的東西，這有的實際體驗，這個煩惱塵勞你不用去斷，它自個兒就滅。這個「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菩提妙果，不用你去修，「假」是假借，用啊；不用修，自己就圓滿。真實如是，不能懷疑。你要懷疑就說明你那個衆生知見根深蒂固。就是你要懷疑，懷疑就反映這個，我跟大家就下個結語，你就要這樣的看；你有一點兒懷疑，就是那個知見很根深蒂固。

自個兒認識這問題，「哎呀，敢情我是這麼根深蒂固。」不懂不要緊，你認識自個兒這個問題，你慢慢一點一點好好去修，好好去發心，好好去體會這個，這有願必滿，總有一天，逐漸逐漸就不一樣。這個還比較難，又是要「信解」，還要「圓明」，還要「決定」，還是比較難哪。這底下還有，所以說不可思議。大家呀，也就是很有因緣，很有福啊，今天咱們湊在一起，把這些個殊勝的咱們來……，很有福啊。

【若於一心，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

底下就是說，若於「一心」這個法門，「有圓信圓修」，你能够圓信，圓的相信，圓的去修。這個我們覺得還是挺難，「圓信圓修」自個兒就不敢當啊。底下呢，「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你對於這個法你能

够見，能够聽到，你發了一念的心「見聞隨喜」，我聽了之後我很喜呀，隨喜呀，這麼殊勝啊。對於這個法門，你若是乃至能見、能聞、能够隨喜一念發心呢，像這個我發這心如此殊勝啊，對於這個有所信，有所喜，歡喜呀，發心哪。我也要因此，我要於此門中自覺覺他啊，是不是？這麼好嘛！我這就拿這個去救度衆生，多直截了當，是不是！你這就是一念發心嘛。你說這個這麼好，趕緊我就這麼來，我就快了，這個心發的還小啊！

「如此殊勝，我拿這個來救度衆生」，你起這個一念就是一念發心哪。怎麼樣啊？「無不除」，沒有不除，沒有例外；「無不除」，大家注意這個古人的文字，就給你決定了，沒有一個例外，沒有一個不怎麼樣？「除八萬塵勞」啊！你八萬四千塵勞，沒有不給你除掉的。除「三障」，咱們那個廣濟寺讓居士林念，「願消三障諸煩惱」，消我這個三障啊。三障是什麼呀？是煩惱障。你煩惱嘛，你就造業呀，第二個就是業障。造了業就受報啊，就報障。銅床鐵柱都是報啊，今生有的人眷屬不和，這是報啊，是不是？他有報障啊。沒有不消三障的嘛，你八萬煩惱塵勞能消，三障能消。

「二死」，「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二死」是什麼死？兩個死，就是一個是分段生死，咱們這衆生死了又活，死了又活，這叫分段生死。阿羅漢就出了分段生死，就出了三界了。阿羅漢沒全出生死啊，只出了一個死，只出了一個分段生死，沒有出變異生死。菩薩有四十幾個位次，從低的位次升到高的位次，

當然不是現在所謂升級，這個「升」字也是勉強說。就是從這個低的位次他就自然進入，入於後頭高的一個位次，就有個變異嘛，前一個位次就滅，那個身就滅了嘛，他更高一個位次的身就出現了。這一個位次差得很遠哪，所以初地菩薩就不知道二地菩薩的舉足下足之處啊。二地菩薩在哪个地方舉足下足，初地菩薩不知道。所以也把它看成一個生死，這叫做變異生死，這兩種生死。

所以這個就不得了了，這句話就不得了了，能夠有這麼一念發心的，沒有一個不除掉你八萬塵勞，三種障：煩惱障、業障、報障，兩種生死的病。真實如是，古德還有什麼大放談，大宣傳，拉攏主顧的嗎？沒有一個字不真實。說過了一點兒叫做增益謗，沒有這麼好，說這麼好叫增益謗；有這麼好，你不說這麼好叫減損謗。所以說法很難，不是你隨便說的，所以不落減損便落增益。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裏頭沒有一點浮誇啊，種種都是講浮誇，世間法都是浮誇，宣傳宣傳，這裏頭沒有宣傳。宣傳幹嘛，我把你們招來幹什麼？永明大師把大家招來幹什麼？釋迦牟尼佛把大家邀來幹什麼？我常說，古人常說「不要你一大文錢。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文錢。我現在再補充一句，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張選票」，拉攏你幹什麼？只是爲了救度你嘛！把最好的東西給你，最真實的給你。所以這個就很不容易相信哪，信最難。今天聽了之後，大家是含含糊糊的，將信將疑的恐怕不少，你這有一點將信就是殊勝功德，就是殊勝功德。這個底下又引《小品般若經》講：

【大品經云：如摩尼珠，所在住處，一切非人不得其便。以珠著身，闇中得明，熱時得涼，寒時得溫。若在水中，隨物現色。即況識此自心如意靈珠，圓信堅固，一切時處，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則處繁不亂，履險恆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說這個「心」就如那個摩尼珠，如意寶珠。你這個寶珠在一切地方，這一切非人，這種種妖魔鬼怪就不能侵害你。那個珠要碰到你的身體的話，你身上要帶了這個珠子，黑暗中就得光明，熱的時候它就涼快，冷的時候它就暖和，在水中它就可以現種種的顏色。這就打個比方，是什麼呢？這是永明大師的話，就比方你認識你這個心，這個心就如這個如意寶珠，你如果對這個心你能夠圓信堅固，那你就是「一切時處」，在一切時，一切地方，無明、塵勞、非人，給咱們搗亂的「是這幾個東西吧，一個是無明，無明嘛，你糊塗嘛，這是根本嘛，無明就出了貪嗔痴三毒；塵勞，這塵勞妄想，咱們煩惱就是障；非人就是妖魔鬼怪。

這魔障它就是有嘛，就咱們得承認這個，所以修法要修的不好，大家要警惕，要在這個很小的地方就要注意，有的時候他被魔障纏繞了。因為你缺少般若呀，你如果有點般若就絕對不會。在一切時處就不會被無明，被塵勞，被這些個非人、妖魔鬼怪一切的東西，天魔，它們的侵害，那你就是金剛了。所以密宗老說「金剛」啊！金剛般若，什麼是金剛？那金剛不就是指智慧嘛！那無明也不能害你，塵勞也不能害你，一切妖魔鬼怪，天魔、夜叉都不能夠侵害你。這就回答了，對於這些剛才說的，心是什麼，對於這個你如果能夠信解，

乃至能够一念發心，得這麼個好處。

五、「信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

那這一來嘛，大家就又有點兒說，「我這個念著佛，這個時候是不是又叫我去參心去了，是不是？到底怎麼辦呢？」現在我把徹悟大師的一段話，今天時間多花一點不要緊，因為這個地方很精啊，這些都是古德的一個精華，把徹悟大師的這一段，就好像把夏老師這一段，這一段的東西正好作一個總結啊，正好作一個總結。

談到這個「見」，談到這個「心」，談到咱們「信願持名」啊。咱們這個時候也就是來聽這個總結。這個總結，大家也就有理論，有辦法。我們不是讓大家最後落了一個含含糊糊，不知道怎麼辦好。這就告訴你怎麼辦。不是說，我都沒轍了，不知道怎麼辦好。這有，告訴你怎麼辦。

咱們先說徹悟大師是誰，這是在乾隆、嘉慶年間的大德，也就是公認的淨土宗最後的一位大德，第十二位祖師。這是他的語錄的一段。他臨終的時候先告訴：「我今天就要走了。」他臨走的時候，親自看見佛來接，而且是大家都聞見異香。他是禪宗、淨土宗雙方面都有成就的人，這是他的一段開示。這一段開示呢，為什

麼我們老談「見」哪？這裏也給大家做一個回答。同時底下也說明咱們這個心，這個靈知，心就是靈知啊，靈知的這個「知」字，古德都是同用這個字，這個字就不能再隨便輕易地否定。那這個裏頭也講的很好，咱們先一段一段來。

《徹悟禪師語錄》：「一切眾生，為利鈍十使所使。久經長劫，流轉生死，受大苦惱，不能出離。可悲也！十使者何，即身邊邪見戒。此五為利使，以發動輕便故。貪瞋癡慢疑，此五為鈍使。由利使所生。對利說鈍故。」

他說一切眾生，被這個利鈍，我稍微改了，不用他的原話啊，咱們反正是照他的意思我順成白話，省點兒時間，反正大家相信我不會造謠，所以我不一定一個字一個字跟他一樣。一切眾生就被這個利和鈍的十種使，大家常常說使命的「使」，這「十使」是個名詞，十使是個什麼，回頭我再解釋。眾生就被這十個使指使的怎麼樣呢，指使得久經多少劫呀，流浪在生死裏頭，受了大的苦惱，不能出離，可悲呀！

指明咱們的這個根本，有十個使。這十個使我們並不生，就是咱們所說的見思二惑。這就是常常有一個事兒叫好幾個名字，真如、實相、佛性、妙明真心等等，它這是一個事兒好些名字。見惑思惑，它又叫「十使」，它有利使、鈍使，它這個地方用這個名詞。「十使」是什麼呢，就是咱們所說的見惑，就是「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取」，這五個叫利使，利就是那個鋒利的利，它使喚你它很靈；而且後頭，「貪瞋癡慢疑」

這是五個鈍使。我們只知道「貪嗔痴慢疑」不好，不知道前頭這五個不好，所以這是衆生顛倒見。那個是利使，這個是鈍使，而這個鈍使是利使生出來的。這個徹悟大師沒講啊，我給大家補充一點兒。

你有個「身見」，有個身見你就認爲這是自己，你就貪這個身，就養活它，長生啊，這不就出了「貪」了？你要侵害我這個身體，我要保護這個身體，我就生了氣，這不就是「嗔」嗎？明明這個身是虛妄的，你認爲它實際是你自個兒的，不就是「癡」嗎？所以一個「身見」就把貪嗔癡……所以這個明真長老看見陳某，頭一句話，他請開示，明真長老就說，「你須要消除身見。」這都是大德的話。一個身見就產生貪嗔癡，就覺得我比別人強，就我慢。對於佛的知見你就懷疑。疑不是說對於別的疑呀，就是對於佛的知見，佛說這話，聽著，「有這回事兒嗎？是這樣嗎？」哈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說，你「邊見」也是一樣啊；「身見」就是……，所以現在所謂這個氣功師，什麼這個養生家，現在我們不管他叫什麼，說他是外道。實際這好多人就是什麼氣功師、養生家，他就鍊他這身，就是「身見」。再進一步，我要出來一個小人兒，小人兒再一修，再出個小人兒，還是身哪，元神哪，元神那還是身，不出「身見」。

還有「邊見」，不是「常」就是「斷」啊。成大羅金仙了，永遠不死是常見；科學家，人死如燈滅是斷見。邊見，不落「常」就落「斷」；不落「有」就落「空」。這邊見，不能中道，只能在一邊兒。就是咱們所說的

那個形式邏輯，對了就不能不對，不對就不能對，不知道「對中有不對」，「不對中有對」，他這是邊見，這是更粗的邊見。

底下就還有「邪見」，凡跟佛說的不一都叫邪見。大家總以為這個邪見，我要叫人去邪淫，叫人去做壞事才是邪見。你跟佛說的那個不一樣就是邪見。佛說往西，你說往東當然是邪見，你說往南往北也是邪見，你跟佛說的不一致嘛，就邪見。這個邪見的人就很多了，他那些東西都是他杜撰的，杜撰的那些見解，不是古德經論中原來有的，那個經是那個意思，他一解釋就變了，他就不是去西了，他要去南了。

「見取」、「戒取」。見取，你看那個外道，他就認為我吃苦我就消罪，他不是因當作因。你這個吃苦，以這個作因。我殺了張三，張三非殺我不能了這筆賬，我自個兒跳河跟他無關，他非得他把我宰了，那你才能消這個罪呀，不是因當作因。而這個出了元神他就認為最後到了這兒就證果了，不是果當作果，你還沒有出三界啊。

所以前頭這五個就都是這，所以現在這外頭很流行啊。這五個叫五利使，它很厲害啦，五利使。貪嗔癡慢疑咱們不用說了，這個大家都清楚了。貪嗔癡慢疑，鈍使，它沒有那麼利。這前頭五個是很難得離開。剛才說的，那個「見」和這個「淫」，淫還好除，見很難除啊。

【此之十使，眾生或多或少，各有偏重。若帶之修道，但唯增長邪見煩惱，決無相應分。】

那麼這句話是原話，「此之十使」，這十個使，「眾生或多或少，各有偏重。」某人在這方面重，某人在那方面重，反正既然是個眾生，你有的多一點，有的少一點，你沒有能離開這十個使的。或者你沒有十個，你只有兩三個，反正你離不開。「若帶之修道」，你帶著這個東西去修道的話，注意了，所以有的人就是「我就是得修，我修就成功了。」這才是胡說呢，這才是胡說呢！

怎麼修？你要知道正修行，哪裏全修就能成正道的。你這個東西不解決，帶之修道，「但唯」，你看這兩個字，「但」字，「唯」字，就是雙重的關係，「唯」就是唯一，「但」就是但是，就只是這樣了，「但唯」，雙料的語氣。什麼呀，「增長邪見煩惱」。你修道，修道，修什麼道？修魔道！「決無相應分」。你看，這祖師的語言就這個語言。所以大家好好要聞法呀，不高興聽，就「我反正知道一點兒，我就自己覺得我挺高明，我就去修去，我總有一天成功。」哎呀，這個不行啊，這不能離開善知識啊，不能離開經教，不能離開聖言量。這句話就很重要，希望大家常記，這十個使，「帶之修道，但唯增長邪見煩惱，決無相應分。」

【如欲斷之實難。以此十使，於四諦下歷三界九地，有八十八使見惑，八十一品思惑。】

那麼我們就起了個心，我們想去斷它，那這個這麼不好，我們就得斷哪，斷之又實在是難。所以是爲什

麼說「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爲什麼《大集經》說：「末法衆生億萬人修道，罕一得道。」就在這兒。你帶著這個，你決無成功之望。要斷，斷是真難哪，所以《大集經》說了，億萬人修道，很少有一個能得道的。這屬於難行道，這裏說的難行道就是這麼來的。

【但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若見思二惑毫髮未盡，分段生死不能出離。此所謂豎出三界也。甚難！甚難！】

就是說，斷見惑的話，就像斷四十里的水流一樣，何況斷思惑呢？那麼見思兩惑如果有一毫一髮沒有消除乾淨，你這個分段的生死，就是前頭這個生死，就是咱們一生一死，衆生的這個生死就不能出離。不能出離，你就沒法出三界。所以這樣出三界叫豎出三界，就是難行道。你要斷了見思惑出三界，這豎出三界，這難得很哪。

看見沒有，你光斷個見惑就像斷個四十里流一樣。不斷，你帶之修道是決無相應份，所以是難哪！大家可見其難哪。那怎麼辦？這底下辦法就來了。就是要知道，一方面要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這才對這個辦法咱們才真能心悅誠服啊。不然你總不心悅誠服，總不安心，總不踏實啊。

【然此十使，總名眾生知見。古德謂眾生知見，須以佛知見治之。】

這個十使，總的名字叫什麼呢，說是十樣，總的名字就叫做「眾生知見」。所以爲什麼我們抓個「見」字，總的名字就是眾生知見。眾生知見怎麼辦呢？古德就說了，衆生的知見，拿佛知見來治。咱們都知道病根兒了，病根兒在什麼？所以我說，這幾年我盡跟大家說「見」了，這個是它的根！那怎麼治？佛知見來治。

【佛知見者，即現前離念靈知也。然此靈知，不能孑然自立，必隨緣起。不隨佛界之緣，便隨九界緣起。離十界外，無別緣起故。】

什麼是佛知見呢？這一層繫一層，佛知見就是剛剛說的離念的那靈知啊。你知道你自個兒有個離念的靈知，這就是佛知見哪，而你自個兒這個離念的靈知就是全部的佛知見哪。那這現在咱們都有啊，都有，你怎麼還照樣是衆生知見，是不是？那你還得問哪。那怎麼辦呢？

底下徹悟大師就說了，這個靈知呀，它就是怎麼，咱們這個在衆生份上，怎麼能顯呢？要有個緣起，從因緣顯起來，在用中才見哪，所以你必须得有作用啊，有緣哪。所以緣起者嘛，這個十法界，十法界嘛，這個法界不過就是十個種類，佛，菩薩，緣覺，聲聞，底下就是六道，這不十個嗎？總不出這十法界啊。你不屬這法界，就屬那法界。你雖然是有這個心，這個心它是隨緣而起，你不隨佛界的緣，就隨其他的九界的緣。

那麼你要去隨著這個佛的緣起，那你這不就是《觀經》的話：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了，那你就是佛了。你本來靈知嘛，隨著佛界的緣起，那就是顯現佛界的這一切了。

【欲隨佛界緣起，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但信貴深，願貴切，持名貴專勤。】

那麼要怎麼去隨佛界的緣起？修行的方法就很多了，但是其中沒有一個「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啊，沒有再比這個更强的了。爲什麼在廣化寺我講了個「信願持名」啊！所以大家慢慢看出來，這都是爲了一個目的啊。說來說去，慢慢慢慢大家就能把它成爲一個總體了，這麼看也是它，橫看成嶺，側看成峰，這就把個廬山，總體有個廬山了。

那麼衆生帶著這個衆生知見修行是沒有用啊。那麼就用佛知見來治。什麼是佛知見？就是你本來的靈知的心。靈知的心是緣起才顯現，這緣起，十個緣起，我們當然要佛緣起嘛。佛界緣起，無如是以信願心，持佛名號，就是「信願持名」啊。

可是也得加點兒條件，光說個「信願持名」，我也有點兒信，我也有點兒願，我也念兩句佛，行不行啊？信就貴深，信貴要深信，願就貴切啊。這不是我所一直多少年都跟大家說的，要深信切願。所以，我之所說，我不敢隨便說，都是繼承了先德的遺教啊。大家只有這個燈燈相續，光光相照。古德能把我照亮了，我就把

這個燈光把它保存下去，大家也都亮起來。咱們再往下照啊，也就是這麼一件事嘛。

活著爲什麼，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兒可做呢？你說請你吃飯，這飯也沒什麼好吃，有什麼好吃的？吃飯不就是肚子餓了嘛，你說有什麼好吃啊？所以「咽下三寸成何物？」三寸當時這兒還覺得有點兒滋味，咽下去之後再一吐出來你看，你還肯吃不肯吃呀？你自個兒的東西，所以就是這麼一件事兒。

信就是深信切願，持名就貴專勤啊。不要今天持名，明天參禪，後天又搞這個，什麼心裏頭又不安哪，要專，不要老變；要勤，有時間就念，不要三天打漁，兩天曬網。

【果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而爲知見。亦即是念念中，以佛知見，治眾生知見也。】

底下就給大家肯定，果然「以深切專勤之心」，以深的信、切的願、專勤的念佛，拿這樣一個「深切專勤的心，信願持名。」大家聽啊，這句好好聽啊！果然你是以「深切專勤之心」來信願持名，你是什麼呢？「即是以佛知見而爲知見。」這個就給大家保了證了，你就是把佛的知見當作你的知見了。咱們稍微停頓一下，想一想。

這裏頭沒有什麼難懂，就是看信得及信不及。信得及你就是佛知見；那信不及嘛，那還沒有完全，原來的東西呀，還在那兒有點勁兒。所以果然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就是「以佛知見而爲知見」，你就

不是衆生知見了。衆生知見要那麼斷，是那麼難哪。你看見沒有，這個你看容易不容易？爲什麼要必須說三大阿僧祇劫？爲什麼說剎那？這不也就看出來了嘛，也就看出來了。清清楚楚的事，明明白白的事，大家要在這兒亂哪，就亂哪，清清楚楚的事。

也就是念念中，以佛知見治衆生知見。你這麼著，你這一念一念地念佛，這一念一念中就是拿佛的知見治你的衆生知見。這兩個可以同時並存的，當然頭一個更直接了，就是佛知見！這個怕你信不及，你不是說拿佛知見來治嗎？這就是治，這個已經爲根器稍微低一點兒的人說法了。這再不信，好好懺悔，多拜佛懺悔，不要自以爲是，千萬不要自以爲是。這個別人怎麼能信，我怎麼不能信？多禮拜，多懺悔，多求佛力加被。

【熾然十使心中，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即轉生界緣起，為佛界緣起。】

在「熾然十使心中」，這個大德說話是殊勝啊。「熾然」，如火那麼燒，這個「十使」就是這個見惑思惑，如火燒的這種樣的心。在這種心裏頭，只要你，「但置」，只要你安了一個信願持名的心，即把生界緣起變成佛界緣起了。你本來要流轉六道的這種緣起，轉成佛道的緣起，所以頓成。

所以說，不是這個事兒，不是我這是，好像就是說想爭一點兒長短是非，我講這個，你們有的不怎麼同意，我這是非得給你……。不是呀，這個是關係衆生慧命，這要受到障礙就太可惜了嘛。這個道理很清楚，

方法就是如此。所以今天說，道理擺出來了，方法有了嘛，就是你肯信不肯信？肯行不行？信了之後，願不願？願了之後，行不行啊？

【此於修道門中，乃點鐵成金極妙之法。只須赤體擔當。】

「此於修道門中」，在我們修道的門中，剛才不是說，「億萬人修道，罕一得道嗎？」《大集經》後頭還有兩句跟這個有一致的，「唯有是念佛法門可以得道」。這個念佛，也就是咱們這個信願持名這個念佛。這乃是「點鐵成金極妙之法。只須赤體承當。」「赤體承當」，赤裸裸的，沒有一絲掛，沒有一點兒囉嗦嗦的。就把它承當，就是信，就是這麼回事兒！

這個「赤體承當」，我給你們舉個例子，鳩摩羅什七歲的時候，看見一個很大的鉢，他看見很好，那好幾百斤沉，他恭敬這個鉢，他把它頂在頭上，頂起來了。後來一想，我這麼個小孩兒，怎麼頂這麼重的東西？就頂不住了，就擱下了，所以要赤體就是這。沒那些，我這個恭敬它，我頂，他就頂住了。後來一想，這麼沉的東西，我怎麼頂得起來？

我就經過，我那時候去山西，我有好多舍利，我要帶一個舍利瓶，我要帶幾顆舍利帶到那兒，我還要修法呀。我說，請哪顆出來呢？我就說「我這麼吧，我就拿個針，我吸，哪一顆舍利被我吸出來，我就請這顆

舍利，願意跟我一塊兒到山西。」我就這兒一個瓶，那兒一個舍利瓶，我拿一根針，我去吸，福生在旁邊看見，福生在旁邊看見。吸了一個進來了，又吸一個進來了，吸了第三個進來了。第四個我一想，我說怎麼會吸呢？我這個針又不是吸鐵石，舍利也不是鐵，這個針和這個舍利之間爲什麼會發生吸力啊？這科學的腦袋來了，再吸沒有了。他們當時看的人也覺得很自然，這個針就是能吸舍利，這就叫「赤然」，「赤體」。

後來那個住在對門的是一個郝老太太，她的兒子，他聽我說，他也吸，也吸了幾個。你這就叫赤體承當。一回頭轉腦，大家就是在這回頭轉腦之中，這個複雜呀，這個它就困難。你只要是赤體承當，就老實念佛就是赤體承當。這個法聖最近念佛念的很好啊，他就記得夏老師一句話：「直念當前這一句。」你這就是最直接，點鐵成金，畫龍點睛的話。你就念這一句，你哪兒有那麼囉嗦，我念的是好？念的是壞？相繼不相繼？這些囉嗦，這囉嗦太多了。就念這一句，哪有這麼些囉嗦，還有什麼叫相繼不相繼，就念這一句，容易起來就這麼容易啊。

【久久勿替，管取金臺可以坐待，寶蓮不日來迎。】

這個「久久」，還是要「久久勿替」啊，盡這一報身，盡這個形壽，一息尚存就都不要鬆懈啊。這就給你保證了，一定是「金台可以坐待」啊，佛來接你是用金蓮花來接你呀。金蓮花來接你是什麼意思？上品生啊。

大家知道上品生是個什麼地位呀，上品上生當時你就生，生了之後，當時就可以到一切佛國去見佛，就可以聞一切法，當下就可以得一切陀羅尼，當下你就可以分身到一切世界去度衆生，這才是上品上生。

還覺得淨土法門，好像還必須什麼是……，這還不就是即生成佛嗎？這些事兒不就是嘛，這金台嘛。咱們衆生你要這麼做，就能得到這個嘛，就可以這麼來救度衆生。所以金台是可以坐待，坐著等啊，這個寶蓮就不日來迎，阿彌陀佛拿著寶蓮花來迎啊。

【是為從此同居，生彼同居，橫出三界。較之豎出者，不亦省力也哉。】

這就是從這個同居生到彼同居，從咱們這個穢土的同居，咱們這兒是穢土，髒啊，我們這個巧妙是這樣，我們是同居變同居，所以容易了，所以這叫橫出三界。豎出三界，你是從同居土生到方便有餘土，方便有餘土生到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生到常寂光土，這是豎出，是難行道，很難，你上樓了。這個橫出，橫著移當然省勁了，「較之豎出者」，豈不「省力也哉」。

所以這個就是說，知見的重要，我們這裏得到肯定。所以一心法門，就是佛的知見，是什麼？就是咱們靈知的心。今天就把這個心，心是個什麼，我們也說了，知道這個心是怎麼殊勝。最後咱們又結合到淨土法門，這個知見這麼麻煩，咱們就是以佛知見來治咱們衆生知見。怎麼治？你只是「深信切願、持佛名號」，

你當下你已經就是佛知見了，這就是頓法。

你沒有這麼頓，那你還是念念之中，佛就是拿這個佛的知見治你的衆生知見。你果然就這麼念的話，你就是金台可保啊，坐而待，橫出三界。所以這麼一來嘛，就是這個理論，這些個道理都在裏頭，這個「一心」的殊勝，這個「見」的重要。

所以就是說，你這個人三途也就是由於見，你怎麼修也不能成功也是由於你的見，你一修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功也是你的見，你剎那成佛也是由於你的見，全在你本人。而這裏給你提供一個最好的點石成金的法子。點鐵成金，本來是塊頑鐵，一點你就成了金子。這個就是徹悟大師跟夏老師整個的結合起來，這一切一切就是點鐵成金啊！就以這個作爲供養。

第五會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講於北京蓮舍

一、念佛處事 皆當用第一念

蓮公《自警錄》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念佛時，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若矜躁卜度，希冀玄妙，或計功求速，或背境向心，即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隨識即染，依智則淨。

處事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坦坦蕩蕩鑑空衡平即第一念也。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或牽於感情，或激於意氣，則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徇欲即暗，循理則明。】

所以我們這個密法講究師恩哪。剛才我提的，要把這個蓮華精舍的這些密軌都恢復，是報師恩哪。這個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個工作；第二個工作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無量壽經》的註解，還是報師恩哪。我們這個師、這個善知識的這個恩，超過父母啊。

現在我們把夏老師的開示，陳大師兄的這個記錄，再把它拿來學習，還是為了報師恩哪。因為這是師的

願望。他為什麼給我們講這些？他就希望我們從這個開示裡頭，真正來解決問題嘛。所以什麼叫做「孝」啊？就是以能夠繼承這個師的志，師的願，這才是孝啊。所以我常常跟夏老師說：「接力賽跑嘛。」夏老師很欣賞，喜歡我這個提法。打著法炬，底下得有個人，我接著這個法炬，我再跑上一段。大家將來更多的時候，可以分著點一點，這不就更多了嗎？接著跑嘛。

那麼這一段裏頭，引的夏老師對於大眾的開示，那個在前幾次都說完了，很重要啊。那天是個元旦，到的人很多。今天所要介紹的這一段呢，是在夏師的《自警錄》裏頭。這個就不是對大眾說的，是夏老師自己要求自己的。就正因為什麼呢，因為那一段對我們說的裏頭呢，一上來就談了個「一」跟「二」，說「一就誠，二就偽」呀，「誠就一」啊，「偽就二」啊，談了個「一」和「二」。那麼這一段呢，跟那個就有關係呀，這也談的「一」和「二」。那麼那一段嘛，咱們是前幾次談的那個內容，所以今天所要說的呢，是《自警錄》裏面的，就是自己警惕自己的話，那麼這個提了一個「第一念」，「第二念」。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所以頭一句啊，「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就是說，念佛也罷，做一些事兒也罷，這就世法、出世法都有了。這個佛法不離世法呀，很多人都把它變成兩套了。我說變成兩套的人哪，就去看

看「白毛女」去。這個黃世仁的母親就是兩套。她不就是兩套嗎？進了佛堂了，她是佛教徒；出了佛堂了，就是一個惡霸地主。這個不行啊！就是不要說佛法啦，那就是儒教也說，讀了《論語》之後，你讀跟沒讀還是一樣，你還是你這麼一個人，你就是《論語》沒念好。你念了之後就是應該有變化呀。所以，他就不光是念佛裏頭我要清淨啊，我要什麼什麼呀，一切遇緣，應人接物，一舉一動，都應當是一個轍兒，不能這個……。當然有的時候，你現在可以說是，可以有點兒方便，因為現在在工作機關上做事，我不暴露我信佛的身份，這個是一種善巧方便。說的是你的內心，你這個內心裏頭。如果說是你下了座之後，你就和那個普通人沒有任何兩樣，或者說跟你過去沒有什麼兩樣，那就說明你這個修持不得力呀。

所以夏老師就說，「念佛要用第一念」，這個咱們都很容易懂啊；「做事也是一樣」，在這個地方就是廣啦。不是僅僅說我今兒上了座了、點了香了、拜了佛這是修持。一切事都是修持。所以呀，自己到底是個什麼情況，要在那個境上去檢驗。遇見了境，遇見了事兒是什麼情況？尤其是自個兒怕的那個東西，你怎麼樣？過不去的那個東西，怎麼樣？這都在這些問題上。所以大家老講功夫，功夫在哪兒？功夫，「力道須從境上煉」。你到底有沒有功夫啊？不看你那兒怎麼，就看你真正這個問題來了，你怎麼樣？你完全打敗仗了，就沒有功夫，功夫等於零，那有什麼功夫啊？你能跟它戰鬥個幾合，打了勝仗了，這才開始可以談功夫。所以就是說，不是說我們這個念佛了之後啊，好像是……，千萬不可以變成黃世仁的母親哪。什麼壞事做完了，我一進佛

堂，這個功德殊勝，我什麼罪都給我懺掉了，我明天照常做惡，那這個就是不行啊。

那麼「第一」、「第二」這個啊，在老師的境界上很深哪。在一般人來說，這個「第一」、「第二」，一般人來說，根本就沒有個「第一」了，就整個是在「第二」裏頭。所以這個裏頭，咱們不能夠錯會。錯會了，比方說，在這個電車上，他踩了我腳了，他還很不禮貌，我就罵他了，很自然，我就很有氣。這個很自然就很有氣，這個千萬不要錯認，這個不是第一念哪，這早不知是第幾念了。那麼，先還很有氣，後來一想，哎呀，我不應該跟他一般見識，我不應該跟他吵，或者這兒流氓很多，他回頭掏出刀子捅我一下，我沒有跟他吵。那麼把那個要吵當作第一，這個不吵當作第二，其實都不是第一第二，這整個都不知道到第幾去了。

這話怎麼說呢？這不是《楞嚴經》講了嘛，這個世界就是淨土啊。這個在《維摩詰經》裏頭講了，這個講的很詳細了。這個《楞嚴經》也說了，我指按地，海印發光——我這個指頭一按這個地，這個海印發光，這都是海印哪，等同諸佛的淨土，沒有什麼差別啊。那比天宮就不知殊勝多少萬萬萬萬倍了。「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你剛一起心動念，那個塵勞先起來啦。那根據釋迦牟尼佛這個話——「塵勞先起」，所以大家這個第一念的情況就不存在了。所以這個不要錯。有的時後，我就直起直用，我想幹什麼就這麼幹，不用管我自個兒，我這就叫第一念，那就錯會啦。所以有的時候還是要克制呀，就是說，你那個第一早就不是第一了，這一點是要聲明。

真正說到這個第一念哪，第一念全是現量。衆生也整天在這個現量裏頭，就是那個時間過得太快了。你見色聞聲一切的事兒，比如我一看見東西，看見這個，當然是眼根，你的眼根呢，那就等於那個照相機的那個東西，那個鏡頭啊，有這麼一個物質的東西在這兒，這眼根哪；還有一個眼識，這個眼根、眼識很難分，咱們衆生很難分哪。眼根是個什麼？眼識是個什麼？那眼根就可以說是純物質的，眼識就跟咱們生命，就是跟咱們這個人有關係，活的。你死了也可以挖個眼球來，還可以移植，那是別人的眼根嘛。但是移植，你不能把他眼識移過來，對不對？這個大家就比較清楚，是吧？眼根就是那個物質，所以一看東西，眼根先看了，先通過這個照相機這個鏡頭，它馬上就眼識；眼識大家要知道，眼識是現量的，不但眼識是現量的，耳識，鼻識，身識都是現量的。

所以「五八」沒有問題呀，這問題出在「六七」啊，所以「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五八就是這回事兒，現在是這麼回事兒，將來也是這回事兒，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對它要用什麼功的。我們所要用功的也就是第六識、第七識。第六、第七識咱們在因中把它轉了，那「五八」它本來就是圓滿的，它自然就在果上就圓滿了嘛。它本來是現量。阿賴耶識也一樣啊，你什麼來了之後，第七識一傳，傳到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收藏了，也沒有分別，也沒有歪曲。它有歪曲就壞啦，你要知道。所以現量，清清楚楚，清清楚楚這個阿賴耶識。所以轉識成智，你只要把第六、第七一轉，第五、第八自然它就轉了，前頭是成所作智，後頭就是大圓

鏡智，無所不照，無所不包——大圓鏡智。

問題就在第六、第七上。第六是意識，分別；第七是執我。所以我們的毛病就在這四個字上，一個是「分別」，一個是「執我」。分別是虛妄分別，顛倒分別，無分別中你要去分別它，虛妄的。還有很多顛倒見，總是在這個虛妄顛倒之中。那麼第七識就「執我」呀，所以我們老有個「我」在這兒運轉哪，就是第七識。這問題就出在這兩個識上。

所以我們見色的時候，眼根，馬上就是眼識，眼根它就是個機器嘛，它沒有什麼問題嘛，是不是？機器這還是好的嘛，這個快門一按，這個照相機這個地方光線就進來了。眼識它就是活的了，眼識就接觸了這個，這個眼識一來，意識跟著就來了，意識就分別了，一分別就成這一堆了，一分別就成「遍計執」，它就是執著、計較。所以我們現在都在遍計執裏頭。第六識它起作用了，它是虛妄分別，顛倒分別。

所以現在說老實話，就是現在這一屋子的人，我看見的這一屋子人，大地山河這一切，這都是在遍計執中。你們看見我也是一樣，這一切都是遍計執中的事情。爲什麼有這個？它就有一個第六識（意識），在那兒起作用。所以從這個現量的眼識，到這個遍計執的意識之間，沒有時間停留。那沒有修行的衆生，它這一切就是這麼快，還不等你知道這個現量是什麼境界，你已經……。就好像那個麻，它本來是麻，一條麻繩，你一看見它以爲是個長蟲。所以當你看它是個長蟲的時候，你這就……。實際上是怎麼著？實際是，那個麻

進到你眼睛裏來了，你看見是個長蟲，它本體不過是個麻嘛；這個東西，它不就是那個麻嗎？

但是自個兒那個時候，就是因為你遍計執一來，你意識一分別，你一看見，你就說這個是條蛇，你就嚇跑了。所以能夠認識到它是個繩兒，你就不會跑走了。你要看見是麻，那你就知道它的本體了。那實際整個都暴露給你了，你要知道。你看見是個蛇的時候，你看見那個大地山河的時候，看見這一切的時候，你看見我，我看見你的時候，那這個妙明真心就整個無遺的都顯示給你了。麻嘛！它為什麼會有這條蛇？不就是那個麻在那兒了嘛。

你看見的這一切，那這一切就是整個的是妙明真心哪，可是你這個意識來得太快呀，這就是那個第二念。這個第二念來得太快啊，那就成了長蟲了嘛。但是在你看到是長蟲的時候，你不會相信這是麻繩，「我看的是長蟲，誰說是麻繩兒？」當告訴你，連麻繩也沒有，就是麻；你這個根本就不……，「你胡說八道！」哈哈……。所以我告訴你：「這都是你的心。」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兒？怎麼這我的心哪？」哈哈……。

所以「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所以就是，這個色跟聲哪有什麼壞呀？那迦葉不就是看見拈花嗎？佛就拈起了一枝花嘛，他就看見這個花，他就微笑開悟了。後來中國的靈雲，看見桃花盛開的時候，一看見桃花，開悟了。那個香嚴掃地，掃地時一個石頭子兒，拿起一個石頭子兒一扔；這個很自然嘛，在廟裏掃地，有一個石頭子兒。石頭子兒一扔，一扔正好碰到竹子上，「嘯」一響，一響，開悟了。聲音嘛！所以，見色聞

聲哪裏有壞呀。

所以古人禪宗的話：「見色聞聲不用聾」啊！你只要不起那個分別嘛。但是這個不起分別呢，不是一般人的境界。所以他在那個時候，爲什麼他聽見竹子一響，石頭扔出去打竹子一響，他就開悟了？爲什麼靈雲看見桃花盛開，一看見桃花，他開悟了？人家去看多福，找多福去，多福在河那邊，他在河這邊，多福看見他，拿扇子一搖，招呼他，他開悟了。這個還看見多福本人了，還有一個人看見多福廟，廟裏那個旗杆，旗杆上的幡，一看那個幡就開悟了。不須要跟你談什麼，所以「見色聞聲不用聾」啊。

這一點，夏老師「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嘛，在這個境界之上，我們也只能夠說，這是老師的境界。目前，不是每個人哪：我要用第一念、我現在就是「我怎麼使這第一念哪？」常常聽見這麼說，一聽講這個話，他趕緊就要「我怎麼使這第一念哪？」他這個就是……。但是，這個講了有什麼用啊？老師的境界啊。底下有，底下這個第二念是什麼，有些內容。我們念佛中，什麼叫做第二念，我們要把那些東西去避免它嘛。這法子我們每個人都用得上。你當用第一念。第一念恐怕說是現在根本不見得就容易用。還有，咱們舉的這個說法太深了，就說天天見色聞聲，都有現量，這個太深了。就是你不要有這個計較分別，單單純純起這一念，你這個也就很有不同啊。

我們舉幾個例子。頭一個就是鳩摩羅什的，小孩兒一點點高，到廟裏去，看見一個鉢，一個古代的鉢，

非常莊嚴，他看見覺得美啊，讚美呀；爲了表示他的恭敬，表示他的讚美，他就把這個鉢：「我應該把它頂在頭上」，表示恭敬，他就把這個鉢頂在頭上。他這一頂，別人就覺得奇怪，「哎呀，你這個小孩兒呀，怎麼能頂得住這麼重的東西啊？」他那一想，「我這麼個小孩兒，這個是很沉啊，我怎麼能頂得動？」哎，馬上就頂不動了。這也是說明，剛才說的那個咱們不大好體會，這個就好體會一點兒。就是從自心清清淨淨的就這麼一念，它這一念就是超乎尋常的作用。你等到世間咱們這個老一套的這個玩意兒來啦，「它，我還很小，我沒這個力氣，它應該很沈，我應該頂不動。」這些東西一來，你就頂不動了。

這個是古代的，咱們不說這麼遠，說近代的。我們要知道這些事兒，實際上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是這個第二念造成的。有的人就不大肯信，所以我們要講一點例子就在這兒。不大肯信，因為這道理是很難信哪。就說在青島，青島有個湛山寺，你要去就可以去遊遊湛山寺。這個湛山寺有一個人閉關。大家傳說他閉關之中，他這個關房都上了鎖的，那很嚴格的，比我們這兒嚴格的，不出來，上鎖，那想出來也不行。吃東西，有人給你送；大便小便，盆兒拿出去，有別人護持你的關，不能出來；也不能有人來跟你聊天。可是他在關之中，他想了想：「今兒我要去大殿去拜佛。」心裏頭清清淨淨忽然起了這一念，起了這一念就到了大殿上拜佛。拜了佛之後嘛，他就說：「我還在閉關，我回我關房。」就回他關房了。走到關房，進不去，鎖著門呢。就在那兒等。等到廟裏和尚來了，就說：「師兄啊，你給我開鎖呀，讓我進去。」師兄說：「我給你開鎖，叫你

進去，你怎麼出來的？」「噯？不知道。」就轟動全廟啊。

這個事兒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事兒。當年我聽了之後，覺得這個事兒說明好多問題啊，大家要知道，說明好多問題啊，不能輕視。我就問夏老師，我說：「夏老師，你知道不知道有這個事兒啊？」他說：「我怎麼不知道，這人就是我的親戚。」是外甥輩兒的，這是夏老師外甥輩兒的這麼一個人，就是他在那兒閉關，真有其事。這不是一個證明嗎？

這一個證明，咱們說還不夠，我再有一個證明。那時候，倓老去南方以前，從北京路過，快解放了。我們電臺請他，那時候我在電臺呀，我請他到電臺來。過去的舊社會，那些事情實在是味同嚼蠟，苦不可言哪。但是，我就是利用這個電臺，請了三人講經說法，覺得這個還能稍微贖一贖罪。你做官有罪呀，嗯，好重的罪呀，好重的罪呀！贖一點兒罪。我親自招待倓老，就問他；我說，「老法師啊，你是湛山寺的方丈啊，當年聽說湛山寺有這麼一個事兒呀，是不是真的？老法師知道不知道這個事兒？」「我怎麼不知道，我當時就是方丈！」所以確證，確證！那是夏老師的親戚，在那個廟，廟裏那個方丈就是倓老，當面他告訴我：「我就是那廟的方丈。」

所以我們都要知道，不要被這個東西騙住。所以人，你哪裡就是三度空間哪？你這妄想執著，所以你才是三度空間啊，你這個牆壁它就擋住你了。在你這個第一念的時候，什麼叫牆壁啊？什麼叫肉體呀？就是無

礙的！要到大殿就到大殿，這是第一念。回來的時候，看見關房有鎖，進不來了，這是第二念了。就差這麼多。這個事情，大家都把它記住，很說明問題。你說這個《心經》，「色即是空」啊，你就盡喜歡講道理啊；講道理，你總不像這個故事這麼深刻。它怎麼不空啊！

就是你們現在說的這個什麼張某某，什麼他這個阿利，一下子把這個錄音機呀（他找了這麼一個人哪，奇異功能啊），這個錄音機唱著錄音的時候，他這一下子就叫這個錄音機進入這個保險櫃了，這兒在唱，那兒進去了還唱。他一拍桌子，錄音機這就進去了。那這個電線怎麼辦呢？保險櫃不是有個縫兒嗎？電線還在那個縫連著，跟插銷插著呢。那麼據他說，是有個人幫他忙嘛。這個大家要科學去研究，就好難辦，好難辦哪。這到底怎麼回事啊？它本來空！這都是你的妄想，你認為這兒它有這麼個東西堵著不能進。沒這麼回事兒，沒有這麼回事！所以，那個阿利其實也並不很高，好像是個什麼，老拿鼻子去聞，水平不高嘛，因為喜歡去聞東西嘛，說他是狗，哈哈……，也可能還是別的嘛，動物喜歡聞的很多。他就有這種法，這種所謂他們的這個通，這種妖通吧。不管你是什麼通吧，總之說，這個為什麼能夠如此？你就利用「術」也罷，總之它是什麼，它有一個根本的東西；根本的這些東西，根本是不存在的。很多是障眼法呀。

這個障眼法順便說一說。從前那個東風市場，從前沒拆之前，那裏頭有表演，有雜耍攤兒，有變戲法兒的。東風市場那兒，還有吃羊肚、豆汁兒，雜耍兒。那喝茶的茶樓很高。從這個茶樓裏面看底下變戲法兒呢，

看到大家非常入神，他就覺得很平淡，很平淡嘛。待一會兒呀，這看魔術的人也來了，「啊，今兒這個精彩啊！怎麼怎麼，大家那兒議論著。他就問：『你們看見什麼了，這麼精彩？』」「今兒個，這個太奇怪了，把一個大牛拉到轡子裏去了。」「哪有這麼回事兒？」他說，「我在上頭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見往裏擱了個蛤蟆。」他在樓上看，他沒有被催眠哪。他在樓上看，不在他催眠範圍之內。那看的人被他催眠了，就看見把個大牛拉轡子裏去了，所以他們就看得精彩得不得了。他在上面，這平淡無奇，「這些人幹嗎這麼發愣啊？」所以這個都是些障眼法。

二、念佛當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我這個一度是（日本人打仗了），我在北京本來是想出國。出國不成了，我也不願意給日本人做事兒，就在北京念念英文。一個英國老太太，就聊天兒，讀了一個話劇本，裏頭講得很神。她問我說：「你信不信？」我說：「我不信，這都是編著好玩兒的。」她說：「我信。印度真有這回事情，他們就是打坐呀，什麼的，出這些事兒。」還有就是好像咱們這個《聊齋》裏的〈偷桃〉是一樣的，把個繩一扔，扔到天上去了，這個人爬著繩子上天了，經常可以這麼表演。那後來就給他照電影。等到電影照出來之後，那這個人始終坐那兒沒動。

它這個電影機不受催眠哪，它沒有意識；我們就是看見什麼——眼識一來，意識跟著就來了，人家一說你就被催眠了，他就催眠你，你就看著上天了。實際上，他那兒坐著沒動，所以有許多所謂障眼法呀。我們有時候看到許多東西呀，都在這個所謂共業呀，很多都是沒有看到那個實際啊，沒有看到那個實際。

這個「第一念」、「第二念」哪，就是我自個兒也有這個經歷。那時候解放了，到山西大學去教書。那麼自己也要有個小型的佛堂啊，那我就想請幾顆舍利。我這舍利很多，我有幾十顆舍利。我就想，哎呀，我說：「哪一尊願意去山西呀？」我就拿個針，我說拿針來請吧。哪尊願意去嘛，我的針就把它吸過來。把鐵針拿棉花擦一擦，我拿這個針到舍利瓶裏去粘舍利去了。那麼幾十顆裏頭，一粘粘上一顆，就把這個從舍利瓶裏拿出來，到我這個瓶子口一扒拉，這個舍利就到我這個瓶子裏頭了。又粘第二個，又粘第三個。粘到第三個，我又動念了，我說：「這個針跟舍利之間沒有吸引力呀，既不是磁，也不是電，這一粘之後它爲什麼能吸呢？」就這一想，再怎麼粘也不吸了。當時在旁邊看的人，他們好些人在看，他們當時就認爲這針就是能粘的，哈哈哈哈哈……。所以這個，這一類呀，我們也可以說，沒有任何雜念的時候，只起這麼一個念，這個念不被別的這個雜的東西攪在一塊兒，這麼孤伶伶的一念哪，他要去拜佛呀，這要舉這個鉢呀，你用針可以去粘舍利呀等等，它這個時候就是很特殊。

我從這個幹校回來，那是很高興。那以前說，這回家回不來了，問題太嚴重了，天天告訴你，「你等著進監獄吧」，哈哈哈哈哈……。什麼都沒有啦，什麼事兒都沒有了，都恢復了，教授也恢復了，錢也恢復了，回北京了，當然很高興。派了一個車子送我們到車站，我們離那兒還有幾十里路，我跟著也就上去了。那個車後頭那兒不是有塊板兒嗎，那個板已經裝上去了，推上去了，不是放下來的。放下來的，東西上車很容易啦；這東西它已經是立起來的，車後頭那個板兒已經立上了。那麼地下還有些東西，是別人的東西要帶的，我就一時就是幫幫忙嘛。兩個鐵爐子挺大個兒的，我幫著搬一個。我過去搬了一個擱車上了。

當時我就覺得，哎，我說：「這個倒挺痛快的啊，輕得像個樹葉子兒似的。」這旁邊一個人就說：「哎呀！你這個可真了不起，我這回北京，我非跟你學氣功不可。」我說：「我不會什麼氣功，我什麼氣功啊？」「啊」，他說，「你真可了不起。」「這有什麼」，我說，「這是什麼事兒？你問我，你說的這是什麼？」他說：「你沒看見？」往旁邊一看哪，車上一個開車的，還有兩個跟車的，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那兩個跟車的在後頭舉這個爐子；那兩個爐子我搬上一個嘛，那兩人舉這個爐子。這不是這個有板嘛，它這爐子的上邊兒剛齊到這個口這兒，就上不去了。這兩人上不去了，就那兒費勁呢。後來那個司機過來，從底下仨人托著，才越過這個板兒拿過去。說：「你看見沒有？」到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我感覺還是挺沈的。

那你在這個無心之中，你就沒有覺得，沒有這種思想，就是說「它很沈，我的力量不夠。」它就很輕，我就覺得很輕，我說怎麼這個像個樹葉兒似的，就這麼就過去了，哈哈哈哈哈……。不過要說氣功，我是一點兒氣功都沒有，這不是氣功。這就是什麼？就是第一念。就好像那個念著念著佛，就出去了一樣。所以這一類呀，說明什麼原因？不是談奇異功能啦，這就是談所謂「第一念」、「第二念」，我們這一切都由於妄想執著呀。爲什麼我們今天是這麼著沒有什麼能力呀？沒有可能呀？就是由於自己的妄想執著呀。這一點我們呀，這也是個證明啊。

【念佛時，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

底下呢，我們就很有用了。事實上，念佛這個第一念，這幾句話呀，也是大家可以做的。念佛怎麼知道要用第一念呢？「念佛時，一切莫管」。所以，我老說讓大夥兒放下，要放呀。「一切莫管」，就是一切你都放啊，這不放是不行的。你一切都別管哪，佛來也別管，魔來也別管，念得好也別管，念得壞也別管，這一切莫管，只是「字句分明」，這是夏老師一貫的。所以「一句佛號內只貴字句分明」，念得清清楚楚。你說我什麼都不管，我就是睡著呼嚕呼嚕念念念，也不知念的是什麼，那這就不行。這不叫念佛啦，那就叫放任哪，

是不是啊？哈哈……，那不行，放逸不行。

「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這你看平平常常，你說有什麼難哪。要你說是咱們今天，你須要打一個筋斗，打一千零八十度，就是你在空中轉三個圈兒，那這個是難哪。你平平常常是怎麼著，平常你就這麼坐著，你就平平常常這麼坐著，這有什麼難哪？你說要叫你現在做一個表演，要叫你一千零八十度，在虛空中你能轉三個圈兒，那當然就是難哪。我說只要你平平常常，現在你這麼坐著，就這麼坐著；他這麼著就這麼待著，所以這個沒有難哪，就是不肯信，我跟你說。回頭咱們再做解釋，就是不肯信，我跟你說。這幾句話就是這麼簡單。「老實念」，別作怪，你就老老實實念，這就所謂第一念也。

剛才我們把第一念說得那麼樣子特殊。可是這個念佛這兒，這個內容，這個第一念哪，就好像這個事兒非常……，沒有什麼難；就是在不難，就是不難，所以這是難信易行之法，大家必須得注意這個問題。既然是容易，那多少人往生？爲什麼往生的人也不多？就是難信！你真要去做，不是很難哪。你說這四句話，哪句話難？我說你一切都要扛起來，你就難了吧！你要管，跟鄧小平一樣，管國家的事；你要到前線去打仗；你要科學上給我拿出成果來；你到佛學院給我講課；你去給我接待外賓；你去給我表演奇異功能，你什麼都得管，你就難了吧。

這個叫你都不管，這有什麼難哪？叫你耍幾千斤的刀，這我耍不動；刀你放下，這有什麼難哪？這個不是個難的事兒，叫你放嘛！你扔啊！不是還叫你……你就扔了，越扔得猛越好嘛，你扔下就完了。一撒手就扔，撒手還不會嗎？它這就是這個。但是這就是跟你說，就極難哪；就是說，它爲什麼？他就不信哪，他不信哪。

你就是「字句分明」。字句分明，小孩兒就會念嘛。小孩兒念得很清楚，很多小孩兒念得很清楚。可是真正你要是真要念下去，一天念幾萬遍，你這還能保持字句分明，也不是很容易啊。但總之說，這個是個易行法，和別的方法比是個易行法。你只要把這幾個字念清楚，小孩兒都會念得清楚，所以大人更沒有問題了。

「平平常常」，就「平平常常」這四個字，很多人就不信，他就不感興趣。一百個，九十九個半，九十九個半就不甘心於這個「平常」。其實你「平常」有什麼難哪，他就不甘心於這個「平常」。他就不理解這個「平常」就是最奇特。一切的奇特都沒有這個「平常」奇特。這「平常心是道」啊，佛經上的話呀。「什麼是道？」「平常心是道。」所以有人問趙州：「趙州，什麼是道？」「牆外邊兒」。那麼出了牆外，不是就有個道路嗎？有個道兒嘛，「牆外邊兒」。「哎，我不問這個道，我問的是大道。」「大道，大道透長安。」就是大道通天安門哪，長安街是大道。「大道，大道透長安。」所以，大道通天安門嘛，就是通天安門那個大道。有人就問他：

「什麼是道？」「平常心是道。」

所以就是說，「下士聞道，大笑之」，莊子的話。下士聽見你給他講道，他大笑，覺得你這是可笑、荒唐、荒謬，就是這個意思。這個非下士所能理解的。「平常」？告訴你之後，「我來學了半天，就學個『平常』啊？」他就大笑之。所以夏老師也說，「道在平常中，惜君未曉此」，道就在平常裏頭，可惜你不懂得這個呀。就是難懂。這話你別說，這都是中國話，但這話就是很難懂，這個「平常」很難懂。

所以等到這個高峰大徹大悟以後啊……。這個高峰是了不起的祖師，就等於是中國的米勒日巴呀。在這個天目山哪，自己就在這個半山上，就是一個鳥窩，搭了幾塊木頭，跟鳥巢一樣，一半就是山洞，一半就掛在外頭，沒有一個整個的房子，都漏的，風吹雨打。就一件衣裳，四季就一件衣裳。就一個破盆兒，就是揀點兒柴火，就破盆兒裏煮點兒東西吃，這就是他的食。也不剃髮，也不洗澡。他已經開悟的人了。他二十歲出家。出家，說我三年之內一定要開悟，開悟也沒有那麼容易呀。後來別人告訴他，說是一「塔那兒有位老和尚啊，很關心你呀，你去見見他吧。」就拿著香很如法的去見這位老和尚。把香點完之後就磕頭，老和尚拿棍子給打出來了。打出來，這一路就哭。可是第二天，他還去，還去就給他講話了。所以就是說，這個怕打是不行啊。第一次打出來了，什麼話沒說就給打出來了，而且哭著回來的，第二天他還去。

就跟夏老師見省老也是一樣。省老就拍桌子大罵；梁漱溟在呢，梁漱溟給人講，就講前半截；我說後頭還有啊。梁老說是，省老大罵，後來侍者看不過去了，就跟老法師說：「老法師，您也慈悲慈悲。」他說：「我這就是慈悲！」第二天夏老師還去，去了之後就，啊！非常融洽了，就談啦，哈哈……。一點兒這種都不能什麼的，那就不好辦哪，那就不是有真心哪。

去了之後就告訴他說：「你現在來，你天天來，來了我就告訴你怎麼做功夫，不談別的。」那麼就指點他；指點他嘛，功夫就慢慢上路了。又過了這麼二十幾天，這個老和尚就提了個問題，就是一進門就問：「誰叫你拖著死屍來？」誰叫你拖著這麼個死屍來呀？正想回答，棍子就打上了，就打走了。等他再一去，一進門還是這句話，「誰叫你拖著死屍來？」問完了就打。幾個月就這個，沒有別的。

後來老和尚要到別處去了，調走了，調到別的廟，別的廟請去了。他就想跟著去，跟著去嘛，就想跟這個俗家父母這兒辭別辭別，浙江人哪。到了俗家之後，俗家一看，這太小啊，就把他那個戒牒給偷了。這和尚沒有戒牒就沒有地方掛單哪，哪兒也去不了。沒有地方掛單，就走不了。所以就在附近一個地方待著。那就另外又參這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那就有一次，修著修著，突然間他就動了疑情了，所以「參禪難於起疑」呀。這開悟都是在這個無心三

昧中的事兒。爲什麼聽見竹子啪一響，見一枝花就開悟了？他已經在無心三昧之中了。那麼他就疑情發了，就這一念了。看著這個別的和尚啊，就是在這做佛事呢，大家就是到這個祖堂；到祖堂嘛，他也就糊裏糊塗的，他這個心中沒什麼分別，他就沒有什麼這個第二念了。他其實並不是被安排在這個活動裏頭的，但是他也跟著他們後頭，也就上了祖堂了。上了祖堂，看見祖師的那個像，他說是祖師那個像；自己那個讚子裏有這麼一句，「一生三萬六千日」，人一輩子活一百年，不過就是三萬六千天嗎，「一生三萬六千日，反復原來是這漢。」雖然三萬六千日，反反復復，原來就是這個漢子。他參著參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可是一看見這個，他想起來「誰拖著死屍來？」「反復原來是這漢」，他就想到那個「誰拖著死屍來？」那個公案破了，開悟了。

開悟了嘛，他就找他那個師父了，就是打他的那個師父，給他證明是開悟了。開悟了，又給他提了個問題，就問他：「你現在怎麼樣啊？你這白天這個忙亂之中，能做得了主嗎？」「能做得了主。」所以就是說，不是兩截兒啊，你就要在這個裏頭做得了主你才算。你這兩截那叫什麼？那就是黃世仁的媽。「做得了主。」「你夜晚做夢，你夜晚睡覺你夢中能做得了主嗎？」「做得了主。」你看這個水平就高了。所以古德，你看他這樣說，後來那段是在這個之後呀。「晚上也做得了主。你晚上睡著了你又沒有夢的時候，你主人翁在哪

兒呢？」白天能做主，晚上睡覺我也做得了主，晚上你睡覺你沒做夢的時候，你主人翁在哪兒呢？這答不出。他說：豁出去我這輩子當個呆漢，就參這個公案去了。又經過幾年哪，經過幾年，是別人睡覺，那枕頭掉地上了，趴嗒一響，他真開悟了，這才真接法，這是高峰。

所以高峰第二次開悟之後，他就說呀，就回到這個平常心哪。你看這兩段的開悟，白天能做主，晚上睡夢中能做得主，這還不行，還參，再破。他的兩句詩是什麼？「歸來仍是舊時人，仍是舊時行履處。」是真正的平常啊。所以一般都是說，「歸來仍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這個是初步的悟啊。你比方說，我從天津回來，我回來還是我原來那個人嘛，可是我行履的地方不是過去那個行履的地方，這麼說是可以。再有說，「歸來不是舊時人，仍是舊時行履處。」我舊時穿衣吃飯，現在還是穿衣吃飯，可是我這個人變了，那過去我迷，現在我不迷了。這個東西在平常之中還有點兒不平常。等到高峰嘛，他就「歸來仍是舊時人，仍是舊時行履處。」大家也可以都這麼說，你們回家之後，「我回來還是舊時人，還是舊時行履處。」這個跟高峰是同是別呀？哈哈……。這個就是這個，所以平常心是道。不要小看這個「平常」，不要小看這個「平常」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不要生那個求奇特的心。真正「平常」還不容易做得到，說老實話。你不要去求奇

特，壞就壞在這個求奇特上了。老實念佛啊。老實念佛，就是這麼一句。夏老師的開示：「直念當前這一句」。念什麼？就念現在這一句，別扯囉嗦。你總要扯囉嗦，「我又不能相續了，我又什麼是這個、那個了……」。你哪有那麼些囉嗦？你就念這一句。什麼叫相續、不相續啊，相續就是囉嗦！念過去的過去了，沒念的還沒來。「阿彌陀佛」，就念這一句，你底下又「阿彌陀佛」這一句，這什麼事也沒有了，這就是第一念。你說誰不會呀？你說這有什麼難哪？就是不肯哪。

【若矜躁卜度，希冀玄妙，或計功求速，或背境向心，即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隨識即染，依智則淨。】

那麼，底下就是第二念了。「若矜躁卜度」，「矜」呢，矜持；再說得不好點兒，自矜就是自傲。再有就是說，所謂「矜其功，尊其位」，「矜」就是誇耀啊。當然這個自矜，覺得自己我比別人強，這個當然是不行，這個很容易懂；顯擺自己，誇耀自己，這個「矜」字當然是不好。就「矜持」就不好，這個地方很細。「矜持」是怎麼著呢？這個人就好像是，我老是要注意著一點兒，我老得怎麼著，我要有一點威儀，我要表現得是個修行人吧，我要表現得我應該是有修養啊，不一樣一些啊，矜持。「矜持」不等於「善護己念」。「善護己

念」就是好的。所以大家不要這麼矜持。我不都是……，說放任，那放任更錯了！

所以菩薩善護已念。善護已念是在念上，心裏頭，他裏頭；矜持是在儀表上，表現上，顯得很有威儀，很端莊，什麼一切一切都如法，所以一切表現流露在外頭的，這就叫「矜持」嘛。自己老要克制著點，保持著點兒，就是說好像是端著點兒那麼個架子，或者是說，他那個意思，有點兒做作，這叫「矜」。「善護已念」是在心裏頭，所以菩薩還善護已念呢，不是都是叫你隨便什麼，但是他不是流露在外頭。你外頭看著這個人還好像是很不什麼，很多缺劣，很多什麼什麼東西。

你比方說，那個詞牌子不是叫「菩薩蠻」嘛，填詞調寄「菩薩蠻」。那個「蠻」字是白了，是菩薩「慢」。什麼叫菩薩慢？你像度母那個像，還有許多自在觀音那個像，南海觀音那個像，斜靠著，而且手這麼著，或者是這個腿還有一個這麼一放，就不是那個雙跏趺座什麼那麼端座，就是所謂菩薩慢。後來弄白了，變成菩薩蠻。所以他不是那麼矜持，我一定老隨時隨地保持著，擺著一個架子，但是他裏頭，他善護已念。那個二祖他不是淫坊酒肆嗎？「你這個出家人怎麼往這兒跑啊？」「我自調心，非關汝事。」那就沒什麼叫矜持啦。我調我的心，不關你的事兒。這個他就是兩種做法：一種做法就做給大夥看，就是讓大夥看著你這人不錯的；一個就是我真裏頭是怎麼回事。這個不要把它搞混了，這一說，我就可以都是什麼都不管了，「矜」要不

好嘛，自個兒還這麼著，這個就……。

「躁」呢，就是急躁。咱們過去都見過，這兩位老居士都過去了。這兩位老居士都同姓，我也不說他是誰了。他一會兒就拿著佛珠念，嘩啦啦，急呀急呀急呀，躁！那還有居士林一位老居士，也是過去了，他有一次就說：「你看看我念，我就照著實際這麼修的。」表演一次給我看。念著念著後來也是，這個人身體搖晃起來，這個佛珠在手裏嘩啦啦嘩啦啦。所以他一天念三萬，這麼不夠三萬，他那佛珠嘩啦啦嘩啦啦，這一嘩啦啦就好了，嘩啦啦一下又過去了，就嘩啦啦嘩啦啦……，自己也不能自控，這都屬於躁。他用功就很躁，他很躁，就是要使這個勁兒。這個躁和這個急躁情緒分不開，就想很快的成功。急躁情緒連世間法都不行。這個他就是不能老實念，所以這些地方咱們都要注意。

所以咱們今天聽了之後，都去用功去。你說我就到第一念，這個我很難哪；你說我平常，我也平常不下來。這些個問題咱們去避免，我們總要一步一步來嘛，是不是？你總不能一口吃一桌酒席嘛。我們這個哪一句，我這個地方很明顯，我就立刻治這個病去。快也不一定急。做這麼一個樣兒啊，顯得我很恭敬，什麼什麼，這是「矜」。「躁」，急躁，想速成，啊，這個狠使勁哪。我常說，這是使橫勁，使橫勁要把車推翻哪。車子只能這麼推車，順勁兒。你使橫勁不就翻了嗎？不能使橫勁。現在好多人都喜歡使橫勁，橫推車，這個

勁兒就不行了，不順。

三、散亂固成病 分別引魔軍

「卜度」，老琢磨，我怎麼樣啊？看經也是，啊，這個是什麼什麼位次？這到什麼什麼位次？我這兒，我怎麼著啦？老卜度，老琢磨。剛念得好一點兒，哎呀，我這個是不是……，我這個要如何如何啦，老琢磨。所以它這個都是分別嘛。

「散亂固成病」，夏老師的詩。你念佛念得很散亂，亂七八糟，當然是毛病啊。你「分別」就「引魔軍」。你說這個話就是這個……大家要切磋夏老師的東西呀！這是菩薩啊，我跟你們說。要是不這麼看，你就對於這話你不能很好的去重視。那是肉身菩薩！我們就是不懂得這平常。我們就非得奇特，他放光，哈哈……，這才是菩薩。對於這肉身菩薩，他就是平常，你就不認識，就是不認識，就是這。這個「散亂固成病」，你念佛念得散亂，這個當然是病呀，固然是病。可是你要去「分別」，你就引來魔軍哪。「哎呦，我這念得是好？念得是不好？」你這就把魔軍，八萬四千魔軍都引來了。你那個不過是點兒病；你再去分別，你就把魔軍都

找來了。這兩個份量大不一樣。

所以你就這麼念，你就這麼，好也是這麼念，不好也就是這麼念。念著念著，這裏頭總有幾句它是第一念，自然暗合道妙了。總有那麼一句兩句是近於現量。到了這個時候，這個一句兩句就比你那個散亂的千句萬句不一樣，因為它到了那個時候，它是無限大。你在這個第一念中的一切，它是個無限大。其他你總有點兒琢磨，我用功夫怎麼怎麼樣去變化，你那個數字你可以說等於多少億億，億的億次方，億的億次方有個數兒吧，億的億次方和無限大比較，這億的億次方等於零，忽略不記。你有數，億的億次方再跟無限大比你也 是忽略不記。

「希冀玄妙」，總惦记著開悟。還有的人說，「我這兒念著，我這兒不是還有這個聲兒嗎？有這個聲兒嘛，不是還是這個是塵哪！」我這兒念著還有一句佛號，佛號不是還是有念嗎？我沒有離念哪！就在那兒瞎琢磨。用「離」幹什麼？就多了這個「要離」啊。

底下又說，你這個「背境向心」哪，這些境有什麼問題呀？所以求開悟是一個「希冀玄妙」，再有，很多人希望見佛、見光啊。那個是親增活佛，那時候這個日本……，親增活佛修了法之後，接著是虛老修了法之後，重慶就沒有轟炸了，那很立竿見影。那時候重慶炸隧道，一死死一兩萬哪，那苦哇。炸隧道之後他出不來，他憋氣呀！不是說日本人的炸彈炸死那麼多。那炸彈的威風，我也是領教過。那個炸彈在頂上那兒爆炸

的時候，人在裏頭就蹦起來。就是我住的那個地方，就是從防空洞出來，有的時候一看四面都是火，都燒起來了。所以我們這個不要希冀玄妙，不要求通啊，不要去求什麼。總之是，一種是想開悟啊，玄妙啊，得到什麼一心不亂哪，總是先有「盼著」這種思想；再有嘛，就想見佛啊、見光啊、得到殊勝啊。

那不就是親增活佛來嗎，當時就是炸得這麼厲害。親增活佛來時，有一個人問了一個問題，「咱們修密的人，如果修到我能看見本尊，跟本尊說話，這咱們修密的是大成就吧？」親增活佛說：「這只是剛剛的開始。」所以有很多人就覺得這個密宗感應很快呀，很兌現，就在這個地方上，好像你就是……，你看，這不是很好嘛？其實這個不算什麼，這個不算什麼。

真正的密宗是第十三地的佛。所以「十住心」，第十個心是超過華嚴哪，是「秘密莊嚴心」，所以這個在妙覺之上還有啊，《楞伽經》裏就有這個話。所以達摩拿《楞伽》印心。所以這個經，別死心眼兒，你說我就這本經，只有這個就是絕對的，別的跟這個不一致的就是不行。不一定，他另外他還有經啊，一個經他是對於這一班人說法，他都有一個對機的問題。《楞伽》就講妙覺之上還有大覺聖智，還有一位，那就是妙覺之上就是第十三地了。初地、二地到十地，這是十地；等覺、妙覺兩地，十二地；再高，大覺聖智就是十三地。大覺聖智是什麼？就是密宗說的「如實知自心」哪。

所以禪宗的開悟不能小看。但是禪宗的開悟呢，在密宗裏頭排在第八個位次上，華嚴是第九個位次上，

密宗的「秘密莊嚴心」是第十個位次。這個心哪，你這個深厚到什麼情形也不一樣。你看見月亮，大雲大霧的時候你看到的月亮是個什麼樣？萬里無雲的時候看見月亮是什麼樣？所以這個等覺菩薩見佛性還如霧裏看花，在霧裏頭看見那個花兒，看見那個佛性。只有佛真正那是萬里無雲，一點兒雲霧也沒有了。所以真正的你十二地、十三地就都是，所以到了地上菩薩，就是破一分無明嘛，顯一分本心嘛，也就是見一分法身嘛，不過就都在這個問題上透徹的程度不一樣。但是這個都不是你去希望求來求得來的。你只要有一點兒想求「得」的心，你就得不了。這個話大家必須得注意，你這兒老想得著這個，你就得不了啦。夏老師不是下頭說，你要想這個一心不亂，你就不會一心不亂了，都是一樣的道理。你要想開悟，你就開悟不了了。

那要想見佛，那就壞了嘛。印光法師講這個話。我把印光法師這話在這個廣化寺一說。當時就有一個女居士來找我，她說：「我就犯了這個病啦。」真是兌現哪，我估計有人會有這問題，我就在那兒說了說。那還是估計，沒想到就真是，真有這個情形。她說：「我就念觀世音菩薩一輩子，我就想看見觀世音菩薩，我就看見了觀世音菩薩。誰知從此就不得了啦，成天這個東西、這個怪象都來了。就沒法辦哪，成天這滿屋子都是呀。那請坐一屋子人也不行，也是滿的，晚上我也不能睡覺。」憔悴，形容憔悴。她說：「我沒跟人說，我只跟兩個出家人說過，跟您這是第三個人。」說這話的時候，圍了一圈兒人，大夥兒也都知道。她說：「別人告訴我說，讓我念念大悲咒，您看行不行？」我說：「你別念咒了」，我說：「你用念咒去壓它，還是跟它作

對兒呀。」我說這個，「從前一個老和尚，這個野鬼呀，種種給他變現哪。他說：『野鬼伎倆千般有盡，老僧不聞不睹無窮啊。』就是個不管它！」那麼，後來把這個東西抄了給她之後，後來她給我道謝，她說：「沒有了。」就安了。這個希冀心就這麼壞，那個印光大師就說：「你沒有得一心之前，千萬不要求看見這個，看見那個。」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眼前的人，就是咱們現在的人，就是居士林的人。她說，我念觀音，想看觀音，很自然，看見了觀音，誰知道從此天下大亂哪。所以我們就是說，沒有這個正修行啊。後來我告訴她這個公案，從前一個和尚，他就在一個野地上就立了座廟。這個地方本來有妖魔鬼怪的，這些妖魔鬼怪就不甘心人在那兒住，它不安哪。我們有鬼跟這兒，我們不安；鬼有人住在它的地方，它也不安哪，它就想趕你走。有的現佛，有的現菩薩，有的現獅子，有的現豺狼虎豹，有的時候現成妖魔鬼怪。大家全廟都驚擾了，「咱們搬家吧。」老和尚不理，就這麼，就不動。三年之後，就什麼事兒也沒有，看不見了。大家說現在都安定了，老和尚就總結了，「哎呀，野鬼伎倆千般是有盡」，它總有一天它完啦；「老僧不聞不睹就無窮嘛！」它就是在這些地方，所以我們是要知道這第一義諦啊。所以現在大家就是容易犯這些毛病，「希冀玄妙」，想開悟啊，想得一心不亂啊，想見佛見光啊，想得感應啊，還有人想得點兒奇異功能啊，或身體得到什麼通達呀。這它都是流入第二念，你就不是第一念了。

所以頭一個是「矜躁卜度」。第二個是「希冀玄妙」。第三個，這個毛病更多——「計功」，老在那兒計算

著我這個功夫，我的功夫怎麼樣了？老那兒計算著那個功夫，計算我那個工程，我這些工程到了什麼程度啦。老那兒計算，我這個到底怎麼樣了，不安心啊。「一聲佛號一聲心」哪，當體即是。「念佛時即是見佛時，見佛時即是成佛時」，因此你念佛時即是成佛時，這多麼直截了當，你還有什麼在那兒盤算的？他就要顛倒，就對於這個信不及。我就非得去把這個金剛鑽，我去和人換根兒冰棍兒吃。他就不知道我這是顆鑽石，是個寶；寶在手裏頭，他愣是看見別人冰棍兒好。但是，由於你這個信不及呢，這個金剛鑽嘛，你沒有換嘛，你還是個金剛鑽。但是你這個佛號它可就不是，你這麼念的時候，你不是這種安安心心的念，就變成第二念啦，而第二念就是識啊。第一念就是智啊，第二念就是識啊。

「計功求速」，總想快。這個想快的心是個什麼心？就是個不安份的心，它不是個悲心。悲心那要是想快它就不一樣，它就表現在一切處它是悲心。它只是我修持上想快。修持上想快，那就是突出我自己嘛，我先成功了。我早成功了，想快，也是不耐煩，不安於這一種長期的艱苦的修習，就想很快很快就行。你「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總是只想梅花撲鼻香，不願寒徹骨。總是想快，快了還要快。所以淨土法門已經快得不可思議了，密法都快得不可思議了，這都快，還覺得還不夠快，求快。前頭這些毛病也都是很普遍。對於它是個毛病，我們還都很好懂。一提，咱們都認為這是毛病。總沒有人說這是優點的，我看我們在座的人還沒有。你說這個「希冀玄妙」是優點，沒講可能認為這不是什麼毛病。現在我們都知道，這都不

是什麼……，都是屬於第二念了。

底下這個「背境向心」，一般不大容易認識。那就覺得這個對嘛，我不去追那個境去，我背著那個境，我向我自己的心，這不是很好嗎？所以這個話，就是夏老師說呀，所以「自警」啊，要求高啊，所以見的也尖銳啊。一般人都會認為這個恐怕就是好事。我就追逐境去了，迷了心了，你當然這個更壞。我這已經「背境向心」呢，這還是在第二念裏頭，你要知道。你「背境向心」，你不是要捨掉那個境，取這個心，向這個心嗎？我要捨掉那個境，取我這個心，這不就是有取有捨嗎？有取有捨就是分別。剛才說這個境，它就是心哪，你何必去背呢？這一切裏頭都是現量嘛，都是妙明真心嘛，都是麻麻！你所謂的蛇，實際上它就是麻麻，你還有什麼可背的呢？向心，就是由於你有一個向心的這個念頭起，你這個心也就成了境了。你所謂的這個心哪，就是一個不動的、安靜的、死的，也成了境了。明明那個境就是心，你去捨，你要去取你這個境；由於你這一執著、一分別，你這個心就成了境了，還是個境啊，你不多了一件事兒了嗎？

再有，剛才就說那個念佛，佛號和咒語，這一句當體即是。一切佛，一切佛土，一切功德，一切經論，一切戒律，都在這一句裏頭，不缺少什麼，你念就是。這裏頭不缺少一個要去「背境向心」哪，還須要你添上個「背境向心」幹什麼？所以夏老師說，若有這些個，或者是「矜躁卜度」，或者「希冀玄妙」，或者「計功求速」，或者「背境向心」，也就是說，不是老實念。老實念，我就這一句，安安心心，平常平常，就是平

常。「道」就在平常中啊，惜君未曉此。那麼，這個要還吃不消，但是說，這種總之是毛病，我不要把這個作為是正確的，我們第一步先不要去堅持那個錯誤。你就老老實實念，你只要這一些，你就是流入到第二念。你這個念佛是第二念，這樣的念。

第一念是智，第二念就是識。所以學佛不外乎就是四個字，唯識宗就是「轉識成智」。咱們人就是八識，八識變成四個智慧，就是成佛了。你這個修持不就是為了轉識成智嗎？可是你第二念你還是識，你念了半天你還是識。第一念，前頭這個念就是智，大家要注意。你就是放下這一些，你別管哪，你放下這一些，你就是清清楚楚這麼念，就平平常常這麼念，就老老實實這麼念，就是智慧！就是四個智慧，就是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你第二念就是意識，就是識，你就沒轉，你還是識。這就差別很大了。

而且怎麼樣呢？隨著識就是染哪，你還是染法呀。所以你這個佛號，你念的不清淨，你隨著識就染哪，你念咒什麼都一樣，染哪！也都花了很多時間，大家要知道，不能不聞法，不能不問哪。你這個還沒有離開染哪，你要依著智，就是淨了，就是清淨了。所以漢譯的《無量壽經》，叫做《無量清淨平等覺》，這個名號非常好啊。這個阿彌陀佛的名號可以翻成無量壽、無量光，還有一個無量清淨平等覺啊，是清淨啊，是平等啊。所以平等，他就少了好多事兒啊。問題就是在不平等上。念佛也是這個境界，我這麼著就好，那麼著就不好，你總之在這裏頭要有取有捨，這平等覺呀。這個說的是念佛。

四、處事當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處事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坦坦蕩蕩鑑空衡平即第一念也。】

底下呢，就說到這個境界上了，做事，所以佛法、世法是要打成一片的。你說我這個念佛，我坐下來念多少，閉關什麼的。出了關，自己完全就是貪嗔癡，一樣一分也不減，那這是以身謗法，這個就叫以身謗法。我從前就對於這個佛教我不信了，我就看見一些大居士，我說：「你們這個起心動念，還是這麼曲裏拐彎的。」那時我念初中了，我說：「你們信這個佛，這個佛教沒起作用。」所以，後來等到念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一看《金剛經》我才明白，噢，我看不是這麼回事兒。我說這些人辜負了佛法，哈哈……。

這個在事上，我們怎麼是第一念呢？就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是儒教的話。「廓然而大公」，開廓，我們的心太小了，大公無私。我們這問題，其實這都是，這個你要這麼做事，你就是極殊勝的修持嘛。所以這個道教什麼，也都是這麼講：「靜處養，動處練」，「長養聖胎」。你也是在那個靜處那兒養啊，你光是會養，你動處不能練你怎麼行啊？你就是溫室的花木，一到風雪之中你就完啦，那你養什麼啊？花養的固然再好，你不能拿到外頭來的，不能成爲松柏，不能成材。所以要「靜處養」，要「動中練」啊。所以這個不能

離開世法，不是能打成兩截兒。「大公」！所以儒家就是說「無私者明，無我者公」。「公」，他沒有我，就公啊；沒有私心，他就明啊。所以，我們總是有一個這個攤兒啊，那是一個攤兒啊。有的人只是擴大了的「個人主義」，這是我的家庭，或者是我的學校，這是我的什麼單位，或者是我們的同學會啦，什麼什麼，擴大了的個人主義。「大公」！所以佛就為普度一切眾生，「大公」啊。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個心，內心對於一切事物之來，「順應」。順著很好嘛，相順它就沒有矛盾了。牴觸、矛盾、計較、分別，種種種種的，那就都是不順哪。「物來而順應」，相順。為什麼它能順呢？因為物跟我是一體呀。所以孟子也說「萬物皆備於我」，不要說佛法了，「萬物皆備於我」，我就備有萬物，那萬物就是我的一部分哪。那麼，既然這個來的這一切都是我，你這還有什麼叫做不順哪？還有什麼矛盾哪？我跟我自己矛盾？我這個左手跟右手鬧矛盾？我就讓你這右手去幹活，左手我不幫忙，哈哈……，沒有這個事兒。所以沒有矛盾，沒有牴觸，配合的非常好嘛。你牙它就咬飯，舌頭就往裏頭送。牙一鬧矛盾，牙老咬舌頭這就不行了。它這不鬧，順嘛，很順，這都是很順嘛。前腳走了，第二腿就跟上來了，它一體嘛，配合的非常好。當然這個順應，還有兩個比方，回頭說一說。

「事未至勿將迎」，事情沒有到，你不要先就在這兒，哎呀，牽腸掛肚啊。事情過了，過了之後你也不要在那兒思慮重重啊，在那兒留戀哪。當然這個「事」字包括了一些內容啊，不是非得去拘泥這個事兒來。你

說明天要考試，我今天到了卷子來了之後我再去做問題，這麼體會太機械了。當然連那個準備也在這裏頭，你先要去準備每次入學的題目，我先去做，先去溫習。雖然考試還沒有到，但是你這個準備也包括在這個「事」裏。事情過了之後嘛，我要好好總結總結，這都包括在「事」裏頭。不要單起心，「噢，我這個事兒先就別管，後頭我也不管，所以只有到了考場給我卷子我才開始，我才管。」這個有幾分機械。事，要包括計劃呀，什麼什麼種種的這些都在內嘛，醞釀啊，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事情完了之後總結啊，這都屬於事的範圍。這些事情沒有到之前，你用不著在那兒先煩心。過去了，過去總結完了就完了。做事情就是這麼。事情都要做，要做嘛就要這樣去做。

「坦坦蕩蕩」，所以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小人他老是在那兒愁啊，老是揪心吊膽哪。所以《無量壽經》說的很好，是「有無同憂」。有人說，「我現在是發愁，就是我沒有嘛，你把房子也給我了，什麼東西也給我了，什麼東西都來了，我就不憂了嘛。」那才怪呢！沒有這個事兒，有了你更憂。有了，你又怕萬一這要地震了，我這些好東西一塊兒給我震沒了；來了什麼社會秩序亂了，來了什麼，像過去紅衛兵來了，都給你搬走了，是不是。所以「適小具有，又憂非常」。眷屬也是這樣，沒有愛人，想有愛人；有了愛人之後，愛人回頭又跟別人感情好了，又害怕。我有個孩子，孩子他萬一要病了怎麼辦？他要死了怎麼辦？他出去，他要回來晚一點兒我就擔心哪。「小人常戚戚」，他就沒有一個時候是快樂的，總那兒提心吊膽。君子就坦蕩

蕩，心中不留一點點東西。來啦，事情來了就辦，辦完就完了，是不是呀。「盡人事，聽天命」嘛。我人事該做的我做嘛，這到底怎麼樣，成功不成功，那還有一個天命呢。他要聽天命了，就沒有常戚戚了。不是這個事情都是你所能決定的。辦對了，這個事情就成功。這事，只是你盡到你應當做的那一份。你該做的你做，到底怎麼樣，還要聽天命嘛。要懂得聽天命，他就不這麼憂苦啦。

「坦」，就是平的意思；「蕩」，就是空的意思，坦蕩蕩。所以底下就說「鑑空衡平」。「鑑」是鏡子，鏡子就是由於它「空」啊，所以來什麼，它能照什麼。鏡子裏頭原來沒有影兒，鏡子本來什麼都沒有，它空的嘛。它是你什麼時候來了就顯出來了，所以蕩蕩然，鏡子不是蕩蕩然嗎？一切都沒有，蕩然無餘呀。「衡」就是秤啊，度量衡，衡就是秤，秤桿一平，它「平」，它就給你約出份量來呀。那個坨一弄一平，一平嘛，答數就出去了。「坦」就是平啊，這個心中很平啊，心中很空啊。空如那個秤的「平」啊，這就是坦坦蕩蕩。「平」啊，平坦；「蕩」，蕩然，空啊。也是要放下，沒有這些，連放下也放下，這就是「物來而順應」。你看這個秤，它一平，多少斤就知道啦；鏡子它空，誰來一照就清楚了。比如這兒有一點兒沒洗乾淨，看見了，啊，我要再洗一洗，這是第一念哪。

【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或牽於感情，或激於意氣，則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徇欲即暗，

【循理則明】

底下就不是啦，底下就是第二念了。我們這個「計較人我」啊，這個人我是非。所以這個跟我們很有關係呀；「人我」，人與人之間就要在這些地方衡量。我們的功夫在哪兒？就在這些地方上。你在哪兒去看功夫去？你老有人我是非，我這機關裏頭，這幾個是跟我好的，那幾個是跟我作對的；家庭裏也是這樣，我街坊裏也有幾個，這兩個街坊還行，那幾個街坊是不行的，處處都是人我是非。這整個就叫做修行不得力，都在人我之中啊。所以老是在這計較人我。計較人我他就會出宗派，跟我一致的嘛，就叫做談得來的；不跟我一致的，就有成見了，對也不對了，自個兒這兒不對也對了，那就鬧得天下大亂了。爲什麼世界上老亂哪，就在這些地方上，他總是不能夠真正地相見以誠，大家真是大公無私哪。總還是有一些個：這是跟我一心的，我這個班底兒，用人唯親哪，這就是人我。你要用人唯賢，那他就不就沒這些事兒了嗎？所以「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真正我這個家人是賢慧的，這個人我可以推舉，不避這個嫌疑；真正是這個他是仇人，但他是個人才，須要他的時候，我照樣推薦。這還有什麼宗派呀？所以古人說這個話，咱們這個傳統，它有好多寶貴東西啊。

不要有得失，所謂「是非得失」啊。所以我們主要就是得失心太重，這就患得患失啊。「哎呀，我能不能得到？」得到手了之後，「我又怕丟了怎麼辦？」在這患得患失。那麼這就不得了了，都是在這個人我是非

裏頭，就在這患得患失。「瞻」者是看，「顧」是顧慮，就看到這個得失啊，考慮這個利害，就在算計這一些。

「或牽於感情」，感情用事，明明知道不對的，後來這個感情——哎呀，這個兒子再三的哀求啊，這個愛人在枕邊再三的勸誘啊，最後就是，「得啦！不行也就行了吧。」明知道不合原則，「哎呀，下不為例。」只要開了這個例，以後就多了，下頭就多了。「下不為例」，你只要開了這個頭，你以後就無窮無盡。這牽於感情，為感情所牽。未嘗自己最初不是想堅持原則，就是感情這個東西，你過不了這一關。所以夏老師說過，「你不能過勢利這一關，你沒有資格學道。」就是勢利，你就是想趨名附勢，就是闊人的錶準，就是想攀龍附鳳，就是這個偶像，他這話就是對的；這個人沒有地位，這個人就不對，這種勢利的觀點。你這個勢利的觀點，這個勢利不破，根本不能學道。「你過不了感情這一關，就不能入道」，兒女情長啊。

所以我這個大師兄，最後我是很讚歎哪。他們夫妻感情很好，他對於他太太向來是很什麼的。臨終的時候，他這個肺氣腫，他太太給他預備了氧氣，給他輸輸氧，他連搖著手說：「去，去，去。」這就好，「去，去，去。」所以就是說，你老在這個兒女情長；兒女情長就英雄氣短哪。你連英雄都還不夠了，你還能入道嗎？所以不破感情這一關哪，就不能入道。頭一個要破勢利這一關。多少人在勢利這裏頭，就是跟著有勢利、有地位、有名望的這些人跟那兒轉；腦子他就天生的有這麼一種，就是我這個錶明明是準的，他那個闊人的錶，他的就比我的錶還準，——這叫勢利，這個勢利他人骨。他人骨就不好辦，你這個根本不能學道。你破

了這一關，還有感情這一關。

最後還有一關呢，「你破不了生死這一關，你不能證道。」這也是三關，這也很具體。所以說，牽於感情啊，這就是說，你已經不是這個勢利的這些觀點，就是為感情所牽；老朋友老夥伴，哥們兒義氣嘛這些關係，兒女情長等等等，礙著面子，被感情所牽。為情所牽，這個情是個壞事啊。所以無情不能學佛，這又是一個情況。一個人是冷血動物，就知道自己，對於什麼都沒有情感，你這個還能學嗎？不行啊。可是情不空，就不能入道啊。所以老子說：太上就忘情。就好像那個講「忘我」似的，他要「忘我」；老子講「忘情」啊。我們佛教就徹底呀，那就真正是情要「空」，不是「忘」，是「空」。所以情枷愛鎖，有多少人就在情枷愛鎖裏頭。今天早上聽了一段英文很好，回頭咱們開了錄音機再說，所以外國的文化還是很好，咱們不能輕視，不光是科學，人家在這個性靈上，兒童故事就很深哪。

底下就是，或者是「意氣用事」，這就更難體會了。所謂「客氣」，也能慷慨激昂，做出點兒別人做不到的事兒。這意氣用事嘛，也就是那個客氣，就是咱們說的「你別客氣」的那個客氣。咱們這個儒家用這個「客氣」兩個字，「客」是對「主」說的，就是說你這個是一種……所以禪宗有這個話，「鼓粥飯氣」，你這鼓粥飯氣幹什麼？你吃的東西很多，很有氣力，你鼓著這個氣力，哈哈……，這個意氣。就好像說今天咱們到雍和宮，大家點燈，別人都點三個、五個，我這兒點二十盞吧；別人都點，我這兒點少了不大好看，咱們多

點點兒——意氣用事。那你點這二十盞燈，你的功德不見得比那點三盞燈的大呀。甚至還不如人家那個點三盞燈的呢。

好多這一類的事情，意氣。甚至於就是說，那個士勇軍打仗的時候，掛著炸彈去炸日本的坦克車，多少人給你磕頭；喝了酒，喝了，「我去那兒炸。」當然有的是完全是愛國啊，捨己為人哪。有的也是意氣用事，這個就是出發點的不同啦，這個地方差別就很大了。就是一種意氣，一種客氣，也是一種做作。就好像我演戲，我就要演一個風雲英雄人物，所以我這慷慨激昂。實在是，他這裏頭不完全是他的真心哪，做派在裏頭。那麼，這就流入第二念了。一樣是做事情啊，或者是計較人我，老是患得患失，為這個感情所牽引，為這個意氣所激動。

五、第一念是理 第二念是欲

第一念，儒家講天理，天人之分哪。屬於第一念的就是天理，天的自然之理；第二念就是人欲呀，所以有人有我，有得有失，就有感情用事，意氣所激動，這個是欲。所以儒家早就說「人天之分」，就是思想在那兒鬥爭，這就是人天在那兒分的地方。這個事兒，他老給我這兒託人情，我到底答應不答應？自個兒這兒也有鬥

爭。我這個兒子做了壞事，我敢不敢檢舉？這些事兒，這就有人天之分哪。你這個，「我兒子，那算了吧，給他遮遮蓋蓋就算了吧」，這就是人哪。那大公無私，這個犯罪就該檢舉，這就是天哪。天是天理，人是人欲。

「徇欲即暗，循理則明」。講世間法嘛，你這個從欲出發，你就愚闇。這跟那個話一樣，「無我者公，無私者明」，有「我」他就不明啊，他糊塗啊。所以個人主義就使人愚蠢哪，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這些話都對的，就是這個道理。你這一考慮到個人，你就蠢了！這個道理你就見不著。你就見不著了，所以「徇欲」他就暗，愚暗，蠢，糊塗。「循理」，包括這個天理，處事合乎第一念，就明，就光明，就公明，就開明。

那處事嘛，按儒家說的，其實這個事兒，你要把它昇華之後，跟佛教也是完全是一樣的。而這個「理」就是「理體」，實際的本體，就是實相，那當然就明啊，所以「明極即如來」啊。那這個佛是「無知無不知」啊，最明啊，所以就給我們開示我們的法門哪，所以我們就能得到這些辦法，能得到度啊。多難哪！咱們這個習氣就是如油入麵哪，這個家庭婦女都能懂得，你要是把這個油揉麵，和到麵裏去了，那個問題是已經油入了麵裏頭，揉到麵裏頭去了，現在要把這個油拿出來；你用別的方法就是要把這個油從這個麵裏頭拿出來呀，所以修三大阿僧祇劫。

大家都以為，我一念佛，我修三大阿僧祇劫，我就成佛了；這才是見鬼呢，誰跟你這麼說過的？自己這兒瞎說。你發了菩提心以後，行菩薩道，三大阿僧祇劫；你沒發菩提心，你還不知哪年哪月呢？從哪兒算？

還沒開始呢，還沒開始呢，幼兒園還沒進呢，你弄到大學畢業，誰知道你哪年啊？哈哈……。三大阿僧祇劫從那開始——你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按大修行菩薩道！你現在就是修這個，練什麼氣功，什麼丹轉了多少次，你還沒上幼兒園呢，你哪天畢業，誰知道？驢年！只能說驢年。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咱們這個無上密，即生成佛。我們要是這些道理不懂，你不知道重視。所以我們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大事，可慶幸的事呀。所以我們也就是希望，咱們在座的每一位，這屋和那屋的都包括在內，大的、小的、老的，老中青，包括小兒啊，各個咱們要在今生解決這個問題。你說這個事，你說是難嗎？你這個念佛就是叫你別管這些事兒，這個事兒是叫你省勁的事兒，叫你把字念清楚，這有什麼難呢？就四個字，總共四個字，「阿彌陀佛」四個字；念六字大明，「吽嘛尼貝美吽」，字句分明，就這麼平平常常，就這麼老實念，就是第一念，這個當下即是。這一點大家要切記這個事，切信，不要嘀咕；一嘀咕，就是通願法師的話：「把明明是無漏法，變成有漏法」。一有漏就不行啦，一有漏就不行。

所以現在就是把這個夏老師的自警啊，這個第一念、第二念哪，作為咱們這一段的一個結束。每個人都可以從這裏頭吸收一定的，現在用得上的。你念佛的時候，你有哪一些這現在是，明明告訴你這是第二念的，這個我們去認識它，我們不要再按照這個去做，不要把它當作是對的。你先要知道這個不對，能不能把它去了，那是另外下頭的事兒。別著急。你要著急呀，我跟你說，著急就一定不成功，「欲速則不達」。都喜歡急，

一個要急，要急就告訴你，「欲速就不達」。你豁出這一輩子去，豁出去刻苦去，咬牙，把這個牙能夠咬碎，一切這個困苦艱難，什麼苦難來了考驗，我堅持，你得有這個勁兒。

你就想很快什麼什麼，很容易怎麼怎麼，那根本不是一個向道的心。非得有這種堅決的這個心，所以能夠咬碎鐵蒺藜呀。事情也就是這麼很簡單嘛，你就這麼念去，沒有一句是你做不到的，就是不大肯信。念著念著就覺得不對，還是不對，還是不對，還是想有點兒玄妙，多少得給我來點玄妙我才能相信，你總讓我看一眼吧，得點兒什麼證明嘛。你這一個想有所得，就跟那個《心經》就全擰啦。「以無所得故」，《心經》明明告訴你「無所得故」，就「心無罣礙，無罣礙故，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你這個就必須要跟釋迦牟尼佛唱對台，跟觀世音菩薩對台。這個觀世音菩薩是這麼做的嘛，我就要想「有所得」。實際你一分析就這個，它明明它就是這麼個事兒，釋迦牟尼佛告訴你的很清楚——你「無所得」，「無所得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我偏要有所得！我要沒點兒「得」嘛，我就不放心，那你這是信佛還是不信佛？所以有的事情可笑就在這兒，還自己覺得我總是挺好。事實上，你這個在最根本上，根本義上，就是跟釋迦牟尼佛、跟觀世音菩薩對台呀。所以我們說大家就要注意這些問題，所以就是「依教奉行」。所以這個經上有時候我們看不透的，夏老師再給我們仔仔細細地這麼一敲啊，這大德啊，對我們很有好處，就照著這。

你看咱們現在是運用到一切事上，這個它又進了一步。但是我們總是要少去考慮一些人我，不要老患得

患失。這個感情我上次提了一個，要淡一些。要斷這個感情大家做不到，淡一些，平淡一點，不要那麼心連心哪，你平等一點兒。我的孩子和鄰居的孩子，你能不能平等一點兒。爲什麼我老想我那個孩子？我怎麼不想街坊的孩子？你還老想大慈大悲，就在這個地方連小慈小悲就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要這麼聯繫實際。慢慢來，也沒什麼著急。先得念，然後就是說，在這個處事接物上，我們一步一步的。還是有時候你有這個「我相人相」，這個是根本，所以還是「人我」啊。關鍵說了半天還是根據一個有「我」，再說的白了就是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想快成功的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個人英雄主義還是個人主義。這些問題上，拉拉雜雜的時間用太多了，錄了好幾盤了，就說到這兒吧。

第六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講於蓮公故居歡喜念佛齋

一、依蓮公之開示 談心經

底下就是夏老師在解放以後，在我的家中來給大家說的開示。當時有的時候是臨時來的。所以當時老師來了，我們臨時能通知的就是離我很近的兩家。夏老師一來，我就騎了車子轉到這兩家，所以他們有時能參加，參加還不止一次。所以今天我們先以夏老師講的《心經》為主，這是一個內容。但是夏老師講《心經》他是畫龍點睛啊，沒有把整個的《心經》講完。但是最後，又從《心經》這畫龍點睛點到了淨土。所以要把這一段的夏老師的開示，向大家今天作一個彙報。

我這個筆記記東西有個特點，很多是原話。我又不能速記，我怎麼能夠記住原話呢？就是夏老師說了好幾句話我記一句，所以所記下這一句是原話。但是只管這麼記，就這麼一句一句摘下來之後，回頭你一看，很好的一篇文章，而且是，都是夏老師的精華。所以今天大家聽到這個筆記，也等於聽到老師親自在講，因為它很多是原話，尤其是重要的地方，那絕對是原話，所以這個因緣很特殊。

所以首先夏老師就談的是什麼，談到佛說經的時候，說佛說阿含說了十二年。因為說了《華嚴》大家不

懂，佛就想般涅槃哪，那就梵天請佛轉法輪，佛就答應下來，說阿含。這些夏老師的話，大家就把他這幾句念下來。

【佛說阿含十二年，繼說方等八年，然後說般若廿二年。】

「佛說阿含十二年，繼說方等八年」，那麼此後呢，就「說般若廿二年」。這前頭就是夏老師的話，底下是我作一點解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般若的時間很長。所以這個說阿含呢，是爲了小乘（小學），說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方等就要轉換了，就是呵斥小乘，讚歎大乘，方等的精神。最後說到大乘就是般若，最後說到圓頓教。所以般若非常重要，說的時間很長。這個前三句是夏老師的話。底下我再把夏老師的這個話我把它念上一段，分別出來，不要跟我所解釋的混在一塊兒了。

【《心經》三百字，包括《大般若經》全部。《心經》譯本在清以前可考者有七種。常讀是玄奘大師所譯。】

看這一段，就說《心經》只是將近三百字啊，可是包括了《大般若經》的全部的內容。《大般若經》是六百卷，《華嚴》只是八十卷，《八十華嚴》是最多的，還有《六十華嚴》，還有《四十華嚴》。《華嚴》不過是八十卷，後來加了《普賢行願品》，八十一卷，但是《般若經》是六百卷，也就是二十二年所說的。那麼《心

《經》三百字就包括全部的《般若經》啊，所以這話很重要。所以咱們研究了《心經》，不就是研究了全部《般若經》嗎，二十二年佛所說的法啊。

《心經》的翻譯本在清朝以前可考證的就有七種。這個裏頭玄奘大師所翻譯的是最簡單了。這個所有原來的譯本我都見過，有很多還都是跟普通經典一樣，從「如是我聞」開始。如是我聞，佛怎麼樣，這個法會多少多少人，誰誰誰怎麼樣，然後這個觀世音菩薩，然後舍利弗問話，這才引出觀音對舍利子講，那這一段就是中間兒。最後也還有，大家都是「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去」。所以這經頭、經尾還是有的，這玄奘大師呢，只是翻譯了當中一段，鳩摩羅什大師也是如此。現在大家所念的呢，一般大家所念的，都喜歡念鳩摩羅什的，但是這個《心經》念的是玄奘大師的，這個是玄奘所譯的。這是剛才夏老師這一段，我們稍微把它解釋一下。底下我們再念一段文：

【玄奘大師取經時從玉門關出，有三百餘人。歸時僅二二人。玄奘出玉門後，困難重重，無法前進。有老人口授此經，乃克服困難，到達印度。】

就說明玄奘大師的譯本及玄奘得這個譯本的因緣。出國的時候幾百人，回來這一路上都活不成了，都過去了，這困難哪，困難極了。那麼出過了玉門關以後，在困難地方遇到一個老人，得了這個經啊。後來有的書上記載，玄奘大師又到這個地方，再找這個廟，再找這個老人，找不著這個地方，連這個廟也沒有了，所

以這個經的來源殊勝。所以玄奘，這看老師他這個話，玄奘能够克服困難，能够自個兒還回來，那麼其他人死了這麼多，就是因爲得力於這個經啊。底下就是夏老師的原文：

【玄奘大師所譯最完善，文字少而攝義多。】

所以這也就是大家都念的原因。底下夏老師說：

【今日講述是經，當前之法會，實甚希有啊。】

就讚歎當時在我家裏頭，那時候夏老師說這個，這樣一個聚會，實在是稀有啊。底下就講經題了。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經題這幾個字，可包括一大藏教。若能明得，即明得大教。】

這幾句話很重要。說《般若》這個經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這是幾個字啊，沒幾個字啊，這個經題這幾個字，就包括一大藏教，還不是僅僅包括六百卷《般若經》了，整個釋迦牟尼佛的一代時教就全包括進去了。

「若能明得」，你能明得這個經題，你就明得整個的大教啊。所以這種的話，不是透脫的人說不出來的，不是通宗的人說不出來的。你從文字上去搞，你最後登峰造極就當個佛學家呀。所以這個是極殊勝的話。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著重講了經題，經文沒怎麼講，這也是很大的特點。

所以這個特點就使我想起當年梁武帝，梁武帝當時請誌公，誌公和尚是有神通的，那大神通、神變，那不思議。這梁武帝就是因為他的神變，說他是妖人，把他圈到監獄裏頭去了。他從監獄裏他照樣出來，還是到處去做功德。所以梁武帝你圈他也沒用，所以後來很尊敬他。後來請誌公講《心經》，誌公說：「我不能講，你們國裏有個人能講。」說：「誰？」「傅大士可以講。」傅大士是居士，是居士。把傅大士請來了。傅大士升座。升座了拿了一個尺，一揮，下座。誌公說：「大士講經竟。」大士講經講完了！所以這個梁武帝在遇見達摩之前，遇見傅大士他都吃不消。梁武帝自個兒講經講得天雨花啊，但是他對於這些大德，他還是吃不消，所以要知道。所以夏老師也不是要那麼樣一句一字，像現在這個教師講國文似的那麼來講啊。不過我回頭畫蛇添足，我把它補上，哈哈……。底下就講了，說般若為體。這般若，講般若波羅密經，所以般若為這個本體啊。這個本體它就要有作用啊。咱們先念原文啊，不然就搞亂了。

【般若為體，波羅密是用。若非波羅密，則般若何用。】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般若為體。體它一定要起用，要有作用，波羅密就是用。「波羅密」咱們要把它翻譯出來，是「彼岸到」。這個外國的文法跟咱們中國文法常常是顛倒的，咱們說「到彼岸」，它是「彼岸到」，這叫「波羅密」。如果你這個般若，你不能夠「波羅密」，你就是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從此岸度過煩惱到達彼岸，那你這個般若有什麼用啊？這就是上頭的話的意思。那底下就有解釋，夏老師說。

【般若有三：一、文字般若。 二、觀照般若。 三、實相般若。

波羅密有六，曰，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及般若。】

「般若有三」，有三種啊，一是文字般若，二是觀照般若，三是實相般若。所以有三般若，這是非常重要的。波羅密就有六，這六個是萬行中歸納為六，其實是無量的行，殊勝的修行。這六個波羅密就是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般若。底下再讀原文：

【般若譯為勝妙智慧，人人本有，不從外來，名為自性、真如、菩提、圓覺、方便均可。乘般若船才能度生死海。】

這一段就說了三個般若、六個波羅密。有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頭兩個字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波羅密」就有六種，到彼岸啊。從持戒、布施，你要把東西給別人哪，持戒，是要遵守戒律，要精進、忍辱、禪定，加上般若，這是六度。

般若是什麼意思呢？過去就是說，這意思太多的，咱們中國的語言不能夠很好地來表達它的，就不翻譯。

所以般若沒有翻譯，就有音。音當時這個音應該讀，那讀「班弱」就不對了，般若（讀作鉢惹）。比方說這個寺廟稱為蘭若（讀作蘭惹）也是這個字，古時候是讀若（惹），般若（鉢惹）。這個般若要譯可以譯為「勝妙的智慧」。我們譯為智慧，往往跟我們自己所體會的智慧就把它混淆起來了，等同起來了，那是大錯。還有

把「世智辯聰」把它等同起來了，那就是錯得不知哪兒去了。

世智辯聰對於學佛說起來，不是好事，是壞事，是非常壞的事。一個具有世智辯聰的人和一個神經病者，學佛的困難是同等的，所以稱為八難哪。你看看，這個聾子、瞎子、啞巴、神經病，加上世智辯聰，這都是屬於八難哪。聾子，講法他聽不見，啞巴他不會提問題他不會說話，瞎子看經看不見，神經病神經錯亂，這跟這世智辯聰它是一樣的，困難一樣的，所以般若全不是這回事。現在是勉強可以翻為勝妙般若，很殊勝、很微妙的智慧，這是般若。

這個般若是什麼，這底下就重要了，是人人本來有的。大家以為，我博學多聞，我就有了般若，你就恰就完全錯了。是你本來有的，不是從外面得來的，不是從外面進來的。所以禪宗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哪。什麼是門呢，眼睛、耳朵這是門，從這裏進來的不是你家裏的寶貝啊。你本來有啊！這個話就是般若，哈哈……，告訴你是本有的。這是任何其他宗教、任何學術界裏頭沒有這樣的內容啊。

這個般若也可以名為「自性」，名為「真如」，名為「菩提」，名為「圓覺」、「方便」都可以。你要坐上了般若的船，你才能度過生死這個海洋。生死如大海啊，你怎麼樣才能度過大海，你要有這個殊勝的般若啊，坐上了般若的船，才能度過這個海到達彼岸哪。波羅密的意思就是剛才說的到彼岸。我念夏老師的話，再說一說，分別一下，這是原來的話：

【波羅密是到彼岸。此岸是生死，彼岸是涅槃，中流是煩惱。】

打個譬喻，這一岸是什麼？這一岸就是生死輪迴。一口氣不來，下輩子變什麼你不知道。你輪迴永遠不休。那六道中，人已經大家都覺得這個酸甜苦辣不是滋味了，人還是善道。你變到畜生，最常見的是豬啊，豬不但它自己被殺，而且它的子子孫孫注定都是要殺頭的，而且肉要吃光的，比人就苦啦。畜生底下還有餓鬼啊，鬼，就沒有鬼不餓的，一吃東西，東西就變成火。為什麼要放「焰口」，「焰口」兩字怎麼來的？就是口裏頭冒火啊，所以稱爲焰口。所以修這個法，這是部密法，就是解除它這個火，讓它把東西吃下去。所以人死了要放焰口，就是這個功用啊。那麼鬼底下還有地獄啊。

這是生死之苦，輪轉不休，這是此岸。彼岸就是涅槃哪。涅槃就是寂滅、圓寂。「圓寂」，德無不備，所有一切德沒有不具備的，所以叫做「圓」；「寂」，障沒有不除的，所以寂了，所有一切障礙他沒有了。那是彼岸，清淨了。這個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了，所以涅槃是彼岸。中流就是煩惱。底下又是夏老師的原文了：

【般若的反面是無明、愚癡。般若既是本有，爲什麼當前是無明？】

這問問得很好啊。它這個一成爲語言，就有個對立面了嘛。跟般若相反的就是無明，就是愚癡嘛，無明就是生死之本哪。那麼般若既然是本有的，爲什麼現在你是無明呢？

【這是由于：背覺合塵即無明，轉識成智即般若。】

夏老師原話，「這是由于：背覺合塵即無明，轉識成智即般若。」很精鍊。你背著了覺悟，你去跟這個塵，「塵」是什麼呢，不是塵土的意思，這是佛教名詞，色、聲、香、味、觸、法都是塵，所以稱爲六塵。一切所看到的這些顏色，一切所辨的音聲，嘗的滋味，一種身上的那種感觸，鼻子所聞的香臭等等的，意，思想所能分辨的種種是非，都叫做塵。你背覺去合塵，你本有般若你就違背了它，你就是追逐於這個美色、美聲、美味，向它去追求、愛戀，這就叫背覺合塵嘛。跟塵去相合，跟覺相背，這就是無明。

那麼爲什麼現在你本來是般若，爲什麼你……，就是因爲現在你背覺合塵，處處在背覺合塵嘛，是不是？怎麼能恢復本來呢？已經這樣了，你怎麼能恢復呢？轉識成智。咱們是八識，眼、耳、鼻、舌、身、意這都是前六識，第七識是末那識，第八識阿賴耶識，把這八識轉成四種智慧，就是般若。所以你要有般若，你才能使得這個八識得到轉變，這個轉變就是般若。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善根、福德、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此真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

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哪！善根福德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所以這句話，也適用於今天咱們這個聚會。要能參加這個道場，都是多生的因緣哪。恐怕有的人就是是來幫個忙，做一點工作，並不是佛教徒，那麼耳朵裏頭能聽進去一句半句，這都不是簡單的事，這個善根、福德、因緣

缺一都參加不了。這些事它就是有障礙，你看今兒這個車，它差點就成障礙。所以要知道，就是這個事難辦，別的事都好辦。所以你要成立一個道場，弘揚一些佛法，做這種事，最難最難了，你缺一你都參加不了，它不定什麼時候出障礙，自個兒或者什麼……。所以這個真是百劫、千劫、萬劫難遭遇的。

「劫」是個時間單位，代表時間。一劫的時間有多長呢，這個「數」就不好說了，「數」你說不清啊，你也說不完哪，你要說萬說億，你得說多少億啊，你說不完哪。只能打個比方：四十里見方的一個長石頭，天人穿著那個極輕的輕紗，五百年下來一次，用紗在石頭上這麼輕輕的一抹，多時把這個石頭抹光了，這叫做一劫。所以就是說，你「三途一報五千劫」，大家聽見這話就是馬馬虎虎，你不知道你入三途之後，你受這個報，你要出來這個報，你得多少？你得經過五千劫啊！劫是多長的時間哪，不能夠掉以輕心哪。所以這是百千萬劫難遭遇。所以大家能夠難遭遇的能遭，就必須要把握這個機會，在今生解決問題！所以今天能遇到，就是你過去多生多劫你都修了，過去多生多劫都修了，修了半天你還今生還就只是這個樣，你再這麼轉下去，你轉到哪天才轉出來啊，所以就下定決心，這一生解決問題呀。

二、云何般若 曰觀自在

【觀自在即觀世音。

慈觀、悲觀、智慧觀；梵音、妙音、海潮音。觀音讚（蓮公所撰）如能體會很好。】

底下就講啦，講到經文了。就是說：觀自在就是觀世音，一位菩薩，兩個名號。佛菩薩都有無量的名號，觀自在就符合《楞嚴》裏頭耳根的那個法門，他就是觀自在，返聞聞自性。這個《法華》尋聲救苦，就是觀世音哪，是不是？哪兒有一聲，一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就到，就救你。所以「觀」就是慈觀、悲觀、智慧觀，「聲音」就是梵音、妙音、海潮音，經上的話。夏老師說《觀音讚》很好，希望大家能體會。《淨語》裏頭有《觀音讚》，所以我們要對於觀音，要進一步瞭解。底下又是原文：

【最要注意者是般若。如何下手？實相是體，文字是相，觀照是用。由文字而觀照而實相。】

那麼我解釋了，既然是這麼重要啊，那我們就要問怎麼下手。下手呢，不是說了三個般若嗎，實相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就是這個實相般若，這個觀照般若，文字般若是所顯現的相。文字不就是相嗎，大家可以看到這文字啊。所以就從什麼呢，從文字般若下手啊。所以離開文字般若是不行啊，從文字上下手。從文字而觀照，這個我們從文字裏的意思我們來觀照啊。這觀照也有利根，也有鈍根。就一般的根器來說，告訴你這個，起碼一說吧，「色即是空」，這句話就可以常觀照觀照嘛。你愛戀的這些個，世

間的這些個好東西，它不都是色嘛。聽說哪兒傢具展銷，想我趕緊換套傢具去。你要都能五蘊皆空，那不就慢慢的就可以證入到實相了，就是這樣。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六度皆能到彼岸，但均不能離般若。】

所以菩薩修六度，這六度每一度都可以到彼岸，但是每一度要離開了般若就不能到彼岸。所以前五度如盲啊，前五度跟瞎子一樣。所以現在一些人禪定，很多人得了很好的作用，這兒前兩天來了個人，他這個禪定的，他這來，這又來了，他說他見著我之後，他的這個定又深了。他就是給嚴某治病，前兩日子嚴某病了，發狂，亂舞亂鬧、手脚亂踢，不能吃飯，說胡話，手脚都打傷了，鬧了三天，把他請去了，他去了念了幾遍咒就好了。過了兩天又不行了，昏睡、不吃不喝、不說話。他去了，一進門兒，他就坐起來了，他管他叫「宋老師，你輕一點兒。」所以這都是禪定，禪定是可以出現這些事兒。但是他沒有般若，這就是瞎子，這就早晚得入魔。所以這個參禪的人，從自古以來，不是參禪，就是講禪定的坐禪的這個，這個走火的、發神經病的人很多很多呀。其他再舉個例了，剛才我談到禪定了，沒有般若不行。夏老師舉的例：

【例如布施，施小孩以刀，以有毒菌食物則不可。布施如三輪體空，則可到彼岸。餘度例此。】

「例如布施，施小孩以刀」，這是一個例子；「以有毒菌的食物則不可。」是不是？這不是挺好的例子嗎。你把東西給人很好啊，你把自己很快的刀給孩子，他把自個兒手指頭割掉了；他捅別的孩子，把別人眼睛捅

瞎了，這怎麼能給呀。你把那有毒菌的食物給孩子，行嗎？大人抵抗力強一點兒，這個有菌的食物他吃了不行啊。所以這個布施沒有般若不可以啊。

那怎麼布施呢？布施如果是三輪體空，則可到彼岸。布施沒有智慧，不行啊。你怎麼叫做有智慧的布施啊？三輪體空。從這個布施這一例可以想到其他。三輪：我拿一千塊錢救濟給有困難的病人，我內不見有能給錢的我；外，思想裏沒有得到我錢的病人；中間也沒有我所施捨這一千塊錢；可是我的錢給他了，這叫三輪體空。

要這樣行於布施，這樣的布施才能到彼岸。你如果有一個思想是我做了件好事，我給了他一千塊錢，這就叫住相布施。住相布施只能得人天福報，如仰箭射虛空，拿個箭往天上射，一會兒吧嗒還掉下來，是上去了，還得下來。所以其他六度也都是如此。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怎麼能一門深入到彼岸？非般若不可。

云何般若？曰，觀自在。

佛法可以少文而得多解。

觀什麼？曰觀自。什麼是自？身體是自否？那是假的。

要緊的是觀自己在不在？一切時中不失正念不離佛法則在。

觀汝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方法。常常在則一根還原，六根解脫。」

這一大段。怎麼般若啊？經文頭一句，「觀自在菩薩」，那就是觀自在啊。那佛法就是可以用很少的文字得很多的解釋，有無量的含義呀。「觀自在」，觀什麼？觀「自」啊，那什麼是「自」啊？這問題就緊哪，一個跟一個，什麼是「自」啊？身體是不是？這個是不是「自」呀？是不是我呀？當然不是啊。我從來不這樣，哈哈……，以前的我早死掉了，現在的這個我也不知是從哪兒來的。大家也是如此。當年，剛才誰說的，當年我還抱著孩子來的，那個孩子，現在她的孩子都很大了，她也不是當年的她了，是不是。一切都在變化，剎那剎那生滅呀。我們這兒待一會兒的工夫，我們又死了多少細胞，長出多少細胞，起了很大很大的變化。身體不是這，早晚是要到火葬場的，燒成一堆灰的，那怎麼是自己呀，這是假的。

這個地方沒有做答案，究竟什麼是「自」，沒有給說破。所以有人老覺得夏老師講話總還留半句，這非常必要。那宗門最忌諱，所以「語忌十成」，你說到了十成，叫做犯諱，你要犯了皇上的諱要殺頭的。所以不是用文字給你什麼，像解釋名詞似的，一處處都給你……，還是要你自己去領會。

底下就是很具體的告訴你，觀自個兒在不在。「自」，你現在沒法理會，但是「你在不在」你還可以觀。怎麼叫在不在呢？這就很具體，這也很好下手。在一切時候裏頭，你是不是正念哪，你心裏想什麼呢。「不失正念，不離佛法」就是在。你先別管「自」是怎麼，先管在不在。怎麼在？你不失正念不離開佛法，你就

在。觀你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的方法。所以就是消歸自己，返觀返照，都是這個事兒。你常常在，老在老在，你一個根還原，六根都解脫，就都解脫了。所以這一段很重要。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如不知觀自己，不知自己在不在，則不能算入門。】

所以老修行聽聽，你不能這麼做，你不能够觀自己，你不知道自己在不在，你就算沒有進佛法的門哪。底下又是原話：

【修行人須經過多少困難，失敗，流淚，才能入門。六祖是一超便入門。】

這是一個特殊，先說到這兒。你是要經過多少困難，多少流眼淚，多少挫折，你才能真進門哪。例外的是六祖啊，一超直入。底下又是夏老師說：

【行者第一步以觀自在入手，觀自己念頭在不在，有哪些毛病和習氣。

最要緊是破我執，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成就自己。

不能護疼，哪裡疼，哪裏下針。】

所以第一步就是觀自個兒這個念頭。菩薩所謂「善護己念」。我們這個受戒，這個比丘的戒，就是你有了行動才是破戒。你要是受了菩薩戒，思想中動了就是破戒呀。所以現在大家就這麼隨隨便便就受戒，不把它這些重要事情給大家講清楚，那他就時時都在破戒之中啊。不是說你做了壞事才是破戒，你思想一動就是破

戒呀。看見一個美色，看見一個裸體女人，心裏一動，就破了色戒了，破了淫戒了。所以要觀自個兒在念頭上用功，善護己念哪。

要知道自個兒有哪些毛病和習氣呀，自個兒要有自知之明啊。這個所以最要緊的就是破除我執。我們一切毛病最主要的是我執。最大的毛病就是一個有「我」呀，這個「我」字可確實是不容易去掉啊。

「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所以一個人他不想改，就沒有成就。改造自己就是成就自己。所以我跟我那個大舍妹說：「你這個一貫正確」，就說你一貫沒有進步嘛。老以為你那個是正確的，你就沒有改造嘛，沒有改造，所以你老是「我的一貫都正確」。你沒有改造，沒有改造就不會有成就啊。

「不能護疼」，那個疼的地方就正是毛病所在。最近來了一個美國的，她在美國在臺灣都是個頭頭，一個女的，講《楞嚴經》，講《維摩詰經》，講《六祖壇經》，到中國這幾天，在南方還請她講。她通過了政協，通過了法源寺，教務處黨員跑來跟我聯繫，他說她要來，我就說讓她來吧，談了兩次。頭一次都談她怎麼樣怎麼樣，第二次她就不提了，再來提問題的時候，我一追問，她就講錯了，她就在最根本的地方講錯了。

她跟那個沈某什麼的都在一塊兒的，我連沈某也一塊兒批評了。她就是，這一點我給她指出來了，她把那個「入流亡所」，「入流」她解釋為入聲音之流。我說：「你錯了，入聞性之流。」她跟我抬槓。後來她說，她說是「那個註解都是這麼說」，都是跟我這麼說法。「我說那不就對了嗎，我說的跟那註解一樣。」我說：

「你單獨你一個人這麼說。」她這就是不知道她那個不能護疼。別的註解她都看過，那些註解她不能拿來改正自己呀，她就護疼啊。那就是護疼啊，你得捨得疼啊，得下針哪，哪兒疼，哪兒下針哪！這個過程中，一發現毛病你就護著它，讓它那兒存在。所以這一段，所以是真實的般若，所以夏老師說：「察過去習毋自欺」啊，就指這一些。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度煩惱必須般若。觀自己在一切時中有無把握。菩薩鍊心如礦師鍊礦，礦石成金後，不復成爲礦。】

就說我們現在怎麼樣呢，我們要常常看自己在一切時中自己有沒有把握。這個菩薩鍊心，就好像咱們這個冶金師、礦師鍊這個礦一樣，把這個鐵熔成了鐵漿，把鐵礦石鍊成了鐵，把金礦鍊成了金子。鍊成了就是鍊成了，它不會再成爲礦石。底下又是夏老師的原話：

【菩薩，具名菩提薩埵，覺有情義。】

「菩薩，具名菩提薩埵」，這個翻譯過來嘛就是覺有情。夏老師說：

【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

所以這一點，我這些年所主張的，跟這個夏老師的開示是一致的。現在很多人都是想，想去跟人講，想去弘揚，想去辦這個辦那個。你看夏老師這個話就很清楚了。你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你不能覺他啊！所以美國有個人，他也很急呀什麼的，我就跟他說：「你度生，你不能著急啊。」你想想這事兒，你想想給人帶路，

你的手電燈你沒電，你給人照路，那還不是彼此都是一摸瞎嗎，摸黑兒啊。你那手電燈你得有電哪！你得有光明啊，得把路照清楚啊。不然就是一盲引衆盲啊。現在一盲引衆盲的事情很多啊，都喜歡給人說，以為在說法，其實在謗法。你不自覺，夏老師的原話在這兒啊，大家記下來呀，「不能觀自在，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你不能覺他！所以我們爲覺他而自覺，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這個《谷響集》頭一篇就是這個。我們的發心就是要利益別人，最大的利益就是讓別人覺悟。要叫別人覺悟，你自個兒得先覺悟。既然覺悟是最大的利益，你自個兒覺悟嘛，你也得到利益。但是你這個問題是爲什麼？是爲利他而覺他而出發的。所以這個不同於小乘，小乘就是自利自覺就完了。這是爲利他、覺他。你不這樣，你不能覺他。這個大夫你這個醫術不精，你就要給人開方，你庸醫殺人哪！或者你不殺人，吃完了他有後遺症，這個病好了那個病來了。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

【深般若的深字應注意。衆生淺思。不深則不能入門。不圓發三心則不是佛教徒。】

所以佛教徒，這是夏老師的話啊，我解釋一下。所以佛教徒很不好當啊。就得有個嚴格要求嘛，你得圓發三心哪，你才是佛教徒啊。你不圓發三心，你不能算入門哪，你不是佛教徒啊。你組織上入黨，思想上不入黨啊。你這個組織上參加了佛教，你思想上不是啊。

圓發三心者，這三心者，直心，深心，大悲心。底下用夏老師的話。

【三心者：

(一)、直心。直中也有方便，不得其直也造業。無般若也不行。

(二)、深心。不能停在表面，深心也離不開般若。

(三)、大悲心。無般若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就解釋，要圓發三心是哪三心呢？第一個是直心，直起直用，正念真如法一。夏老師說，這個直中也得有方便。你就直起直用，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沒有曲離拐彎，你這裏頭也有時搞出錯誤等等的許多障礙。深心，就不能停在表面上，要深入，這都是簡單的解釋，這也不能離開般若。你沒有般若你這個鑽不下去。大悲心，要普度一切，要沒有般若也不能解決問題。這個就沒有再做很過詳細的解釋，圓發三心哪。

這個圓發三心就是發菩提心。這個發菩提心我們還是應當很好地注意。所以這個《無量壽經》裏頭，往生的都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所以有人只注意在我怎麼念得好，這沒有去檢查我的發心到底發沒發，發得够不够；結果是兩道題目，你一個題目沒有分，這道題目得一百也考不取呀，就是這事兒。底下夏老師就是說：

【「三心未發信非深」故不能稱爲佛教徒。

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能行深般若，則照見五蘊皆空。應知是用「照」，不能用「想」。照是智慧，不起分別如

鏡。

「三心未發信非深」哪，這三個心你沒有發，你的信不是深信哪。「故不能稱爲佛教徒」，你信得不深嘛，所以不能稱爲佛教徒。「三心」，底下夏老師說，「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能行深般若，則照見五蘊皆空。應知是用『照』，不能用『想』。照是智慧，不起分別如鏡。」我們要行深的般若，不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嗎？「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啊。假如你要不是行深的般若，你就不會能照見五蘊皆空啊。照見五蘊皆空，用這個「照」字很重要啊，那是「照」啊，那不是「想」啊。爲什麼咱們也能講《心經》，也能講得頭頭是道，咱們沒度一切苦厄，就是因爲咱們這是「想」啊，不是「照」啊。「照」是智慧啊。

打個例子舉個比方來說，他這個不分別，照見這東西像鏡子一樣。這個跟咱們照相機的底片就不是一回事兒了，照相機的底片，照一回就不能再照了，它留下那個痕迹啦。鏡子呢，誰來都可以，照什麼，來仨人出三個人，來五個人出五個，張三走了，李四來出李四，李四走了，張三再回來又出張三，不起分別，不留痕迹。而清清楚楚，麻子就是麻子，是不是呀？胖子就是胖子，有鬍子就是有鬍子，多一根兒也不會多，少一根兒也不會少。所以這個「照」字，通過這個鏡子的作用，所以鏡子常常是個很好的比方。所以我們對於一切事情要像鏡子就好啦。底下就是夏老師說：

【如何用照？】

既然如此，咱們要用「照」啊，怎麼來用「照」啊？夏老師底下又說：

【太末蟲能緣一切，唯除火焰。妄想無孔不入，獨般若不能緣。起心即錯，動念即乖，故不能用想。】

「太末蟲」，所以這就是佛的偉大。「末」是微末，「太末」是極微末，極微末的蟲是什麼呢？咱們現在叫細菌哪，細菌還不是極微末嗎？這個細菌哪兒都能待呀，哪兒沒細菌哪，到處有細菌，種種的細菌，獨不能在火焰上待。咱們這兒有大夫，大夫都知道扎針，過去最原始的那個消毒辦法，我給張三扎了針，把那個針在火上燒一燒，然後就給李四可以扎了，這就是消毒。因為什麼，那個針扎了有些細菌有些什麼東西，這個火上一燒，那細菌就消滅了，不能在火焰上生存。所以太末蟲哪兒都能待，就是不能在火焰上待。

咱們眾生的妄想是無孔不入，也就沒有地方它不能待的，就是不能待在般若上。這一點咱們要信下來。所以有人看了點兒經，看了點兒什麼，以為我這就是了。你這就是跟釋迦牟尼佛抬槓啊。你還是在用「想」，你不是用「照」。真實的般若，你的那個「想」是永遠達不到的，你就請死了心吧。如果你認為是達到了，那你就說你錯了；不是別的，不是達到，你是錯了！因為「起心即錯，動念即乖」啊，心一起、念一動都是錯誤，所以不能用想。這是夏老師的話。底下大家注意！

【這些話等于佛說。】

就是上面這些話，等於是釋迦牟尼佛在這兒說的。希望大家記住，這些話很重要。這就是對於上面的，

把它肯定了。

三、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

底下就講經了：

【經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均指般若。】

經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都是指的是般若。般若就是人本有的，也就是自性。這個本有的智慧、本有的本性，它是「不生不滅」，本來無生它也不滅。本來它也沒有什麼叫做……，它不受一切污染，所以「不垢不淨」。也「不增不減」，在凡的人一點也不少；不但在凡的人不少，在地獄中的人，這個般若和這個佛性一點兒也不少；成了佛一點兒也不增加。只是你現在不顯，你顯不出來，一顯出來就是，你本來有的。

你不生不滅，也不是你現在忽然間生出個般若出來了，它也從來也不滅。它也沒有染汙，我要把它洗乾淨，都沒這些事兒。鏡子本體沒這個事兒，你說的是鏡子上的髒，那不是鏡子，鏡子上有塊髒，那是妨礙你照，你把它擦乾淨，這事兒是有，但鏡子本來它沒有髒啊，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鏡子的光明也不添，也不

減弱。這種解釋是偏於頓哪。所以一個經有不同的解釋，連南梅的解釋都跟這還不一樣啊。所以後來就是，南梅北夏當時是並稱啊。後來南梅是北夏為師了。這個事兒我很清楚。底下又回到觀自在。

關鍵聯繫到淨土了。觀自在就是什麼呢，就是你看你念的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在不在。

【時時有佛號，便得大自在。彼佛何故名觀自在，以忘我故到處無礙。】

所以你只要念佛就是觀自在。這是重要在這兒啊，大家要注意。

【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這是最秘的核心，是剝芭蕉所見的心。】

這一句佛號就是真般若。所以有人往往就覺得《金剛經》跟這個《阿彌陀經》，這個好像它是兩回事兒。這個都是對於兩部經都不理解的人說的話。這句佛號就是真的般若。這句話十分難懂啊。所以拿幾句夏老師的詩，「一聲佛號一聲心」，這個佛號是什麼，就是你的心哪。你的佛號是什麼時候念呢？「迷時不念悟時念」哪。所以你念佛號的時候，就是你悟的時候在念哪。念的是什麼？一聲佛號就是一聲心哪，這還不是真般若是什麼！

當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從懷疑佛教到變為相信佛教，二十歲。因為我看到，我本來是佛教家庭，但是我

看到許多和尚、居士還那麼勾心鬥角、爭名奪利，我說這個念佛就沒用啊！念了半天，這佛法有什麼用，所以我就錯會了，我以為這是佛法無靈呢。那大學三年級那時候考試完了，沒書可看，找了兩本書來看，就看了《金剛經》，這才恍然哪。那這一次也是多少次的甘露灌頂。在這時候，我就認識到衆生要想達到「無住生心」你就是念佛呀。這一個認識，是我自己有的。但這個認識，當時出來以後到現在，我是認為它還是正確的。那時候我還想，可能念咒更好一點。為什麼？因為一句佛號裏還有個「佛」字，這句咒裏頭，什麼思想都沒有，所以它無住生心哪。那無住生心還不是般若是什麼？這就是真般若。

「這是最秘的核心」，佛法最深秘的核心，密中的核心。這「是剝芭蕉所見的心」。不是一向老說，跟大家說「大家要剝筍皮」。我們這個修持就是剝筍皮，比方外頭好多泥巴、好多什麼，你剝一層，剝一層，再剝一層，剝來剝去你見著筍心了。所以我們這個學佛你要有剝筍皮的精神，你要得剝啊，一點點剝下去，是去東西，不是得東西。有的人想得，《心經》講「無所得」，你偏偏要得，你就是抬槓。是剝，剝了，你所見的心是什麼？就是這句話，「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這是最秘的核心，是剝芭蕉所見的心。」但是底下加了一個條件：

【這句佛號須平平妥妥才算，如與妄想混合則不算。】

所以這「平平妥妥」，稍微解釋一下。「平平」就是平平常常，「妥妥」就是妥妥當當，妥當。平平常常，

所以平常心是道啊。《淨語》中，「平常即是道，惜君未曉此。」平常就是道，可惜你不知道這個呀。所以都喜歡奇特，一看見奇異功能大家就眼花繚亂哪，不知道這都是魔的境界，通通的。這是嚴某的話，不是我的話。他自己生了病亂吵亂鬧，你說他是幹什麼？來個人念咒他覺得壓得疼。通通都是如此，不是說平常常、妥妥當當。

這一句就是老實念，非常老老實實，所以平平妥妥就是老老實實，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要覺得我這兒又是什麼成片了，我這兒又是一心不亂了，我這兒又是如何清淨了，我這兒又是怎麼樣？還希望一邊念佛一邊還想看著點什麼，得點什麼感應，這個就不是，就是跟妄想混在一塊兒了。跟這妄想混在一塊兒了就不算了。底下：

【分別是業識，識是染。照是淨，照才能知五蘊皆空。】

色受想行識，識啊，業識它就是分別啊。我們之所以知道這知道那，腦子所能想，都是第六意識的作用。第六意識是分別識嘛，它都是染哪。所以阿羅漢證阿羅漢出生死，就是破第六識，他不知道還有第七識、第八識。「照」就是淨，清淨的，你「照」才能知道五蘊皆空。五蘊是什麼呢，就是色、受、想、行、識。夏老師說：

【五蘊中，色是色法，受等是心法。】

色、受、想、行、識五樣事兒，色是所謂色法，這個法屬於色的，屬於形色的。後頭受、想、行、識屬於思想方面、心的方面的，就稱為心法。底下就講經了：

【色即是空是對凡夫說。

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

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是大乘菩薩境界。】

「色即是空」，是對凡夫說。「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是對大乘菩薩，是大乘菩薩的境界，也就是說對那個權教的菩薩說，是大乘的菩薩境界。

所以這幾句，就是首先破凡夫的執啊，因為他凡夫認為這一切實有啊。實際上大家不要說自個兒是老修行，你自個兒真要檢查自個兒的生活，你有一些部分你能看空，有一些部分你就認為它是實有，是真的，是實在的，就是過不去的。所以告訴你「色即是空」，它空啊！你說這是夢中所現的東西啊，你夢裏頭不是什麼都有嗎？你正做夢時你怎麼知道它是空啊，你也不是有滋有味的嘛。一醒，哎呀，沒這麼回事。所以「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那是夢中事啊。所以是「如夢幻泡影」，頭一個告訴你如夢嘛。你得想到你現在都是如夢，你還有什麼計較，還有什麼追求，還要去造惡，就不會啦。所以告訴你「色即是空」，你這一切，這些事……。

而這樣一個東西，現在是科學上已經承認了，所以愛因斯坦就說：「這個物質是由於人類的錯覺。」這兒說妄想，愛因斯坦說錯覺，「錯」跟「妄」不是很相像嗎；「覺」跟「想」不是差不多嗎？所以說愛因斯坦他只承認有場，所謂物質就是場強特強的地方，沒有別的。所以我們往往說，「你這個怎麼明明這兒有，這兒怎麼是空啊？」我說當體它就是空，從科學上說它就是空，就是波動和作用，沒有實質東西，這是科學解釋。當體就空，不是說因為它將來要壞是空。很多人講，將來是要壞的，不存在，所以空，那都是講淺了。就在它正存在就是空。這個你怎麼體會？你就說你現在是夢，你夢中所見的東西哪一件是實在的？我二十二歲在唐山的時候，那親自就到這個境界，什麼都沒有了，而不斷滅。都空！沒有一物，真是「本來無一物」，然而不是斷滅。這個時候之安樂是無法形容的。所以顛倒，所以是錯覺，是妄想。

「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的。二乘就是破啊，這一切空，他就抓著個空啊，空就成爲他所執著的東西，就變成色了。

對於「色空不二」的道理就破這個權乘的菩薩。這是大乘菩薩的境界，就是說即空之中它就是色，即有之中它就是空，完全是不二了。這幾句話沒有解釋這個爲什麼，他所以這個講的就是比較高一點的。

底下是夏老師的話：

【能照見五蘊皆空，即能除一切苦。】

那當然了，你都照見五蘊都空了，還有什麼苦厄呢。這裏頭也有漸有頓。這個是利根那他就一見五蘊皆空嘛，所以「知幻即離，離幻即覺。」知道是幻，我就離開幻了，離開幻就是覺悟啊。這跟《楞嚴》那個話，「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都是最頓的話。但是有人不能這麼頓，那你就是慢慢來，慢慢兒來，你知道五蘊皆空，這一切都空，慢慢你就淡，淡來淡去，淡得以及於都不影響你啦，那麼也就是照見，也就度苦厄了。夏老師說：

【心經是一切衆生出苦慈航。】

要想出苦，得靠船哪，這就是船。夏老師說：

【六百卷《大般若經》，可精鍊為一部《金剛經》，《金剛經》又可精鍊為《心經》，全部《心經》可歸入一句，觀自在菩薩。這一句再歸納為一個字，照。】

所以一個「照」字，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經》。這六百卷《大般若經》，一部《金剛經》也就具足它裏頭的精義，《金剛經》五千多字。《金剛經》有五千多字，可以精鍊為一部《心經》，只有三百字了，二百多字實際上。一部《心經》可以歸成一句話嘛，就是「觀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觀自在」就是大智慧，「菩薩」就是覺有情，叫大悲呀。大智、大悲都在裏頭了，就歸納為「觀自在菩薩」，都有了。「觀自在」就是自覺，「菩提薩埵」是覺有情，自覺覺他都在裏頭了，所以這就五個字。這「觀自在菩薩」再要歸納呢，就是一個

字，就是一個字「照」啊。所以大家咱們現在是不會用「照」啊，但是常常想著這個字。

衆生有兩條路啊，這是夏老師的話：

【衆生有兩條路：入苦或出苦，也即是成就自己或毀滅自己。兩條道路分明甚，何去何從？】

「何去何從」打一個問號。所以對於一切衆生說就是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鑽到苦裏頭去，入苦；一條道路是要從苦裏頭出來，出苦。這個人苦、出苦也就是，一個是出苦，就是成就自己，不成就自己你沒法出苦；入苦呢，就是毀滅自己啊。你要知道今生要錯過機會，說「此回若錯真成錯」呀！這回要再錯了，就是大錯了！因為什麼？那等於是毀滅了自己嘛。這麼好的善根福德因緣，得到這個機會，這個機會你沒有把握住，還不能出，又沉到大海裏去了，就是說自個兒就毀滅去了嘛。所以「此回若錯就真成錯」呀。這就「兩條道路分明甚」，這兩條道路分明極了，成就自己呢？還是毀滅自己呢？何去何從啊，你挑哪一條路啊？打一個問號啊。夏老師謙虛呀，自個兒還感慨啊，說是：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檢點起來，自己幾十年光陰究竟花到哪裏去了，取得了什麼？每付之一嘆。】

所以他這個真正修行人沒有自己就覺得自己驕傲自滿的，總是覺得不足，不足啊。所以「常將有日思無日」，這是兩句戲詞，這是《釣金龜》的戲詞兒，那個老旦唱的兩句「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到無時想有時。」

夏老師把這用到佛教上了。咱們這是「有日」，有這口氣，你要想到沒這口氣的時候，尤其年歲大的人，這個時候就不遠了。「莫到無時想有時」，別等到沒氣兒的時候，你還想他有氣，那就沒氣，那就不會再有氣兒了；再有氣了就當小娃娃了，已經當小狗了。當畜生還不錯呢，就恐怕連畜生都當不上，就是很苦。

因為什麼？因為你無窮的業報中，你不知道下一篇是什麼，不是跟今生就這麼連續的。無量劫來，你所作所因，所有很多事，很多都要排好了。下一生，是你的那個冤家債主，他要到世間來，你也來還債，這個就把你決定了，不是完全你自個兒的事。所以不是今生的事兒這麼簡單的，那太簡單了，是多生的問題。你不知道下一篇兒是什麼。不但是來生，就是今生你今天不知明天的事兒。明天這一篇兒是什麼？沒翻出來呢，什麼都可能啊，所以「常將有日思無日」。

再有就常將這今天我們有佛像，有道場，有法可聞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不就給大家……。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後，我的愛人，可以說是我逼她上的西方極樂世界啊，你說我逼死的也可以。就那個時候真正覺得，沒有一樣東西你能夠是靠得住的，所以還不覺悟，還不趁著你「有」的時候你好好的來什麼。後來我知道我錯了，怪了她，很多人比她還差。但她逼一逼也逼到好處了，逼到往生了。所以常將有日思無日。像今天我們這樣，都健康，有閑暇之身，有暇滿身哪，善根、福德、因緣具足啊，還能修持，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底下呢，夏老師就說到一副對聯，這一次的法會就到這兒。

那麼現在他這個主人很殷勤，預備了午餐，那麼咱們餐後我們再接著談，接著談。底下的內容呢，一個就是把這個《心經》，我這兒畫蛇添足了，本來夏老師不講這個，這已經圓滿了，但是添添足，略微再作一點解釋。再底下呢，因為夏老師另一次的聚會，也是在我家，又單談了念佛，這個我們還是要滙歸到淨土。所以就是說，那個就還是，因為這個只提了一點點哪，這一句就是真般若啊，這是最秘的，是剝芭蕉所見的心。這句大家，我那稍微解釋了一點兒，不大夠哇。那麼底下還有很深刻的一些內容，把那另一次會的夏老師的開示，我擇要來補足。所以底下還有兩個內容：一個呢，把這個《心經》很簡單的順一順。再有一個就是夏老師另一次聚會。

四、淺釋心經

這個老師的《心經》已經講完了，我這是畫蛇添足，所以再把一些名相啊，下面的這個，作一個很淺的一種解釋。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它這個「照見五蘊皆空」，這個「五蘊」也翻成「五陰」，陰陽的陰，就是色、受、想、行、識。「色」呢，當然最明顯的呢，一切的物質都是色，桌椅板凳、大地山河。那不光這個是色，耳聽到的聲音、光線，什麼這一切一切，甚至於磁場、電場，這都是色。這個所謂叫色法，所謂屬於外境的，屬於物的方面的法。「受、想、行、識」呢，就不一樣了。

「受」的意思呢，它就是叫做領納，領會、納受的意思，也就是感受的意思。你看見一個顏色，聽見一個音聲，你感覺了，你接受了，這就是受嘛。這是外面的東西使得你的心裏頭一種接觸，首先是受，「受」，所以一切苦、樂，不苦不樂，這一切的境界，你能夠有所感受，這就是受。

「想蘊」是什麼呢，就是思想啊，你要聽見這些，聽見聲音，看見顏色，你會有思想活動啊，這就是想蘊。

「行蘊」呢，就由於你這些個思想它是從來不停止的，是一念接一念的，像流水似的前浪接後浪。所以「行」呢，就是這個妄想相續叫做行，叫做遷流，像那個水，前浪接後浪，在思想中它就是如此。

「識蘊」，「識」就是了別。這裏頭它很細，耳朵，那個「識」裏頭就是從由「耳識」一直到「意識」。耳識到意識是什麼情況呢，我們可以舉個例子。這個聲音是聲，是外，是塵。首先我們接受的是耳根，耳根然

後是耳識，然後是意識。這個咱們打電話吧，這個耳機子傳來的是什麼呀，沒有人在這兒說話呀，它是一個薄片兒在震動，所以你耳朵所感所接受的是什麼呢，是聲音的忽鬆忽緊這個波動。這個聲波傳遞到你耳朵裏了，你的耳鼓也就隨著這個聲音的強弱而震動，因為你震動的和它一樣，這就是耳根的作用，你底下聽出這是什麼。所以這個耳朵就只是這麼一個震動，接受這個震動。耳識是什麼作用呢？知道這是聲，這是耳識的作用。

意識是什麼作用呢？意識分別這是鐘聲，所以這個地方它挺細了。所以外塵一來，對你耳朵，先是耳根接受，然後引起耳識，再馬上就轉為意識，意識就是鐘聲。而底下就要分別了，是好是醜，喜歡不喜歡，這全是意識的作用，分別是鐘聲就是意識的作用。而這種了別的心相續不斷的，這就是行識。所以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的含義。我們就在這個之中啊，你見色聞聲，先是接受，眼睛也是一樣啊，眼睛就是照相機的那個鏡頭一樣啊，眼睛啊。所以一切形象在咱們眼根裏頭是倒著的，這照相機裏頭都是倒著的，你老式的照相機你後頭一看也是倒著的，真正在我們眼根裏頭所出來的形象也都是倒著的。但是你由於眼識、意識的關係才把它正過來，心的作用。所以這個「識」是心法，這個物相是色法。

這個五蘊皆空，最難破的是這個色蘊。「色」為什麼說它是空啊？因為現在都知道，所謂這一切萬事萬物不過就是這一百多種原子它配合的不一樣，所以幾個氫，幾個氧，幾個氮，幾個碳，做成了木頭，做成了紙，

做成了水，做成了什麼種種的，不過就是這些東西在變化，一共才一百多種嘛。而這一百多種原子，它不過就是電子、中子、質子。而現在這個中子、質子、電子都可以打破，都可以出來很多很多新的東西。而現在發現的這個中微子，中微子是一個電子多少億億分之一，而這個東西可以穿透多少萬里的鋼板，它都通行無阻。爲什麼呢？因爲它太小了。什麼東西都有很大的縫兒，沒有一個東西是死一磬的，一切物體都是跟咱們太陽系一樣的，都是多少東西圍著轉，中間好多空啊，因爲你個兒太大了，所以就不行了。

那天那個在同學會，毛某哪，他想起馮老師的話，說那鳥籠子，那鳥籠子他說是人也進不去鳥也出不來，就把鳥籠子鳥就關裏頭了，可是螞蟻隨便出入。它就是這樣的問題呀，中間沒有絕對的嘛，所以這個中微子可以穿透多少萬里的鋼板。而且中微子是彌漫於太空，這個很相當於微塵。現在科學也證明了，宇宙粉碎了就是微塵，微塵聚合了就是宇宙，就成了星球。其實將來這個是成住壞空，這個東西是要壞的。就是一個大爆炸啊。將來一個大核爆炸，什麼都崩啦，什麼地球、太陽，什麼什麼全崩啦。那就是壞劫，毀滅呀。

所以說這些幹嗎，就是說這些粒子都有二重性，所謂波動性和顆粒性，它本身沒有別的，不過就是波動。那無線電波你有什麼東西？抓得著嗎？你說它沒有行嗎？他這只要播音，你一收，你聲音也來了，圖像也來了，怎麼會沒有啊。但是你抓出來我看看，那沒有啊，不過就是波，都是波動，都是能量。顆粒性不是有一點一點的東西，只是能量的集中。所以就是宇宙所有的東西，就所謂真正所謂有的東西，還不過就是一點波

動、一點作用而已呀，抓那個真實的固定的物質是沒有的，是人的錯覺。你眼睛有了毛病，你看見天上有了這個花兒那個花兒，其實沒有花兒呀，一個沒毛病的人看不見哪。

再有就譬如夢中，你做了夢了，顛倒了，看見什麼什麼老虎來吃你，嚇得要死，其實沒有老虎。所以色它就是空，就你說現在這個桌椅板凳，桌椅板凳就是空。它不過就是一些原子，原子不過就是這些電子、中子、質子，電子、中子、質子它就是二重性。你說它有，它不過就是點兒什麼，一點兒抓不著摸不著的這個電波，一點兒能量。這個還是咱們人類的科學的一種概念，事實連這些東西還是在做夢。可是你就不是那個實實在在的那個概念了。所以色即是空，當體就空，就是做夢。真正一醒，就沒這些事兒了。這我自己經過嘛，真是沒有這麼一回事兒。因為你都喝醉了做夢了，你是做夢夢不醒。夢它要讓它醒過來，我這不止一次了證實這一點，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現在已經證明了，現在這一些高能物理學他們都承認了這一點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們都承認了。他們物理學都承認這個，他因為做實驗之中，這些東西，結果這個小的微粒就可以忽然之間沒有了，沒有之中忽然它又出來了，東西就可以從空裏出來的，所以「空」跟「有」它就不是兩回事，這是科學家說的話。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些就是成立了。

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呢，「受」也是如此，「想」也是如此，都是如此，那

更是如此啦。所以你這個不過都是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都空了，你還有什麼叫領受，還有什麼叫根據它所引起你的思想活動，它就沒有，所以這一切都不可得呀，所以就「五蘊皆空」啊，就是這個意思。那麼你如果真正明白「五蘊皆空」，還有什麼叫苦啊，是吧。「色不異空」一直到「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所以呀，所以這個諸法是空相啊，而這個「空」啊，不是說「沒有」那個空。我們往往有人一體會「空」啊，就說像龜的毛、兔子的犄角那樣解釋，那是錯誤啦。不是沒有，它是「真空」的意思。真空者，「真空」和「妙有」不是兩件事，是一件事兒。因為你真空它就妙有，因為你妙有它就是真空啊，所以「是法」是「空相」啊。「是法空相」這樣一個真空的境界，它就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也就是我們當人的自性；當人的自性就是真空就是妙有啊。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所以這樣既然是如此嘛，所以空中就無色、無受想行識。前面已經說了五蘊皆空啊，所以這就是重複了，真空之中哪裏去找色、受、想、行、識啊。底下就「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第一句是六根，眼

耳鼻舌身意這是咱們六根；色聲香味觸法是六塵。根跟塵是相對的，眼睛就對色，耳朵就對聲，鼻子就是聞著味兒、聞著香，舌頭嘗味兒，身體就接觸，有感覺，這個意識就能分辨種種的法，這六根跟六塵相對。六根和六塵相對，這兩個攔在一塊兒就叫做「十二入」。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這是十二入，這個互入，聲跟耳朵是構成了一種有能有所，所以這十二樣稱為十二入。那麼既然「無」了，十二入就「空」了，破了這十二入。破了十二入，底下：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這是破十八界。這是極精鍊的語言，說了兩個頭兒。要詳細說呢，就是六根、六塵再加上六識，這就十八了。無眼界是從無眼界、無耳界……就無意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實際上是十八句話的一個頭一句一個末一句。所以六根、六塵、六識，無眼界是從「根」上說，無眼界底下一直到無意界，底下色聲香味觸法，無色界、無聲界……就到了無法界。底下無眼識界，也就無耳識界……以後這就到無意識界。所以頭一句是眼界，最末一句是意識界，是十八句話，但是這個把它簡鍊為就這麼簡單了。所以玄奘大師翻譯的，文字少啊，意思很多啊，就在這兒。既然前頭這些都空了，所以十八界也不可得。所以就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這十八界也掃掉了。這以上都是對凡夫說的，都是凡夫境界。所謂六根、六塵、六識、十二入、十八界、五蘊，

都是凡夫境界。底下呢，就是聖人境界，也是破法執。上頭破人我，底下破法我，破法執，所以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明」到「老死」叫做十二因緣。十二因緣這是聖人的法。這個是，「無明」底下是「行」，「行」底下是「識」，「識」底下是「名色」，「名色」底下是「六入」，「六入」底下是「觸」，「觸」底下是「受」，「受」底下是「愛」，「愛」底下是「取」，「取」底下是「有」，「有」緣「生」，生者，老死憂悲苦惱，十二樣，稱為十二支因緣。這個小乘啊，就修這個十二支因緣，就慢慢看破，截斷有這個身體的生死，就證涅槃，除人我，出這個分段生死。觀十二支因緣，這個就是緣覺。二乘嘛，緣覺比阿羅漢高一點點，就是緣覺。緣覺就是觀十二因緣而悟道。初果就稱為聖人了，那麼這個阿羅漢、緣覺就是小乘中的極果。所以這都是稱為聖者。這是聖者所修的法，十二因緣。

這個十二因緣可以稍微講一點點。「無明」就是講的這個是枝末無明，還不到根本無明，指的是這個糊塗，不講道理，執著呀等等的。因為你的這些個愚痴、執著，你就有了行動，行動就造業，這是過去的因，前生的因。因為過去是有無明就有了行動，就造了業。造了業怎麼著嘛，你就要入胎，還得輪迴。所以底下這就是這一生。

頭兩個字是前生，現在是講這一生了。這一生，「識」一入胎，所以「去後來先做主人」，先是阿賴耶識

進胎。這都很妙很妙，有很多事情，現在有人說怎麼這個試管嬰兒怎麼回事，現在都跟佛法相通的，而且非常非常相通的。現在已經證明，說是這個有的時候入胎時看見光，現在的科學已經證明，這個精蟲和卵子相碰的時候會放光的。所以釋迦牟尼佛他是這個真語者、實語者。所以入胎就頭一個就是「識」，識神就入胎了。這個底下是「名色」。這個入了胎之後那就是，它只有這些個名詞，和有最原始的一點點色相，有一塊什麼血啊、肉啊這麼個東西呀，但是色受想行識這一些個名字它還是帶著的，這就是兩三個月時候的情況，入胎。「六入」，有了名色之後它慢慢就長出六根來了。爲什麼小孩先長長鼻子呢？稱爲鼻祖，他先長了鼻子，耳朵、眼睛慢慢一點兒點兒都出來了，就長了六根了。六根嘛它就可以接受六塵了，這叫六入。

那麼他一出胎呢，跟外界就接觸了，所以底下是「觸」。所以小孩兒一生下來就哭，因爲風一來他很疼啊，裏頭都是暖和的，忽然間冷了，很苦啊，就是觸。觸底下就是「受」，有了接觸了就有領受了，所以這個是在所受的果。這一切是由於過去的無明跟行造成的。所以你要入胎，入胎之後它就必然要經過這些，要入胎呀、要成一塊肉，然後長出六根，然後出來，出來要接觸，這是你現在所得的果。

得了果之後，你出來之後還要造因哪，所以這因果不斷哪。現在的因，他就有「愛」呀，他一接觸就有領受，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好的他就貪，不好的就要拒絕，就是愛。愛了就「取」，好的我就要，就是取。取了之後，就「有」，你取了這是你佔有它了。那麼這樣的話這就是什麼，這就是你現在造的因，今生

造的因，你有愛有取你就有，這是今生造的因。造的因你來世怎麼辦呢，來世還得「生」，所以第十一是「生」。最後兩個就是來世，生了之後還要「老死、憂悲苦惱」，就這麼輪轉不休。所謂十二支因緣，辟支佛觀這十二支因緣悟道，這是聖人所修的法。這個也統統說它是「無」。

這個「無無明」，不要說是這種枝末無明了，連根本無明都是沒有。在《涅槃經》釋迦牟尼佛在臨終涅槃的時候，入種種禪定，入種種空間，所以呀，這個多維空間是要承認下來的。多少維的空間啊。所以世尊入種種的禪定，入種種的空間去找這個無明，找不著。不是這麼簡單哪，就在咱們三維空間這個世界找找，沒有，那不行。那四維、五維一直到無窮的維，任何空間，入種種禪定都去找了。而這個跟那個唯識的借識的說法是一樣的。他天界想理解咱們這個界的情況，不是同一個空間，他要借我們的識。咱們瞭解天界的空間，要借天上人的識，所以這個法相叫做借識。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和這都是相通。所以這個入種種的禪定之後，告訴我們一句話，說「無明不可得」。所以永明大師說，我們眾生應該把皮剝下來當紙，把骨頭拿來當筆，拿血當墨水，來寫這些話，來報答佛恩，都報答不了啊，根本無無明啊。

所以無無明，所以都是做夢啊。你夢裏的事兒，哪一件是有的？所以我們要醒夢。爲什麼「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呢？就是這麼回事。這一切，你說腦袋丟了，沒這回事兒！你們要知道。什麼叫生死輪迴，沒這回事兒。都是做夢，現在就是這個，就是這麼個問題。所以無無明。無無明那也沒有什麼叫「無明盡」哪，

哪有一天「無明盡」，是不是呀？那既然無明也沒有，也沒有無明盡，那也就沒有老死，也就沒有老死盡了嘛。所以這一句話就掃去了十二因緣，破除聖人的這些法執。

【無苦集滅道】

「苦集滅道」也是這樣，也是聖人所修的，阿羅漢所修的四諦法。是知苦就斷集，慕滅修道。它其實應該說起來，是「集苦道滅」。所以後來有一個人，就「集苦道滅」，跟外道辯論，外道說：「你怎麼不聽佛的話，你把它倒過來了。」其實，他這個是對的。因為有「集」，所以才有「苦」；因為有修「道」，所以才「滅」。這四句話它是「知苦就斷集，慕滅就修道。」

人生是八苦交煎，今天時間不夠不談了，不談八苦了。八苦，你得知道這個苦。怎麼辦呢？這「集」是苦的因哪，種種煩惱就造成了苦啊，那你就斷這些個東西去呀，所以「知苦就斷集」呀。你羨慕寂滅，煩惱都滅了之後，這就清淨，這就安樂，就得修道；羨慕這個寂滅就要修道，這是「苦集滅道」這四諦法，是阿羅漢所修的法，這也沒有啊。所以這個《法華》說阿羅漢是化城嘛，只有一乘法。所以這一些個，人生是苦，連人都空了，他還有什麼人生是苦啊，苦從哪兒來呀，是不是？所以「無苦集滅道」，所以也掃蕩。所以把這個二乘的法，十二因緣、四諦法都掃蕩了，破這個法執。破法執不等於說這個法根本沒用，就是你不能執。

一切壞就壞在執著上了。底下就破大乘的法了。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無智亦無得」。所以現在許多修行的人，從前那個通願法師我們這個談話，我說：「明明是佛的無為的法，但到了許多人手裏頭就變成有為啦。」她回答什麼，「明明是無漏的法，到大家手裏頭就變成了有漏啦。」這才叫對話。所以能搭得上茬兒，能說得上話，這才叫「交談」。都是想有所得，求智慧，要有所得。要有這個心就永遠不得成功啊！這個連老子都懂得這個道理，咱們中國的古的聖人還是很高明的。所以老子說「棄聖滅智」，不要聖人，滅掉智慧。「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都是對立面兒嘛，老有聖人就老有大盜，分別嘛。「棄聖滅智」。所以我們中國在扶持大乘佛教，這大乘佛教在這世界上，中國還是真正繼承了，許多東南亞他們都是小乘，所以中國咱們就是有孔子、老子。日本學去，他純粹是我們的徒弟，說老實話。不過他們學得很不錯。所以「無智亦無得」。

這個「智」是什麼法呀，這是菩薩成佛的法呀，這是轉八識成四智啊。這個法執也給破了。所以到了《圓覺經》，你悟道、修道、證道全是人我相啊。我們《金剛經》是講的是迷識的四倒，四相；在識上你迷了，這叫四相「人、我、衆生、壽者」。《圓覺經》講是迷智四相，你在智慧上糊塗了，這樣的四相，所以你修道、

證道全是四相。所以你轉識成智，那你這要起這些念頭，都在四相裏頭。這個《金剛經》他其實也破了法執，他沒有像《圓覺經》提得這麼詳細。佛就跟須菩提說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嘛，實在沒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呀。佛也沒有說法呀。要說如來有所說法，你是謗佛呀。所以「無智亦無得」呀。

大家都懷著個有所得心，所以因此無為法到你這兒成了有為法啦，無漏法到你這兒變成有漏法啦。這不是佛法無靈，是你自己的問題啊。所以叫「無智亦無得」。所以這個開悟的人，你「必須除盡了有所得心，方能行至行不到處。」你得把有所得的這個心要除得乾乾淨淨，一絲一毫都沒有，你才能走到那個走不到的地方。這個悟和證是你走不到的地方，不是修行能達到的地方。你要把這一種有所得的心要把它掃除乾淨了，一點兒不存，你才能到那個走不到的地方；不是走所能到的地方。「以無所得故」，你看，特別強調這個「無所得」。所以要懷著有所得心，就是落在我跟通願法師那兩句話裏頭，「好好的無為法到你這兒變成有為法，好好的無漏法到你這兒變成有漏法。」那只能怪你自己，不能怪任何人。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就是菩薩。「依般若波羅密多故」，這就是般若波羅密多，這無所得就是般若波羅

密多，所以心就沒有罣礙。你是本來具足，不增不減，毫無欠少，你還有什麼罣礙呀，罣礙也沒有，還有顛倒遠離？也就沒有恐怖啦。有什麼可恐怖的？有什麼害怕的？本來都具足啊。這一切無明也本空啊，這一切都是幻境啊。「知幻即離，離幻即覺」呀，所以「遠離顛倒夢想」。「遠離顛倒夢想」，就「究竟涅槃」哪。涅槃是三德的顯現嘛，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究竟涅槃。所以這兒就是要大家要具眼。「以無所得故」，底下怎麼樣？底下：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你捏哪一句？怎麼能許你捏呀。剛才說了無所得，無所得他這樣，底下就直接，因為正是這三世諸佛就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上海一次大辯論，兩幫居士，他們辯論得不像樣了，公園裏頭就公開辯論，這有十多年了。後來上海人來，他們知道我們知道這事兒，他們很驚訝，他說：「你們也知道啦！」「你們的事兒我們怎麼會不知道。」哈哈……。一撥兒講「無修無證」，一撥兒認為「有修有證」，這兩個就相持不下；相持不下，就公園去辯論。辯論之後還不行，第二次再辯論。後來來了一位和尚，說「你們兩撥兒都錯啦！這麼辯論可不好。」給調停了。它這個是什麼呢，以「無修之修」，就得這個「無得之得」，證「無證之證」啊。不是一味地無修無證，也不是一味地有修有證啊。「修而無修，無修而修；證而

無證，無證而證。」所以依般若波羅密多故，還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前頭有無所得故，就抓住這個無所得。所以這一些，也就是衆生的意識，所達不到的地方，所以只有好好地用功，慢慢自己就能契會，因為你本有的。

【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所以就知道「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這些都是說什麼呢，因為咒是不可思議，用這個咒來讚歎這個般若。「大明」、「無上」、「無等等」都是讚歎之詞。這個般若波羅密就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啊。

所以般若這個力量，我這兒有一個證明，就是咱們居士林嘛，我那是在廣化寺在打念佛七，講完了，一個女居士，啊，瘦得簡直不像樣兒了，滿臉都是紅的，吡著牙，「哎呀，不得了啦，黃老救救我，我簡直要死了！」她說：「你說的這個情況就是我的毛病。」因為我講你們念佛心裏不要想著見佛見光，這個印光大師的話。我說這樣容易著魔的，怎麼怎麼的。她說：「就說我了。」她就跟我講，她先還不肯告訴人，她只告訴過兩人，後來跟我說，她說：「我一輩子念觀世音菩薩，我就想見觀世音菩薩，結果我真見到觀世音菩薩了，那就從此以後就不得了啦。」就不能安，不能睡覺，睜眼合眼，多少有什麼也……，不知道，就是滿屋子坐滿了人，那些怪相一樣出來。睜著眼合著眼、白天黑天都是如此，那簡直沒法活，沒法睡，問我怎麼辦。她

說有人教她念大悲咒來降服降服。我說你呀，你不要念咒降服啦，我說你這又要作對兒啦。

我說從前有一個住庵，看地方很好，就搭了個茅棚兒。但是，因為他德性很好，很多人跟著就來了，來的越來越多，就成了一大片地方，都住在那兒。這地方本來有山上這個精怪住的地方，來了這麼些人它們就不高興，它們就成天現種種的相嚇唬這些人，希望這些人搬家。一會兒獅子來了，一會兒老虎來了，一會兒佛菩薩來了，一會兒美女來了，一會兒種種奇怪的現象，嚇得大夥兒就是不安哪，吃飯也不安，睡覺也不安，就跟老和尚說，咱們搬走吧，這兒不行。老和尚不理。過了三年之後啊，這些個怪現象都沒有了。有一天大夥兒想起來，說你看看，這個真的，現在這個怪現象都沒有了，跟老和尚說。老和尚就笑了，他說了兩句話，說：「野鬼伎倆千般是有盡哪」，野鬼它有千般的伎倆，它是有盡的；「老僧的不聞不睹是無窮啊」，我不看不聽這是無窮盡的。

我就跟這位老居士說了這些，她說這很好，可是我記不住。那時我帶著女兒呢，跟她要，女兒就說：「好，我寫個條派人給你送去。」第二次，我在廣濟寺講經，她又出來，向我道謝，滿面紅光。她說：「那條兒一到我手裏頭，我這些怪相全沒了。」就是般若的力量，所以大家還是好好地學般若。「是大明咒、是大神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啊，這般若之力。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底下就說咒。這個咒，有人把它翻譯這個咒，這是最不通的事兒。還有人別的咒也是在翻譯，很多人講究翻譯咒，這實在是荒唐。所以現在什麼事兒都有。《心經》之好，就好在這兒，有顯有密，從顯入密，從前頭有言說到後頭離言說，正是安排得最巧妙之處。你把這也翻譯出來了，全部變成有言說，所以佛菩薩原來的那個為衆生所安排的好的那個意思就破壞了。

再者，咒每一個字都有無量的意思，你翻了它一個意思，人家說「掛一漏萬」，你這是掛一漏無量啊。所以咒就不要管它的意思，就這麼念。所以當年我二十歲的時候，就看到「無住生心」，這衆生只有是這個念佛，可能念咒更好一點兒。因為什麼？因為它離開了你世間的這些思想。你這個地方，這個乾隆皇帝寫的這個咒字的音，跟咱們現在念的這個音很相近，就藏文的音很相近，心經般若波羅蜜多咒，乾隆御筆跟原來的那個音就不近了。我念念乾隆的他這個音，他這個還多三個字，多個「Da - YaTa - Ar」，這個乾隆寫的《心經》，他是「Da - YaTa - Ar 噶得噶得 Ba - Ar 喇噶得 Ba - Ar 喇桑噶得 玻提娑訶」。這個跟齊大師兄在這個西康學來的音就很近，沒多大出入。所以原來的咱們那個咒上，印的那些個咒，統統走音走得十分厲害，這一點大家要知道，走音走得很厲害。但是走音也不要緊，你只管念，都是不可思議功德。如來悉知悉見，你走了音，如來還知道你是念的是這咒啊，護法可能，低的護法可能就不大聽的清楚了，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把這個夏老師講的《心經》，這個《心經》的這個畫龍點睛啊，點睛之筆過去了；底下又畫蛇添足了，把這個整個《心經》的含義說一說。這裏頭是很殊勝啊，《心經》是很殊勝，可以結合到一塊兒。

五、依蓮公之開示 談念佛

再有呢就是念佛。車子要三點鐘來，所以我們這兒還有三刻鐘，三刻鐘再談一點點，也是夏老師一次的開示。

乙未（編按：公元一九五五年）的陰曆春節，元宵節之前，十三，那天我大概都把你們請來了，你們可能小，反正你們的父親什麼都來了，；他們都住在我這兒附近，他們在白塔寺，他在錦什坊街，我騎車一轉就把他們都約來了。這個時間還夠，我們就不妨稍微詳細一點。

今天感想甚多：

一、過去每週一次，現在道場難遇，今天是殊勝又殊勝。有一道場，香花供養，同修聚會，其中有殊勝因果……此處常作道場常修密法，此地已成金剛地。

這一上來夏老師說，過去呀，那過去是每一禮拜一次到我家，有很多都是常參加的，每禮拜一次，現在

就道場難遇了，解放了嘛。他說：「今天是殊勝又殊勝」，大家，有人能講啊，還有人能聽呀，有個道場，香花莊嚴，同修在聚會，這裏頭有殊勝的因緣哪。所以夏老師就說，說我那兒因爲常常作道場啊，說這個地都成了金剛地了。這種話夏老師不止說一次。底下就講佛號了。

二、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

說這一句佛號，就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這是沈善登老居士的話，所以他特別讚歎淨土法門，他說的是四句，夏老師這兒引了兩句。他說這個淨土法門就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你不要離開佛法，你可以行世間一切法。你「不廢世法，而證佛法」，你不要把世間法都要把它扔掉，而你能證佛法。所以它這是在家人特別好修的一個法，非常契機呀。所以《無量壽經》，列完這些個文殊、普賢、彌勒幾個大菩薩之後，這〈德遵普賢品〉一上來就是賢護等十六正士，列了十六個人。

這菩薩之後列十六個正士，這正士是何許人呢？正士是在家人，是在家的菩薩。而不止是十六個，這十六個是這個在家菩薩的上首。這個賢護這位大菩薩，在很多經典提到賢護啊，單有《賢護經》啊，是等覺菩薩，可是他降生在印度，成爲一個大富商人。還有其他的這些個正士，都是他方世界來的，助佛弘化，現居士身。所以這個法門它是特別適合於居士，就在於它是什麼呢，不要你廢除世法，你也還是可以證佛法；你

不離開佛法可以行世法。

你畫畫兒的畫你的畫兒去，你寫字的寫你的字去，你設計電腦的設計你的電腦去，你講外文的教你的外文去，哪一件事妨礙你修持了？你世間的事都可以做。你不用廢這些世法你可以證到佛法啊，所以這就是這個淨土法門特別，而且它適合於時代。你現在時代提倡這個法門，大家都是不能生產，不能夠做社會工作，都要關起門去修持，這樣的佛教它允許你存在嗎？所以它契機呀。將來不管你時代發展成什麼樣，所以這個淨土法門它從現在起一直到最後，這個有兩說，一說是還有四千年，一說是還有九千年，佛法還是要住世的，咱們這個淨土法門就是契機嘛。

所以夏老師說：「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你看，就這一句佛號你就可以證啊。你這一句佛號，你幹什麼都可以念哪。那個黃打鐵就是打鐵啊，不識一字，人家教給他，你就打鐵，他就拉風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拿榔頭打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他三年之後，他就站著就化了。三年之後，他站著說：「叮叮噹噹，久煉成鋼。太平將至，我往西方。」把榔頭往地上一戳，就站著化了。他證佛法嘛。他不廢世法嘛，他還是打鐵呀，他沒有說是我不打鐵了。他照樣打鐵啊，是不是呀。底下這就是夏老師的話了：

但能不忘，即是功夫。如認為沒有地方，不能修，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淨土法門佛不問自說，就因為可

不離佛法而行世法。

「但能不忘，即是功夫。」剛才大嫂說，還有些妄想。那沒關係，只要這句佛號你不根本把它忘了一邊兒去，就是下功夫。「但能不忘，即是功夫」。有的時候那個妄想鑽出來，你馬上你就覺察了，你不跟著它跑，馬上佛號就接上了，這個是不礙事啊。

他就批評了，說「如認為沒有地方，不能修，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了。非得有個地方，清理我的佛堂什麼我才能修，你必須再另外有個環境，你就是分成兩截。什麼地方都可以修，幹什麼工作中他都可以修。

「淨土法門佛不問自說」啊，所以《阿彌陀經》是沒有誰問哪。佛就太慈悲了，不等你們問哪，佛就告訴大家啊，有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你怎麼才能够去呀。這為什麼佛不問自說呢？就因為是它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啊；你不要離開佛法，你可以行世法呀。底下夏老師的話：

一句佛號稱為顯亦可，密亦可。

你念這一句佛號，你說這是顯教，可以呀；你說你修的是密，可以呀。剛才不是大家有人說嗎，這佛號就是密咒。

淨土法門是密宗顯說。

把密宗來顯說，來公開了，這就是淨土法門。底下夏老師說：

只要佛號不斷，在煩惱、苦痛、歡喜中不忘，即是功夫。只要肯念，成佛一半。要搶救，救一句是一句。

這話都非常懇切啊。只要你肯念，成佛就一半哪。現在大家就是搶救，你別管還有妄想沒有妄想，你不是搶有些句子了嗎？你不是老打妄想嘛，你搶一句是一句了。一句還不止，一天有一千、一萬呢，是不是，這就對了。「搶救」兩個字，大家要體會。底下是夏老師的話啊，這底下很重要啊。

念到成片，一心不亂，理一心，事一心，都是證。一般說來，不忘就是證。苦樂忙閑老有這一句就是證。就是證明，就是憑據。不證這個，不能證正覺。

念佛念到能成片，就是能有這麼一片兒，很清淨。再進步就是一心不亂哪，理一心，事一心，這不容易達到。事一心就念到這老有這一句了，在幹什麼時候這一句都不斷了。那要到了事一心的時候呢，見惑、思惑就沒了。所以它這個很具體呀，所以這個佛法是最科學的東西。有很多人亂來，你亂來我們一看就知道，你說你事一心，你還有見惑思惑，那就不是啊。念到理一心就破無明，所以這是破無明最好的辦法了。念到理一心就破無明了，這都是證啊。當然，那還不是證嗎，當然是證。可是，念佛成片就是證。

「一般說來，不忘就是證。」你老記得這件事兒，老是把它當做很主要的一件事兒。我常常說，我不要你要求你把佛法當成唯一的，我只要你把它當成第一件事兒，這個要求不是很高。我認爲你要求你是唯一的，那別的都應該放下，那就只能專心去修持；那不做這個要求，也不符合時代，也不符合於這現代人的根器，而且這麼做也不見得就好。但是你把它做爲第一，就好辦了，你還有第二、還有第三；你第二、第三還可以照顧。但是在有矛盾的時候，你要保證第一呀，是不是？你兩個，二者不可得兼，你選的時候，你應該保證第一，你放棄第二，你就這個就決定了。

所以這個事兒是咱們做得到的，把這個佛法這個事情當做第一位，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對大家要求太高。所以說是這個老有就是證。這個就是證明，這就是憑據，不證這個，就不能證正覺啊。你連這個「不忘」都做不到，這個「念成片」也做不到，你還想成佛，那就做不到了。「第一步證」，這是夏老師的話：

第一步證，就是要從這裏證起。不一心不亂，也能往生。不一向專念，不能往生。

所以我們還是要叫它專一點兒。修持啊，不要好像是這個我也捨不得，那個我也捨不得，我什麼還都有一點。其實一法就是萬法，一個你真熟了，所以我們現在修持啊，就是六個字，「生處熟，熟處生」啊。咱們這個貪嗔痴太熟了，我們的修持叫它慢慢變生一點兒；這個佛號、往生這些事兒，咱們太生啦，叫它變熟一點兒，老想得起來，就是這個事。要熟處變生，生處變熟。要想生處變熟，你就老專提這一件事才容易變熟，

一會兒這兒、一會兒那兒，它就不大容易熟了。所以不一向專念，就不能往生。

要老念，苦也念、樂也念。不必一句頂一句。心中老有這一句即是一向專念。

應當「要老念、苦也念，樂也念。」這裏有一點很重要，「不必要一句頂一句」。過去那個追頂法呀，那就是要一句頂一句，我過去用這法子的，一句頂一句，不是必須的。一句頂一句的好處呢，就是不給妄想留縫兒。一句頂一句，這就偏於緊了一點，一句頂一句就緊了一點，所以就不必是老是這麼著要一句頂一句。「心中老有這一句」，這一點不大很好體會；又不是一句頂一句，怎麼我心中老有這一句呀？慢慢體會。你只要心中老有這一句，那就是一向專念。所以有的時候就可以把當時許多大德的什麼話都可以連起來，「心中有這一句」。夏老師的話：

一向專念是因，一心不亂是果。一向專念，人人能辦。

你說還有誰不能辦呢，只是他不肯辦。沒有說是，我就是天賦上有缺陷，我做不了，沒有這人。所以你老有這個，就是什麼呢，就是：

佛法時時現前 塵勞處處解脫

「佛法時時現前」哪，時時心裏頭都有佛法。佛法能够時時現前，夏老師說：「塵勞就處處解脫」。你只

要時時都有佛法，你就處處都可以解脫塵勞。

這底下就跟這上頭做證明了。剛才我說夏老師講了念佛，這就是最深的深般若，這就是最秘的核心，就是剝芭蕉所見的心。這個地方夏老師說：

一句佛號當下即是常寂光。

這個是很殊勝啊。爲什麼呢？

正念相續即是常，湛然不動即是寂，光明遍照之謂光。

夏老師說，「正念相續」就是「常」。念佛是正念，一念接著一念就是「常」啊。「湛然不動」就是「寂」，就是這句佛號清清楚楚，這清湛極了，在這裏沒有動搖，就是「寂」呀，寂淨的很哪。光明常照就叫做「光」嘛。所以念佛人有一由旬的光明，一由旬咱們說到最少是四十華里。所以有人說，你好，修得好，你有多高，你這有一尺來的光；其實這都是在譏諷，有人還聽了很高興；你念佛你應該有四十里的光，所以有人就喜歡找這些人給看。「光明遍照」，這我就是所謂說當下句佛號就是常寂光。但是起心即錯，動念即乖。

這說了兩次了，剛才上午說了這兩句，這兒又有這兩句，「起心即錯，動念即乖」呀。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

起了個我要精進，你這是妄，你這不是精進，所以「起心即錯，動念即乖。」所以真正的佛法，沒有你湊泊的地方。這些話都不是夏老師自己說的，多少經典都是如此，這是個總結。就看你肯不肯接受，你相信不相信。

常思淨土在目前，日用頭頭無缺欠。

你常常想著淨土就在眼前，這比那個「常把死字掛在眉」，我看是快樂一些。老想眼前就是淨土，你在日用上頭，頭頭你沒有欠缺。這兒就是淨土，七寶池、八功德水、香光莊嚴、佛都在說法。

六、堅持正念 相續不斷 常寂光中 時時相見

最後夏老師說了一個偈子，我們也以這個偈子作為今天所介紹的內容的最後，末後的句子。

最末，夏師說偈云：

堅持正念，相續不斷。常寂光中，時時相見。
雖隔萬里，無異對面。如人飲水，自己體驗。

「堅持正念，相續不斷。」一定要堅持、要相續，所以關鍵在相續。所以剎那的，剎那的見法身也不是難事，就是相續大難。就是「堅持正念，相續不斷。」這樣的話怎麼樣呢，那「常寂光中」，就「時時相見」哪，那彼此在常寂光中，就常常相見。常寂光土是極樂世界四土中最高的一個土，是法身佛所居之土，法身大士所居之土，稱為常寂光啊。凡夫往生，只是凡聖同居土。斷了見思惑，到了方便有餘土。破了無明，才到實報莊嚴土。有四十二品無明。所以這個裏頭很深很深哪，無明破了一層還一層啊，你破了一層你就可以分證寂光，全破淨了就是佛了，究竟的寂光土了。那麼，你這個堅持正念相續不斷，在常寂光中就時時相見哪。

「雖隔萬里，無異對面」，雖然相隔萬里，跟對面沒有分別。所以夏老師那時候我就常常覺得，這個在他晚年的時候，那個詩人謝芳來了，臨走，「啊，我們常寂光中時常見面。」這個話我聽了好幾次，我心中就留了一點意。那等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夏老師他自個兒說啦：「我在常寂光中看見劉居士，不像別人那麼憔悴。」果然，他比誰過的都好得多。夏老師說，「我就加持了他，他不像別人那麼憔悴。」所以，一說就不住世了，大家要知道；一說他就不預備住世了。所以那天我想來沒來，我要來了之後那又是……，那就離開那個走只差幾天了。這個只差十天的樣子，中間還有一個禮拜天，如果還來還能見得到。一說就不住世了。

所以佛法不許顯哪，大家要知道。就是這個常寂光啊，所以就是說，這些話就證明啊，把這前後結合起來，那夏老師確確是破無明嘛，分證寂光。所以就是說是「常寂光中，時時相見。雖隔萬里，無異對面。」底下這個偈子裏頭，「如人飲水，自己體驗。」這個事兒像人喝水一樣，那個水是冷是熱的，你自個兒當然知道。

在夏老師在天津閉關的時候，那些境界，那也是證了理一心。從來夏老師沒跟人說過，就是對我很慈悲，什麼事有時候肯多說一點，這種話都沒有說。我怎麼知道的，我這個機緣太好了，我是從我舅父那兒知道的。我舅父跟夏老師特殊的因緣，就是這樣子，因為夏老師的信佛，是我舅父勸導有功啊。我舅父先信，夏老師後信。而且兩個人至好，你有問題來找我，我有問題來找你，這是夏老師告訴我的。

所以有的時候倆人到一塊兒，倆人一個問題說是咱倆人解決不了，有時候，這個解決不了問那個，那個一碰碰出來了。這有的時候，這個問題倆人碰到一塊兒也解決不了，你猜怎麼著，這倆人就在一塊兒哭。你就知道這些個人，老輩這些人哪，他這個重法呀！現在這些人，他不知道就算了吧，然而他哭。他爲什麼哭？「這個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還不能知道，那就沒法子知道啦，沒地方問人去了。」沒地方問人，就不會知道啦。但是後來夏老師還是知道了，哈哈……，那是後來的事。當時，就認爲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很難過，就哭，倆人一塊兒哭，所以這倆人是這樣的交情。

當時夏老師在天津閉關，在天津閉關之後，誰也不見。那真是誰也不見，不像我這掛牌兒，我這牌兒就

有好些人攔不住的，就好像那個巡警攔學生似的，那不是真攔，有些人還是闖進來了。那夏老師那兒是誰也進不去。所以，我問過我舅父，我說是，「我希望我將來到北京能見夏老師。」我舅父笑話我，說：「你想見？不是我告訴你了嘛，誰也不見，就見我嘛。」那是真的。爲什麼單見我舅父呢，因爲我舅父他有勸導之功，又兩個人一起研究佛法，這樣的一種彼此相知。我舅父也不打攪，也不要給這個主人添麻煩，都在天津租界，就是買了一大包烤白薯，去了一邊吃烤白薯，一邊提問題，一邊聽夏老師說。他那兒飯也吃了，給主人一點兒也不添麻煩，就是這樣，來聽夏老師講。

怎麼會引出這一段話，這一段話我本來想寫在《淨語》的序裏頭的，讓夏老師給我刪掉了，夏老師不想顯露。所以這一段因緣，將來有機會我還要把它寫出來，再過一過，哈哈……。

我就到了重慶，我舅父也從南京逃到重慶。他所有的家財都完了，上不了船哪，在碼頭上堆的多少箱子，堆得好好好多，幾十個箱子，看著人你扛一個，他扛一個，都扛跑啦。所以到了重慶很苦，生活上很苦。我見了他幾次，去看他，談佛法談的很多。後來我就跟他說，我說是，「這些日子聽舅父這些個講啊，我也都確確都是相信，我也沒有疑惑了。不過我說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已經到了末法，人的根器更差啦，現在的人，修佛法的人，還有沒有成就的？我說舅父你是國內國外閱人多矣，我想知道知道。」

他本來也就是這麼著跟大家說話，一聽我這個問題，他肅然起敬，端坐，默然，閉上眼睛，半天不開話，

因為，他知道我問的這個問題有分量。我這個問題不是隨便的一個問題，我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這個動機，那麼佛法是靈，但是現在的人根器不夠了，大夥兒都修不成功，那麼我也無望啊。如果只要有一個人他能修成功，那我就可以努力試試。

他就知道我這個問題是很有分量，所以他就肅然起敬，端坐，半天不開聲。半天不開聲，睜開眼睛，回答了：「有，有一個，只有一個！」這一件事兒就確確是很不可思議。因為在那個時候，才一九三幾年，他所見到的人裏頭，那就是更老一輩的還有很多呢，但是我舅父敢負責推薦的，那時候號稱多少大德呢，他都不敢提呀，他能敢負責推薦的就只有一個，就是夏老師。所以夏老師他不讓我把這個，他給我刪掉了，所以在《淨語序》裏頭沒這一段兒，哈哈……，他給我刪掉了，也是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就介紹整個夏老師的情況，閉關，就是這個如何到極樂世界，如何見佛，聽佛說法，如何七寶池八功德水，種種殊勝，佛的光明，種種他方世界多少人到極樂世界，種種都是殊勝的情況，在關中。這就是事一心多半能達到這一步。後來呀，這些還都是可說的，在這以後，更殊勝了，就沒法兒說了。這個沒法兒說了，那就是理一心的事情，理一心的事情這個境界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呀，開口便錯。所以夏老師在這個關中，閉關的時候，證入理一心，這個是確實。

但是三昧境界，他要相應，不像陀羅尼，這個陀羅尼他就殊勝。三昧境界是什麼呢，你在三昧之中，這

三昧的一切都現前。你要是離開了這個，那就都沒有了，這是三昧中的境界。陀羅尼就沒關係，它叫不相應法。這個三昧是相應法，你清淨，如何如何，符合這個三昧的條件，你入了這個三昧，這個三昧中所有的境界就現前。你的心境不是如此，那麼你的這些境界就不現前，就稱爲相應法。

陀羅尼是不相應法，怎麼叫不相應呢，得了陀羅尼之後啊，你在煩惱，你只管煩惱，你只管罵人，你只管這兒做種種不如法的事情，他這個陀羅尼不失。還有，死了之後，不管你換什麼身體，它都不失。三昧，你今生得了三昧，來生他就往往就消弱了，或者就沒有了，但是陀羅尼不是這樣。所以他這還是三昧境界，但是到了晚年呢，又顯現，或者是更殊勝了，因爲難測。反正到了晚年，那就是所謂「常寂光中就時常見面」哪，所以說那個話，我在常寂光中看見劉居士怎麼怎麼樣，看到我怎麼，什麼受罪，哈哈……。我的受罪是很……。我常說，把我受的分成幾份，分給幾個人，這幾個人恐怕都活不了。

而且今天也可以順便說一說，我就說：「現在看來呀，這個一切啊，這個事情越來越多啊，大家都是十分被動啊」，我說：「我想替白某某、黃某某問個問題呀，他們怎麼能夠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中，能夠轉這個被動爲主動？」夏老師說：「當年張宗昌抄我的家」，頭一句抄家，「現在，張宗昌哪兒去了？我還在。對於這個你要信得及的話，你幹什麼都是主動，對於這個你信不及，你幹什麼都是被動。」

我當時就說，我說：「這個話太好了，這不僅是他們有用，就連我們都很需要啊。」就是說你要對於：

所以這個信心很要緊，你有這個信心，你看，妙極了嘛，這個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抄家嘛，所以夏老師什麼都沒說，就是頭一句就說「抄我的家」。現在還都對了嘛，抄了家之後那個抄家的四人幫哪兒去了？他們在監獄裏頭，我們現在還在念佛，哈哈……，這都對了。因此這個我們就說佛法不虛。

所以今天哪，有這麼一個很殊勝的聚會，我已經二十幾年沒到這兒來了。所以當年，說這些問話的時候，夏老師就坐在這邊兒，我就是那個位子，就在這個情形之下說的，在這個屋裏頭。夏老師頭一見著我，說：「這回我可絕對不看了，我可就要走了。」那就是，就是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幾個月；「這回我可是真不看了，我走了。」

這也如在目前。那麼現在，剛才不是說了嘛，老師之法大弘啊。人家正在到處都在講這個經，《無量壽經》多少錄音帶，大家都在念，都在聽。不過，國內差一點，北京更差一點，就這麼一個情形。但是呢，這個交通發達，互相的影響很大，這種感染，總之不可思議。

今天我也很慚愧，就是把主要是夏老師他這個兩段的筆記，沒有敢全拿出來，這個時間不大夠，擇重要的，重要的還都是作為供養了，今天談了。這個另外《心經》的解釋呢，主要還是我舅父的解釋，所以這個南梅北夏今兒也在這兒碰頭兒，哈哈……，拿這個作為我們今天這一會。

那麼，在目前這個形勢，這個這一類的聚會還是很稀有，應當珍重。這是不可能，明年還能這樣？還能

這麼做？恐怕就不見得了。不是不能，我們總是謹慎一些。那須要謹慎，還是須要謹慎。我們這個佛法的事，是主要在關起門來自己修。但是，這些道理我們要知道，就是不要把無為法變成有為法，把無漏法變成有漏法。怎麼用功都是好的，絕對真實不虛。

夏老師就是這個成功的一個例子。所以當年我問我舅父也就是這樣子，有沒有這樣例子，現在是不但我舅父回答了，我自個兒也親眼也看見了。那真是，那這不是現在一點兒也沒錯嗎？他答復這個問題，頭一句就是，先說「我不看」，頭一句就是說那個「抄家」，說得很清楚。而且我們還不光是從這些事，從老師這個會集，他這個《無量壽經》的會集，他這個如果不是真正「宗說俱通」的人，這是絕對不可能啊。

所以現在大家這麼信，現在是印了又印，講了又講，聽了又聽，作了錄音帶，請了這個傳音科的負責人念的《無量壽經》，大夥兒到了新加坡馬上又複製一千份。這都不是偶然，這也更不是什麼什麼關係，就是說這是真實的嘛，這個它消除了這些人爲障礙就是如此。在北京的這個障礙特大，大家要知道，這個障礙特大。那麼，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還能如此，這也是我們的因緣特勝啊。所以大家就是，有這麼一個給我們作榜樣的人嘛，他就降生於這個世界嘛，也就父母所生，那成功了。要都沒有，咱們就算了；這不在眼前的嘛，就是成功了嘛。

而且這個成功的人物啊，你越近的人越看不見。這個拿破崙，都說他是英雄，但有兩個人不說拿破崙是

英雄，一個是拿破侖的愛人，拿破侖的老婆，他夫人；一個是他的勤務兵，他不承認拿破侖是英雄。所以後來就說，外國人說，房侍眼睛裏頭沒有英雄，就是說這個侍者、房室裏頭伺候的人，中國的話就勤務兵眼睛裏頭沒英雄。你什麼戰鬥英雄，在勤務兵眼睛裏看都尋常的很。他看他也是一樣，跟人一樣這麼吃飯什麼這一套，所以很近的人就是往往反而忽略了。

這個事也是必然，所以遠來的和尚會念經。但是夏老師他這個不管如何，所以夏老師過生日那個時候我作了一個壽讚。夏老師，大家都叫他老師，都恭敬，啊，多少人哪，但裏頭是慕名的多呀，尊敬也是尊敬，真正能夠知道老師的人很少。但是不管你怎麼樣，你是慕名也罷，你是真尊敬也罷，你是知音也罷，只要能夠接觸，都是，所得的福都是無量的。所以「聞聲睹影，萬福攸同」啊，這讚歎，這不是過於讚歎。

那麼，今天咱們這個法聖發心，大家又相聚一堂，在這個地方意義非常深。正好這《無量壽經》目前正在放光，所以大家也應當是這個……，這一些個情況，當然夏老師在常寂光中早就知道了，用不著我們彙報。他是很清楚，也是離不開夏老師的加持。那麼總之這是一個很殊勝的果。

那麼我們呢，就來繼承啊。所以，夏老師常常感歎「哎呀」，說：「我是把這個礦都挖出來了，就是沒有力量再往下挖了。」後來我說了一句話，我說：「我們接力賽跑啊。」接棒，後頭還有人接棒啊。夏老師很贊成，說：「接力賽跑好。」所以今天就是大家，咱們大家接力呀，把夏老師這一個法幢啊，咱們各盡所能，能

做多少是多少。

最大的接棒是什麼呀？就是念！不是要怎麼弘揚啊，是不是。就是說你不自覺就不能覺他，所以我們求自覺啊。所以今天就以這個話，作為供養。我這耽誤大家時間不少，向大家道歉，我就到這兒。

蓮公大士開示筆記原稿一

辛丑三月十八日，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

反復誦《心經》，觀照觀照，最要最要。認爲得力，錯了錯了。趕快回頭，打碎再造。
下午赴夏宅(帽兒胡同)，在座：黃、齊、劉。

夏老開示：問李：諸大祖師開悟後，爲什麼念經？

棒頭死去方能活 詐死佯活最不堪 生歡喜心，生報恩心，如起反擊心，
磨出秦時舊鏡子 借人照己膽先寒 為什麼有能受不能受，自己不碎。

臨機豈得避刀槍 不是兒童戲一場
我有願王作法鎧 饒他棒折愈生光

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

根器不同，因緣不同，佛應機說法。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爲各經原則。

智者大師念《法華經》得辯才無礙、法華三昧（藥王本事品）。

經從佛口出，薰習爲成佛正因。一字一句，深信如此。

《華嚴》不等于《法華》。最後滅《無量壽經》。

李老念佛不得力。

《法華》各章不連貫。唯《無量壽經》，從初發心到成佛，最後說娑婆苦，再說禮佛現光，殊勝希有，連宗帶教，都攝其中。前後銜接。報身看見也不得了，法身八地才見。十六觀很難。如黃金山出于海面，太殊勝。從此篇發心會經，夢蓮池大師。夢示三次，看見菩提樹，喝了甘露。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

盡說相與金剛矛盾。

黃：實相無相。錯會在無字。落在四句內就不行了。

經無高下，根機有高下，悟與未悟都念。

念頭死事一心，法身活理一心。

未到家如何辦。亦經亦佛，一卷經一千佛。念佛不收心，念經能收。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久之不知不覺，能所根塵合流，能達到寂滅境界，如觀世音，聞薰聞修證金剛三昧。開悟爲什麼念經？佛佛相念。極樂境界，爲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非止。如止，知其所止。處處對比。

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內剛外柔。

虛心，回頭看，考驗吉祥。

先無我相才無其它相。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可躍進一步。

蓮公大士自警錄（黃念老摘選）

須先打破自欺一關，始有商量處。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功夫始有著手處。此二關不破，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

天錫之福，先開其慧。天降之罰，先奪其魄。慚愧奮發改過，皆天開其慧者也。悠忽昏惰自欺飾非，皆天奪其魄者也。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元旦，即庚子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夏老開示：（黃、齊、賈、蔡、王、李、劉在座）
一則誠，二則偽。

誠則一，偽則二，爲自己受用。

有夾雜則不誠，發真實心即誠。

有惡念，有善念，不誠，真的誠心無東西，有一心不亂，即不能一心不亂。

心居佛號中，即得佛受用。

動靜常一如，永處那伽定。（無出無人那伽定）

以果覺爲因心，以果地覺爲因地心。

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

一句佛號無邊妙德，攬入識心。

由解起行，行起解絕，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一句圓萬德，六字括三乘。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

悟佛知見，入佛知見。

後必具前，前不具後。

心經以般若為體，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

沒有不從法界流，沒有不流歸法界。

觀自在

自己在不在，觀自在，則自己自在。能觀自在才是菩薩。

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照字不思索。般若就是大神咒，無等等咒。大明咒、無上咒指的是般若。

瞋爲三毒，有事有理。

佛最高點爲證。

蓮公大士自警錄（黃念老摘選）

無論念佛處事，皆當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

念佛時，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實念去，即所謂第一念也。若矜躁卜度，希冀玄妙，或計功求速，或背境向心，即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智，第二念是識，隨識即染，依智則淨。

處事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未至勿將迎，事已過勿留滯，坦坦蕩蕩鑒空衡平即第一念也。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或牽於感情，或激於意氣，則流入第二念矣。第一念是理，第二念是欲，徇欲即闇，循理則明。

蓮公大士開示筆記原稿二

夏師講心經 龍尊筆記

佛說阿含十二年，繼說方等八年，然後說般若廿二年。

《心經》三百字，包括《大般若經》全部。

《心經》譯本，在清以前可考者有七種。常讀是玄奘大師所譯。玄奘大師取經時從玉門關出，有三百餘人。歸時僅一二人。玄奘出玉門後困難重重，無法前進。有老人口授此經，乃克服困難，到達印度。

玄奘大師所譯最完善，文字少而攝義多。

今日講述是經，當前之法會，實甚希有啊。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經題這幾個字可包括一大藏教。若能明得，即明得大教。

般若是體，波羅密是用。若非波羅密，則般若何用。般若有三：

- 一、文字般若
- 二、觀照般若
- 三、實相般若

波羅密有六，曰，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及般若，亦可分為十

般若譯為勝妙智慧，人人本有不從外來。名為自性、真如、菩提、圓覺、方便均可。乘般若船才能度生死海。

波羅密是到彼岸。此岸是生死，彼岸是涅槃，中流是煩惱。

般若的反面是無明、愚癡。

般若既是本有，爲什麼當前是無明？這是由于：背覺合塵即無明，轉識成智即般若。

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善根、福德、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此真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

觀自在即觀世音

慈觀、悲觀、智慧觀；梵音、妙音、海潮音。觀音讚（大師所撰）如能體會很好。

最要注意的是般若，如何下手？實相是體，文字是相，觀照是用。由文字而觀照而實相。

六度皆能到彼岸。但均不能離般若。

例如布施，施小孩以刀，以有毒菌食物則不可。布施如三輪體空，則可到彼岸。餘度例此。

這麼能一門深入到彼岸，非般若不可。

云何般若？曰，觀自在。

佛法可以少文而得多解。

觀自在，觀用目，可以用耳。指慈觀、悲觀、智慧觀。

觀什麼？曰觀自。什麼是自？身體是自否？那是假的。

要緊的是觀自己在不在？一切時中不失正念不離佛法則在。觀汝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方法。常常在則一根還

原，六根解脫。

如不知觀自己，不知自己在不在，則不能算入門。

修行人須經過多少困難，失敗，流淚，才能進門。六祖是一超便入門。

行者第一步以觀自在入手，觀自己念頭在不在，有哪些毛病和習氣。最要緊是破我執，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成就自己。

不能護疼，哪裡疼，哪裡下針。

度煩惱必須般若。

觀自己在一切時中有無把握。菩薩鍊心如礦師鍊礦，礦石成金後，不復成礦。菩薩，具名菩提薩埵，覺有情

義。

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

深般若的深字應注意。衆生淺思。不深則不能入門。不圓發三心則不是佛教徒。三心者：

(一)、直心。

直中也有方便，不得其直也造業。無般若也不行。

(二)、深心。

不能停在表面，深心也離不開般若。

(三)、大悲心。

無般若不能解決問題。

『三心未發信非深』，故不能稱爲佛教徒。

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

能行深般若，則照見五蘊皆空。應知是用『照』，不能用『想』，照是智慧，不起分別如鏡。

如何用照？

太末蟲能緣一切，唯除火焰。妄想無孔不入，獨不能緣般若。起心即錯，動念即乖，故不能用想。

這些話等于佛說

經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均指般若。

黃念祖我敢保險他永遠福慧雙修。

（大師說法突有這麼一句，必有機緣。故照原記抄寫，以存其真）

觀自在，就是看這句在不在。時時有佛號，便得大自在。

彼佛何故，名觀自在？以忘我故，到處無礙。

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這是最秘的核心，是剝芭蕉所見的心。

這句佛號須平平妥妥才算，如與妄想混合則不算。

分別是業識，識是染。

照是淨，照才能知五蘊皆空。五蘊中，色是色法，受等是心法。

色即是空，是對凡夫說。

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

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是大乘菩薩境界。能照見五蘊皆空，即能除一切苦。

《心經》是一切衆生出苦慈航。

六百卷《大般若經》，可精鍊爲一部《金剛經》，

《金剛經》又可精鍊爲《心經》，

全部《心經》可歸入一句——觀自在菩薩。

這一句再歸納爲一個字——照。

衆生有兩條路：入苦或出苦，也即是成就自己或毀滅自己。兩條道路分明甚，何去何從？

各自勉旃。

盼大家，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檢點起來，自己幾十年光陰究竟花到哪裏去了，取得了什麼？每付之一
歎。